
武俠世界
$2.00
61

下期預告：



十二神龍十二釵故事之七：**五 毒 三 釵** 諸葛青雲·著



諸葛青雲君乃東南亞著名武俠小說作家，其作品早已膾炙人口，讀者均有先睹爲快之感。是篇［五毒三釵］故事，內容一部比一部精彩，曲折離奇，變幻莫測，本篇下期刊出，敬請垂注。

857.9
8294

督印人：羅 韜
主 編：羅 斌
執行編輯：鄭 光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
電話：四五六一二一（4線）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7-13 NEW ST. 2ND FL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	
港澳連郵：半年港幣	$ 45.00
一年港幣	$ 88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	$ 51.00
一年港幣	$100.00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	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
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
台灣發行所：
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
電話：336250

武俠世界
第611期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四出版



·每册港幣二元·
H.K.$2.00
Printed in Hong Kong

69
096104

你要快樂還是要煩惱
這裏有的
都是快樂
現代生活緊張另一面

炸開心花

何行新作 即將出版

俗語說：「做人要開心，喝酒要儘興，走路要當心」，一個人沒有再比心花被炸開時的快樂了。能炸開心花的當然祗有酒與女人。

一個人的快樂與煩惱，都是自己去找出來的，這一本書裏的故事是以找快樂爲主題，當然也有笑話，且還是確有其事的眞實故事。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
香港上環（高陞戲院對面）新街七至十三號A
電話：四五六一二一（四綫）

鐵拐俠盜故事

謀殺博士

馬雲・文
培新・圖



謀殺方式 千奇百怪

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正與他的徒弟阿生躭在家中的客廳裏，電視正放映一部關於非洲食人部落的紀錄片，映到一半時，螢光幕上出現的，照例又是一連串的廣告。

阿生感到掃興，呂偉良對他說：「商業性質的電視台是靠廣告收入維持的，這也難怪電視台的安排。」

其實，有許多廣告比那些老陳皮的舊片更能吸引觀衆，此時螢光幕上出現的廣告是一種殺虫劑。阿生這傢伙最富幻想，他妙想天開地說道：「人是萬物之靈，既想出了殺虫劑，會不會有人想出一種天衣無縫的殺人方法？」

呂偉良笑道：「你沒有看見麼？非洲既有食人部落，這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人食人的社會，唯一不同的，就是未開化的部落之食人是有形的，文明社會人吃人却往往是無形的。因此，你所說的天衣無縫的殺人方法，不但有，而且一直有人在運用，只是說得迷信點，殺人者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墮入法網，正是冥冥中有個主宰，也不到你不相信！」

話猶未完，電話鈴聲响了起來。

阿生拿起聽筒，對方是一個女人。她的聲音在顫抖地問道：「呂偉良在嗎？」

「你貴姓找呂偉良？」阿生順口問道。

「我是張太太——張百靈太太。」

「請你等一等！」

呂偉良這時已經走了過來。阿生一邊把聽筒交給他，一邊低聲對他說道：「張百靈太太找你！」

呂偉良的腦筋轉得極快，他記起了「張百靈」這個人，是他在「飛鏢俱樂部」裏認識的一個商人，至於張太太，却是個中年婦人，經常陪伴着丈夫到俱樂部去。這就是呂偉良當時所能記憶起的一點印象。

呂偉良只招呼了一聲，對方已經焦急地說道：「呂先生嗎？我是張百靈的妻子，請你立刻到我家中來一次，我的丈夫給人殺死了！」

呂偉良心裏一凛，反問道：「什麼？張先生給人殺死了？」

「是的，我現在六神無主，希望你快些到舍下來一次，越快越好。」

「你府上的地址是——」

「貴族路十九號二樓。」

「好吧！我馬上來。」

呂偉良把聽筒放下之後對阿生說：「張百靈給人殺死了，你要跟我去看看嗎？」

呂偉良知道阿生喜歡看一些古靈精怪的片集，即如電視正在播映的食人部落的紀錄片，阿生既然看得津津有味，呂偉良就不想强迫他同行。

是的，阿生漸漸長大成人了，他須要自由選擇的權利，呂偉良現在就開始要訓練他懂得抉擇。

阿生聽到有命案發生，立即把電視機關掉，與呂偉良同赴張宅。這表示他的興趣還是在於現實社會中的刺激生活。

呂偉良看見張太太，第一句就問：「報了警沒有？」

張太太含淚點頭道：「撥完電話報警之後，回頭就找你。」

「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吃過了晚飯之後，他說太倦了，要躺一會兒，這差不多是他近一兩年來的習慣，豈料今晚他……他竟長眠不起了……」

張太太終於情不自禁地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呂偉良安慰她幾句，張太太也力持鎭靜，帶着呂偉良到他們夫婦的睡房裏去。

睡房裏亮了燈，張百靈仰臥榻上，面色瘀黑，一看就知道他已經死了。

呂偉良不敢接觸屍體及室內的物件。他一邊打量着臥室中的環境，一邊問道：「有沒有誰進入過這裏？」

張太太道：「沒有，我們夫婦二人無兒無女，相信你也知道的。要是有點寄託，我們也不會經常跑到飛鏢俱樂部去！」

也許是由於天氣欲暖還寒，呂偉良發覺那些窗門完全緊閉着。甚至連上面的通風窗也關上了，只有房門上面通風窗是打開的。

可以想像得到的是：張百靈在睡覺時，房門也一定是關上了，只讓通風窗打開着，以便有空氣流通。

呂偉良忽然又問：「你們不是有個女傭人麼？怎麼不見了她？」

張太太不能不佩服呂偉良的記憶力，他們雖然經常在「飛鏢俱樂部」裏面碰頭，但是，呂偉良還是第一次到這裏來。提及他們家中有女傭的事，也是第一次在閒談中說及此時此地請女傭困難之處，想不到就是那麼輕輕一提，呂偉良竟然默記心中，至今不忘。

張太太答道：「她昨日剛辭了工。本來她去年年尾已經想走的了，但我要她帮我挨過了那年關再說。」

呂偉良一邊和張太太談話，一邊却沒有停止過對室內各處的觀察。

他第一個印象就是：沒有人由窗外爬入來。

因此他忍不住又問：「有人客來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張太太哽咽答道：「晚飯後我一直在厨房做些家務，百靈只看了一陣電視節目，就跑到房裏去閉門睡覺。日間的繁忙工作令他太疲倦，所以每晚飯後，他照例先睡一會兒，醒後才洗澡，假如有應酬，便會出去，否則照例留在家裏看看報紙，電視。這是這一兩年來的生活習慣。」

「趁警察未到，張太太，我希望你坦白告訴我，張先生有沒有厭世的跡象？」

「沒有，絕對沒有。他是個樂觀的人，何況他也知道我們相依爲命，他不能沒有我，我也不能沒有他。可是，現在……」張太太泣不成聲，說不下去！

呂偉良最怕面對這種凄慘場面，他要再問一些什麼，看見這情形，眞不知道怎樣子問下去才好。

警車聲越來越近，呂偉良師徒二人只好陪着張太太，回到客廳裏來，等待警方人員進來調查。

張百靈夫婦住的地方雖則只有一個單位，但却有一千方尺的面積，飯廳和客廳之外，就是他們夫婦的浴室套房和工人房。

張太太已經年近四十，仍無所出，但夫婦却十分的恩愛。

這一個家無疑是太過寂寞了一點，所以日間張百靈到寫字樓上班辦公之後，張太太無聊起來，也只好跟朋友們打打蔴將，學學插花藝術，打發日子，晚上，夫婦二人，許多時就會到「飛鏢俱樂部」去。

在所有俱樂部之中，相信也只有「飛鏢俱樂部」最正派。裏面沒有賭博和艷舞，即使有人互相打賭，也是爲了競技。

不一會，夏維探長親自率領警方人員開抵現場。他驚奇地瞪住呂偉良，問道：「怎麼你老是走在我前頭？」

呂偉良聳聳肩，苦笑道：「眞湊巧，張太太兩夫婦也是我認識的，她在事發後打電話給我。」

張太太好像也在担心探長有所誤會，於是含淚解釋一番。

其實，夏維探長只不過順口跟呂偉良開開玩笑，他不是那麼狹窄的小氣種。因此，他在展開初步調查工作中，不停的問及呂偉良的意見。

呂偉良道：「雖然還沒有驗屍的報告，看情形十九是中毒身亡的。」

夏維也同意了這說法。

驗屍官奉召到場，初步的意見也是跟呂偉良的

看法一樣，死者是中毒致死的，詳細情形，當然就只有留待解剖證明了。

窗門全部緊閉，沒有被人撬開過的跡象，屍體表面上也沒有傷痕，室內也沒有煤氣喉之類，到底死者是如何中毒的？

從任何角度看來，死者只有一個可能，就是服毒而致死！

但是，張太太極力反對這種說法，她强調她的丈夫不是那種懦弱的人。

呂偉良想起她在電話中的驚嚇，也聲聲說她丈夫被殺死了。

夏維探長根據她的見解而展開了連串的詢問，終於把她拘留進警局裏去。

夏維探長的理由是：死者要不是自殺，就是張太太用藥物或毒氣將他毒殺致死！

但是，呂偉良則不以爲然。他覺得：張太太如果要謀殺親夫，不會選擇這種不利於她的環境。試想想，屋子裏既然只有他們夫婦二人，警方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，就會集中到她的身上來。如果張百靈眞的是她殺害的，那麼，她就是全世界最愚蠢的兇手！

呂偉良盤桓在張氏夫婦的臥室裏，發掘可能的綫索，但結果還是無功而退。

警方的偵查工作，直至深夜仍在進行，但呂偉良師徒二人則被勸離開了現場。

回到汽車裏，阿生嘆氣說：「看張太太，那傷心的樣子，誰相信這可憐婦人會謀殺親夫？」

呂偉良獃在車廂裏默然無語。

阿生又說道：「如果她謀殺親夫，又何必打電話給我們？豈不是自尋煩惱麼？」

呂偉良突然推開車門，跑下車去。

阿生知道呂偉良的脾氣，知道他在遇上了困難重重的時候，不喜歡多說話，只有默默地跟在他後面，只見呂偉良這時正拄杖走向張宅的後街去。

一小隊便衣警探，仍在那一帶搜索殺人兇手可能遺留下來的綫索，呂偉良則仰望二樓張氏臥室外面的環境。只見那窗戶外面的牆上，繞了不少鐵蒺藜，看情形要由那兒爬登二樓，可不容易。

窗戶之上有半透明的綠色塑膠屋簷，假如有人要由三樓垂吊而下，恐怕也是十分困難的事，因爲塑膠屋簷只可以遮太陽，擋雨水，如果有人要駐足其上，那是十分危險的事。何况，窗門緊閉，根本未有人撬開過，警方也無法在那兒找出陌生人的指紋。

夏維探長的年青助手辛尼跑過來，招呼呂偉良說：「怎麼你還有興趣留下來？」

呂偉良苦笑道：「反正返家我也會失眠的，不如在這裏趁趁熱鬧吧！」

「九成是自殺！張太太遲早會釋放！」辛尼又說：「這是最簡單的命案，我以爲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！」

「有時太過簡單的事，內裏却是大有文章。不幸的是：死者偏偏又是我有過一面之緣的朋友！」

「你以爲是謀殺案嗎？」

「站在你們警方的立場，當然希望案子不要拖得太過複雜。但是，我會站在朋友的立場，追查到底！」

呂偉良說完，終於和阿生離開了現場。

再度回到汽車裏的時候，阿生忍不住又問：「怎麼你一定要說他是被人謀殺的？」

呂偉良這時才把前兩天在「飛鏢俱樂部」裏發生的一些瑣事告訴他。

那天晚上，呂偉良在「飛鏢俱樂部」裏和張百靈以弓箭較技。張氏的箭法向來準繩，與呂偉良可稱半斤八両，可是，在他接聽完一個電話之後，呂偉良發覺他面帶愁容，射術大失水準。

由於彼此並非深交，所以呂偉良當時沒有追問下去。

及至後來他們再在酒水部相遇，張百靈才對他洩露了一點心事。當時張百靈已帶着幾分酒意。他嘆氣問呂偉良：「假如有人存心要謀害你，你會怎麼樣？」

「報警！」呂偉良答道：「如果普通一個人被人恐嚇，他便會這樣做。」

「但是，如果你對警方說：有個不知名的人要殺死我！警方會說你患了神經病。」張百靈喝了一口酒，又問：「聽說你時常喜歡冒險，一定遭遇過給人恐嚇的滋味，是不？」

「是的，像我這種人，既不討好警方，也不討好歹徒，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死去。但是，我從來不會報警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警方未必會相信我，即使相信了，亦不會派人日夜保護我，甚至他們有可能怪責我平日愛管閒事，惹禍上身總是難免的。」

「不過。像今日這社會，此時此地實在太須要你這種人了。」

那一晚的談話並沒有結果。表面上看來，這是無關重要的閒聊，但呂偉良現在既然想起來，反而變成了最重要的一些回憶。

呂偉良把上面這些瑣事告訴了阿生。阿生也覺得，張百靈之死可能大有文章。

翌日，另一名死者何通，在吃過了早餐之後，

死於餐桌之旁。

何通是個商行小職員，每日上班之前必在家晉早餐，包括一支晨早送到門前的鮮奶和一個牛油麵包。想不到當日的早餐竟是最後的一次。

何太太正在料理她的女兒咪咪上學。驀地聽到了「隆」然一聲，才發覺他已倒地不起，當時何太太還以爲她丈夫只是一時昏迷，直至發覺他雙眼反白，膚色漸漸變成瘀黑，這才慌忙報警！

可是，一切都已經太遲了。她丈夫是中毒死去的。於是警方封鎖現場，把一切飲食和器皿都加以檢驗。

結果，警方發覺鮮奶滲進了山埃素。負責派送鮮奶的士多商店受牽連，連累那種牌子的鮮奶全部被沒收，送往化驗。

但是，名牌鮮奶一切都合符規格，並未滲進任何毒質。只是何通飲剩的半支鮮奶，已被證明滲進了劇毒。

後來警方偵探人員在鮮奶的薄錫封口之上，發現了一個十分細小的針孔，證明這與鮮奶公司和士多商店無關，只是鮮奶習慣性的放置在門外一角時，給人偷偷注進了毒液，故此那塊薄錫的封口上便留下了針孔。

前後不超過十二小時，便發生了兩宗毒殺奇案，頓然轟動了這個敏感的都市。

何通的死因已經很快查出，但張百靈的死因還待醫官檢驗。

無論二名死者是否有關連，人們都會想到張百靈也有可能是食了有毒的食物而致死的。於是人心惶惶，所有食物店的生意都受打擊！市民們連喝一杯開水也小心翼翼，緊張情狀，前所未見。

衞生當局迅速抽驗食水，證明一切正常，於是透過了報紙和電台，進行一連串安定民心的宣傳工作。

呂偉良最關心的，還是張百靈的眞正死因。

呂偉良想了整整一晚。他不想張太太含寃莫白，因此透過夏維探長，又獲准進入了兇案現場。

陪伴着他的當然是他的徒弟阿生。

阿生也想了整整一晚，仍想不出張百靈何故要自殺，因爲在表面上看來，這不像是一宗謀殺案。除非兇手是死者的妻子。但無論如何，呂偉良師徒二人是不會相信張太太就是兇手。

呂偉良在警方人員的監視下，面對那張睡床，想得出了神。

睡床上的屍體早已搬走了，其實，房間裏許多東西都已經給警方搬走，以供研究之用。

呂偉良注視着睡床旁邊的一個床頭几。他回頭問阿生道：「你還記得麼？這裏昨晚似乎有一束鮮花。」

「是的。」阿生很快就回答他，因爲事隔不久，他還記得清楚。

「要是沒有人入過來，要是張太太不是存心殺害她的丈夫，那麼，問題極有可能出在那一束鮮花上面。」

「鮮花也會殺人麼？」

「通常一般植物日間吸收炭氣，即所謂二氧化炭，但到了晚上，植物便要吸收氧氣，而我們人類則不分晝夜都須要氧氣始可生存，呼出來的便是炭氣。所以，有常識的人，都不會把鮮花或植物，於晚間放置在睡房裏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：張太太存心靠害麼？」

呂偉良沉吟道：「希望這是無心之失，更希望這只是我個人的假想。」

站在他們身旁的警探拍腿驚叫道：「對了，這是一項驚人的發現，怎麼你不早說？讓我立即打電話通知我們夏維探長。」

說着，那警探已跑出臥室去打電話。

阿生說道：「我給你提醒了一件事，看來你的假想極有可能變成事實。」

呂偉良怔了一怔，雖然沒有問出口來，目光中却充滿了疑問。

阿生解釋說道：「我喜歡看電視中的獵奇片集，記得我看過一部關於植物的電視片，提及南美洲有一種殺人花，它須要大量的氧氣才可以生存。師父，你以爲那束鮮花中，會不會給人滲進了這種殺人花？」

「嗯！這倒難說了。」呂偉良若有所思，又問：「你還記得這片集是那一個電視台播映過嗎？」

「記得，那是A電視台的本地話配音片集。」

這時候，剛才跑出去打電話的警探又進來了。他說：「呂先生，夏探長請你到警局去一次。」

呂偉良反問道：「是不是有什麼新發現？」

「他在電話裏聽到了我的報告之後，說那束鮮花之中，的確有三朶從未見過的奇怪花朶，他說你一定有興趣，最好還是請閣下師徒二人到警局裏去一次。」

呂偉良於是和阿生匆匆趕到警探部。

夏維探長說道：「其實，現場各物被帶走，只是例行手續，難得你給我們這麼有效的提供。」

呂偉良問道：「是不是有了發現？」

「三朶奇怪的鮮花，正由專家研究，這回算是給你師徒二人提醒了我。」夏維說道。

阿生插嘴道：「何不往A電視台把那片子借回來，細看一回？」

夏維想想，亦覺有理，於是派人去跟A電視台商量，把那一部有關奇花異草的獵奇片集借了回來。印證之下，證明這是南美洲的野生植物——殺人花。

殺人花須要大量的氧氣才可生存，尤其是到了晚間，吸進大量氧氣，放出的竟是大量的二氧化炭，這就是張百靈在睡眠中死亡的主因。

張太太承認那一束鮮花是她放置在床頭几上的。但是，事前她並不知道那就是殺人花。因爲鮮花每天由街口一個花販供應，按月結賬。

張太太說道：「我喜歡鮮花，因爲它可以美化我們的生活。過去我也一直把鮮花放置在睡房中，從來未出過事。但是，我承認從來未見過這種花，想不到它就是害死我丈夫的兇手！」

一位政府專家說道：「這顯然是由外地運來的，本地沒有這種植物。」

夏維說道：「讓我們去找找那位花販問一問。張太太，你當然認得他的，可不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當然認得！」張太太憤慨地說道：「既然本地沒有這種花出產，他們分明存心靠害。坦白說，當時我只以爲這是罕見的奇花異草，花販有意要開開我的眼界，因爲我是他們的長期顧客。想不到，事情會弄到了這般田地。」

夏維帶着張太太等人，親自到貴族路口的一處路邊花店。店主知道是警探，反而弄得莫名其妙。

夏維道明來意之後，要張太太開始認人，但是數名店伴之中，也找不出昨天送花到張宅去的人。

不過，張太太並未失望，她問那個老闆：「還有一個姓王的呢？」

「小王麼？」花店的老闆恍然道：「噢！對了，小王今天告假。」

張太太回頭告訴夏維：「每天早上把鮮花送到舍下來的，就是小王。」

夏維探長向花店老闆討了小王的住址，派了二名警探按址去抓人。

花店老闆姓何，坊衆習慣稱呼他「花王何」。據說，他在貴族路口開設鮮花檔超過了十年的歷史。最初只是向郊區批發一些鮮花回來，在街邊設檔販賣，由於爲人老實而又勤奮，終於獲得坊衆支持，讓他在那處路邊設下了固定攤檔，二三年之間，花王何在郊區自置了一個花園，種植各種鮮花。

又再過一年光景，花王何購下了現址的一間車房，作爲永久性的花店，按日送各式時花給隣近一帶的中上人家，按月收費。業務越來越發達。至今擁有汽車洋樓，單是店伴也有十個八個之多。此外，郊外的花園還養了十多名種植工人。

但是，花王何却極力否認由外地運花到本市出售。

夏維查過了他的賬册，證明他沒有向外地購花，甚至那幾名店伴，也經過了分別問話之後，均否認見過「殺人花」那種植物。

派出去找店伴小王的二名警探，突然有一名走回來向夏維報告：小王在那間天台木屋中死去了。

這是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！

各人趕到天台那間木屋去，發覺小王是個二十來歲的瘦削青年。他獨居在那丁方不足一丈的小木屋之內，除了一張木板床，就只有幾隻用作「枱椅」的萍菓箱。

一盞小油燈，一張烟包用的錫紙以及一支飲汽水用的吸管，一看就知道這是吸食海洛英的簡單吸毒用具。

「原來又是一個癮君子！」夏維探長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這種人最易被人收買！」

呂偉良也同意了夏維這見解，小王是給人收買，把「殺人花」送到張宅去的。

但是，這個人又怎麼會知道張太太有把鮮花擺到床頭去的習慣性？

張太太解釋道：「可能有一次小王送來的花枝太長，我當時曾經提醒他說，這束花是要來擺放在床頭上的，下次必須切短一些，免得又要我動手再把它逐枝截短。也許就是這樣，所以小王也知道鮮花是要來插在房間裏的，而我的客廳只有一些盆栽植物。」

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不知怎的，却想到了張宅內已經辭工的女傭人的身上。

呂偉良問及那女工人的地址。

張太太說：「在一家職業介紹所裏，大概可以查出阿三的詳細地址。因爲我也是由那家職業介紹所，把阿三請來的。」

呂偉良和阿生於是離開了現場，根據張太太的口供，去追尋那女工人阿三的下落。

阿生一邊開車，一邊問道：「爲什麼你會懷疑到阿三的身上去？」

「她離開張家的時候，似乎太過巧合。十二日辭工，十三日便發生了離奇命案。」呂偉良沉思着說。

「但是，張太太不是說過，她老早就提出辭工嗎？只是十二日那天，張太太才讓她離去罷了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總覺得要見見她，我想，她多少會對這件事有些幫助。」

汽車開到了一條繁盛的街道，阿生把車子往道旁停下來，那兒就是「大都會職業介紹所」的門口了。

呂偉良一邊打開車門，一邊說道：「我先上去，你停好車立刻就來。」

由於這是通衢大道，門前是不准停車的。

呂偉良登上二樓，推開那度玻璃門，一名女職員由踵至頂的打量着呂偉良，問道：「你要找工作嗎？」

呂偉良苦笑道：「難道我這副樣子，也會有人請？」

「有的，一間大公司須要一位接綫生，殘廢人士將會被優先考慮。」

「眞想不到，這世界上的人，倒還有一點同情心！」

那位戴着深近視眼鏡的小姐把一份表格遞了過來：「請你先塡妥這一份表格吧！」

呂偉良笑道：「小姐，我不是來找工作的，是來找人的。」

那女子把眼鏡推了一下。凝視着呂偉良問道：「你找誰？」

「一個叫阿三的女工人，曾在貴族路張宅服務過，可以告訴我，她住在什麼地方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除非你要請她，我們自會通知她去見你，否則的話，規矩上不能私自讓你知道她的住址。」

呂偉良這才想起會影響到他們的佣金問題，於是摸出一張鈔票，往她手板一塞，道：「我有急事，非立即見見她不可，小姐，請行個方便吧！」

那女職員果然改變了態度，說道：「請你等一等，我給你查查。」

前後不足五分鐘，那張五十元鈔票換來的，是一張寫上了女工人阿三居處的字條。

阿生登樓時，剛好遇上呂偉良落樓去。師徒二人想不到鈔票的魅力如此驚人，他們還打算必要時另用一種強硬的方式去查出阿三的地址，想不到却順利得令他們大感驚奇！

字條上寫下的，是一幢舊樓。師徒二人找上門去的時候，按了很久門鈴，仍然沒有人出來應門。

這時候，隣居有個婦人出來，她出奇地瞪住呂偉良問道：「先生，你找誰？」

「一個叫阿三的女工人，可是住在這兒的？」

「這一層樓經常沒有人住的，我看你可能找錯地方了。」

呂偉良一對地址，並沒有錯。

他等到那婦人離去後，悄然把門鎖弄開，與阿生閃了進去。

一幕可怖的情景，立刻出現在他們的眼前，那是一具女屍，橫臥地上，雙眼睜得大大的，舌頭也吐了出來，要是胆小一些的，也會嚇暈。

呂偉良道：「如果她就是阿三，這件事就會有綫索可尋。」

室內沒有電話，所以呂偉良叫阿生下樓找電話通知警方。

這層舊樓之內，除了一個小客廳之外，前後有三間木板間格的房間，每間有一至兩張床。從室內的陳設和案頭上的照片，可以推測得到，這是一間由幾個女傭合租下來的舊樓。

不久，大批警方人員趕到現場。夏維探長也聞訊而至。

死者已被認出就是辭了工的張宅工人阿三。

「這是第四宗命案。」夏維呆了似的說，「也是第四種不同的死法！」

呂偉良問道：「花店店伴小王是怎樣死去？」

「有人把一種可以氣化的劇毒，混進了海洛英裏面，小王吸了便中毒身亡！」

是的，張百靈，小王，阿三和何通等四個人，在先後不出數十小時內死去，每個人的死法不同，這只是偶然的巧合嗎？呂偉良心裏想：起碼除了何通之外，其他三個人似乎都有關連。

夏維又怔怔地問：「阿三爲什麼給人勒死？」

「大概她可能知得太多。」呂偉良推測着說。

「如果四宗命案同是一個兇手，這傢伙也可以稱爲殺人專家了。」

「事實上，這世界上是有職業兇手存在的，但想不到，這殺人風氣竟會吹襲本市。」

夏維感慨地說道：「那些大人先生們，怎麼每次開會只懂得提加稅，却沒有人提議一下禁止那些殘殺的影片呢？這一回，又够我和手足們忙透。」

殘殺影片和兇殘的電視片集，早爲專家認定對社會風氣有極壞的影响，但是，由政府指派的幾位檢查官，都老得有些糊塗了。他們的利剪只懂得把那些裸露乳房的鏡頭剪去，却留回那些血淋淋的殘殺鏡頭給我們去「欣賞」！

隣居並未知道有人回來，也沒有人聽到阿三的掙扎與呼救聲！

那層舊樓已被證實是由阿三和一班女工人，合資租下來，作爲她們假期休息之用的。阿三在張家辭了工，在未找到工作之前，也許她正準備留在這裏休息幾天。想不到竟死得如此可怖！要不是呂偉良追踪而至，也說不定要幾天之後才給人發現。

醫官證明阿三死去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。

至於那個花店店伴小王，只是昨晚深夜至今晨一段時間內，中毒而死的。

根據花王何說，小王昨天就已經告定假，說今天有事不能上班，想不到這原來是一次最長的假期

。他永遠不必再上班了。

呂偉良問夏維探長：「我可以和張太太談幾句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夏維說道：「現在證明張太太是無辜的，害死張百靈的，另有其人。」

張太太先後見過三具屍體，都是她所熟悉的人，眞的給嚇呆了。

呂偉良把張太太拉過一旁，問道：「請你冷靜一些想想，張先生有些甚麼仇人？」

「沒有，他一向不喜歡開罪別人的。」張太太答道：「你也相處過他了，他是個好好先生。」

「俗語說得好，曹操也有知心友，關公亦有對頭人，即使是好好先生，也難免會有仇家的。最近我發覺他有點心神不屬，到底他有沒有對你說過一些甚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張太太堅持說，「我知道的，都已經一一告訴了警方。」

「除非你不希望兇手落網，否則，你沒有理由這樣回答我。」

張太太含淚凝視呂偉良：「呂先生，如果我不是相信閣下的爲人，怎會首先打電話叫你來，然後才報警呢？」

「我也相信你不是謀殺親夫的兇手，所以才要追查到底。」呂偉良說道：「你再仔細想想，張先生有沒有約過某一位朋友，或者在你面前提及過某一位朋友的名字？」

張太太在凌亂的思潮起伏中，果然認眞而冷靜地去思索了一番。

好一會兒，她才說道：「要是值得懷疑的話，就是那個電話，百靈聽了那個電話之後，的確有些忐忑不安，但當時我以爲只是生意上的麻煩。我對於他生意上的事情，向來不大理會的。」

「電話是甚麼時候打來的？」

「就是十二日那天早上，他接聽完那次電話之後，就上班去，連早餐也沒有吃。」張太太回憶着說道：「當時我還以爲他趕時間回到辦公室去。」

「十二日？」呂偉良又問：「是不是女工人阿三辭工那一天？」

「對了。」

「第一個聽電話的人是誰？」

「是阿三。」

呂偉良沉吟道：「替他送上殺人花的小王，給人殺了，是怕小王給警探找到，要他認人，女工人阿三，爲什麼也要被害？難道怕她認出那傢伙的聲音麼？」

呂偉良一想到「飛鏢俱樂部」裏也有人聽過這神秘人物的聲音，便渾身打了一個冷顫。

呂偉良作這種推測並非神經過敏，而是張百靈那一晚的動靜與言語間，無形中等於告訴呂偉良，那個電話必然是對他的生命有威脅的，所以才會令到他忐忑不安。

於是他和阿生迅速離開那幢舊樓，飛車趕往「飛鏢俱樂部」去！

但是，呂偉良來得太不合時了，那一晚曾經叫張百靈去接聽電話的侍應生，要晚上七點才上班；然後一直當班至凌晨三點。因爲俱樂部要晚上才人擠，日間除非是假期，否則十分淸淡。

呂偉良想起小王與阿三之死，便有點不寒而慄，因此他一定要俱樂部的老主管從檔案中，查出那個侍應生劉慶的居處。

老主管不但知道呂偉良是「飛鏢俱樂部」中的老會員，同時也同情他的爲人，所以很快就替他查出了劉慶的地址來。

呂偉良和阿生根據這地址，趕到劉慶的家中去，劉太太說道：「他還在睡覺，你貴姓找他？」

呂偉良看看手表，下午三點多鐘了，怎麼他還未起床？心裏不免暗地吃了一驚。尤其是當他想起張百靈也是在睡夢中不知不覺的死去，呂偉良便不由自主地焦急起來。他問劉太太：「你有沒有進去看過他？」

劉太太道：「沒有。」

這句話剛答了出口，劉太太用極之詫異的目光注視着呂偉良。那是由於她滲不透呂偉良的用意，更不知張百靈這宗離奇命案的始末。

呂偉良只担心劉慶的安全，却沒有理會到劉太太的反應。他說：「我以爲你最好入去看看他。」

「先生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劉太太越來越覺得不對勁。

「我姓呂，呂偉良。不怕坦白對你說淸楚，劉先生的性命可能有危險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呂偉良忍不住就要衝進房間裏去。但是，劉太太把手一橫，說道：「先生，請你不要騷擾他，有話跟我說好了。他當夜班，每天這個時候，如果沒有特別事情的話，總得多睡一覺，否則晚上就沒有精神。」

呂偉良聽了她這番說話之後，忽然又覺得他自己未免太過神經過敏，怎麼會想不起當夜班的人要睡覺的？既然是凌晨三四點才下班，日間難免要多躺一會兒了。

想到這裏，呂偉良又悄然鬆了一口氣！

這間只有三百多尺的小單位，間格成一廳一房的形式。劉慶年紀大約在四十歲左右，他的妻子總

有三十五歲了，一對兒女這時已經上學去！

呂偉良想起了「殺人花」的厲害，忍不住又問：「你房間裏，有沒有揷花？」

劉太太眞的給他弄得莫名其妙，怎麼好端端的會問起揷花這回事來？

呂偉良忽然覺得好笑，要是對方不知道「殺人花」的內幕，人家好容易會以爲他患上了神經病。

劉太太的疑慮越來越沉重，幸而就在這時候，房門開處，由裏面睜着惺忪睡眼走出來的，正是劉慶。

劉慶固然認得呂偉良師徒二人，也熱情地招呼他們在客廳裏坐下來。劉太太看見這情形，才沒有剛才那麼担心。其實，眞正放下心頭大石的，還是呂偉良。因爲眼前的劉慶，看不出有什麼不對。

劉慶驚奇呂偉良師徒二人何故會找上門來，直至呂偉良把一連串不幸的事件告訴他，他才如夢初覺地吃驚起來。

呂偉良道：「請你回憶一下那晚那個電話，要找張百靈先生的，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？」

「男人。」劉慶回憶着說，「聲音似乎帶點兒沙啞，本地話說得相當純正。」

「再想想淸楚，有沒有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種聲音？」呂偉良又問。

「……」劉慶想了一會兒，搖搖頭。

呂偉良有些失望。

劉慶問道：「先生，你以爲我會有危險嗎？」

「這倒難說了，坦白說句，要不是怕你有危險，我又何必找你？」

「那麼，我應該怎樣做？」

「你只要冷靜點聽我說，大概不會有大問題的。首先你要機警一點，提高警戒，因爲這個殺人兇手十分厲害，他運用的殺人方式，可謂千奇百怪，五花八門。例如至今爲止，就有四宗命案懷疑可能是他做的；一宗用南美洲『殺人花』佈上奇局，一宗在牛奶中下毒，一宗在海洛英中混入氣化毒物，另一宗則將一名女傭勒斃！單是這裏已經用四種不同的方式殺了四個人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我的處境實在好險，不如我先躲起來吧！」劉慶越想越驚。

「不！你這樣豈不是等於告訴對方，那晚那個電話是你接聽的？俱樂部有這許多侍應生，如果沒有人告訴對方，他不會知道是你。可能他已經知道了；正在揀機會下手。」

「那麼，讓我立刻報警！」

「不！你去見警方人員，更是無私顯見私，要是你要與警方接觸，還是讓我爲你安排吧！」

「呂先生，我知道你一向行俠仗義，這件事，我拜託你了。」劉慶的聲音也顯得有些兒發抖。

呂偉良安慰他說：「你不用害怕成這樣子，由現在起，我會讓阿生留在你身邊，其他的事，讓我去佈置一下。我要追尋那傢伙的下落。」

劉慶聽呂偉良要把阿生留下來陪他，心裏才較爲安定一些。當然，他是知道師徒二人來頭的，即使是阿生，也是身手不弱。

呂偉良跟阿生耳語一番，然後就離開了劉宅。

劉太太對師徒二人認識不深，如今看見阿生留在他們的家中，忍不住把丈夫拉入房間裏去問個明白。劉慶低聲對她說道：「你放心好了，他們是一等好人，專替人解災救難的。這些事你還是少理吧！快些去泡茶，好好的招呼人客。」

劉太太心裏總是有些忐忑不安，但聽丈夫這麼說，也是無可奈何。

且說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離開劉家之後，獨自駕車往一家報社，找着他的朋友江龍。

江龍是民聲報的採訪主任，年紀跟呂偉良差不多，都是三十歲多一點。

民聲報是當地最暢銷的一份報紙，分早午晚三刋，有什麼特別新聞，還得出號外，所以江龍是個大忙人。但他極了解呂偉良爲人，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故此看見他跑到報社來，便招呼他在會客室裏坐下細談。

江龍吩咐小厮到茶水部去叫二杯咖啡，回頭便問呂偉良：「是不是又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情？」

「難道四宗不同手法的殺人案件還不够特別麼？」呂偉良說道：「我這次拜訪，是向你提供一項獨有消息，相信你一定大感興趣。」

「當然，獨有消息是每一間報社都爭取的。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你身爲一間大報社的採訪主任，當然知道昨今二天，發現的四宗命案是如何轟動了。如果我的估計不錯，起碼有三宗是同一個人做的。我的意思是說：張百靈，小王和阿三等三人，可能是同一名兇手幹的。」

「是的，阿三被人勒斃，聽說還是你最早發現的呢，我正想設法找你，事情到底是怎麼開始？」

呂偉良解釋道：「兇手作賊心虛，因爲他曾致電恐嚇張百靈，女工人阿三聽過他的聲音。其實，在電話裏聽過他聲音的，還有一個人，他就是『飛鏢俱樂部』裏的一名侍應生。因爲我當晚曾與死者張百靈在一起，一名侍應生曾跑來叫張百靈先生去聽電話，我事後聽張百靈說，那個電話是對他生命有威脅的。」

江龍說道：「呂先生，這番說話，你有沒有向

警方談及？」

「沒有，但我希望你大事宣揚一下。」

「有什麼特別作用麼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呂偉良說，「所以你最好不要刋登我的照片和特徵，但說俱樂部那侍應生認得電話中的聲音帶點沙啞，這就够了，江龍，如果我捉到眞兇，保證向你提供第一手資料。」

江龍含笑伸出手來：「首先謝謝你！我一定會依照你的意思去做！」

呂偉良滿意地離開了。

他知道以民聲報的龐大銷路，只要雙方有默契，他的目的一定可以達到。

回到汽車裏，呂偉良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跟阿生取得連絡。阿生叫呂偉良放心，他與劉慶寸步不離，甚至隣居的動靜他也非常留意！

民聲報晚刋出版了。由於江龍的合作，第一版的頭條新聞就是：

「怪客向本報提供，張百靈命案內幕！」

下面的小題則是：

「怪客指出兇曾致電死者，俱樂部一侍者認出沙啞聲。」

內容大致和呂偉良對江龍所講的一樣，只是沒有說出「怪客」就是呂偉良，也沒有指出「俱樂部」是那一間，更未提及「一侍者」的姓名。

呂偉良的用意是要兇手着急一下。兇手一定知道是那一間俱樂部的，如果他要繼續消滅證人，一定會明查暗訪，再度出現。

夏維探長正給這幾宗命案弄得團團而轉，偶然看見民聲報晚刋的頭條新聞，立即打電話找總編輯去。可是，編輯部的人早有默契，決定對這件事保密，以免破壞了呂偉良的計劃。

呂偉良一直留在「飛鏢俱樂部」裏，暗中窺伺一切。

黃昏，六點半鐘左右，劉慶在阿生的暗中保護下，到俱樂部來上班。

老總管早知今晚可能有事發生，叫各人小心，只是沒有驚動警方。

劉慶這一晚被派在酒水部當班，阿生因此亦可以和呂偉良一邊進晚餐，一邊負起保護之責。

阿生低聲說道：「你猜，那個人會找到這裏來嗎？」

「看那傢伙的殺人手段，我懷疑他是個殺人狂。如果他也有看到民聲報晚刋，一定會跑到這兒來，追查那侍者是誰，以免給警方留下一條綫索。」

呂偉良若無其事地進食，一邊答阿生。

阿生又說：「我們何不把劉慶的名字宣佈，讓他墮入陷阱。」

「不！那樣太危險了，這傢伙的殺人方式千奇百怪，只怕我們防不勝防。」

「咦！你瞧！那個帶着攝影機進來的，會不會是記者啊！」

呂偉良把視綫移向入口處，果然是一個攝影記者，他正向侍者領班探問一些什麼。

呂偉良對阿生說道：「你留下來保護劉慶，讓我過去看看。」

他拄杖走過去，只聽得那記者問：「張百靈先生可是這裏的常客？」

「是的。」領班照直答了。

「我在某晚報看到一則消息，知道張先生曾在這家俱樂部接聽一個恐嚇電話。你告訴我，當時誰首先接聽那個電話，我想訪問那位先生幾句。」

領班爲難地說：「對不起，這對我們的伙伴有生命危險，我們奉命保秘的。」

那記者表現得無可奈何，但是，他的行動已經被人暗中注視，那包括了呂偉良和二名神秘人物，至於另外一個戴黑眼鏡的男子似乎並不爲人注意。

那記者挽住攝影機，走向酒柜之前，要了一杯啤酒，在旋轉圓櫈上坐了下來。

阿生覺得事情不妙，連吃剩的半碟飯也沒有心情再吃下去。悄悄走到呂偉良身旁，低聲說道：「那記者的身份可能有問題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不！那記者的身份可能是眞的，你還是留心一下那二名不明來歷的大漢。這兩個人剛才十分留心那記者的行動，我要到那邊看看！」

「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射擊部。」

呂偉良舉步欲行，突然看見那二名神秘大漢也走向酒柜那邊。

阿生不禁吃驚地說：「他們要怎麼樣？」

二名神秘大漢分左右兩面，靠近那名記者。捧着一杯啤酒，只呷了一口的記者顯然也發覺了事情有點不妙，就待站起來。二名大漢其中一人沉聲問道：「小子，不要亂動，快把你的記者證件給我們看看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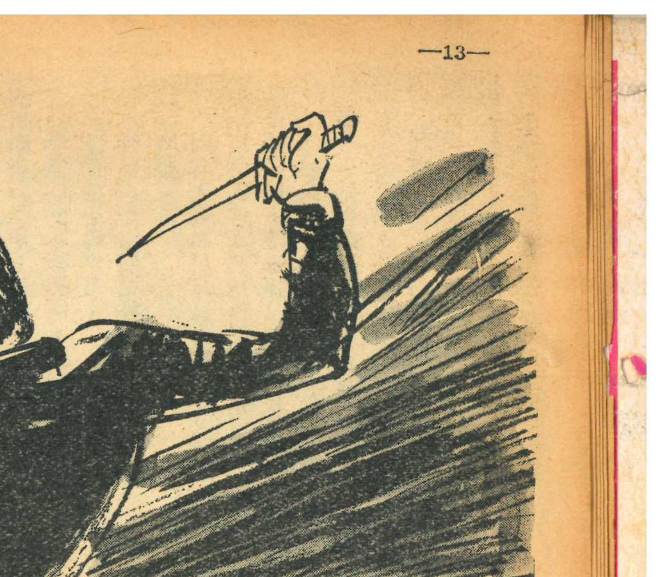
那記者一怔，反問道：「你們是誰？」

「警探！」另一個答道：「我懷疑你是冒牌記者。」

那記者橫瞅他一眼，道：「坦白說句，我也在懷疑你是冒牌警探！」

二名警探分別掏出證件來，在記者面前展示一番，那記者這才摸出記者證來。然後他們才知道只是一場誤會。

原來那二名警探是看了晚報的消息之後，跑到



這兒來找尋破案綫索的。他們以為這位記者就是那疑兒，冒充記者前來投石問路。

但是，冷眼旁觀的呂偉良師徒二人，在弄清楚了他們三個人的眞正身份之後，反而覺得那二名警探愚不可及，他們提早暴露身份，可以說一些好處也沒有，不過，呂偉良却因此而鬆了一口氣！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走廊那邊突然傳來人聲哄動。

師徒二人立刻衝到射擊室那邊去！

幾個人湧入了二號射擊室，呂偉良知道一定是那兒出了事，立即排衆而上！

一名侍應生倒在地上，蜷縮作一團，正有人用藥油為他急救！

呂偉良心感不妙，蹲了下去問道：「你怎麼樣了？」

侍應生叫阿德，他認得呂偉良，氣喘喘地答道：「快……快追那戴黑眼鏡的男子！」

阿生站在呂偉良的後面，他幾乎沒有等待阿德講完那句話，已經回轉身來，拔足飛奔，直衝出俱樂部的橫門外面去！

原來他們師徒二人離開酒水部跑到射擊室這邊來的時候，阿生就瞥見一個人影竄出橫門去。他雖然不知道那人是否就是阿德所指的「戴黑眼鏡」的男子，但想起他行色匆匆，便不難想到其他方面。

呂偉良看見現場有人料理阿德，也緊隨阿生之後，衝了出去！

俱樂部的橫門是可以通往停車場的。

呂偉良和阿生四下裏張望，但見暮色四合，路燈照耀之下，除了他們二人之外，竟找不到半個人影。

阿生說道：「一分鐘之前，我才看見有人由這兒跑了出來！」

呂偉良道：「快跟我到停車場那邊去看看！」

呂偉良口裏說着，腳步不停，鐵杖一撐，人已縱跳過去！

阿生緊躡其後，極之留意停車場那邊，但離遠望過去，却看不見什麼，甚至所有停在那邊的汽車，都已經完全靜止着，看來一個人也沒有。

就當呂偉良拄杖經過一枝路燈柱子附近時，他看見一條人影在那邊蠕蠕而動，他立即停下腳步，阿生也留意到了。

阿生忍不住脫口呼出：「就是他！他就是戴黑眼鏡的人！」

話猶未完，那個手持盲人專用的紅白相間士的，戴上黑眼鏡的人，已經一步一探的走了過來。

看他走路時的情狀，他眞像是個瞎子。師徒二人正感驚奇，那瞎子已經經過呂偉良的跟前。

呂偉良靈機一觸，突如其來的舉起鐵杖揮擊過去！

呂偉良這種舉動有如投石問路，假如對方眞的是個瞎子，一定無動於中，否則，他一定閃避或者還擊！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那人驀然停止前進，一側身，輕輕避過了呂偉良那一杖，反手一棒，攔腰掃來！

呂偉良早就算準想好了，如果輕輕揮杖試探，對方稍為鎮靜的，都會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，結果可能一些收穫也沒有。但是剛才那一杖打得既疾且勁，令到對方以為眞的受到了突襲，除非他眞的是個瞎子，否則他一定會盡一切可能去閃避。

呂偉良看見對方來勢汹汹，立即橫杖擋格，「錚」的一聲！想不到那一根瞎子棒竟也是鐵製的，

而且勁力十足，呂偉良手中的鐵杖險些兒也給震落地上。

在這一刹那間，呂偉良已經開始領悟到對方並非一個平凡的人，起碼他不是一個瞎子，同時，身手實在也不弱。呂偉良立即回杖一點，人已飄開數尺。

阿生心裏明白，眼中見到，看師父的動靜，也明白對方是個強對手，立即喝一聲，掄拳撲上！

那人回身一棒，阿生雙足一頓，凌空翻滾，那一邊，呂偉良拄杖又再衝上！

那人前後受敵，但仍然不慌不亂，一進一退俱表現出他是個受過訓練的高手！

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的武功底子自問不弱，但是，眼前顯然佔不到任何優勢！

突然之間，只見那人狂喝一聲，瞎子棒有如旋風也似的上打下撩，來勢疾如閃電！阿生赤手空拳，不敢攖其鋒，但呂偉良可不同了，他有鐵杖在手，且已窺伺出那人的意圖，他無非想竄向停車場那邊！

只見呂偉良馬步一沉，鐵杖虛幌之際，義腿下撩，左臂疾伸，直扣向對方的肩膊，這一下子旋轉起伏之快，直是出乎那人意料之外，但聽得「喲」的一聲，呂偉良的指頭，已按着了那人近肩膊處的麻穴！

那人渾身一麻，差點兒連手中的鐵棒也掉在地上！

阿生趁勢急步衝上！正要展開夾擊之際，兩度強光照射過來！一輛汽車已經開動馬達，急似雷電的，疾駛而至！

車子是由停車場那邊開出的，只是剛才各人未加留意，等到發覺時，車子已經衝近了。

呂偉良首先拄杖着地一點一撐，轉眼人已躍開了數尺以外，阿生不及閃避，剛躍起之際，車子已自他腳下急急衝過！

地心吸力令到阿生不能停留在半空中，「隆」的一聲，阿生竟摔在車頂上，但車子正在疾駛而過，因此他又沿住車尾部份翻滾下去！跌了重重的一交！

「刷」地一聲响！車子突然停住了！

車門打開，手持瞎子棒的人迅速奪進車廂之內，車門也未關好，車子已經絕塵而去！

阿生摸摸屁股自地上站起來，呂偉良也拄杖由那邊走過來，他担心阿生不知跌成怎麼樣了。因為從他那個角度看過去，阿生好像給車子撞上了一下似的。

阿生只是跌得有點痛，他嘆氣說：「早知是他，我們在酒水部就應該動手！」

是的，呂偉良也想起了，那戴黑眼鏡的男子，剛才曾經出現在「飛鏢俱樂部」的酒水部裏面，只是未曾引起他們的注意。

呂偉良在失望之餘，無意中發覺地上有些東西閃閃生光。

他以為那可能是一枚銀幣，拄杖過去，彎腰拾起，才發覺那是一枚徽章似的東西，藍色漆底，銀色的浮雕——那是一個死亡的符號。一個骷髏，加上一柄尖刀和一條繩子。

代表着死亡的符號，一般是一個骷髏頭以及二枝交加擺放着的人骨，現在這枚徽章上出現的，兩根人骨變成尖刀與繩索。同樣是代表着死亡，但却包涵了謀殺的意義。

呂偉良把它反覆觀察，在路燈照耀下，只見背後有些機器鑿印的字蹟，那是：「NO007」。

這顯然是一種徽章的編號，巧妙的是：「〇〇七」本來就是英國特務英雄占士邦的密碼編號。

阿生也走過來細看，他們都認爲這是剛才那人遺下的物件。

師徒二人返回「飛鏢俱樂部」之內，發覺在二號射擊室當值的侍者阿德，已經死了。

剛才曾在酒水部出現的二名警探和一名記者，這時也聞訊趕至！

阿德是被人以毒針射殺的。

目擊的人說，一個戴着黑眼鏡的人，咬着烟嘴由那兒經過，曾在「二號射擊室」門前稍作停留便告離去，就當那人剛離去時，阿德突然尖叫一聲，倒在地上打滾，然後蜷縮在一團。

當時人們以爲他中風，又以爲他抽筋，立刻以藥油爲他進行急救，可是，阿德却不歇地叫：「戴黑眼鏡的人，快捉住他！」

可是，他身邊的人竟沒有一個敢追出去！直至到呂偉良師徒二人跑過來，才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可惜還是功虧一簣！

早一陣子已經有人報警。

現場上的二名警探禁止任何人離開俱樂部，但呂偉良明知他們這樣做是白費工夫的，因爲那戴了黑眼鏡的兇手早已逃之夭夭。

阿德的膚色逐漸變成瘀黑，那名攝影記者總算不枉此行，不停的爭取鏡頭。

呂偉良低聲嘆息道：「想不到阿德會變成了替死鬼！」

阿生聽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反問道：「什麼替死鬼？」

呂偉良道：「那傢伙以爲阿德就是當晚接聽過他的電話的人！」

阿生恍然大悟，原來當晚呂偉良和張百靈在「飛鏢俱樂部」裏面競技時，就是在這一間「二號射擊室」，當時在此當值的侍應生，正是劉慶，那傢伙只道每晚在同一間射擊室當值的，都是同一個人，却想不到劉慶當晚已調到酒水部去！

劉慶也聞訊而至。他哀傷地對呂偉良道說：「阿德雖然暫時做了我的替死鬼，但看情形，他們仍不會放過我，因爲他們遲早一定知道接電話的人是我。」

呂偉良也開始感到懊喪，他想不到來遲一步，等於間接害了一命。

不久之後，夏維探長親率大隊警探趕抵現場。呂偉良告訴他，眞兇已經逃走了，留在俱樂部裏面的人，並無可疑之處。

阿德已經證實死於那一枚餵了劇毒的鋼針，根據現場的人說，那戴黑眼鏡的人，極有可能是利用那支烟嘴把鋼針發射出來的。因爲當時那支烟嘴之上，並未附上了烟。

呂偉良經過一番考慮之後，決定不把那一枚鑄上了死亡記號的徽章交出。但是，他却希望知道警方的檔案，有沒有這種記錄。

因此他問道：「探長先生，據你所知，有沒有一個殺人組織，大胆到佩戴徽章的？」

夏維反問：「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剛才我們師徒二人在外面跟那個人搏鬥時，看見他胸前掛了一枚徽章。」

「那是怎麼樣的？」

「一個死亡的記號：一個骷髏骨的頭，加上一柄尖刀和一條繩索！」

「那是『謀殺學院』的標記！」夏維探長說道，「他們眞的大胆到把這種徽章掛在胸前？」

「是的，那戴上了黑眼鏡的人，就是掛了這一枚奇怪的徽章。」

「我沒有見過這種徽章，但是，同一圖案的印鑒，曾經出現過在一封勒索函件的信末；死亡圖案底下是四個宋體字：謀殺學院。」

「勒索函件是寄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」

「寄到一名富商的家中，他向我們投訴，我們警方把它當作勒索案處理。」

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最近的事。」夏維說道：「我們已經派人去保護那位富商。」

「可以告訴我，那位富商是誰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爲安全計，我們必須保密。要不是你問起那徽章的事，我也不會告訴你。」

「看來警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可眞不錯，怪不得連報章也沒有發表。」呂偉良苦笑着又問：「那麼：勒索函件的內容：可以透露一點麼？」

「那是十分滑稽的事。信中宣稱：謀殺學院成立周年紀念，正準備擴充校舍，所以展開募捐運動：知道某君一向慈善爲懷，故此希望解囊捐輸……等等，你想想看，這是不是十分荒唐的事？」

「然則，你以爲警方的保護，十分周全……是不？」

「當然，我們派出的警探，寸步不離，相信不會有意外的。」

夏維說完，又忙於指揮各人展開連串的偵查工作。

呂偉良回到酒水部，劉慶偷偷告訴他：「我們錯過了一個絕好的機會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這裏有個同事曾經把一杯酒捧給一個人客，

那人客就是那個戴上了黑眼鏡的男子，他記得那傢伙的聲音帶點兒沙啞，可惜今晚人太多，他也太忙了，竟忘記了及時通知我。」

呂偉良恍然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他就是打電話的人，當然也是一連串的命案的眞兇。」呂偉良又問：「他坐過那一張桌子？」

「牆角那一張。」

「你快叫那位同事通知夏維探長，讓警方及時印取指紋，希望有點幫助。」

劉慶果然依了呂偉良的吩咐去做。

呂偉良揀了一個卡位坐了下來，對阿生說道：「如果謀殺學院眞的存在，兇手可能不止一個，你以爲是嗎？」

阿生點頭道：「我也這樣想。剛才有人開車接應，便等於告訴我們；他們決不是獨行盜之類，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。」

「阿生，動動腦筋吧！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出這間『謀殺學院』之所在？」

「我以爲，首先要查出探長所講的那個被人勒索的富翁是誰？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：我們要去訪問那個富翁，是不？」

「對了。」阿生說道：「聽探長的口氣，那富翁不會付錢給對方的，那麼，『謀殺學院』的殺手們，遲早會來找富翁算賬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呂偉良沉吟道：「但是，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出那富翁是誰？」

師徒二人陷於苦苦沉思之中。

阿生忽然靈機一觸，說道：「怎麼不去找辛尼問問？他是探長的助手之一，一定知道吧？」

呂偉良也覺得有點道理，只是辛尼今晚並沒有陪伴探長到「飛鏢俱樂部」來查案；他可能正在忙於偵查其他幾宗命案也說不定！

忽然有個電話打到酒水部來找夏維探長。

一名便衣警探把夏維找來聽電話。呂偉良和阿生坐在卡位裏，非常之留心注視着他的神態！只見夏維探長的面孔越拉越長！

他支吾一會之後，終於把聽筒放回電話機去。然後吩咐一名助手留下來，在現場主持偵查工作，帶住三名手下，駕車匆匆離去！

呂偉良早知有事發生，立即也跟阿生駕車跟踪着他們！

師徒二人本是唯一與兇手接觸的人；但他們已向警方人員作了必要的提供。警方的人也早已有了默契，每次當他們師徒二人向他們提供時，只循例做了記錄，不一定要帶他們返回警局裏去。否則，他們師徒二人下次就可能不與警方合作。

但根據過去的記錄，凡是經呂偉良師徒二人插手的案件，絕不會成爲懸案；如果套用警察局長的一句口頭禪，「破案的比率算是全世界最高」的！

正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夏維探長亦早已暗示他的手下；除非有特別指示，如無須要，切不可令呂偉良師徒二人反感。

且說夏維探長帶着幾名手下，匆匆趕到一處富人住宅區。

車子在一幢花園洋房門前稍停，然後待至大鐵門打開了，才把車子開入內！

呂偉良也把車子停在不遠的路邊，熄了車頭燈，說道：「記得這是什麼人的住宅麼！」

阿生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好像是桂友田的住所，是嗎？」

「對了。」

「探長爲什麼跑到這裏來？」

「大概那個電話是這裏打去的，否則，他爲什麼聽完那個電話之後，匆匆跑到這裏來？」

阿生也覺得有道理，他說：「桂友田不是跟你認識的嗎？爲什麼我們不進去看看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正在這樣想。」呂偉良說着，已推開了車門。

於是，他們師徒二人併肩走了過去。走到桂宅門前，立即被二名便衣警探擋駕。其中一名認出呂偉良，他問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的消息眞靈通，可惜我們不能讓你入內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呂偉良問。

「裏面出了命案。」

「命案。」呂偉良心裏一凜，又問：「死者是誰？」

「桂友田。」

「……」呂偉良這一回張大了嘴巴，好一會才吐出兩個字來：「是……他……？」

呂偉良想起了，接到「謀殺學院」募捐信件的，必定就是桂友田。夏維探長既然已經派人保護，怎麼還會出了事？

他呆了一陣，正要開口再問那名探員一些什麼，看見辛尼正由內面走出來。

辛尼神色頹喪，也許是一連串的命案，把這位年青的偵探壓得透不過氣來了。

呂偉良招呼過辛尼之後，問道：「他眞的死了麼？」

辛尼固然明白他所說的「他」，是指桂友田。

辛尼走到鐵欄之前，說道：「我們的人上當了。本來派了二名探員負起了保護之責，想不到對方詭計多端！竟然有辦法殺死桂友田，這一回，我們

警探的面子，眞不知放到那裏才好！」

鐵閘仍然關上，鐵欄柵把呂偉良師徒二人和警探們分開。

辛尼又說：「今天一整天桂先生未出過門口，一直由我們派來的警探保護住。這裏的男女工人出入，也受到另一名警探搜身和監視，這應該萬無一失的——。豈料桂友田悶在家中，只有看看電視，等到電視機也壞了，就不能不召保養工程公司的人前來修理。等到那二名修理人員走後，大約十分鐘左右，電視機就發生爆炸，結果桂先生首當其衝，當堂被炸死！」

「你們果然中計了。」呂偉良說，「謀殺學院的人一定是僞冒修理人員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這樣想。雖然警探搜過了修理人員所携備的一切配件及工具，問題却在於警探不是專家，並不了解每一件電視機零件的作用。」辛尼說道：「桂家這裏的電視機是加進一條有綫廣播的，對方可能在這方面下手脚。」

大致情形呂偉良也可以想像得到了，他只問辛尼有沒有捉到可疑人物。

辛尼搖頭道：「我在警局裏接到消息，立即趕來，然後再找夏維探長。現在我們已派人去找電視機保養商，但看來亦無濟於事。」

是的，這些佈局呂偉良師徒二人也曾施用過其中一部份。

暗算桂友田的人，預先把電視街綫截斷，讓桂家的電視機受到干擾，以爲電視機眞的壞了，便通知保養商；但事前他們已經接駁了桂家的電話綫，所以派來的所謂「電視機修理員」，自然也是僞冒的了。

至於引致電視機發生爆[illegible]這是更易想像得到的事。他們在修理電視機時，可以將管狀炸藥放進去，利用遙控方法，或者接駁街綫都可以。甚至加上計時爆炸器，他們也同樣可以達到殺人的目的！

事後警方專家趕到現場，經過一番檢驗，證明一枚新型的計時炸彈，曾被放置在電視機一角。可惜的是：派來保護桂友田的二名警探，對於那箱載滿的電視機零件，並未澈底加以檢查。

夏維探長氣得幾乎昏了過去！這是歹徒向警方示威，證明警方並未能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。於是，這件事又給次日的早報提供了更多的資料。

有些報紙甚至大字標題，向警方提出質問：「謀殺案要何時才可停止？」

更有一張報紙問：「一天之內，發生幾宗命案，警方如何安定民心？」

其實，平心靜氣地說：「警方的責任雖然是維持治安，他們只是執法者。社會殺氣正盛，這應該根究一下是誰造成的？

殘殺影片，再加上法例對未成年歹徒的寬容，這是市面上兇殺案日益增多的原因。要怪只能怪那一班有權張開嘴巴說話的人，以及那些瞎了眼睛的製片家。

不過，眼前一連串的有計劃謀殺案，却令到一般人發生錯覺，以爲這是一般兇殺案。所以報紙才會提出質問。

桂友田之死，使到一班富人對警方的保護力量發生了疑問。

桂友田在二名警探寸步不離的保護下，仍會被殺，一班曾經接到了「謀殺學院」募捐函件的有錢人家，在觀望階段中紛紛改變態度，照數捐出了巨款。

這是十分可怕的事。警方無法知道有多少人收到過這一類勸捐的信件。但是，毫無疑問，「謀殺學院」多一分經費，便多一分力量。到頭來，社會的治安便更成問題了。

呂偉良和阿生離開了桂家門前之後，回到他的汽車裏，竟沒有把車子開動。

他獃在那兒想：如何可以查出「謀殺學院」之所在？

他終於想到一個辦法，就是找到一個被「謀殺學院」變相勒索的人，只有這樣才可以設法和「謀殺學院」的人接觸。

但是，在他的朋友中，還有誰接過這一類「募捐信件」？呂偉良就無法可以想像得到。

·

謀殺學院　門禁森嚴

這是一個荒島。一艘魚船把數名男子儎到岸邊去。看來這是無關重要的事。因爲附近海面上，經常有許多出海捕漁的漁船，都利用了這一個荒島取得食水供應，以及避風浪之用。

那幾個男子行色匆匆，走進了一個山洞裏去。

他們當然不是漁民，也不是來取食水的。而是要把一大袋的鈔票，運回山洞內的基地裏。

對了，山洞之內，就是「謀殺學院」之所在。

山洞裏面，一切設備仍然十分簡陋，所以主持人須要大量的金錢，加以擴充。他們就不能不想辦法。最好的辦法，當然就是伸手到有錢人的口袋裏去！

結果，在戲劇化的勸捐運動中，竟然有人以爲他們在開玩笑；直到一連串的命案發生之後，他們的鈔票才滾滾而來。

這是初步的成功，但他們已經十分滿意了，因

爲數目不在少。

「謀殺學院」之內，一班殺手在苦練，那包括了實彈射擊，以及持刀搏殺！

但是，主持人認爲用刀槍進行謀殺，是第九流的殺人藝術；刀槍只可以用作自衞。

因此，在課室裏，一位被衆人稱爲「謀殺博士」的男子，才是最高明的謀殺專家。

他時時對他的學生說：「最佳的殺人藝術，是不留任何痕跡的。換句話說，事成之後，不要讓警方有綫索可尋。院長要我教你們一流的殺人藝術，我也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成爲謀殺博士。」

沒有人見過那位「謀殺學院」的院長，只是每次他的訓話，都透過了擴音器，傳到了課室中來。

荒島上這個山洞是一處天然的射擊場，由於山壁的構造，以及泥土的隔音特質，槍聲竟不致外傳。這就是被人選中這裏做「謀殺學院」院址的原因之一。

院長已經正式宣佈，「謀殺博士」就是該院的教務長。當院長不在時，他有權代行一切職務。

幾名殺手把鈔票送到時，也是經「博士」一手收存起來的。

「謀殺學院」內除了院長之外，就是「謀殺博士」和幾名「教授」。他們就是學院中的所謂領導階層；以下便是學生。

學生全是歹徒，要不是被警方通緝的，便是被逮解出境的。

沒有人知道他們何故要訓練這許多殺手。至今爲止，他們已經收容了超過三十名年青的歹徒，準備把他們一一訓練成爲第一流的謀殺專家。

教授之中，包括了電器專家，馬戲班藝員以及射擊能手等等。

射擊場是位於一處山谷之內，四面泥牆是天然耕成的，每一幅都高達數丈，同時向內造成了彎角。從高處望下，有如一棵椰菜花。

由於泥土有天然的隔音設備，所以槍聲都不致傳了出去。事實上，荒島之上，也沒有人居住。

「博士，我想告假！」一名教授槍法的突然走進教務長的辦公室。

「博士」瞪了他一眼說道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母親病了，想回去看看她。」

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最多一兩天。」

「這裏的規矩，你是知道的。」博士說，「如果違反了，誰也保不了你。」

「博士，我當然明白！」

「好吧！」博士拉開抽屜，取出了一叠文件，「我給你兩天假期吧！後天晚上，你必須回到這裏來。」

「是的，博士。」

那位射擊教授說完，就在文件上簽了字。

他剛剛離去，又有人匆匆而入。這是派出去的一名殺手，他向博士報告說：「七號遺失了一枚徽章。」

「怎麼攪的？」博士問道：「你們難道不知道徽章的重要性麼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，他現在就因爲沒有徽章，而給守衞留難。」

博士扭開了傳話機，說道：「入口處的守衞聽着，讓七號殺手入來，我有話要問他！」

傳話機關上之後，博士又對剛才入來的一名殺手說道：「十五號，你不是與七號一齊去執行任務嗎？」

「是的，博士。」十五號殺手說，「但是，在一場打鬥中，不知怎的，竟把徽章失了。」

「徽章是給你們扣在內衣袋的，怎麼會輕易遺失？」博士含怒地拍案道：「他媽的！早知如此，我就不會派他出去！身爲正式殺手，做事一分也不能差錯。」

不一會，有人拍門，博士叫他們入來。

門開處，只見二名守衞，押住一個戴上了黑眼鏡的大漢入來。

博士問道：「七號，你知道這裏的規矩嗎？」

「博士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事情有點偶然，要是我走遲半步，就可能落入警方手中，那時更加不得了。」七號殺手說。

「但是，那枚徽章一落入警方手中，我們也有問題。」

「我知道那人不是警方的人。」

「那麼，你跟誰打鬥？」

「一個跛子！持枴杖的。」

博士皺着眉頭沉思片刻，反問道：「是不是鐵枴杖？」

「對了。我假扮瞎子，以爲可以過骨，差一點兒給他一杖打死！」

「我們的對手又多了一個。」

七號殺手道：「他是誰？他是誰？博士。」

「他是誰？他就是鐵枴俠盜！」博士說道：「我們不怕警方，却不能不防範這個跛子！」

七號殺手猶有餘悸地說：「是的，他的確是個了不起的跛子，要不是十五號及時接應，我可能栽在他的手裏。」

「徽章極有可能在他手中。」博士沉吟道：「七號，你只有一個機會，就是從他的手中取回那一

校關係重大的徽章。否則，事情傳到院長那裏去，誰也保不了你！」

「博士，給我一個機會吧！三天之內，我一定有辦法找回那枚徽章。」

「不！三天太多了，院長會追究的。你只有二十四小時。」博士又說：「你是受過正式訓練的殺手，不可能失敗的。」

七號殺手無可奈何地，退了出去。

是的，他是受過正式訓練的殺手，自然更明白這裏的規矩，如果院長要殺他，誰也保不了！而遺失徽章，正是一項十分嚴重的事！

博士當住各人面前，以通話機向院長報告。

院長是永不露面的。「謀殺學院」裏面的師生們，都相信只有博士一個人見過院長。

沒有人去追究「謀殺博士」姓什名誰，人們就是習慣了叫他「博士」，即如叫院長和教授一樣。

院長只有一個，教授則有數人之多，教授電器常識的被稱爲「A教授」，剛告假返家的，則是教授射擊的「B教授」，此外還有C，D，E等三個教授，分別教授各種專門技能。

而博士就好像是全材，任何一位教授告假，都由這位「教務長」代替授課。

沒有人曉得他們的最後目的是什麼。被招到這裏來的歹徒，反正有得吃有得住，他們也懶得去理會幕後人的計劃如何！

這班過去曾經犯案的歹徒，只知道他們的下一個目標，就是要爭取畢業。因爲經過各式考試及格之後，他們就會成爲正式殺手，以後就會像「七號」和「十五號」等人一樣，被派到外面去進行他們的殺人工作。

雖然到外面去工作，[illegible]要直接受到「謀殺學院」的指揮，但總會較爲自由了。

因此之故，這班平時殺人不眨眼的傢伙，仍在拚命的苦練各種殺人技藝。

呂偉良從來未聽過「謀殺學院」這個名堂，更不知誰是「謀殺博士」，但是，博士似乎也是個老江湖，他竟知道了呂偉良的來頭。所以當「七號殺手」一說出他的外形和特徵，博士就知道他是誰。

七號殺手以時間無多，匆匆乘坐漁船離開那荒島，進入市區裏去。

那荒島附近的漁船，絕大部份是受到「謀殺學院」所控制的，即使有小部份不是屬於他的，也三緘其口，不敢過問此中奧秘。

由於有着這許多漁船拱衞着該島，所以一切伙食及運輸，就不致發生問題。至於外人，更休想跑到這島上來，即使是擁有遊艇的遊客，也往往給漁船上的人，以謊言嚇退！

因此，「謀殺學院」可謂門禁森嚴，起碼至今爲止，仍未有外人知道它的存在。

且說七號殺手登岸之後，首先打了一個電話給呂偉良的家裏去。那邊沒有人接聽，七號殺手還担心撥錯了號碼，於是又再打一次。

呂偉良家中還是沒有人接聽電話。

七號殺手這才召來一輛街車，匆匆趕到翠紅路去。他在街口下了車，然後徒步經過呂宅門前。

他看見一條大狼狗虎踞門首，於是又繞到屋後去。

屋後的圍牆只有一丈多高，像七號殺手這一副身手，要偷入屋內，當然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。因此，他左右張望一遍之後，四顧無人，就待攀牆而入。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靈犬「多利」突然由橫巷裏飛竄過來，狂叫一聲，直撲而至！

七號殺手完全想不到有此一着，一時之間，幾乎弄到手足無措！

不過，他到底是個受過訓練的殺手，在這一刹那之間，他雖然被「多利」噬了一口，頭腦却保持冷靜。他迅速將外衣脫下，罩向「多利」的頭部，隨即由小腿上的襪端拔出小刀來！

「多利」因爲視綫受阻，前腿一陣灼熱，立即痛得直叫起來。

但是，由於這一番極力掙扎，罩住牠頭部的一件外衣已經掉在地上！

七號殺手第二刀還未刺到，「多利」已經咬着了他的手腕！七號殺手實在想不到這頭大狼狗的身手如此敏捷，痛得他淚水直冒！

刀子「錚」的一聲墮在地上！「多利」前爪高舉，那百多磅的軀體，已將七號殺手推倒地上，眼看「多利」就要張牙舞爪直噬向他的咽喉之間。七號殺手嚇得差點兒就昏了過去！

在這一刹那間，七號殺手在痛楚與絕望之中，竟然無所施其技。

他後悔自己過份看輕了這頭狼狗，否則，他大可以用餵毒的鋼針，先行將牠射殺，那就省事得多了。可是現在他眼看就要死於爪牙之下。

七號殺手在天旋地轉之中，只有閉目待斃！

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驀地有人高聲一喝：「多利！不要傷害他！」

七號殺手有如從夢中驚醒。

「多利」雖然沒有噬咬下去，却是張牙舞爪，虎視眈眈！

驀地喝了一聲的，並非別人，正是「多利」的主人呂偉良！

原來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，剛由外面返家。他們未下汽車，便發覺不見了「多利」，心裏已經奇怪，再等到聽到叫聲，師徒二人便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。

他們迅速下車，由屋旁的橫巷飛奔過來，這時「多利」正把七號殺手按在地上，形勢極之凶險！呂偉良有理沒理，首先把牠喝住！

七號殺手滿額大汗，只要他稍爲移動一下身體的任何一部份，亦會被「多利」視作反抗，而對他造成極大的威脅！

阿生走過去俯視之下，已經認出了他就是那晚手持睹子棒的大漢。

呂偉良拄杖走過來，把「多利」叫開，再叫七號殺手緩緩站起來。

阿生深悉這傢伙是個極度危險的人物，因此喝道：「雙手按在腦後，休想用詭計！」

七號殺手驚魂未定，那裏還敢輕舉妄動？他唯有乖乖的，雙手按頭，慢慢的站了起來。

師徒二人押住七號殺手進入屋內。阿生看見「多利」受了傷，忙着爲牠包紮傷口！

呂偉良道：「怎麼？想起我們師徒二人欺你一個，這口氣還有些難下，所以又找了上門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！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！」七號殺手說，「我只想討回那一枚徽章。」

「謀殺學院的七號徽章，是不？」

「對了，希望閣下尚未交到警方的手裏。」七號殺手說，「如果交到警方的手裏，我就完了。」

呂偉良不明地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那徽章對我們非常重要，沒有那枚徽章，我們就無法進入謀殺學院，所以我才冒險到這裏來找你。」

「這種找人方式，相信也只有你們才做得到，爲什麼不走正門？」

「……」七號殺手被問得啞口無言。

呂偉良背轉身去，七號殺手突然伸手到口袋中去，取出了一枝烟嘴來！

阿生正在專心料理「多利」的傷勢，想不到七號殺手會有此一着，當他發覺呂偉良背向着七號殺手之時，同時也發覺了七號殺手的手中，多了一些物件。

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因爲他早已在俱樂部裏獲悉，這枝烟嘴是可以發射一種餵毒鋼針的！

阿生嚇得張大了嘴巴，想對他的師父發出警告的！

就在這眨眼間，但見白光一閃，一根枴杖已經疾如閃電的，回頭揮擊！七號殺手「喲」地一聲慘叫，那枝烟嘴已經脫手跌出！

阿生揑了一把汗，他事前絕不會想到呂偉良由窗子的玻璃反映中，窺見了一切，現在驚魂甫定，阿生却是怒不可抑！

他直撲至七號殺手面前，抓住他的衣襟，直挺挺的把他抽起！

七號殺手抖聲喊冤道：「你們幹什麼？我不過想抽枝香烟罷了！」

「他媽的！」阿生用力一摔，「隆」的一聲，就把七號殺手摔向沙發那邊！

但是，阿生並沒有讓七號殺手有喘息的機會，一個箭步標前，左手抓住他的衣襟，右拳就要朝準了對方的鼻端擊去！

呂偉良及時喝道：「阿生，慢動手！」

阿生呆一呆，那重重的一拳雖然沒有揮擊出去，但「劈！拍！」兩掌，却摑向了七號殺手的左右兩頰！十隻指痕却清清楚楚的，印在面上。

呂偉良一向不准阿生說「他媽的」之類的粗言俗語，但阿生往往在極度生氣的時候，不由自主地說了。

呂偉良拄杖走過去，彎腰拾起那支烟嘴。然後又走到七號殺手的面前。說道：「現在你還想抽一支香烟嗎？老兄。」

說時，就把那支烟嘴遞了過去，但當烟嘴遞到七號殺手面前的刹那間，呂偉良突然掉轉來，把插香烟的那一邊，對準了七號殺手，登時嚇得他面色也爲之大變。

原來這支特製的烟嘴果然是一支可以發射毒針的鐵管。供嘴唇咬着的部份，有一個小機關，那小按鍵一經壓迫。毒針就會由另一端飛彈而出！現在呂偉良的手指正是按在那小按鍵之上，也難怪七號殺手嚇得面無人色了。

呂偉良笑道：「怎麼啦？你不是說，想抽支香烟嗎？哈哈……」

阿生把手一推，「哼」一聲說：「你竟敢把我們當作傻瓜？」

七號殺手再次被阿生推倒在沙發上，抖聲說道：「兩位饒了我吧！千萬不要讓我死去！」

呂偉良故意說道：「怎麼？烟嘴難道也可以殺人麼？我從未聽過！」

七號殺手道：「你……你千萬別用力按那部份！否則，毒針就會把我殺死！」

「毒針？」呂偉良笑道：「原來阿德是你害死的，你總算不打自招了。」

阿生喝道：「站直身子！」

七號殺手不敢不從，依言站了起來。

阿生迅速在他身上搜了一遍，搜出一支可以伸縮的瞎子棒，紅白相間的鮮艷色澤，正是那一晚用以對付師徒二人的一根。

呂偉良又說：「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，第一，跟我合作，第二，我把你交給警方。」

「不！千萬不要把我交給警方。」七號殺手連忙說道：「我寧願與你合作。」

阿生揷嘴道：「師父，別相信他的鬼話。我看！還是把他交給警方好。」

「何必呢？我是個有案底的人。」七號殺手說道：「如果我落在警方的手中，他們一定會派人殺死我！」

呂偉良問道：「你說的他們，是指誰？」

「就是『謀殺學院』的人。」七號殺手說道，「因爲博士限令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，必須奪回那枚徽章，然後回去報到，我超過了此時限，就實死無疑！」

「博士？」呂偉良又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什麼博士？」

「謀殺博士！」七號殺手說，「他是我們謀殺學院中的敎務長，僅處於院長之下，正是一人之下，百人之上。我們差不多都受到他的指揮。」

「博士這銜頭我聽得多了，但謀殺博士這奇怪的銜頭，却是頭一次聽到。」呂偉良又問：「誰是你們謀殺學院的院長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！」七號殺手說道。

但阿生以爲他說謊，衝過去又要動起手來。

呂偉良喝住他：「阿生，別魯莽。」

七號殺手說道：「我是眞的不知道，據我所知，學院中人，除了博士之外，誰也未曾見過院長的面。」

「那麼，謀殺博士的眞姓名又是什麼？」呂偉良又問道。

七號殺手答道：「天曉得！我們只知道叫他做博士，據說，他在外國一間職業兇手訓練學院，考獲了最高的博士榮銜。」

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呂偉良道：「算我見少識淺，殺人而有博士這榮銜，也眞的是千古奇聞。」

「呂先生，你不會明白的，除非你到過我們謀殺學院裏參觀過。否則，你不會相信博士的殺人知識是多麼的豐富。」七號殺手道。

呂偉良道：「我不怕坦白說，我正想跟你去參觀一下，見識見識。」

七號殺手道：「但是，那是十分危險的事。而且，我根本亦無法帶你進去參觀。」

「你一定有辦法的。」呂偉良說道：「這是你唯一的機會。因爲據我所知，你已經殺了四至五條人命，即使殺了你，也不見得寃枉！」

七號殺手忙辯道：「你完全誤會了，我實際上只殺過一個人，他就是飛鏢俱樂部的侍應人阿德，這名字還是事後我才在報紙上讀到的。」

「那麼，其他幾個呢？又是誰動手殺死他們的？」呂偉良又問。

七號殺手道：「當然都是我的同伴們，但決不會是我，我只是奉了博士之命，去殺害俱樂部中那個在二號射擊室値班的侍者，因爲他曾經接聽過我打去俱樂部找張百靈的電話。不過，這只是一種藉口而已，博士的目的，是要多殺幾個人，顯顯我們的殘暴手段，讓那些接到我們『謀殺學院』募捐函件的人，乖乖的捐出巨欵來，以便擴充學院一切設備的！」

呂偉良道：「果然是兇殘惡極的謀殺博士，他把殺人作爲一種消遣呢！」回頭他又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……」七號殺手爲難地說，「我是被博士編爲第七號殺手！」

呂偉良瞪住他，又問：「我是要知道你的眞姓名！你難道習慣了在警局中招供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」七號殺手急忙說道：「我當然可以告訴你。但是，你眞的可以保證我不至落入警方的手中麼？」

呂偉良道：「那就要看看你的合作情形了。」

七號殺手嘆氣道：「我本來姓梁，名炳，由於眼睛有畏光毛病，所以有人叫我盲炳！」

「原來你戴上了黑眼鏡，並不單止是爲了掩飾你的眞面目。」呂偉良又說：「好了，現在請你爲我設計一下，用什麼方法可以混入去你們那一間謀殺學院？」

梁炳說道：「呂先生，你眞的要混入去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梁炳道：「如果我是你，我才不會冒上這麼大的危險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，我知道博士認識你。」

呂偉良驚奇地瞪住梁炳，反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認識我？」

「因爲我只說出閣下的外形，他已經耳熟能詳的說出你的大名，以及『鐵枴俠盜』這稱號。由此可見，他的確認識二位！」

呂偉良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這傢伙果然是神通廣大！」

梁炳又說：「本來我可以把這番說話隱瞞起來

，讓你們去送死！但是，在這種情形底下，我想，我也不能返回『謀殺學院』去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博士爲人精明，我担心他會知道我一再失手的。」

梁炳話猶未完，阿生忽然由窗前那邊回過頭來，說道：「也許你猜對了，起碼你的同伴知道你落入我們的手中。」

呂偉良看見阿生倚在窗緣後面，心裏頭已經猜到了一半。他問阿生道：「是不是外面有人跟踪監視？」

「是的！」阿生眼睛外望，嘴裏說道：「對面那一輛車子裏，有個可疑人物，他在監視着我們這裏！」

呂偉良示意梁炳道：「小心一點！過去窺視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你的同伴吧！」

梁炳依了呂偉良的說話去做，他小心翼翼地，走到了窗緣的另一邊，只瞥了一眼，就回過頭來說道：「那是二十三號殺手。」

「二十三號殺手？」呂偉良又問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？」梁炳答道：「我們學院之內，沒有人叫名字的，習慣了稱號，未正式成爲殺手之前，只叫編號，成爲殺手之後，便加上殺手二字。外面那個獃在車中的男子，就是我的同伴二十三號殺手。」

「他與你一起來的嗎？」

「不！大概是奉了博士之命，前來監視的。」梁炳顯得極度不安地說，「我早知會有此一着的，如果我回去，一定會被殺害！」

呂偉良這間屋子裏面的地台，比起外面的街道高出了數尺，所以門前有石階。也正因爲這樣，在窗口俯視出街外，街上的人亦未必會發覺！

阿生回過頭來問道：「師父，要不要我去對付那個傢伙？」

呂偉良畧爲沉思一下，咬咬嘴唇道：「不！還是讓我自己動手吧！」

然後，他拄杖走近了窗前，但只瞥了一眼，就往後退却。他示意阿生小心監視住梁炳，才拄杖急縱到後園裏面去！

阿生會意，他警告梁炳道：「你別用詭計，我的殺人方式比起你的博士，不相伯仲。」

梁炳道：「放心吧！只要你們不將我交給警方，我決心帮你們帮到底！」

話雖如此，阿生仍然不敢輕率，對梁炳虎視眈眈。

且說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拄杖走到了後園之後，反身彈跳，側身飛過了後園那一幅圍牆！原來他那半截義腿，裝上了極富伸縮性的彈簧，再加上呂偉良本身的武功修養，丈多高的圍牆，一躍而過，也就變成了輕而易舉的事了。

呂偉良繞過横巷，在巷口處伺伏！

這時候，阿生在屋內爲了分散「二十三號殺手」的注意力，故意迫令梁炳在窗前出現，以利便呂偉良在外面的行動。

梁炳担心「二十三號」奉了謀殺博士之命，追踪到這裏來殺死他，所以，誠惶誠恐的在窗前走動着！

果然，外面汽車中的二十三號殺手，前瞻後望之下，發覺這裏沒有人注意他，便拔出一支滅聲手槍來，在車窗內瞄準，就待開槍射擊！

豈料他還未及開槍，八已頽然倒在汽車的駕駛座上。那是由於呂偉良鐵杖中的「痲醉銀針」搶先射中了他的頸項！

呂偉良眼看已經得手，吹一聲口哨，通知阿生出來，把二十三號殺手扶入屋子裏去。

這是差不多剛好入黑的時份，街道上鬼影也沒有一個。

凡被呂偉良鐵杖中銀針射中的八，最快也要十分鐘之後才可以甦醒過來。但是，呂偉良却沒有耐性去等了。他爲二十三號殺手注射了一支解除痲醉的針藥，讓他提早醒來。

「七號殺手」梁炳一直在「多利」的虎視眈眈之中被監視着。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「多利」不知怎的，突然狂吠一聲，發足就要飛奔出門外！

阿生當時還以爲是梁炳有所反抗，但回頭看看，梁炳始終呆坐沙發上，動也不敢動一下。他這才明白門外可能有八來了。

阿生剛打開門，夏維探長已經率領數名警探，一湧而入！

梁炳在驚愕中站了起來，立即被一名警探持槍撲至跟前，迅速爲他加上了一副手鐐！

呂偉良滿懷不高興地說：「探長先生，眞想不到你竟然會犯法！」

夏維一怔道：「你說什麼？我怎麼樣犯法？」

「你沒有入屋手令，怎可亂闖民居？這不是犯法又是什麼？」

夏維這才陪上了笑臉道：「老弟，別跟我開玩笑了，我是來帮你忙的。」

「誰稀罕呢？你把我的一切計劃破壞無遺！」

「我也知道你一向做事不喜歡循正軌，老弟，這一次我依了你，你喜歡怎樣做，儘管告訴我，我

會助你一臂之力，決不會破壞你。」

呂偉良半信半疑地瞪住他：「眞的麼？」

「當然眞的，但也有條件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就是要和我們警方合作，辦法用你的，最後犯人一定要交給我們處理。」

呂偉良想了想，點頭說道：「好吧！我的計劃立刻就要開始！」

梁炳在警探的監視底下，向呂偉良求饒道：「呂先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」

呂偉良覺得他既然加入「謀殺學院」成爲正式殺手，還殺了人，實在罪無可恕。但剛才他說過了，只要他合作，呂偉良就不會把他交給警方，現在雖是警方突如其來的摸上門來，而不是呂偉良報警召他們來的。呂偉良仍然對夏維說道：「探長先生，如果你認爲他可以將功贖罪的話，他將是我們的最佳綫人。」

夏維說道：「我們警方一向歡迎那些將功贖罪的人，只要他是眞心悔改，將來我們也一定會在法庭上替他講幾句求情的話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那好極了。由現在開始，你就要替我勸勸這位二十三號殺手，澈底跟我們合作，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！」

這時候那個被稱爲「二十三號殺手」的男子，經已甦醒過來。

呂偉良的話，他當然聽到了。但是，他一點表示也沒有。

呂偉良把所有的窗簾拉上，他顯然担心外面有人窺視入來。

夏維安慰他說：「你放心好了，街頭巷尾，全是我們的人。」

「原來你一直在監視我？」呂偉良道。

「我早知道你對這一連串命案發生了興趣，」夏維說道：「過去的經驗告訴我，只要是你發生興趣的案子，跟踪你必有驚人發現，今晚又再度靈驗了。」

呂偉良有些啼笑皆非。但是，事情發展到這裏，他也覺得除了與警方合作之外，也沒有別的可供選擇。

他把夏維拉過一旁，低聲對他說出了他的辦法，夏維聽了之後，也覺得此法甚妙。於是，他親自留下來，協助呂偉良完成他心目中的「裏應外合」妙計，務求要把「謀殺學院」的人一網打盡！

當然，最重要的還是不要讓那「院長」與「博士」逃脫！因爲他們才是罪魁。

× × ×

呂偉良首先從二十三號殺手那裏，獲得了一項消息，知道有一位「謀殺學院」裏的B教授，告假出來訪母。這是一項令呂偉良鼓舞的好消息。

原來呂偉良的辦法就是利用巧妙的化裝術，假扮「謀殺學院」中人，混進內部去。

根據「七號殺手」梁炳的提供，他們如果沒有「謀殺學院」的徽章，根本無法獲得漁民的信任，而乘坐他們的漁船到達荒島去。

但是，「七號殺手」梁炳的聲音是帶點沙啞的，即使超卓的化裝術，能把軟膠塑造成一模一樣的面型，那沙啞的聲音也是無法仿效。何況再根據「二十三號殺手」林洪的口供，「謀殺博士」的密令，是要他殺死梁炳，然後奪回徽章的。如此一來，他們只可以假冒一個人，那是不够的。

幸而有了「二十三號殺手」林洪的口供，再加上警方犯罪檔案的記錄，終於找出了「B教授」的下落。

原來在「謀殺學院」裏教授射擊的「B教授」，正是第一屆公開射擊比賽的冠軍英化利。後因一宗商業犯罪案，而被判入獄，出獄後就一直踪跡渺然。

警方將英化利圍捕之後，他母親正在病中。事後警方把他秘密監禁，塑造了他的面型，再將他母親送入醫院料理。

經過整晚的努力和籌備，幸得「B教授」與二名殺手還算合作。使到呂偉良初步的計劃能够順利完成。

翌日淸晨，僞冒「二十三號殺手」的阿生，首先帶着「多利」乘漁船啓程往荒島。

由於阿生有着「二十三號殺手」的徽章，所以負責交通事務的漁民，並未引起懷疑，至於那頭受傷的狼狗「多利」，阿生只說是被人遺棄的，所以他順手牽羊。

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因爲要僞冒「B教授」，而「B教授」的母親是有病的，二十四小時的假期尚未到，他太早回到「謀殺學院」去，反而容易引起人們的疑心！

故此，他趁住這機會，從「B教授」和二名殺手的口中，希望知得更多有關「謀殺學院」的內部情形。

阿生這時候已經抵達荒島了。

他帶住那支發射二响子彈的滅聲手槍，以及一枚編號第七的銀質徽章，進入「謀殺學院」去見「謀殺博士」。由於事前阿生曾看過「七號殺手」梁炳的繪圖講解，他進入了「謀殺學院」之後，有如返回自己的家中一樣，不致行差踏錯。

阿生把「多利」留在門首，獨自進入「博士」



的教務長辦公室。

「博士，你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了。」阿生僞冒着二十三號殺手，向謀殺博士報告：「這是七號的徽章，我揀着他剛得回這東西之後下手，總算不負使命，總共發射兩槍！」

博士接過手槍與徽章，小心翼翼地檢驗。

阿生的心臟在加速跳躍，因爲他担心此中有破綻，萬一有什麼不測，他毫無疑問，就會變成了甕中之龜。

博士似乎在各方面都是一位專家。他瞪住阿生問：「你第一顆子彈，射擊他那一個部份？」

阿生以爲頭部是最容易令人致命的，所以，他答道：「第一槍我射向他的頭部，第二槍是他的背部。」

「看來你還須要再上一課。」博士面色突然一沉，說道：「一個出色的殺手，不但要槍法奇準，命中率要達百份之一百。最重要的，還是要有判斷力，但照你剛才所說，顯然缺乏了判斷力。」

阿生莫名其妙，難道射擊頭部也會錯麼？

博士又說：「既然擊中了頭部，大可省回一顆子彈。一名出色的殺手，是不會浪費太多子彈。」

阿生聽了最後一句，才悄然鬆了一口氣。他說：「博士，我只是担心他會在臨死之前，向人吐露口供。」

可是，博士仍不滿意。他說：「二十三號，你必須再接受訓練。」

阿生的心裏又變得忐忑不安，因爲他不知道博士這麼說是什麼意思！

博士又說：「不過，無論如何，你這次的行動應記一功，因爲你不但淸除了一名學院中的飯桶，還奪回了他的徽章，不致讓它落在外人的手中。」

「謝謝博士過獎了。」阿生又說道：「但有件事要請博士原諒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阿生道：「我未得博士同意，把一條大狼狗帶回島上來。」

「狼狗？」

「是的，一頭十分可愛的狼狗，我看見牠受了傷，於是替牠裏傷，想不到牠竟一直跟隨住我，趕牠牠也不肯離去！」

「本來你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大錯誤，經由這裏訓練出來的殺手，不應該有同情心的。溫情主義往往會出大毛病，幸而是一頭狗。」博士想想又說：「好吧，就讓牠留下來。」

「謝謝博士。」

「你立卽到心理班去，我會通知D教授的。」

博士一邊說，一邊在文件上寫了一些什麼。

阿生答應一聲，便退了出去。他在梁炳他們的口中，知道「D教授」也就是「謀殺學院」五個教授之一，專教心理謀殺的。

阿生也樂得有「深造」的機會，以便對學院內部情形有更深刻的認識。

他帶住「多利」，緩緩地在走廊上走着。

他担心「多利」這個名字會引起「博士」的注意，所以拍拍「多利」的頭部，低聲警告牠：「你要小心！我們隨時有危險，由現在起，我不叫你名字了！」

「多利」搖頭擺尾，好像眞的領悟了阿生的教訓一樣。

憑着阿生的記憶，他知道「D教授」的心理班，就在走廊的末端。

門板上一個巨大的「D」字。

阿生輕輕扣動門環，內裏應出了一聲：「進來吧！」

阿生推門入內，只見四個「學生」，正在聽一名老教授授課。他心裏想：也許這戴着老花眼鏡的人，就是「D教授」了。

阿生的推測沒有錯，那老者正是「D教授」。他是個心理學家，其實也可以算得上是個病理學家。他教授的謀殺課程，就包括了心理與病理謀殺在內。

雖然說：ABCDE是五大分類，實際上是代表了五大階段，「D」排第四，相等於「謀殺學院」中的三年班，「E」便是畢業了。而「A，B，C」三班，則是必修課程。

事實上，派出去的殺手，每一個都未正式在「謀殺學院」中畢業，只是博士認爲須要，才選派他們出去，執行任務罷了。

根據「謀殺學院」的制度，經過五階段的全部謀殺課程訓練，便成爲一名正式的「謀殺學士」，只經過三階段的基本訓練，只能成爲一名「殺手」而已，至於要像博士本人一樣，則必須再經深造，才可以獲得這項榮銜。

換句話說：A班相當於大學預科，B班等於大學一年級，餘此類推。制度與專上學院差不多，只是並不硬性規定一年一班，而是視乎每個人的接收程度，較有進取心的，可以在半年內完成兩個階段的課程。

上述的大致情形，阿生早從梁炳口中獲悉。現在他被「D教授」安排在一個座位上坐下來，至於「多利」則跑到廣場外面去了。

「D教授」看來已經六十多歲了，在座的四名「學生」看來十分尊敬他。

D教授對阿生說道：「博士剛剛在通話機中吩咐過我，要我給你灌輸一些心理學方面的常識，希望你用心的去學，成爲一位出色的殺手！」

D教授又給阿生一份油印講義，上面印了一些人體結構圖。

阿生看看其他四名「同學」，也每人手中都有一份。

D教授講解說：「病理學中有所謂心理治療，同樣的道理，謀殺學問也有所謂心理謀殺。在這方面最佳的對像當然是心臟病患者。但是，並不是每一個被我們謀殺的對像都是患有心臟病的，這就須要我們進行一種所謂心理攻勢。我們學院中有起碼的規定，就是謀殺絕不能留下任何綫索。但是，高級的謀殺方式，就是讓我們要殺的對像自己去送死，這就要靠心理了。」

阿生心裏道：這老傢伙看來也是個出色的謀殺專家。

這一課的時間頗長，阿生足足在裏面一小時有多，才可以踏出課室門口。

突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，登時把阿生嚇得一跳。回頭一看，那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小夥子。他笑道：「二十三號，博士又要你深造嗎？」

阿生這才發覺自己未免太過作賊心虛！現在他的身份既是「二十三號殺手」，自然會有許多「同學」認識他。問題却是：二十三號殺手並未逐一告訴他各同學的外形，因此他不知道眼前這個人的編號。

凡是「謀殺學院」中人，當進來之後，必須佩戴那枚藍底的徽章，以資識別，離開學院到外面去的時候，掛進內衣袋裏，非到必要時，是不會讓人看見的。

阿生靈機一觸，一邊跟對方說話，一邊爲他整理那枚徽章。

阿生說道：「你這枚徽章怎麼掛得歪了？博士見了一定罵你！」

他趁勢看看背後的號碼，那是「十九號」。於是他緊記心中。

十九號年紀約在二十四五歲之間，從他的滿臉笑容，好容易看得出，那是一個樂天派的人。

阿生跟他併肩走過走廊，向廣場那邊走了出去。他的目的是要順便看看「多利」跑到那兒去了。

「多利」不知由那裏飛撲出來，平空嚇得十九號一跳。阿生喝住牠！

十九號驚魂甫定，問道：「是你帶回來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阿生摸着「多利」的頭部，「博士容許我收養牠！」

「你雖然要再深造，到底也成爲正式殺手了，博士自然對你優待。」十九號嘆氣說：「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再考試。」

阿生知道成爲「殺手」之前，必須經過博士的考驗，聽這傢伙的口氣，他可能經過考試之後不合格，否則不會用那個「再」字。

因此阿生說道：「你很希望到外面走走嗎？」

「是的，悶在這裏，日子眞不易過。」

「你總沒有想到出外工作是相當危險的。」

「危險？」十九號輕輕一笑，「我早已過慣了那種危險的生涯，太安定了，反而沒有意思。」

二人邊說邊走着，不經不覺走到了射擊場那邊！十多個「學生」正分頭練習，有人在練靶，那是以實彈射擊搖擺中的木人，也有人以利刀向稻草人刺殺，更有二人互相搏鬥的。

看他們的認眞操練，不難想到「謀殺學院」的訓練過程非同兒戲。

阿生留心那些射擊木人的子彈，每一顆要不是射向頭部，便是左邊的心臟部位。

十九號扯扯阿生的衣袖，道：「過來，我有些話要問你。」二人走向一棵大樹底下。

阿生詫異地反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被派出外工作，是一個人，還是有人陪伴的？」

「爲什麼你要這樣問呢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很快就會再被博士考試，如果合格，就會派出工作。」

「那麼，一個兩個人又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要知道一下，屆時的行動會不會受人監視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可不能把工作上的程序告訴你，否則，博士知道我就不得了！」

十九號半生氣地說：「他媽的！我跟你這麼好朋友，難道我還會出賣你嗎？」

阿生看看左右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傻瓜，當然有人監視的，博士怎麼肯讓我們一個人出去自由行動？」

「那麼，最近這次派出去，你給誰監視？」

「給誰監視？不！不是我給誰監視，是我監視別人。」阿生說道。

「你負責監視誰？」

阿生故作神秘道：「你先發誓，不要告訴任何人。」

「我跟你相處這麼久了，難道你還不相信我的爲人麼？」十九號說。

「不怕坦白告訴你，我不是監視誰人那麼簡單，還要殺人滅口。」

「什麼？」十九號嚇得把眼睛睜得大大的。「你……你殺人？」

「是的，別那麼大聲，博士知道就糟了。」

「放心吧！我不會對任何人提及的。快些告訴我，你殺了誰？」

「七號。」

「爲什麼博士要你殺掉他？」

「因爲他遺失了一枚徽章，洩漏了我們這裏的秘密。博士覺得他太大意了。」

十九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是你才可以殺得下手，我就不忍開槍了。」

阿生覺得奇怪。他以爲這裏訓練出來的人，全是冷血動物，想不到十九號竟還有些人性。他聳聳肩說：「你也知道，這不是我的主意。如果我違反了博士的命令，我也有生命危險！」

「我不是怪你！是覺得這裏太可怕了！」

阿生低聲說道：「十九號，你說話要小心點，幸而面對着的是我，要是換上了別人，我才替你担心。」

「如果不是你，我又怎麼會跟你說這番話？」十九號又說：「二十三號，不怕坦白對你說吧！我眞希望出去見見一個人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我的愛人。」

「哦！原來如此。」

「出獄之後，我就被人帶到這裏來接受訓練。她一定以爲我還在獄中。」

「那你要用心一點學習，終歸會被派出去工作的。」

阿生話猶未完，突然感到耳邊生風，急忙推了十九號一把。

十九號莫名其妙地倒向一旁，他還未開口發問，一把利刀已從耳畔擦過，「卡察」一聲，利刀隱沒進了數寸，穩穩揷在樹身之上。

二人驚魂未定，回頭一望，那是專授武功的「C教授」。

阿生早從梁炳口中獲悉，這個面有刀疤的人就是「C教授」。所以他說：「C教授爲什麼要對付你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十九號說。

「C教授」正由那邊走過來，他若無其事地笑道：「十九號，你可以畢業了。」

十九號給他弄得莫名其妙。

阿生反而明白了。他沉聲說道：「原來他在考驗你。」

C教授原來看不見阿生曾用手推了十九號一把。十九號給阿生提醒之後，說道：「這回眞要謝謝你了。」

十九號的說話也像阿生講得那麼低沉，所以數尺外的C教授還沒有聽到。

C教授走到他們跟前說：「十九號，你如果不合格，就有可能少了半隻耳朵。但現在，二十三號你可以做個證人。」

「二十三號」當然就是指阿生。

阿生苦笑道：「這種考試方式，也確够新鮮刺激。」

C教授笑道：「這也是博士的主意。他要用人，吩咐我們加速訓練。十九號，你只過了第一關，還有兩關，這要看看你的運氣了。」

「好吧！」十九號大爲興奮，「先謝謝你了，C教授！」

話未完，博士由那邊走過來。不知怎的，阿生見了他，便感到忐忑不安。

C教授迎上去，不知跟他說了一些什麼。但看情形，十之八九是談及剛才的考驗經過。

博士似乎很滿意，於是招手把十九號叫過去，進行第二階段的考試。

十九號走過去，阿生不敢跟隨他過去。只是遠遠參觀。

博士給十九號一支實彈手槍，對他說道：「等會兒就會有人由靶板後面走過，我要你一槍把他擊斃！」

說着，博士揮手示意。那一邊，顯然有人在接應他，所以，射擊場上所有的人，都停止下來。

泥牆那一邊的靶板，設計得本來就够特別，有一滑而過的木人，也有搖擺不定的木人，更有完全靜止不動的木人。

在一度闊僅二尺的門口後面，突然有一個黑影一掠而過！

十九號把握時機，立刻發射了一槍！

「砰」然槍响過後，那邊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，那原來是一個眞人。只見他掙扎幾下，隨即靜止下來，動也不動！

阿生在這邊也看得心驚胆震！

十九號當初只以爲那是一具木人，想不到會是一個眞人，也給嚇得呆了一陣。

博士却若無其事地說：「十九號，你的槍法大有進步。現在還要看看你的頭腦是否够靈活，假如你過了最後那一關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交給你！」

衆目睽睽之下，各人看見剛才被十九號一槍擊中頭部的那個人，現在就給數名大漢抬走！

C教授問道：「他是誰？」

博士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一個企圖混入來的傻瓜。」

此語一出，阿生幾乎昏了過去。因為他不知道博士所說的人，會不會就是他師父呂偉良。

博士說完之後，就帶住十九號，跑到屋子裏面去。

阿生真想問問他，又怕露出破綻。心裏想：除了師父之外，還有誰會混入來？

呂偉良本來相約在黃昏之前趕到這兒來的。他偽冒的身份是「B教授」。但是，他的計劃會不會改變，阿生就不得而知了。

阿生為明真相，也走進屋子裏去。

他認得一名大漢，是剛才數名「抬屍者」之一，忍不住截住他問：「剛才那具屍體呢？」

「在解剖室。」那大漢順口答了一句。

阿生似乎未聽梁炳談起過什麼解剖室。他怕露出馬腳，不敢追問得太多。

他走到走廊拐彎處，看見另一名大漢正在一間房中走出來，阿生認得他也是剛才抬走屍體的人之一。不問可知，眼前這一間，必是停放屍體的解剖室。

他若無其事地往前走，直至發覺那大漢遠遠離去，他才回過頭來。

阿生輕輕推開那度房門，果然看見一具死屍躺在一張手術床上。

一幅白布自頂至踵的，把屍體遮蓋着。血水正逐漸由頭顱上流出，滲透了白布的一端。

阿生看得清楚，十九號剛才那一槍，的確射得十分的準確。

阿生剛掩上門，就想走過去揭開白布細看。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突然有人在背後伸手搭住了他的肩膊，嚇得阿生的心臟，幾乎要由口腔裏跳出來了。

那人說道：「你進來幹什麼？」

阿生回頭發覺一個身裁高大的男子，穿上了白袍，戴上了醫生用的膠手套。

阿生力持鎮定，說道：「我只是想看看那具屍體。」

「有什麼好看？小心給博士知道了，他就會怪你多事。」

阿生看見那人並無惡意，於是靈機一觸，說道：「坦白說，我只想看看十九號的成績，我真不相信他的槍法如此準確。」

「怎到你不相信？那一槍中正了腦門，發射得極度準確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！」

「你可以過來看看。」那大漢說着，一直走向解剖床那邊。

阿生又驚又喜，驚的是謎底快要揭開了，可不知那會不會就是他師父呂偉良，喜的就是他的詭計成功了。終於可以一睹那死者的面目。

白布揭開，那屍體上的頭部，仍在不斷流出血來！

阿生在心驚胆戰中，俯視着那屍體的面部，發覺他並不是呂偉良，阿生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他驚嘆地對那人說道：「果然是槍法厲害！」

那人笑着將白布蓋着屍體的頭部，說道：「當然，由這家學院訓練出來的，個個都是人才。」

「對不起，騷擾你了。」阿生因為不知道對方是誰，担心談下去會露出破綻，所以說完之後，就想匆匆離去。

可是，那人突然又叫住他：「喂！二十三號，你等一等！」

阿生心裏一凜，脚步也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，他順口反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那人說道：「聽說七號給你殺了，是不？」

阿生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博士也說你做得好，只是你也太小心了，多浪費了一顆子彈。」

「那是為了保證萬無一失。」

「但博士的要求是很高的。」

阿生支吾以對，終於，匆匆離開了那間解剖室而去。

阿生所以不敢在那兒停留得太久，是担心博士闖進來，也怕對方窺出破綻！

阿生剛離開了解剖室，就在走廊上遇見了十九號，他忍不住問道：「過了第三關沒有？」

十九號的面色極之難看。阿生大感驚奇！

他心裏想：十九號也許無法闖過第三關，否則怎會這樣難過？

阿生安慰他說：「何必如此？第三次考試，相信也不會太久的。我知道博士等人用呢！」

十九號搖搖頭苦笑一下，道：「二十三號，你以為我合格麼？」

「第一，第二關，我目睹你闖過了，就是第三關，可不知……」

「第三關也給我闖過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還愁什麼？」阿生意外地感到非常驚奇！

「你不會明白的。」十九號輕輕嘆了一口氣，又想走。

阿生尾隨着他，問道：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十九號。」

「博士這一回，把我難倒了。」

阿生恍然道：「原來你怕殺人，那怎麼可以成為正式殺手？」

「殺人我不怕，但我認識的人，可不忍心下手。」十九說道：「何況，這個人是我的恩人。二十三號，你叫我怎下得手。」

阿生想不到十九號已經有了任務。他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十九號把一張照片出示，說道：「你瞧！這還會假麼？照片中人姓柳，與我同姓，是我堂伯父。我父親去世後，他維持我們一家大小的生活，是我的大恩人，只因為我自己不長進，才會犯案。但是，現在叫我殺他，我真做不到。」

阿生故意說道：「十九號，別這樣，博士的話你怎可以反抗？」

「我不是反抗，而是無法下手。」

「會不會是他故意試試你？」阿生說道：「照道理，不可能如此湊巧的。」

「我看不會吧！博士要殺他，是因為他收到了我們謀殺學院的募捐信件，竟然去報警。」

「我看，這件事大有問題，博士不可能不知道他是你堂伯父的，十九號，如果你不忍下手，也該向博士交代一下。」

十九號若有所思，沉吟道：「不！這是一個機會，我怎可以放過？」

「十九號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

「二十三號，你不要出賣我。」十九號左右張望一番，又說：「我沒有你那種胆色。雖然我犯過案，但我還有點人性的。我們是好朋友，我不會出賣你，希望你也不要出賣我。」

阿生默然無語。

十九號終於匆匆由走廊上走過。

阿生心裏想：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？如果博士有意要試試他，這件事便可大可小。

但是，看十九號的表情如此迫真，以及他留給阿生的印象既儒弱又富感情，就不像是「演戲」，最多是博士有心要為難他而已。

阿生回到宿舍，發覺「二十三號」這個編號的床位，正是在「十九號」之側，怪不得十九號跟他如此親切了，原來他們是芳隣。

阿生發覺宿舍中沒有人，正担心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出錯，萬一個個都聚集在某一個地方，偏偏少了他，這個破綻就大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個人走了入來。

阿生看清楚，發覺這傢伙正是剛才在解剖室裏見過的人。

他看對方在「十二」號床位躺下，才知道他是十二號。

阿生問道：「十二號，你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啦？」

「博士要我實習，習慣面對死屍，所以看夠了就走，」十二號伸了一個懶腰，說道：「其實，死人與生人也沒有什麼分別吧！為什麼生人會怕死人的？」

「那具死屍，到底是誰？」

「天曉得！盲目闖進這荒島來的人，總之有危險就是了。」

阿生想起他師父呂偉良，心中納罕。要不是親眼看見，他實在不敢相信這裏的人這麼殘忍，殺人竟然當作殺鷄那麼隨便，尤其是那個「謀殺博士」，他好像要把所有的學員，都訓練成殺人不眨眼的

傢伙。

阿生想得糊糊塗塗的，終於，在倦極中睡了過去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阿生在矇矇矓矓中似乎聽到外面人聲嘈吵，立刻自夢中驚醒。

他衝出宿舍，透過走廊，只見博士的「教務長辦公室」門前擠滿了人，他也擠進人叢中去，只見辦公室裏面除了博士本人，就是「B教授」，此外地上還躺了一具屍體，那人蜷縮着，面部向內，所以阿生看不到他到底是誰。

不過，「B教授」怎麼會回來了？阿生心裏大感疑慮，因爲根據他們原來的計劃，呂偉良是要僞冒「B教授」混進這裏來的。

現在連阿生也不敢肯定，那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「B教授」。

呂偉良的計劃是把「B教授」交給警方監視起來，然後由他假扮「B教授」在約好的時間，混進「謀殺學院」中來。

呂偉良所應用的化裝術是最新的，先以人肉色澤的軟膠，塑造出B教授的面部輪廓，再模倣他的動作表情。阿生也是用這種新法僞冒着「二十三號」殺手。

但是，這是十分危險的一項工作。任何人也可以想像得到：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談吐舉止，未必盡然相同，即使極力模倣，但有心人細心辨認之下，必可窺出破綻。只是一般人習慣了看表面化的東西，但見外型輪廓差不多，疏忽了其他方面，自然也是難免的事。

呂偉良就是利用了這一點心理，希望可以查出誰是這家「謀殺學院」的首腦，以及他們幕後的眞相。

阿生看看時間，差不多黃昏了。呂偉良約好到荒島上面來的時候，也是這個時候。

呂偉良如果就在其中，他一定會認出阿生的眞正身份來的，儘管阿生現在的外表是「二十三號殺手」。

博士的辦公室裏，氣氛極之緊張，四名槍手攔在門外，把看熱鬧的「學生」隔開。博士本人的面色凝重得叫人喘不過氣來。

阿生故意低聲問身旁的一名「學生」：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有人要謀殺博士。幸而B教授及時趕回來，替博士解圍。」

「有人要謀殺我們的博士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阿生楞住了一陣。他想不通，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。如果現在站在博士面前的，是眞的B教授，那麼，倒在地上的，又是誰？會不會是呂偉良的身份被人發覺了，眞的B教授逃出警方的掌握，及時回來救了博士？

阿生胡思亂想一陣。

室內的博士驀地飛起一腳，把躺在地上的人，踢得面部朝天。

阿生和所有站在門首的人，都不由自主地「呀」然一聲驚叫之後，便是竊竊私議。

原來躺在地上的，並非別人，正是十九號。十九號就是今天才經博士提升爲正式殺手的學生，但是沒有人知道何故會弄成這種局面。

阿生應該明白的，因爲十九號曾對他表示不滿，所以他要殺害博士，絕不出奇，奇在「B教授」爲什麼會替博士解圍。

阿生心裏想：假如他是呂偉良假扮的，就不會幫着博士，把十九號殺害了。然則這個「B教授」極有可能是眞的。

又假如眞的B教授脫離警方的掌握而逃回來，後果就不堪設想，起碼他會知道阿生的「二十三號殺手」的身份是假的。

阿生一想到這裏，便感到渾身不安。

這時候，博士召人把十九號的屍體搬入解剖室。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看見，十九號背部有血水滲出，那大概就是致命傷。

B教授是射擊教練，他能一槍命中，絕不出奇。他及時趕到，把博士救回，在場的人亦不以爲奇。只有阿生却給這場面弄得頭腦昏亂不已。

因爲「B教授」身份的眞與假，影響之大，實在無法估計。

博士驚魂甫定，轉而對在場的人說：「十九號本來合格了。我升他任正式殺手，派出工作，他突然狂性大發，竟敢闖進辦公室來對付我，幸而B教授及時趕了回來，救了我一命，現在沒有事了，請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去吧！」

擠在門前的人，紛紛離去。

阿生一心要等「B教授」出來，試探一下他的口氣，看看他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。可是，博士把辦公室的門掩上了。室內就只留下他和「B教授」二人在內。阿生看見這情形，更加感到不安。

呂偉良的性格，阿生是最了解的。他不是個殘暴成性的人，照理不會把十九號一槍了結。但是，衆目睽睽之下，十九號的確中彈身亡。

那麼，「B教授」決不會是呂偉良所假扮的了。阿生這樣想着，立即就感到渾身冰冷的，甚至想逃走！

阿生雖然是經呂偉良親手訓練出來的，但每逢

一個人處於這種疑幻疑眞的局面底下，心裏忐忑不安是難免的。

其實，學院裏忐忑不安的，又何止阿生一人？其他的學員們，甚至包括那幾位教授在內，都覺得心情凝重，只因爲死者不是外人，而是他們朝夕見面的自己人。

在博士的辦公室裏，B教授正受到博士的厚待着。

平時難得看到臉上有笑容的博士，此時正與B教授頻頻舉杯。

「B教授，令壽堂怎麼樣了？」博士十分關心地問。

B教授答道：「博士，你眞有心，我已經把她送進醫院裏去了，相信不會有什麼大碍的。」

「你眞孝順！」

「沒有辦法的，我家裏什麼人也沒有了，就只得這一個母親。」

「如果不是爲了加速訓練這班小嘍囉，你的假期也可以延長一點，但是，我實在須要他們快些成爲正式殺手。」博士呷了一口酒，又說道：「教授，你也知道，我們這間學院，是新成立的。我們還找不到大後台，因此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擴充的。」

「博士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會盡我所能，早些令他們成爲正式殺手。」

「如果一切依我和院長的計劃去做，我們行業將是令人驚奇的。我們把社會上的廢物，盡量加以利用，B教授，你當然也明白我的意思吧？」

「我當然明白的。我們把歹徒訓練成殺人專家，這眞的是等於『廢物利用』，這種七十二行以外的新興事業，相信一定大有可爲。」

博士說道：「在外國，這種行業不但流行，而且賺錢又多又快，院長希望我們合作得好好的，最多三數年後，我們都是大富翁，到那時，大可以收山到外國去嘆世界了。」

B教授也充滿希望，與博士舉杯。

B教授說道：「院長還有一些什麼大計劃？」

「一切要看看我們訓練的成果。」博士說道：「我們目前最須要的是經費，所以不能不心狠手辣，希望接到我們募捐信件的富商，會在破財擋災的心理影响下，乖乖的打開他們的腰包。」

「博士已經是這方面的專才，相信院長一定更加有經驗。」

「院長年紀老了，但他有頭腦，我們如果沒有了他，這間謀殺學院也難成立。」

「院長可在我們這裏？」

「你問來幹什麼？」

B教授支吾着說道：「我只是好奇心，想見見他！」

「總會有那麼一天的，但不是現在。」博士說道：「院長不想以眞面目示人，是因爲他經常要出現公共場所裏。」

博士和B教授的談話，似乎並無結果。因爲B教授提及院長時，他就發覺博士不大高興，所以他沒有追問下去。

謀殺博士　罪該萬死

阿生還沒有跟B教授接觸，「謀殺學院」裏又發生了一件轟天動地的事。

有人向博士報告，說十九號的屍體突然自解剖室裏面失了踪。

這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爲許多人都知道十九號的確死於B教授的槍下。甚至把屍體搬入解剖室的人，也證明十九號經已氣絕身亡。

「謀殺學院」內地方闊大，人們都奉了博士之命，四下裏展開搜查，目的是要找尋失了踪的十九號屍體。

就當各人在緊張搜索中，十九號突然出現在博士的辦公室裏。

博士吃驚地問：「你到底是人還是鬼？」

「你猜猜吧！」十九號的手中多了一支槍，他神色極之憤怒。

博士坐在他的辦公室後面，態度忽然又變得冷靜。他瞪住十九號問：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我要殺你！」

「你瘋了！」

博士話猶未完，子彈已經奪腔而出，射向他站立的位置！

但是，子彈並未把博士射倒！

博士依然屹立在那裏。他格格大笑道：「十九號，你這大傻瓜，爲什麼會死不掉？我想到了，是B教授射不中你的要害麼？」

十九號沒有答他。

但是，他心裏既然明白十九號爲什麼沒有死掉，十九號自然也明白他爲什麼沒有倒下去。辦公室內原來有一度透明的防彈玻璃在其中，怪不得博士的態度會如此冷靜了。

十九號在極度恐慌中，自博士的辦公室中退了出來。

B教授立即叫他跟他走，他生氣地說：「你瘋了麼？怎麼你蠢到這個程度？」

B教授在慌忙中把他拖入一間房間中去。

走廊那邊，阿生剛好目擊其事。阿生也是奉了博士之命，到處搜索十九號「屍體」的，剛才一幕，使他更加信B教授就是他師父呂偉良。

雖然人們都以爲十九號死了，但阿生在聽到了「失屍」的消息後，却心裏明白，B教授那一槍大有問題。

阿生也跟踪着他們，閃進那間堆置了一些雜物的房間中去。

十九號不知內裏，以槍嘴指住阿生，沉聲說道：「找我麼？快舉高雙手！」

教B授道：「十九號，不要衝動，把槍放下，我保證不會傷害你。」

「好吧！B教授，我相信你。」十九號說道：「你千萬不要再令我落入博士手中。」

「如果我要害你，那一槍就不會是血漿彈。可惜，你太過衝動，你不該去找博士算賬。現在事情很麻煩！」B教授道。

阿生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是不是師父？」

「然則你以爲我是誰？」

十九號莫名其妙，摸摸後腦道：「你們在說什麼？」

阿生正想答話，B教授又說道：「我當然不是眞的B教授，否則，我就不會救你了。」

十九號更加不明不白的瞪住他。B教授道：「我是假冒B教授的，這件事，以後慢慢再向你解釋，請你快些爲你的安全設想，外面正有許多人要殺你呢！」

阿生心裏放下了一塊大石。雖然看情勢眼前這個B教授必然是假冒的，但經他師父親口說了出來，心裏總覺得放寬了一些，而十九號也逐漸明白到，何故博士的親信也會救他？B教授既然是假的，那這個問題亦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。

呂偉良沒有時間向阿生多說話，只把手中的一支手槍交給他，說道：「阿生，我們的行動要提前了，一切計劃也被迫改變！」

阿生固然明白他們的行動計劃是什麼，只有十九號聽得莫名其妙。但是，他也沒有時間追問下去了，因爲門外人聲吵鬧，好像就有人要搜到這兒來似的。

呂偉良把褲管捋高，露出半截義腿。義腿是空心的，裏面收藏了一些東西，呂偉良把那些東西也交了一部份給阿生。

阿生自然明白，因爲有許多是他手製的袖珍炸彈，此外還有一具無綫電通話機。

呂偉良又問道：「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那個院長麼？」

阿生答道：「院長室查到了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裏面呢？」

十九號道：「在一定在的，只是不輕易進去，院長室經常重門深鎖！尤其是在這個時候，他們一定會在那兒加强了守衞。」

「打蛇要打頭，我們快些去找着他，希望他可以控制大局，減少死亡！」呂偉良說着，已經站了起來，走去開門。

他雖然跛了一條腿，但早已習慣了捨棄鐵枴杖而改用義腿走路，走起來，也跟常人差不了許多。當然，如果要跑得又快又方便，還是離不了鐵枴杖的。

房門拉開，三人先後走出那間房，十九號從言語間，已經知道了他們都是冒充的，相信對於這裏的環境都不會太過熟悉。因此說道：「你們跟我走吧！我有捷徑到院長室去！」

師徒二人剛跟在十九號的身後面走了幾步，立刻有人在走廊的另一端大喝了過來：「不要走！站住！」

阿生話也未等對方說完，已是一個翻滾，順勢倒了下來，就在那一刹那間，槍聲接連響了起來，呂偉良與十九號亦同時閃向門口的凹入處！

阿生出手之快捷，眞是出乎對方意料之外，因此，在槍聲連串響起之後，對方已經有一個人倒在地上呻吟，他顯然中了一槍，受了傷！

其餘幾個人紛紛躲進了房門的凹入處，因爲走廊之上，本來就是一個個的房間，每間房都有一個門口，每一個門口都稍爲凹陷入去的。

呂偉良道：「阿生，掩護我們，我與十九號去找院長！」

阿生答應一聲，一顆烟霧彈已經脫手飛出！這些經阿生親手設計及手製的袖珍炸彈，只有指頭般大小，但爆炸開之後，威力却是十分的驚人，但見「轟隆」一聲巨响，走廊上隨即烟霧瀰漫！

呂偉良趁勢帶住十九號，由走廊拐彎處轉了出去。

十九號指指另一個拐彎，對呂偉良說道：「院長室就在那邊！」

呂偉良迅速和他衝了過去！這時他們的手上都持有一支手槍，隨時準備迎擊那些迎面而來的人，因爲他們都明白到，這裏是專門訓練職業殺手的地方，所以這裏各人的槍法雖不致每人都百發百中，但射擊的水準必高。因此，他們可能在刹那之間，便會中彈身亡，除非他們出手快過對方，也必須準過對方！

十九號帶住呂偉良拐彎抹角，終於來到一間房門前。門上漆着：「未經許可，不准接近」！

「非請勿進」一類的警誡字句見得多了，但用到「不准接近」！這似乎有點特別，也顯示出這是有如軍事重地一般的重要！

阿生也隨後而至！

但是，他却守在走廊的另一端，以便隨時截擊苦苦追迫他們的人！

幸而這家「謀殺學院」一切設施仍在發展階段，走廊與各房間未設有電視眼之類的新式傳眞儀器，因此在四通八達的走廊上，彼此變成了捉迷藏一般！

十九號對呂偉良說道：「這一間就是院長室，但我從未入過去！」

呂偉良伸手扭動那個門環，發覺門已在內鎖上了，但對他來說，這是簡單不過的事，開門開鎖，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。只見他輕輕一撬，門已「呀」然應聲而開。

但是，內面沒有人。

呂偉良担心另有暗格，小心戒備下，又搜索了一遍，仍搜不到什麼。

不過經此一搜，呂偉良不禁大感驚奇！因爲室內蛛網塵封，好像很久很久沒有人到過一樣，

呂偉良瞥見那邊還有一度橫門，與十九號通過那度門，到隣室去，那是院長的會客室，同樣是找不到半個人影，也同樣是蛛網塵封。

呂偉良忍不住對十九號說道：「你們院長是不是很久沒有到過這裏了？」

「不！前一些時才對我們發表談話，鼓勵我們努力學習呢！」十九號說道。

「他在廣場上對你們發表談話麼？」

「不！只是透過了擴音器。」

「那可能只是錄音聲帶，這裏顯然很久很久也沒有人到過！」

「那麼，我們怎辦？」

呂偉良正想答話，隣室突然傳來一陣步聲，二人立即戒備。一個人影由院長的辦公室走過來，他原來是阿生。

阿生說道：「他們在外面繼續進行搜索，相信最安全還是這裏。」

呂偉良把院長室與會客室兩度可以通往外面的門，分別門上了，繼續在裏面搜尋，希望可以把院長的下落弄個明白。

終於，呂偉良在院長的辦公桌上，找出了一些秘密來，桌子的抽屜裏，原來放着一副錄音機。根據綫路顯示，錄音機可以將聲音透過擴音儀器，把聲帶的聲音傳至整間「謀殺學院」。

十九號恍然說道：「原來博士就是院長。」

呂偉良不明白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博士怎麼會是院長呢？也許院長每次悄然回到學院裏來之後，錄好了音就走。」

十九號說道：「不可能的，如果他回來，我們總會見到。這間房只有博士一個人進來，他可能從中攪鬼，根本就沒有院長這個人。」

阿生也說道：「也許十九號的話是對的，如果沒有其他暗門，院長由這兩度門出入，都難免會給院中人見到的，因爲這兩度門都通往走廊，走廊上經常有人走過，不可能永遠沒有人看見。」

阿生說着，又走過去檢查那些錄音儀器，發覺這些設備與一般有些不同。

其中最惹人注目的，是一個跌得有些凹陷的咪高峯。阿生把通往外面的綫路關掉，試放一段聲帶，院長的聲帶有點沙啞，阿生透過那具跌壞了的咪高峯，也把自己的聲音錄進了聲帶中去，當播講出來之後，發覺兩者之間相差不太遠，都同樣有些沙啞。

但是，更令人出奇的事並非那些咪高峯與聲帶，而是辦公桌抽屜中，並無任何文件足以證明有「院長」這個人存在。

呂偉良對阿生說道：「你設法錄一段談話聲帶，將計就計，就當你自己是院長，要學員和教授們反叛博士，說他是一號殺人犯，把學院弄得一團糟，非殺不可，又說警方已經包圍這個荒島。錄好之後，我們迅速離開這裏。」

阿生會意，於是開始錄音。

呂偉良則以無綫電通訊儀器，與警方取得連絡。其實警方早已秘密對這個荒島展開監視。許多警員僞裝漁家，乘租來的漁船，對那些機動帆船暗中監視，直升機隊則隨時準備應召出發！

呂偉良的袖珍通訊儀器是暗藏在義腿之內的。强力的乾電池，可以發動半導體儀器，使到呂偉良可與在荒島隣近海面的漁船取得連絡。

十九號則繼續在房內各處搜索，結果又給他在牆角一處暗格中，搜出了一枝滅聲手槍和一副電影放映機，此外還有一卷菲林。都是十六米厘的。

十九號把電影放映機通上了電流，將那卷菲林播映出來，原來是院長與博士談話的紀錄片。

這時呂偉良亦已經與海面上的警方人員連絡妥當，走過來看看那些紀錄片，希望可以看出誰是這間「謀殺學院」的院長。

但是，影片的光綫不足，院長在畫面上亦僅可見到背影而已。

表面上實在看不出這部紀錄片的價值，但想深一層，看影片的拍攝手法，便不難想出了其中的玄妙。

原來院長辦公室的辦公桌，對開的一度牆上，有一玻璃窗，玻璃窗有二層窗簾，一是輕紗，一是絨簾，都是由辦公室內面加以控制的。

那闊達三尺，高僅尺許二尺的玻璃窗，是一種厚厚的沙玻璃，這是不透明的。從電影放映機安放在牆角的角度推測，鏡頭既是對準了那個銀幕形的玻璃窗，底片放映時，畫面自然亦可以在那兒出現。那麼，當有人在走廊上經過時，好容易以爲「院長」正跟博士在「他」的辦公室裏談話。

假如每次只放映這卷菲林其中的一段，在外面看見「室內情形」的人，絕不會引起疑心。

如此看來，院長這個人絕不存在，那是大有可能的。

但是，博士何故弄這假局？目的大概是：一，令到學員們震驚於「院長」的淫威之下，二，對教授們易於交代，三，在各人腦海中造成假象，萬一有什麼不測，主要的責任問題易於推卸。

十九號不敢把畫面放映在那塊沙玻璃上，只以室內的牆壁作爲銀幕。而玻璃窗那兩度厚厚的簾子已經拉上了。

呂偉良看過菲林底片之後，令十九號把它和一卷錄音聲帶帶走。那枝滅聲手槍，也不例外。

阿生這時，也把呂偉良吩咐他要講的話錄完了音。

呂偉良知道他們遲早會搜到這兒來的。因此，他在門縫中看過走廊上沒有人的時候，便示意阿生把擴音儀器上的開關扭開，然後，三個人迅速離去了！

阿生早已明白到他師父呂偉良的用意，所以那一卷錄音聲帶最初的一段是沒有聲音的，以便讓他們有足够的時間離開那間「院長辦公室」。

三個人通過走廊，迅速閃進一間房裏去，那是他們剛才進去過一次的儲物室。他們決定以靜制動，希望可以俟至警方人員一舉包圍這間學院。但是，阿生走在最後，竟遲了一步！

「砰」然一聲槍响，表示走廊那邊已經有人發現了他的踪跡！

那一槍並未能命中，阿生迅速閃了入內。

呂偉良和十九號也聽到了槍聲，立即展開反擊！於是走廊之上，一時槍聲卜卜，子彈有如穿梭一般，各自人身邊擦過！「砰砰嘭嘭」的回聲，更是震耳欲聾。

突然之間，擴音器開始廣播了！

那帶點沙啞的聲音說道：「各位親愛的同學們，請聽我說幾句話。當然，你們都一定會認得我是院長。對了，我就是意圖把各位訓練成專職人才的院長。但我並非要大家去殺人，更不是教你們殘殺自己人。這點我可以發誓，因爲過去各位已經做錯了，我是要各位重新做人的，但是，博士企圖瞞騙一切，再將各位帶上歧途，這是令人氣憤的事。過去每一次對各位講話，都是由他控制住我，要我依照他意思去講的，但現在這裏已經給警方包圍了。大難臨頭之際，我只能對各位同學說一句後會無期！希望大家在這危急關頭把博士抓住，交給警方，總可將功贖罪，因爲他才是罪魁……」

話猶未完，突然傳來了數响槍聲，整座錄音機好像被人轟碎了。

走廊上的槍聲暫時停止下來，人們似乎都被剛才那一段廣播詞吸引住了。因此，當人們聽到了槍聲之後，立刻一窩蜂的湧向「院長辦公室」。

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十九號心中暗喜，因爲他們都知道那一段廣播詞是阿生所講的。當時呂偉良也不敢對這方面寄予太大的期望，但現在看來，這班學員對「院長」的確很尊敬。

要是「院長」沒有其人，只是博士胡亂創造的偶像的話，那麼，這一回便是博士自作孽！因爲數名持着手槍的學生，正趕往「院長辦公室」那兒去一看究竟。

博士的確已經闖入了「院長辦公室」，與他同時在一起的，還有二名親信槍手。

博士在盛怒之下轟毀了那具錄音機之後，拿起咪高峯想說話，突然門外槍聲乍起，數名學員已經急急衝到，二名槍手爲了護衞博士，立即還擊！

博士企圖力挽狂瀾，無奈他平時在學員們的心目中，把「院長」造成了一種偶像。既是神聖不可侵犯，如今「他」竟在廣播中被人槍殺，那有不發生反感之理？

因此，瞬息之間，另外一批學員也由走廊那邊湧到，與剛才的一批會合，圍攻「院長辦公室」，因爲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博士，認定「院長」是被博士所殺，他們更相信了「院長」的話，希望把博士生擒，交給警方人員，將功贖罪！

子彈把「院長辦公室」的玻璃打爛了，那二名槍手漸漸沒有反擊，看來他們非死即傷，只是不知道博士怎樣罷了！

數名學員一湧而入「院長辦公室」，但是，裏面竟空空如也！

學員們平時對這兒視作「聖地」，他們從未到過這兒來。現在是爲了院長的廣播，他們認爲院長可能被殺了，所以才會衝入來。

可是，這裏連鬼影也沒有一個。

他們四下裏搜索，除了那些擴音設備與錄音機之外，便是一些蛛網塵封的傢具。

「看來沒有人被殺，否則，爲什麼連血漬也沒有呢？」一名學員說道。

另一名說：「那麼，博士那班人呢？」

各人都莫名其妙，因爲他們在「院長辦公室」的兩度門口，都有人把守，但彼此都說沒有見過博士和他的手下們由內出來。

「我看，這裏面可能有機關！」

「對了，博士可能由秘密通道去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怎辦？」

「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還用說麼，當然是快些離開這兒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還是快走，警察可能眞的會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啊！」

「我們都是有案底的人，如果給警方抓回去，那還了得麼？」

「對了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再落入警方的手中。」

一班學員在議論紛紛。

忽然又有人提出：「我們反正是走，何不去博士辦公室發點橫財？」

「橫財？什麼橫財？」

「他媽的！你眞沒有記性啊！博士籌回來的那一筆巨大的經費呢？」

「對了，他用等同勒索的方式去勸捐回來的擴充經費，大概還在他辦公室的保險箱裏，來吧！我們一齊去找！」

於是，學員們又一窩蜂似的，湧到博士的辦公室裏去，他們似乎暫時忘記了追擊呂偉良師徒二人。其實，他們剛才也只不過受了博士的慫恿而已，他們當然不會曉得呂偉良和阿生的眞正身份，既然以爲他們跟十九號一樣是自己人，如今大難臨頭更爲了發財，也顧不了這許多了。

各人來到博士的辦公室，發覺光綫很暗，辦公桌後面沒有人，幾個急先鋒匆匆衝了過去，豈料「轟隆」連聲，幾個人紛紛倒了下來。

原來博士的辦公室之內，中央有一幅透明的防彈玻璃隔開了，這班人竟不知道，看見室內無人，便匆匆趕到辦公桌後面去。因爲他們都知道，博士的辦公桌背後就是保險箱之所在。

這班曾經犯過各種刑事案的歹徒，在連放數槍，那度巨大的防彈玻璃仍無動於中時，一時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。

俗語有道：「賊公計，狀元才」，他們既然是無所不爲的歹徒，辦法自然多着。

結果在他們的分工合作之下，終於給他們找到了博士辦公室的另外一度暗門，各人於是湧入辦公室的後面，圍在辦公桌附近，其中一名老手將保險箱打開。

那名老手自然是開保險箱的能手。但是，當他旋轉了那暗盤之際，便感到有點不妙！

突然「卡察」一聲！緊接而來的，便是一聲「轟」然巨响！

一時之間，火光冲天，震撼得整座學院搖搖欲墮！圍攏在博士辦公室的學員們，首當其衝，無一倖免。

保險箱內，滿載炸藥，一經觸發，便是不可收拾。

原來博士是爲了迫不得已要撤退時，用以對付警方人員的，想不到却殺死了超過二十名的學員，眞是人算不如天算！

這時候已是晚上時候，荒島四週的海面正是一片漆黑，剛才爆炸時那一團火光，却把附近的環境驀地照耀得如同白晝！

海面上僞裝漁民的警方人員，不久之前才接獲呂偉良的信號，想不到他們的攻擊行動剛要開始，就發生了如此巨大的爆炸！

沒有人知道「謀殺學院」裏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更沒有人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的命運如何。

警方的攻擊行動迅速展開，夏維探長在一艘僞裝的機動帆船上，未登陸之前，先企圖與呂偉良用無綫電通訊儀器取得連絡！

但是，呂偉良和阿生等人不知道去了那裏，夏維探長三番呼喚，竟然毫無反應！

目睹「謀殺學院」發生如此巨大的爆炸，夏維探長不免會連想到最壞那方面去。他的助手辛尼也說：「呂偉良這一回凶多吉少了。」

夏維探長對於呂偉良來說，是由「敵」而演變爲「友」的。

當他們權力與利害發生衝突時，夏維總覺得呂偉良該死有餘，但是，每當一些困難重重的案件須要呂偉良協助時，他就會覺得社會上的確須要像「鐵枴俠盜」這種人。

其實，眞正善良的市民，無不愛戴「鐵枴俠盜」的。他從不爲自己的利益打算，每次出生入死，全是爲了公衆的利益打算。他喜歡冒險，但是，他要做得有意義，那就是說：不一定是爲了協助警方，因爲他向來不賣任何人的賬，包括警方與惡勢力在內。只要這件事是對公衆有益的，他又有興趣的話，他就會去冒險一下。

但是，今晚這情景，看來的確對他極之不利，難怪夏維和他的助手呆了一陣，仍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做才好，他唯有叫手下們加緊包圍和搜查，不要讓「謀殺學院」有人逃出重圍。

就在這時候，有一隊警員用無綫電話報告，說是北面僻靜的海灘，有一艘快艇突然不知道由那兒駛了出來，正迅速向公海方面。

夏維探長下令制止，但是，快艇快如追風，警員所乘坐的水警輪，亦無法追得到，唯有開槍制止。但是子彈似乎也無法傷害他們。那艘快艇去勢如箭，轉眼間已隱沒在黑夜裏的大海之上。

除了那艘在逃的快艇之外，所有荒島上的漁船與僞裝漁夫，也分別落入警方的手中，至於「謀殺學院」裏的學員們，在爆炸發生之後，已有大部份死在博士的辦公室之內，能够生還的，亦所餘無幾了。

直升機在島上投下了照明彈，以方便警方人員展開搜捕工作。

夏維探長帶着數名手下，在「謀殺學院」內展開搜索行動。

突然間，迎面有三條黑影自頹垣敗瓦中竄了出來，夏維探長立即喝道：「不准動，將雙手高擧，慢慢的走出來吧！」

三個人之中，一個說道：「探長先生，別太緊張吧！你要捉的人大概已經捉到了。」

夏維探長當然認得他是誰。因爲他的助手已將手電筒照射過去！那三個人正是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十九號。

夏維舒一口氣，問道：「怎麼你不回答我？我在無綫電儀器中，曾三番呼叫你呢。」

呂偉良苦笑道：「你交給我的無綫電通話機，在黑夜中失掉了。」

原來自從博士的保險箱發生爆炸之後，「謀殺學院」的電流中斷，整座建築物在震撼中已有大部份倒塌下來，裏面一片混亂！

呂偉良以爲外面有警方的包圍網，大可不必理會，只帶着阿生和十九號，到處找尋博士和他的存欵。但是，博士失了踪，那些欵項也全無下落。

呂偉良師徒二人與十九號在瓦礫中搜索無結果，以爲博士可能死了，但是，聽夏維事後談及那一艘超速快艇，他就肯定「謀殺博士」還沒有死去。

呂偉良洩氣地說：「怎麼你們不用直升機追踪他？這一回更麻煩了，因爲他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，只怕他遲早也會潛回本市作孽！」

夏維探長說道：「直升機來遲了，而且，黑夜中他們的視綫受阻，即使有照明彈，但快艇速度極快！」

「這麼看來，我們是白費心機了！」呂偉良說道。

「那又未必，起碼我們搗毀了這間古怪而又可怖的學院。」

「有什麼用呢？只要謀殺博士一天未死，他就會作怪。他可能在更秘密的地方，訓練更可怕的殺手，爲患社會。」

「我們警方捕捉了不少人，希望可以從他們的口中得到一些綫索，讓我們去追捕謀殺博士。」

「沒有用的，他們也受到了博士的欺騙。」呂偉良指指十九號說：「他們每一個學員都是有案底的人，博士只是利用他們，重要的事都不會讓他們知道的。」

「對了。」十九號揷嘴道：「其實，我們也有多少被騙和被迫。博士要我們到處殺人，製造恐怖氣氛，答應過給予我們一點酬勞的，如今一無所獲，所有的錢都給博士帶走！」

夏維示意手下將十九號加上手銬。

呂偉良和阿生一邊除去面上的僞裝，回復本來面目。十九號喊冤道：「我是立心改過的，我已帮助了你們，你們怎可以這樣對付我？」

阿生對夏維說道：「其實，他是學院的所有學生中，較爲有血性的，希望探長從輕發落。」

夏維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一切交由法律去裁判，我和你都沒有權說話。」

阿生不敢再作聲。但呂偉良安慰十九號說：「只要你沒有殺過人，將來你可以對法官說出來，大概不會被判得太重的。」

十九號黯然說道：「他們要我殺人，我才反抗的，但是，事前我不知道你用的血漿子彈加上麻醉針，令我只是暫時死去，否則，我也不會在無意之間，破壞了你們原來的大計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這也算不得是破壞，只是迫我們把行動提前了。」

原來呂偉良因爲不想大事謀殺學院之中的人，手槍中的子彈全用血漿彈加上麻醉針，被射中的人，會被麻醉倒，亦會出血。但實際上他是不致會死的。十九號不知來龍去脈，在甦醒過來之後，竟撲進博士的辦公室去報仇，湊巧呂偉良這個「B敎授」及時回來，爲博取博士的信任，便只好把十九號「殺死」。

當時呂偉良因爲給博士糾纏着飲酒，阻延了不少時間。等到他可以由博士的辦公室出來時，找到解剖室去，十九號已經跑掉了。

於是，呂偉良在這一邊要找尋十九號的下落，在那一邊，又要找尋阿生那個僞裝的「二十三號殺手」。

事情完全是呂偉良事前意想不到的。但到了現場發生爆炸爲止，他以爲事情總可告一段落了，想不到博士這個主犯却又變成了漏網之魚。

警方人員一直在荒島之上工作至天明。

夏維探長感激呂偉良師徒二人冒險深入虎穴做內應；即使是功虧一簣，也只能怪他們警方的包圍網不够嚴密而已！

在漁民的口中，也同樣得不到什麼結果。因爲他們有絕大部份是被迫，替「謀殺學院」的人服務的。對於學院中的一切，自是不敢過問。

不過，呂偉良師徒二人這次冒險深入虎穴，也不是一無所獲。起碼他已經知道「謀殺博士」才是這家「謀殺學院」的最高負責人。至於那個什麼「院長」可能是虛構的。當然，眞相如何，相信亦只有博士一個人才可以知得清楚。

呂偉良的計劃本來是要他們師徒二人去完成的，想不到現在多了警方這一支生力軍，結果還是沒有多大的幫助，要不是「謀殺博士」神通廣大，就只好說是警方的工作效率太低了。

在現場上，呂偉良師徒二人搶盡了夏維探長他們的鏡頭。

報紙與通訊社的記者，固然針對着師徒二人訪問。就是電視台的外勤組人員，也找呂偉良出鏡，拍攝現場的實地新聞紀錄片。

呂偉良最討厭做別人的攝影對像，但這一次却變成了無可避免。

鬧至天亮，警方人員仍在「謀殺學院」內外工作。最吸引人注意的。就是那個天然構成的射擊場。除了一切設備充滿了血腥之外，就是那些聳立着的天然隔音泥牆，竟比電台播音室所用的隔音紙，更加實用。

呂偉良師徒二人陪同警方人員，搜查過整座「謀殺學院」，也無法找到那一批鈔票。但是學院中人說，鈔票是由博士所收藏着的。看來十之八九是給博士帶走了。

呂偉良固然相信這一種可能性，因爲他們師徒二人與十九號早已查過了所有可能收藏着鈔票的地方；但保險箱爆炸了。其他的地方也都搜查過了，半張鈔票也找不到。

警方在電視的實地轉播節目中，呼籲曾經收到「謀殺學院」勸募函件的富商巨賈，立即與警方取得連絡，千萬不可給「謀殺博士」嚇倒，而以金錢去滿足對方的無理要求。

警方的目的，無非想那些曾收到「謀殺學院」募捐函件的人，目睹螢光幕上出現的頹垣敗瓦，而深信警方有能力摧毀一切罪惡性的組織。但是，無論是報紙或電視台，他們派出的記者都是忠於報導的。這大概就是自由世界裏面最可愛的地方。

記者忠實地告訴市民：「謀殺博士逃脫了！」於是，人們難免會引起騷動；尤其是那些曾收到「謀殺學院」向他們勸募函件的有錢人家無不凛然！

其實，現場上的報導，已經等於替「謀殺博士」做了一次有力的宣傳！因爲有人在擴音機裏聽到那十多個「學員」企圖開啓博士的保險箱。結果保險箱發生猛烈爆炸。這顯然又是博士的一次巧妙設計，無非表示了博士有先見之明，事先設下了這個「陷阱」，讓背叛他的人上當。

如此一來，曾經成爲博士募捐對象的人，更加想博士遲早會找上門來。

就在一片風聲鶴唳聲中，有「七號殺手」之稱的梁炳，突然跑到荒島上來。他是獲得警方特許的，因爲他對守衞在附近海面的警方人員表明了身份，說有重要的事要見探長。

梁炳被帶到荒島上來，呂偉良師徒二人仍未離開那裏，他們仍在協助警方留在現場偵查。一度受傷的靈犬「多利」，由於島上四周環水，竟然無所施其技；但阿生仍將一些博士用過的物件，讓「多利」嗅着，希望可以讓牠靈敏的嗅覺，把博士的下落找出來！

呂偉良看見「七號殺手」梁炳匆匆趕到，心裏奇怪。

梁炳本來一直在警方的保護下躲了起來，如今突然趕到荒島裏來，相信一定有事。

果然，梁炳未對警方人員談話，先對呂偉良說道：「我在電視裏看見警方人員的搜查工作無結果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；接近博士辦公室附近，可能有一條地道通到北面海灘的。」

呂偉良也是已想到博士是由秘密隧道逃出海的。但博士的辦公室發生猛烈爆炸，現場一片瓦礫，警方僱用的人員，正在發掘中。

梁炳又說：「可能是一個秘密庫房就在博士的辦公室底下。」

夏維探長這時正由北面海灘懸崖下視察回來，他說：「海灘下面的岩石洞中，有一條秘密隧道，機動快艇就是由那兒駛出的。我們圍捕人員疏忽了他們擁有如此高速的快艇，而過份集中注意力在那些漁船之上。」

呂偉良把梁炳的意見轉告了夏維；夏維也認爲可能有一個秘密地洞。於是下令工作人員，加緊進行發掘工作。

太陽越升越高，發掘現場的人員，在瓦礫中掘出了不少「學員」的屍體。他們都是夢想發橫財的人，結果都死在博士的殺人毒計中。

差不多到了中午時份，夏維才可以率領各人進入現場的一個地下室。

由於博士的辦公室曾經發生爆炸，所以地下室

的秘密進口處，也被炸開了一個洞。

嗅覺特別靈敏的靈犬「多利」，首先在狂吠聲中，衝了入去！

警方人員看見「多利」的狂態，以爲地下室內可能有着博士的踪跡，紛紛戒備起來！

其實，「多利」不過是一直無所施其技，積壓在心胸間的情緒無從發洩；如今牠也的確是嗅到了人類的氣味，但那種狂態却是罕見的。

當呂偉良師徒二人被困在「謀殺學院」中，被人追殺的時候「多利」被各處出口處的鐵閘隔開在外面，因此「多利」東奔西跑，也找不到可以鑽進學院去的地方。

如今，牠好像有點抱歉，所以在衆目睽睽之下，極力爭取機會，大顯身手！

夏維探長帶着幾名幹練探員，緊隨着呂偉良師徒二人和「多利」，衝入地下室之內。

地下室就在博士的辦公室底下不到一丈深的地方。博士辦公室的一幅暗牆之內，有路可通往這下面來。再由這地下室，沿住一根光滑無比的銅柱，便可以到更下層的岩洞底下去。

岩洞底下就是通往北面海灘的一條水道，博士的快艇一直就是停放在那兒。至今水道上仍有電油的痕漬留下在水面之上。

其實，博士的辦公室與院長辦公室之間，亦有暗道互通。博士是帶同他的心腹手下由院長辦公室遁落地下室，再由地下室沿住那支光滑銅柱，滑下底層，乘快艇逃走的。

那一支光滑無比的銅柱，就像消防局裏面的設備一樣。那是爲了消防員遇到緊急召集時，省却了走樓梯的麻煩。

一切看去都非常之簡單，但無可否認，博士是十分有頭腦的人。要不是這次被破壞，這家「謀殺學院」在他的主持下，有了大量的金錢加以擴充，後果眞不堪設想。

正當夏維等人注意力集中到岩石洞底層去的時候，「多利」突然朝住一條石隙的夾縫中，狂吠不已！

阿生最了解「多利」的個性，這頭狼狗雖然在極度苦悶中，亦不會無的放矢，因此，阿生首先走了過去，從石隙的夾縫中瞥了一眼。

警方的人員，甚至呂偉良也以爲「多利」可能是嗅着了什麼野味，所以才會狂吠猛撲！

但是，阿生在朝住石縫那邊瞥了一眼之後，便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！

各人似乎也意會到那是怎麼一回事，但實際上誰也想不透那是怎麼一回事！只知道阿生不會無緣無故的叫起來。

各人走了過去，從石隙的夾縫中，可以看見後面是一間天然的石室；石室之內，有一個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的長毛怪物，被困在其中。

所有在場的人，無不愕然！

呂偉良喝住「多利」不准牠再朝着那怪物狂吠，使到局面較爲冷靜下來。

那個有如人猿似的怪物，這才較爲安定了一些了。

但是，現場上的警探們，仍然恐防有變，持搶戒備着！

夏維探長首先發話問道：「你到底是人還是鬼呢？」

那怪物凝視着各人，目光中充滿了仇恨，也充滿了恐懼！

呂偉良看見那怪物默然無語，對夏維說道：「他當然是人，決不會是鬼！叫你的手下們把手槍放下來吧！」

夏維回頭示意各探員把手槍收藏起來。

這時候，呂偉良看見洞內那怪物伸伸雙腿，立即發出了鏗鏘之聲；細看之下，那是一條鐵鍊。

鐵鍊粗大如二指，只是長長的毛髮把它掩沒了。鐵鍊的另一端，則扣在石壁之上！

夏維恍然道：「原來他是被人囚禁在這秘密石洞之內的。」

呂偉良問了進石洞之內，道：「你懂得聽我的話麼？」

那怪物凝視着呂偉良說：「我當然懂得！」

各人無不一怔！想不到這傢伙原來是會說話的人。

呂偉良立卽又問：「你怎麼會在這裏？」

「這是我的地方，爲什麼我不可以留在這裏？」那長毛怪物又問：「你們是誰？」

呂偉良道：「他們是警探，我是姓呂的，你貴姓大名？」

「人們都習慣了叫我『院長』，你們當然不能例外。」那傢伙傻氣地笑了起來。

「院長？」呂偉良，阿生和夏維等人，差不多同時驚嘆地叫了一聲！

是的，所有在場的人，都感到無限驚愕！他們都想不到這怪物竟然會是院長。

呂偉良忍不住問：「你是什麼院長？」

那人瞪住呂偉良說：「射擊學院的院長！」

「射擊學院？」各人又是一怔！

那人又說：「我的槍法是第一流的，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準確，要不要試試給你看？」

各人交換着眼色，沒有人懷疑他說話的眞實性

，只是這傢伙半痴半呆的，誰敢把手槍或任何武器交給他呢？

呂偉良低聲對探長說道：「我看這傢伙也不像是完全痴呆的，設法把他救出來吧！」

豈料夏維還未答話，洞內那長毛怪人却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們何必大驚小怪？我絕對不是個瘋子，如果你們要救我出去，也得小心！否則，你們便會一齊葬身在這洞穴之內。」

呂偉良問道：「是不是這洞內有機關？」

「他媽的！你以爲這是武俠小說中的大破鐵網陣麼？」那人怪叫起來說：「我是指這兒的石壁都是支持住這岩洞的支柱，一不小心，就會整個兒倒塌下來。」

夏維「哦」然一聲，隨卽示意助手去召人把木柱搬來。

他們是決心要把岩洞中的人救出來的。這不但是警方的責任，也是這件案的重要關鍵之一。

石陣裂縫濶僅數寸，「多利」無法通過，人更不可能由此通過了。

警方的工程人員由破洞口外運來大批巨大的木柱竹竿等物，因爲他們確信這長毛怪人的話是眞的，如果洞內沒有支柱承担，强行撬開那幅石壁，不但不可以把那人救出來，甚至會把各人生葬在這石洞之內。

警方人員有警方人員在忙碌地工作，呂偉良趁着這時候跟那怪人談話。他希望從對方的口中，會知得更多一點！

那怪人雖然有點痴呆，但有時頭腦似乎十分的清醒。呂偉良於是覺得，他極有可能是給囚禁得日子太久，而失掉了常情。

細談之下，呂偉良才知道他並非一名瘋子，而是一個射擊能手。但是，他決不是香市著名一時的「飛鏢俱樂部」的會員，而是由外國回來的。

這傢伙有個英文名字，他叫范占士，大概是姓范的中國姓氏，加上了「占士」的英文名吧！

范占士本來要回到本市開設一間射擊學院的，但却跟他的合夥人發生了歧見。他的合夥人就是號稱「謀殺博士」的賈倫。

范占士慨嘆說：「我們在外國是好朋友，但回來之後，他好像失去了常性，把我囚禁起來，要我服從他的意見，否則就要殺死我。但是，我的性子很硬直，寧死不屈，他沒奈我何，只有把我監禁起來了。」

呂偉良說道：「換句話說，你是準備開設一間教人射擊的學院，但賈倫要開設一間謀殺學院，所以你們便發生了糾紛，是不？」

「是的。」范占士又說，「他說謀殺學院可以讓我們賺大錢。」

「那你爲什麼不服從他？」

「人是有人性的，但可惜我事前看不透賈倫的爲人；原來那小子沒有人性，只有獸性。」

「是的，只有禽獸才會那麼狂想。」

這時候，警方召來的工人，已經把木柱架好了，再加上竹竿與繩索綁紮。警方人員開始將一幅石牆撬開，終於把范占士救了出來。隨卽有人替他把鐵鍊弄斷。

呂偉良忍不住又問：「賈倫那廝到底怎樣把你放進去的？」

「賈倫是個殺人的天才，他把我囚禁在裏面的時候，先將我用藥迷暈了。」范占士回憶着說，「等到我醒來的時候，發覺雙足被扣上了鐵鍊，鐵鍊的另一端則釘牢在石壁之上，用水泥封固；前面的一幅石牆，只裂開數寸的裂縫。賈倫當時在外面對我警告說，如果我强行離去，石牆會倒塌，我會被生葬在這裏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你給他嚇倒了。不過，如果你被生葬在這裏的話，他也可能會被生葬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他的辦公室就在你的頭頂之上！」

范占士仰首一望，「哦」了一聲。又說道：「那小子現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他逃走了。不過，相信你帮助我們，可把那危險人物找回來。」

「未必。」范占士嘆了一口氣，「我對他了解得太淺，否則，我又怎麼會弄成這副樣子呢？」

范占士的身體上發出了陣陣惡臭，警方人員莫不掩鼻。

范占士苦笑着道：「呂先生！看來你才是最有修養的人。可否代我向警方求個人情，先讓我洗個澡？」

呂偉良還未開口答他，夏維探長在旁已經聽到了。他說：「你可以到海傍去，先洗一個海澡水，回頭我還有話問你。」

「海水又凍又鹹，而且我不懂得游泳，可否給我一次香水浴？」范占士半開玩笑地說。

警方人員無不啼笑皆非。

夏維說道：「你要洗個香水浴也不難，只要你跟我們合作。不過，眼前你最好先洗次海水浴。」

夏維說完，示意一名探員把范占士帶出那個岩洞外面去。

夏維回頭對呂偉良說：「他對你似乎份外好感，等會兒你替我多問幾句吧！」

呂偉良苦笑一下，沒有答話。

他知道范占士的心情，也許是警探個個掩鼻，說不定他心裏還有多少顧忌，所以才會這麼樣閃閃縮縮的。其實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遠與近都是由人手造成的。

范占士由一名探員陪着到海傍去洗澡，他要求探員背轉身，因爲他太久沒有洗澡了；他要脫淸光，洗個痛快！

探員不疑有詐，果然讓他跑到海灘上一塊大岩石後面去！

過了好一會兒，夏維與呂偉良等人過來，問那探員道：「范占士呢？」

探員指指那一塊大岩石，道：「在那邊洗澡，他害羞，我只好不看他！」

夏維苦笑道：「我還以爲他未開化，原來他還有些禮貌。」

但是，呂偉良跑到石後看了一遍，却驚叫了起來：「奇怪！怎麼不見了他？」

夏維和那探員同時吃了一驚，急忙跑過去，果然不見了范占士。

警方人員立即展開搜索，竟無法再發現范占士的下落。

呂偉良說道：「他一定是游水逃去的，這一回，我們又上當了！」

夏維說道：「我不該相信他，原來他不但懂得游泳，而且泳術極精。」

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道：「他爲什麼要逃走了呢？」

阿生插嘴說：「說不定他溺斃了！」

夏維探長爲明眞相，召來蛙人潛水隊伍，又搜了好半天，結果還是一無所獲！

這一邊岩石嶙峋的海灘，平時就沒有船隻經過或停泊。所以，當范占士在那兒洗澡時，海面也像平時一樣沉靜。而大批記者，則聚集在南面的海灘給警員擋在現場以外。

他們既然不能深入現場，自然亦不知道北面海灘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。直至大隊蛙人應召到場，記者們才知道那邊出了事。

呂偉良找着「七號殺手」梁炳和「十九號」柳雁細問，他們也說從未見過那位長髮院長范占士。更不知道博士的辦公室下面有這麼一間密室。

蛙人經過一番打撈之後，仍然找不到范占士的下落。呂偉良想到他可能已經潛登彼岸，躲了起來。於是打算帶同阿生與「多利」返回市區，好好的睡一覺再說！但是，就在他舉步之際，有人叫住他：「呂先生，請等一等！」

呂偉良回頭一看，那是被他用血漿子彈「殺」過的「十九號」柳雁。

柳雁一直被警員看管着，警方要他協助調查此案。呂偉良走過去問道：「十九號，什麼事？」

十九號說道：「博士要求我去謀殺我伯父柳元堂，希望你能够去看看他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你已經把這事告知了警方，相信他們會派人去保護他的！你放心吧！」

十九號輕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博士曾在我面前含恨地說：一定要殺柳元堂，他該死有餘！」

呂偉良想了想，終於點頭道：「好吧！我替你去看看他！」

十九號說了一句：「謝謝」！呂偉良這才帶着阿生和「多利」，離開了那個荒島。

警方人員仍然留在那裏調查，他們幾乎把荒島上的每一方吋土地也仔細檢閱。被捕的教授和學生都沒有一個是好人，他們都是走投無路才投奔到博士這間「學院」來的；唯一不同的，就是「學生」較爲平凡，而「教授」都是專家。

謀殺藝術　不宜宣揚

一連串噩夢似的事件，已經成爲過去。「謀殺博士」賈倫仍然不知下落，「院長」范占士也不知所踪！因此，人心惶惶是難免的事。

曾被勒索的富商，表面上似乎可以鬆了一口氣，實際上仍然時刻在提心吊胆中生活。過去的事實他們最了解，每一個被害人都被巧妙地殺害；「謀殺博士」的殺人方式是層出不窮的。誰也不知道這狂魔是否會再潛回本市，更沒有誰會知道他又用何種方法殺人。

所有接受過「謀殺學院」訓練過的學生，都聽到博士經常提及一句話，他時常對學生說：「殺人是一種藝術，謀殺更是一種高深的藝術，能够做到不留痕跡的謀殺，乃是登峯造極之作；本人留學歐美，榮獲博士學位，對這方面的藝術素有研究，以後希望能與諸位共享這份榮譽。……」

許多學生至今仍念念不忘博士這番說話，偶然想起也有餘悸。

是的，誰知道「謀殺博士」是否回來了？誰知道他的下一個謀殺對象又是誰？

所有曾經接到「謀殺學院」函件的商人，都要求警方派人保護；也有不少自己聘請私家保鏢的。曾在「學院」中被編號「十九」的柳雁，他的伯父柳元堂就是僱用私家保鏢。

十九號被判獄；事實上每一個在「謀殺學院」中被捕的人，都被判入獄。

柳元堂僥倖自己未遭毒手，對侄兒頗表感激；

這天，在私家保鏢的護衞下，親自到獄監中去探監了。

這是一個以金錢爲本位的城市，柳元堂有的是錢，自然有辦法令到獄吏們給予更多的方便。十九號年紀還輕，他表示要決心改過。

柳元堂安慰他說：「三年的時間雖不算短，也不算長，希望你好好的渡過這段日子。過去我對你關心得太少，但當你由獄中出來時，伯父會給你適當的照顧，希望你利用這三年服刑的期間，痛思悔改。」

十九號說道：「我不會怪任何人，只能怪我自己。伯父，我一定會聽你的教誨！」

其實，他是甘心服刑的；因爲十九號與其他「同學」一樣的心情，總覺得在獄中服刑比在外面更好，而獄吏們則成爲他們義務的保鏢！

但是，不幸的事就在柳元堂離去之後不久發生了。十九號被人發現倒斃在獄中。

監獄當局急忙報警。經檢驗後，初步判定十九號是中毒身亡的！這難免就會牽涉到他伯父柳元堂親自探監那回事去！

在高級警探查根問底之下，終於查出了柳元堂曾以金錢收買一名獄吏，把一紙盒的點心傳遞到獄中去，讓十九號進食。這是違反了獄中常規的。

警探把食物殘餘拿去化驗，証明其中滲了劇毒，於是柳元堂被捕了。

在這個都市，貪污是公開的秘密，政府每一個部門都無貪不成官。當地的市民幾乎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而監獄中的貪污腐化程度，更是令人咋舌；只是十九號被毒殺這件事發生之後，更加惹人注目罷了！

警方找不出柳元堂要毒殺侄兒的理由，只是根據表面証據捕人。

柳元堂表示他不但被冤枉，而且莫名其妙。

他對他的律師說：「我數年來未見過這位侄兒，要不是警方破獲『謀殺學院』這宗案件，我還以爲他出獄後決心改過了，誰知道他會被人再加以訓練？案發後我知道他曾拒絕殺害我，我才覺得我這位伯父做得太少，似乎有點對不起我那死去了的兄弟；所以才會親自去探監，希望藉此鼓勵他，安慰他，想不到就此出了事。但是，我敢發誓！我不會做出這種傻事！」

律師說道：「在情理上，你不可能這樣笨，但是，在法理上，你吃了虧，因爲食物是你送入獄中去給死者的，現在既然證明那些食物中有劇毒，這就有問題了。」

「但是，食物曾經過獄吏的手，而且，在購買時，也不是我親自去購買的。」

「誰替你買的？」

「我的司機！」

「不是你的保鏢麼？」

「不！保鏢寸步也不會離開我。我叫司機把車子停在路邊，着他走進一間酒家，購了一盒中式點心，帶進獄中去。」

「警方已經向司機及保鏢查過了，但他們認爲最大的嫌疑仍然是你。」

「這不是太滑稽嗎？我侄兒救了我一命，我反而要殺害他，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通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可惜警方不是這樣想。」律師沉吟片刻，咬咬嘴唇說道：「現在先讓我想辦法說服警方，准我担保你出來再說吧！」

柳元堂無可奈何，一切只有寄望他的律師。

警方沒有提出反對，法庭方面也照准柳元堂担保出外候審。

一般人預測，柳元堂一定會罪名成立，除非他的律師有辦法證明食物中的毒藥不是他放的。但是，他的司機和保鏢，以及受賄的獄吏等等，所有人的口供對他都非常之不利。

呂偉良師徒二人也知道了這件事。在十九號落網那一天他曾經答應去看看柳元堂的，因此，呂偉良也就認識了這個商人。

趁住案子未正式開審，呂偉良和阿生特地去拜訪了柳元堂一次。

柳元堂如夢初覺地說：「怎麼我一直沒有想起你二位來呢？我早該向你們求助才是。」

呂偉良苦笑道：「我們也不是神仙，但是，我們却相信你不是毒殺十九號的兇手。」

柳元堂嘆息道：「可惜警方不相信！」

「警方是根據表面證據而提控你的，但這却不合理。」呂偉良說，「我相信這件事一定有人從中作怪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這樣想。但是，我的司機和保鏢甚至獄吏等等，全都受到調查，警方反而相信他們，這是什麼理由？」

「是的，警方苦苦不肯放過你，這是什麼理由，我也想不通！」

「坦白說，有人肯放過我，我願意拿一大筆錢出來，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！」

「這句話你早該說，也早該做出來才對。」

「呂先生，我素知你行俠仗義，濟世爲懷，這回要求求你幫幫我這個忙了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既然警方把案子拖到法院裏去，一切只好依靠你的律師，我也無能爲力。」

「但是，我知道你會有辦法的。」柳元堂邊掏

出了一本支票簿，一邊又說道：「請你說，要我捐多少？十萬够了嗎？」

呂偉良苦笑一聲，道：「現在看來反而有點像勒索！」

「不！我知道錢不會落入你口袋的，我只要你代轉交捐給各慈善機關。」

「那你可以用劃綫支票，寄掛號信，這個時候，我不敢再惹痲煩了。」

「那你是見死不救了。」柳元堂嘆氣說，「我還以爲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俠盜。我的侄兒柳雁已死得不明不白，想不到我也被人陷害，看見你來了，還道有了一綫曙光，結果，又變成眼前一片黑暗！唉！」

呂偉良搖搖頭，無可奈何地，向他道歉幾句，然後與阿生離開柳宅。

阿生不平地說：「這件事分明與柳元堂無關，怎麼你要理又不理？」

呂偉良沉思着說：「你不會明白的。」

師徒二人橫過馬路。他們的汽車就停在對面的馬路旁邊！

馬路旁邊是一個小花園，那是市政局利用那一角凹入的小三角地帶築成的，有花有草，也有矮樹，看來倒也幽靜。可惜這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，附近的有錢人家他們都有自己的花園，有些花園比起這路邊花園更大更美觀，所以，這小花園只能點綴一下附近的環境，實際上平時就難得見有人跑到這兒來散步。

相反，那些平民大厦却建築得密密痲痲的，要找一棵花草樹木看看也難乎其難，這大概就是當地政府對平民的不同貢獻吧？

呂偉良登車之後，坐到司機位一旁，讓阿生開車。但是車子未開行之前，他對阿生說：「我要下車去，你照樣把車子開走，不要理會我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要躲到路邊花園去觀察一下柳宅的情形，你就把車子停在隣近的街道上吧。」

阿生逐漸明白了。他剛才對呂偉良的態度，也開始改觀。

於是，呂偉良悄悄開了左旁的車門，竄下車去。由於角度關係，呂偉良的行動除了阿生之外，柳宅中人應該是看不見的。

呂偉良急竄至小花園那邊，利用灌木林掩飾着身體。當時他雖然也裝上了義腿，但是，却習慣性地把鐵杖拄在手中。

阿生把汽車開走了。

呂偉良把鐵杖旋開了一端，藉着樹木的遮掩，把鐵杖的另一端對準了柳宅。原來藏在鐵枴杖裏的，是一管長距離的望遠鏡。

柳宅的大鐵門半掩着，看門人在虎視眈眈，一輛豪華大房車停在門前的路旁，司機已經跑進屋子裏去了。

呂偉良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保持連絡。阿生這時候已把車子停在街口轉角的地方。他在通話機裏問道：「師父，怎麼啦？有什麼發現嗎？」

「當然不會這麼快就有所發現，但我要看下去，希望會給我看到一些什麼。」

「你懷疑柳元堂麼？」

「不！我在懷疑他身邊的人物。」

「是的，從報紙上的報導看來，他的司機最可疑，點心是他買的，大有可能就是他下毒。」

呂偉良道：「但是，柳元堂視他如心腹，他跟隨了柳元堂超過十年。」

這時候，柳宅門前忽然有個人出現，呂偉良叫阿生別再說下去。

那個人騎着脚踏車，到柳宅門前停了下來。

呂偉良非常注意他的行動，雖然他看來並無可疑之處，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抹車的工人。

那少年大約不會超過二十歲，看門人也分明也認得他，所以招呼了一聲之後，他就開始工作。所有水桶，水，鷄毛掃，毛巾等物，都附帶在單車之上，故此他不必進入柳宅，一抵埗後，工作立即展開。

呂偉良又看見司機這時由屋內出來，可惜隔得太遠，呂偉良聽不到他跟那抹車的人說些什麼。但見少年人的工作加速完成，司機也等候在車門旁邊，原來柳元堂要出去了。司機大概是在責備那抹車童來得太晏了。

呂偉良看看腕表，才是上午十一時左右。

柳元堂和他的保鏢坐進了後廂之後，車子開走了。

呂偉良立刻通知阿生把汽車開過來，讓他也坐上了汽車之後，一齊跟踪柳元堂。

這是半山區，上午的時候，馬路上靜得連多一輛車子走動也輕易被發覺。阿生就在望後鏡中，發覺有一輛神秘汽車一直跟踪他們。

他苦笑道：「師父，剃人頭者，人亦剃其頭，我們跟踪前面的車子，後面也有人跟踪我們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把車子開得慢一些，讓他們爬頭。」

阿生把車子沿接近行人道的行車綫，速度顯著地減慢下來。

後面那輛可疑汽車一掠而過！保持一定的距離，跟在前面那輛豪華房車的後面。

阿生舒一口氣說：「原來他們的目標也是針對柳元堂的汽車。」

車子正開動往前，阿生加速至時速三十哩左右的速度，準備拐彎下山之際，突然聽到前面傳來一陣陣汽車急劇拐彎時的膠輪磨擦聲！

阿生加緊把車子開過去！

豈料車子一轉彎，立即看見柳元堂的座駕車急急往斜路疾馳下山，去勢之急，大出意料之外。那輛神秘小房車則加快追了下去！

阿生把車子控制得極之平穩地，在斜路上駛下山去。一邊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難道神秘小房車的人要對付柳元堂麼？」

呂偉良也未來得及答話，已經傳來「轟隆」一聲，柳元堂的私家車撞向路邊，衝破鐵欄，直滾下山去！

那輛神秘小房車，停在路邊，車上走出二名大漢，憑欄俯視，但見山下車毀人亡，正升起一團烈火！

呂偉良示意阿生把車子開過去，師徒二人正出其不意地跳下車，準備包圍那二名可疑人物。豈料那二人一轉身，竟有一人是呂偉良認識的！

原來那是一名探目，另一名當然就是警探。

探目出奇地說道：「呂先生，怎麼，你也來到了？」

呂偉良道：「剛才我還以爲你跟踪我們，原來你的目標是……」

「是的，柳元堂一直受到我們警方的監視和跟踪，但想不到，他會畏罪自殺。」

「畏罪自殺？」

「難道剛才的情形你沒有看見嗎？」

「……」呂偉良答不出話來，拄杖走到鐵欄杆旁邊去。

俯視之下，下面仍在燃燒中，但附近的人越聚越多，大概已經有人報警了。

二名警探回到他們的小房車之上，駛下山去。

山下是一個球場，幸好那兒還是半山地帶，沒有居民，否則就不堪設想。

不過，現在還是起碼死了三個人——柳元堂，保鏢和司機。

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回到汽車中去。阿生正要把車子開動，呂偉良却叫住他：「阿生，我們不必再下山了，那三具屍體一定已經燒成焦炭。」

阿生反問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去那裏？」

「把車子開回柳宅附近。」

「……」阿生雖然把車子開動，却說不出話來，心裏却充滿了疑問。

車子回到柳宅所在的街道，阿生才怔怔地問：「到這兒來幹嗎？」

「阿生，看見那個抹車的少年人嗎？」

阿生透過了擋風玻璃，果然看見一名抹車工人就在柳宅附近的路邊，替人抹汽車。

呂偉良又說：「我要過去問他幾句。」

阿生會意，把車子開到那抹車人的身旁，「刷」地一聲停了下來。

那少年人平空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張望的時候，呂偉良已經推開車門，拄杖走了過去！

少年人不知所措地瞪住呂偉良：「先生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呂偉良故意問道：「柳先生的車子是不是你負責洗抹的？」

「柳先生？」少年人眨着眼在想，「對不起，你最好講出號碼來，因爲我從不知道車主姓什名誰的，如果你講出他的車牌號碼，我可能立即會想起是那一輛。」

呂偉良用手指指柳宅，說道：「就是那一家花園洋房的主人柳先生。」

「哦！你是說MM六七六嗎？對了，那一輛大型房車是我抹的，其實，這一條街大部份的車子也是我打理的。先生，你是否也想找人抹車？我的工作最周到，而且價錢相宜……」

「不！」呂偉良打斷了他的話柄，問道：「你可知道那輛車子已經失事撞毀了？」

「什麼？撞毀了？」

「是的，我以爲你一定會知道爲什麼。」

「先生，千萬別開玩笑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但是，除了你和司機之外，還有誰動過那輛大房車？」

少年人在極度驚慌中，沉思了片刻，然後好像又想起了一些什麼。他睜開雙眼對呂偉良說：「有件事有點古怪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昨天有人向我查問一些關於MM六七六號這輛汽車的一些事。」

呂偉良立刻就問：「是不是一個高高大大的男子？」

「是的。」少年人答道：「他問我，那一輛車子是不是柳元堂先生的，當時我也像剛才你問我一樣，一時想不起誰是柳元堂。後來他說出是那間房的主人，我才想起了。」

「那你怎樣答他？」

「我說眞話，他給了我五元賞錢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他走了。」

呂偉良正想問下去，一輛警車已經急急開到，停在柳宅門外。大概警方已經知道柳元堂汽車墮山的事了吧？

呂偉良心裏這麼想。

少年人又對呂偉良說：「先生，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？」

呂偉良覺得這小子很純樸，對他說道：「你也許沒有做錯什麼，但是，柳先生可能給你一句話害死了。」

少年人很難過。

呂偉良乘機說道：「你認得那個人嗎？」

「當然認得。」

「那麼，我帶你去見見警方的人，希望你可以帮助他們抓到兇手。」

「那個給我五塊錢的人，就是殺人兇手？」

「是的，他可能就是『謀殺博士』，他不但殺了柳元堂，還殺了許多無辜的人。」

少年人渾身在發抖。他就在驚惶失措中，給呂偉良帶去向警探提供一些重要的口供。

夏維探長在不久之後，也聞訊趕到了現場。柳元堂的汽車是給人暗中加以破壞的，所以當汽車下至斜路時，一時之間失去了控制，便撞欄墮山！

夏維探長責罵那二名派在這裏的警探，但他們力稱一直沒有離開過柳元堂半步。至於他的汽車何時被人破壞，竟又無法解釋。

不過，夏維在警界服務的日子不淺，他知道自己的手下可能在晚上的時候，曾經一度離開崗位。但是柳元堂返家後不再外出，宅內又有私家保鏢，即使二名警探同時偷懶，也不是奇事！

呂偉良說：「探長先生，難道你也以為柳先生是毒殺案的兇手麼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夏維毫不考慮地答道。

「那你為什麼要起訴他？」

「這是根據表面證據，事實上，我們至今仍在偵查這件案。」

「你有沒有想到謀殺博士那方面去？」

「當然有。但是，我却想不到他會把柳元堂也害死。這一回，我又棋差一着。」

呂偉良苦笑道：「其實，你早該想到柳元堂是博士的謀殺對象才是。因為十九號曾奉命出差，對象也就是柳元堂。」

「但是，我們已經派人保護和監視，他本身也請了一個保鏢。」夏維嘆了一口氣，「想不到他還是難逃厄運！」

呂偉良看見一大羣記者湧到，立即與阿生匆匆離去。他實在不想成為攝影和訪問的對象，尤其是在這個時候。

回到汽車裏，阿生不禁怔怔地問：「下一個又輪到誰？」

呂偉良給他提起了，也說：「是的，謀殺博士下一個謀殺的人又會是誰？」他想了想不禁苦笑道：「說不定會是我和你！」

阿生給他嚇得連忙把車窗都關上了。

車子開了下山，失事現場仍有人在工作。

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停在附近，師徒二人擠進人羣中去。

柳元堂，保鏢和司機的屍體，已被消防人員抬到球場的空地上來，用報紙遮蓋住！

忽然之間，呂偉良發覺人羣中有個人急急離去，呂偉良眼明手快，立刻拉了阿生一把，低聲說道：「你瞧！那人好像博士！」

阿生吃驚地回頭一看，果然看見一個高大的男子，正竄進了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裏。

車子旋風似的，轉眼便開走了。

阿生也急急跑步，回到他們的汽車裏去。呂偉良則拄杖在後追上！

師徒二人登車後，阿生立刻開車追踪前面一輛正在急馳下山的中型藍色房車。

房車開得快如追風，超過了正常的速度，阿生一步也不放鬆，緊緊在後追上！

這是半山區，一條一條的公路，橫貫山腰，蜿蜒而下，那輛藍色的中型房車開得飛快！阿生眞担心遇上了警方的巡邏車。因為這樣子追下去，以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的超卓性能，一定可以追上對方，但是，萬一給警方的巡邏車見到，如果他們把二車一齊截停下來，當然最好不過，只怕他們見一輛截停一輛，那就糟了！

想也未想得完，阿生已經看見橫街閃出了一輛警車，攔住了他們的去路，而那一輛中型藍色的房車，已經開得老遠！

阿生嘴裏咒罵道：「好糊塗的傢伙！」脚上加油一踏，汽車掠過行人道，橫越警車，迅速又往前追了上去，直駛往山下。

警車上的人完全想不到阿生有此胆量，他們只以為阿生會把車子煞停，所以車上的交通警員也正準備下車抄牌，想不到阿生絕不理會他們，氣得警車上的人暴跳如雷，直罵着阿生的母親，扭轉馱盤，也追落山下去。

呂偉良沒有阻止阿生這樣做，雖然他這樣做就是犯上了嚴重的交通則例，只是當地警方的糊塗事太多了，他們正恨不多招惹幾名警員來協助他們捉「謀殺博士」。是的，他們絕對有理由相信對方就

是被警方通緝的「謀殺博士」，只是沒有時間向後面那一車糊塗虫解釋罷了。

車子飛馳往北郊，沿途險象環生！

警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設備，通知總部，總部又利用無綫電通訊系統，通知正在巡邏中的警車，四下裏兜截。當然，呂偉良師徒二人不是第一次跟警方捉迷藏，這個步驟，他們固然也想到了。

正因為太過了解警方的步驟，所以他們師徒二人才希望警方能及時截住那輛可疑車子。但是，前面那一輛中型房車越開越快，前面公路之上不但沒有警車出現將他兜截，就是其他車子也罕見。

因此，那輛可疑的中型藍色房車，得以長驅直進了！

呂偉良知道阿生還沒有把車子的速度加到盡！他對阿生說道：「阿生，加油吧！開快一點，越過他吧！我們不能再等了，小心他用詭計。」

阿生再將油門踏盡，汽車有如一支銀色的箭，在北郊公路上節節衝前！

但是，前面那輛車子的速度也不慢，突然他拐了彎！

如此急速的行車，突然要拐彎，危險的情狀是很容易想見的。阿生就担心在那彎角的地方會衝落懸崖，而急忙把速度暫時緩慢下來。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前面突然傳來「隆」然一聲巨响，師徒二人已經心感不妙，後來阿生把車子開過去，繞過那彎角一看，但見路邊一條漆上黑白綫條的欄杆，已被撞斷了。

剛才由於那公路彎角的山崗阻碍了視綫，所以他們看不見剛才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。但是，現在不必再看，也可以推想得到，剛才那「隆」然巨响，必然是汽車撞斷欄杆，衝下懸崖的聲响！

師徒二人下車觀看，一輛汽車果然在二百多尺的懸崖底下，着火焚燒！

警車聲「嗚嗚」地長鳴，然後在附近的路旁停了下來。

一名警長怒氣冲冲的跑下車來，對師徒二人說：「你們是不是嫌命長？」

「別吵了。」阿生掏出他的駕駛執照來，遞了過去：「警長先生，請抄牌吧！」

「抄牌？哼！我看要吊銷你的牌照之外，還要你坐牢才對！」

「你再說下去，下次我見到你的時候，保證你手臂上這三劃銅臂章一定會少了一劃！」

那警長怔了一怔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們是帮助警方捉拿謀殺博士的，難道你連鐵枴俠盜這個名堂也沒有聽過嗎？」

「鐵枴俠盜？難道二位就是……」

另一輛警車又停在附近，一名高級警官走過來查究。呂偉良認得他，但還是由阿生將剛才的經過對他說了。

警官走到路旁，俯視懸崖下面的情形之後，令他的下屬用無綫電通知總部。

呂偉良師徒二人與一隊警員，沿住公路旁邊的小徑，蜿蜒而下，而至山脚下的石崖。那一輛藍色的中型汽車已燒成焦炭，就是車廂之內，竟然沒有發現屍體。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呂偉良也不禁為之吃了一驚。

阿生也說道：「車裏明明有人的，難道在撞落懸崖之前，他跳出車外去了？」

「如果眞是這樣，他的身手倒也不錯。」

「但事實分明就是這樣，否則，屍體呢？」

一位負責帶隊下來查看的警長也說道：「是的，不可能沒有屍體的，那傢伙一定是在墮崖之前，逃出了車外逃生去了。」

各人回到公路之上，看看右邊的山崗之上，樹木茂盛，要是有人逃進那兒去，怕要把他找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呂偉良後悔未把靈犬「多利」帶在身邊，否則，他們的搜索行動立刻就可以展開。但是，他還是和阿生迅速爬上了那處山崗。雖然他明知這可能是徒勞無功的事，心裏仍存有一綫希望！

由市區開車在這條北郊公路走，懸崖在右，山崗在左。整條北郊公路，絕大部份就是沿住山腰建築成的。

夏維探長正在市區調查另一宗汽車失事案，警方相信柳元堂的座駕車遭到破壞，而引致汽車在下斜路時失去控制，造成車毀人亡！

另一方面，由於那抹車童的提供，警方有理由相信那宗看似「意外」的交通失事案件，又是「謀殺博士」一手造成的悲劇。想不到就在這時候，夏維竟在忙得團團轉之際，接到了總部的消息，獲悉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師徒二人發現了「謀殺博士」的下落。

於是，夏維又帶了他的助手，匆匆趕到郊外去查看。

時間大約是中午稍後，大隊警員帶同警犬，在北郊公路那山崗之上，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。

可是，搜了大半天，竟然一無所獲。

因為呂偉良相信一定由那兒逃走的！

事後經過檢驗，證明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推斷沒有錯，懸崖底下的汽車之下，的確留下了博士的指紋。



至於博士那一組指紋，却是由警方人員在「謀殺學院」中套取出來的，已經存入檔案。

儘管警方在通緝他，過去他在當地並沒有案底，正如「院長」所說，他的確是外國回來的心理學家和神射手。

而最令人莫名其妙的，當然就是「院長」。

沒有人知道院長是生還是死，總之，在海上找不到他的遺屍，就只能把他視爲「失踪」。

負責監視柳元堂的警探，正準備執行一項任務，那就是拘捕柳元堂的司機，想不到他竟然也成爲柳元堂的陪葬品之一。

警方的偵探人員，已經由一間茶樓中查到一項重要綫索，知道柳元堂的司機在購買點心去探監時，要自行將繩子綁在盒子之上。因此，茶樓的櫃面，只將一條繩子交給他。當時他所持的理由就是：還要把其他食物加入盒子之內。

如此一來，司機極有可能在離開茶樓之前，把毒品加進點心去，然後再以繩子綁穩紙盒，帶回車內交給柳元堂帶入獄中去探監！

警探事後在司機的睡房中，搜出一筆數目頗大的錢鈔，這些來歷不明的錢，就足以證明司機已經受人收買。受了誰的收買？當然是謀殺博士了。

博士何故不謀殺柳元堂在先，反而先要收買司機，假柳元堂之手先行毒殺「十九號」柳雁？理由也相當的簡單，就是柳雁正在獄中服刑，要下手可不容易，所以先行施毒計，把那「叛徒」殺了，再對付在外面的柳元堂等人。

柳元堂本來就是他要殺的人，現在連司機也一併了結，正好是殺人滅口。

但是，他千不該萬不該，不該在事後趕到現場看個清楚，到底柳元堂和司機，保鏢等人，是否眞

的一一死了。

經過親眼看過了之後，當然是放心了許多，但是，却想不到當他無意間瞥見了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之後，竟然作賊心虛，企圖悄悄離開人羣，竟也給呂偉良見到，而苦苦追逐。

本來，呂偉良師徒二人混入去「謀殺學院」時，分別以「B教授」與「二十三號殺手」的身份出現，但是，事後經過警方在記者招待會中公佈了事實眞相之後，各報爭相刋出了呂偉良師徒二人的照片，便使到「謀殺博士」也認識了呂偉良師徒二人的眞面目。

令到博士意料不到的事，委實也太多了。

首先是他明知大勢已去，把保險箱中存放的鈔票全部帶走，放下一觸卽發的爆炸儀器在那裏，讓想發財的人自取滅亡。然後又與二名得力助手。沿地下室的逃亡路綫乘快艇遁去……

一切情形差不多都與警方在現場所看見留下的痕跡一樣，唯一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就只是博士原來是個殺人狂。

他殺人不一定就是爲了錢，正如這次，他反而化了不少錢去收買柳元堂的司機，先殺獄中的「叛徒」十九號柳雁，然後才對付柳元堂和他的司機。

在博士來說，他覺得殺人是一種高深的藝術，他必須把這種學問發揚光大，以滿足他心理上的變態要求。

因此，他在一再逃過警方的搜捕之後，還沒有半點悔改之意，反而含恨在心，要澈底對付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師徒二人。

當然，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好朋友——院長范占士，他從報章上知道他失了踪。

但是，也只有博士最了解，他知道院長深懂泳術，決不可能遭溺斃的。那麼，他一定是躲了起來了。博士心裏這樣想。

博士所以沒有殺死范占士，並不表示他仁慈和够道義，只不過爲了滿足他的虐待狂而已！

爲了計劃一次成功的謀殺，「謀殺博士」賈倫決定以呂偉良師徒二人作爲對象。當然，他準備殺害的人，決不止兩個。他殺了不少人，包括直接和間接的，那是在「謀殺學院」的時期，現在學院被毀了，他首先要對付的自然是呂偉良師徒二人。

但是，他也知道呂偉良這個跛子不易對付，因而改變主意，先殺「叛徒」們，那包括了「十九號」柳雁和「二十三號」林洪，以及「七號殺手」梁炳，然後才安排去對付「B教授」英化利。最後才是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師徒二人。可是，經此一役之後，賈倫博士的計劃又要改變一下了，那就是先殺呂偉良。

是的，在賈倫博士的心目中，這個人是最難對付的，如果不先把他剷除，對他今後的計劃就有影响。

本來，賈倫殺人的原則首先要做到不留痕跡，這才符合所謂「謀殺的藝術」，因爲他是這方面的「博士」，那就更加不能不講究。

不過，這個對手——呂偉良不是泛泛之輩，他只要把他剷除，就不一定要斤斤計較其他了。

最近的謀殺計劃本來都不露痕跡的，例如在獄中毒殺「十九號」柳雁，甚至還連鎖性的把他的伯父柳元堂加以陷害。這本來就是天衣無縫的殺人妙計。可惜聰明的警探明查暗訪，竟然又給他們找到了綫索，懷疑到柳氏的司機身上去。

因此，賈倫博士再設計了「汽車失事」的交通慘劇，連司機，保鏢亦一網打盡，以爲如此一來，便可一了百了，豈料人算不如天算，又給呂偉良從中破壞，要是不把這人先行剷除，只怕他以後的謀殺大計，亦無法逐步去實現。

於是，賈倫開始躲起來，進行一連串的靜思。他希望想出一個天衣無縫的完整計劃來，把呂偉良和阿生置諸於死地，然後才去對付「七號」，「二十三號」和「B教授」等叛徒。

辦法終於想出來。

賈倫把他的二名心腹助手召來，這二名助手在「謀殺學院」中的編號是五號和十二號。

賈倫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假扮水務局工程人員，把這些毒液加入自來水管裏去，讓呂偉良師徒二人死在不知不覺中。」

十二號說道：「博士，水管四通八達，這樣好容易連累到他的隣居們啊！」

「管他什麼隣居呢，只要他們師徒二人上當就是。」賈倫又說：「你們都受過訓練，當然懂得怎樣做的。水管內的自來水都有壓力，因此，你們必須在呂宅附近的接駁處，找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，加上了這一個滲透小儀器，儀器中，注滿了毒液，可以把食水毒化，卽使煑沸了，也會令食者致命。但是，他們師徒二人不是神仙，總要食飯的，那就必須用自來水，是不？那麼，他們也就難逃大限了！」

二名助手也心裏佩服賈倫的謀殺妙計，不愧是個旁門左道的「博士」。

「這個任務交由你們二人去完成，我不插手。」賈倫又說：「這些日子以來，外面風聲太緊，我想避一避風頭。因爲我個子太高大，卽使化了裝，警探仍會注意身裁高大的人。」

二名助手都是博士的忠貞份子，自無異議。於

是，他們便去安排這一次別開生面的謀殺大計。

二人已經備妥了汽車和制服。爲謹愼計，他們的汽車先在呂偉良的住所附近先行視察一遍，然後才選定呂宅後巷下手。

因爲呂宅後面既少人來往，也是水喉入屋的地方，在那兒工作應該是非常安全的。於是二人把車子停在後巷巷口附近，帶備了修理水喉的工具，跑到呂宅後面去。

靈犬「多利」曾來巡視，只是「多利」是隻懂人性的狗，却不知道人類有這許多毒辣的陰謀，只道那二名陌生人既是修理水喉的工人，不該騷擾他們。因此，只在每隔三數分鐘之後，就回來一次。牠看見那二人既不是撬門，亦非爬牆企圖進入屋子裏面，所以也沒有向他們發出叫聲。

五號與十二號看見「多利」虎視眈眈，心裏不免有點驚慌。幸而他們的工作在關閉了街掣之後，便可以迅速展開了。

豈料一件令他們意料不到的事，竟在這時候發生！

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因爲在家裏接到一個神秘的告密電話，而拄杖跑到屋後來。

那電話是一個男子打來的。他對呂偉良說道：

「有人要謀害你！」

呂偉良並不認得這個人，還以爲對方開玩笑，但那人在電話中又說道：「到府上後面去看看吧！你會發現那是一項奇妙的毒計！」

那人說完就掛了綫。

呂偉良半信半疑，阿生正在找尋水務局的電話，質問何故忽然停止供水。

呂偉良帶住狐疑的心情，到屋後去觀看。

他看不出有什麼不對，只見有人在那邊修理水喉，但這也沒有什麼不對。屋內忽然停止供水，正好跟修理水喉互相配合。唯一的破綻，大概就是事先水務局沒有公佈其事。

不過，當地的政府機構辦事能力素稱糊塗，低能，偶然疏忽通知附近居民，亦非奇事。甚至報紙上刋登了公佈，他們一時看不到，也是有可能的事情。

賈倫的二名助手心裏暗吃一驚。他們雖然不知道有人向呂偉良告密，但却知道他正是博士要對付的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。

幸而呂偉良只瞥了他們一眼，就轉身走回屋內，沒有過去仔細觀看。

五號舒一口氣，低聲說道：「幸而我們穿上了制服，否則就痲煩。」

「那跛子似乎沒有傳說中那麼厲害。」十二號說，「博士似乎把他估計得太高了。」

「快一點，安裝妥當了沒有？讓我把大掣打開，以便食水供應恢復正常。」

「還差一點兒工夫，把『士巴拿』給我！」

怎料就在這時候，年少氣盛的阿生，怒氣冲冲的由屋子裏跑了出來。

原來阿生剛才打電話到水務局，左打右打也不通，大概是左隣右里的人也打電話去查問突然沒有自來水的原因。詢問的電話應接不暇，自然也就打不通了。

阿生正暴跳如雷之際，呂偉良回來告訴他，屋後有人修理水喉，豈料如此一來，阿生更加生氣了。他氣得咕咕嚕嚕的說：「爲什麼修理街喉不事先通知附近的用戶？眞不像話，竟還厚着臉皮叫加價，這樣的服務水準要減價才對得起居民啊！」

阿生嘴裏咕嘀，脚步加速，急急跑到屋後去。

呂偉良怕他惹事，也拄杖跟了過來。

阿生跑向二名大漢那邊去，博士的二名助手認得他是呂偉良的徒弟阿生，却不知道他的來意，只見阿生面色不大好看，心裏暗地吃了一驚。

二人從報章上見過阿生的照片，報紙把阿生說成當地的一名小金剛，爲人精明機警，歹徒往往都栽在他的手裏。有些報紙甚至說他比起他師父呂偉良更加了不起。

賈倫的二名助手也是基於這種心理威脅之下，不由自主的戒備起來。

賈倫的助手之一——十二號手持「士巴拿」，虎視眈眈的。阿生却看得出他目露兇光。因而更加火上加油，怒問道：「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？」

阿生原本的意思是要問他們做事怎會如此糊塗，事前絕不通知便停止供水，但是，一個人在生氣和情急之下，說話的字數往往相應減少。豈料阿生那麼一問，十二號竟作賊心虛，以爲奸計被識穿了，手一緊，那柄「士巴拿」，便迎着阿生揮擊過來了。

阿生沒有打架的預算，在吃驚與憤怒之中，急忙後退。

呂偉良自後趕到，已經看出了事情有點不對。想不到那個神秘電話並非空穴來風。他看見阿生手無寸鐵，担心他會吃虧了，急忙忙衝了過去！

十二號「士巴拿」連揮，五號也勢成騎虎，放下手中工作，拔出一柄尖刀，兜截阿生。

阿生正被十二號迫得喘不過氣來，五號又持刀自左翼撲到。阿生正感進退失據之際，「錚錚」連聲，呂偉良鐵杖縱橫，這邊擋煞了「士巴拿」的攻勢，那邊，却把一柄尖刀震落地上，跌開了數尺以外！

阿生精神一振，急步縱前，飛起一脚，把五號踢得朝天仰倒，却留下十二號給呂偉良對付。

五號雖然跌倒地上，但身體也是剛跌到地上，已經反彈起來，接連翻了幾個筋斗，直滾出了巷口那邊去，那傢伙馬戲班似的身手，看得阿生不由得驚呆了一陣。

但是，那只不過僅僅是眨眼工夫，阿生已經拔足飛奔，直追了過去！

五號步履快如飛，縱縱跳跳之間，轉眼已到了後巷，巷口外面便是大街，他們接應的汽車就停放在那兒的路邊。

阿生實在想不到這傢伙快到這個地步，眼看追不上了，驀地聽到了「多利」狂叫一聲，由後面急急追趕上來。

阿生回頭一望之際，脚步也相應稍慢下來，而就在這剎那之間，五號已旋風似的捲進了之車廂內去。「多利」首先撲到，就要由車窗竄進！

但是，車窗的玻璃關上了，「多利」撞得鼻子隱隱作痛，狂叫數聲，車子「呼」的一聲，隨卽絕塵而去。阿生結果還是來遲了一步！

「多利」仍在狂叫聲中，追逐那輛逃走的汽車，阿生却匆匆趕回後巷裏去！

後巷呂宅後面，呂偉良想起那個神秘的告密電話，便知道這二名大漢不懷好意。再看十二號出手之疾快，便不難想到對方的來頭。

十二號手揮「士巴拿」，接連進攻呂偉良，呂偉良鐵枴反擊，「錚錚」連聲中，驀地馬步一沉，運足了勁，攔腰將鐵枴揮擊過去！

十二號雖然氣力甚大，說到武功修養，自然不及呂偉良，鐵杖與「士巴拿」一格，又是「錚」的一聲，火光四冒，「士巴拿」被震跌地上，呂偉良也覺得虎口隱隱作痛。

就在這剎那間，但見十二號身形一矮，順勢跌倒地上。

呂偉良正想躍過一旁，然後再重整攻勢。豈料就在此時，右腿一陣疼痛，左腿原來是義腿，無法支持身體的平衡，就是這樣失去了重心的，倒在地上！

原來十二號不但氣力甚大，也有點頭腦，他眼看硬打硬拚不是呂偉良的對手，便以詭計取勝，他便利用跌倒地上的剎那間，施展了掃堂腿 把呂偉良登時掃跌地上！

呂偉良的唯一弱點正是在於雙腿之間，他剛栽倒十二號已經反彈起來。呂偉良那一下子被掃倒地上，跌得不輕，一下間竟站不起來！

十二號得勢不饒人，眼看居高臨下就要加害呂偉良，想不到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阿生剛好趕了回來。但無奈距離太遠，正感鞭長莫及，突然眼前銀光一閃，瞥見了一柄尖刀墮在眼底下的地上。俯首彎腰一抄，不暇細想，當阿生身體站直時，尖刀已經脫手飛出，飛揷向十二號的背上。

「喲」的一聲慘叫，十二號痛得挺直了腰，雙眼朝天一反，當堂倒斃地上！

呂偉良眼看處以下風，正想滾動身體，以避過對方的襲擊，想不到仰望之間，但見那傢伙中途停止了攻擊，反而往後仰倒地上。

呂偉良自地上站起，揑了一把汗。

阿生看見師父無恙，也鬆了一口氣。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師徒二人都不禁異口同聲地驚問。

但是，他們很快就找出答案了。

水務局由於接到隣近居民的一連串投訴電話，立卽派出工程車前來檢查和修理。呂偉良和阿生看見後巷的地上散滿了工具，再看看水喉接駁處多了一些儀器，心裏差不多已經明白了大半。

後來師徒二人聯合水務工程人員細心檢驗過之後，才證實那是一種劇烈的毒液，幸好大掣暫時關掉，否則，隣居的民居將無噍類。

由於事態嚴重，水務工程人員立卽報告警方。呂偉良却勸他們迅速把那具接駁在水管中的儀器先行拆卸，以免毒液沾污了食水。

警方派人趕到現場調查，呂偉良師徒二人分別說出了當時的情形。由於現場有人倒斃，師徒二人遂被帶返警局落案。

由於接駁在水管中的儀器，已被證實爲滿載毒液的東西，有經驗的警探，憑眼見的綫索，就不難猜出下毒手的人，目標正是呂偉良師徒二人。因爲那水管是透進呂宅去的。

呂偉良把那個怪電話告訴了夏維探長。夏維探長也覺得事有蹊蹺，立刻下令追查那輛在逃匪車的下落。

這一回，他的下屬已經把死者的身份查到了。所以如此迅速，正是由於十二號是個有案底的歹徒。警方這才知道：又是「謀殺博士」的詭計。

因此，警方只是循例落案，並未拘捕呂偉良師徒二人。至於法院將來開庭研究十二號的死因，那已經是以後的事。

師徒二人離開警局，仍覺得有些提心吊胆。他們不知道「謀殺博士」什麼時候會捲土重來，甚至目前就躲在附近隱蔽，只是他們見不到罷了，這也大有可能。總之，正如俗語所云：他們在光，博士在黑，博士可能時刻見到他們的動靜，他們却不知博士在何處。

即使是嗅覺特別靈敏的「多利」，也在追逐那輛神秘汽車一程之後，無功而返。

師徒二人登上那輛特製的汽車，阿生也急忙把所有的車門和車窗關上。好像時刻會遭人突襲一樣。其實，呂偉良也不是貪生怕死的人，只是覺得「謀殺博士」好像失去了常性似的，一不小心，便會禍延他人。

試想想：把毒液滲進食水之內，表面看來是爲了謀殺呂偉良師徒。但是，毒液混入食水裏去之後，水是流質，難保不會流進隣宅去。如果不是及早發覺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

「打電話告密的人是誰？」呂偉良不禁怔怔地問道。

阿生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猜會不會是院長？」

「院長？」

「對了，極有可能是范占士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曾經這樣想過，但是，他爲什麼要向我們通風報訊？」

「可能是由於他憎恨博士——謀殺博士！」

「嗯！」呂偉良墮入了思潮起伏之中。

好一會兒，呂偉良喃喃自語道：「用什麼方法可以把那惡魔制服？」

「只要找到他的下落，自然就有辦法。但是，眼前連他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！」

呂偉良正要說下去，突然看見一隊警探由裏面湧向停車場這邊來，一隊武裝警員也衝上了警車上去，一時之間，如臨大敵！

「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阿生不禁怔怔地問。但這只是下意識的脫口而出，並沒有問話的對象，因爲他明知呂偉良也跟他一樣，不會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夏維探長也率領着他的助手，匆匆由裏面出來，正要跑進他的座駕車去，回頭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還沒有走，他也走了過來。

呂偉良把車旁的玻璃攪下，探首問道：「又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們接到了一個告密電話，說謀殺博士躲在市區一幢樓宇之內。」夏維說道：「如果你有興趣的，也來看看吧！我看那惡魔末日到了。」

夏維說完，匆匆走上了他的座駕車，他的助手立刻把車子開走！

呂偉良也叫阿生開車，跟隨着大隊警車，匆匆向東區進發！

「又是一個告密電話，誰打給警方的？」阿生喃喃地說，「難道又是他？」

呂偉良順口答道：「是的，那神秘的告密人，極有可能是范占士。」

「他打給你的電話那麼準確，相信這一次決不會是假的吧？」

「當然，如果范占士眞的憎恨博士到這般田地的話，博士的行藏給他知道，恐怕他遲早也逃不掉的。」

大隊警車——包括由警局開出的，以及在巡邏中接到警方無綫電台通知的，紛紛自四方八面，趕到東區的一條橫街來。

由於謀殺博士先後令到太多的人死亡，故此這一次警方志在必得。當大批警員趕到現場之後，首先把所有隣近的街道加以封閉，以防止謀殺博士乘坐汽車逃走。

根據電話告密，謀殺博士據報藏匿在東成街七重天大廈九樓一〇三四號室。

因此，警方的包圍網完成後，夏維探長便帶同數名便衣警探，走上七重天大廈去。呂偉良和阿生也跟在後面。把守在大廈門前的警探，知道他們是探長請來的，也沒有阻止他們。

「七重天」不過是大廈的名稱，實則這一幢新廈高達十七層。

大廈建成不過十年八年光景，但已經陳舊不堪，牆壁裂痕處處，電梯也在「半病」狀態。與初初建成的堂皇美觀，眞有天淵之別。

這也難怪的，本來這就是「冒險家的樂園」，炒業的和奸商串同，趁住屋荒處處的大好時機，偷工減料，如此這般的又是一幢「新厦」。反正樓未建成，已是顧客如雲，尚未打樁已經訂購一空，再加上貪官左刮右刮，明明要用石屎樁，也非用木杉不可，圖則明明是十層，也非加多數層不可。否則，就無法賺回他們理想中的「合理利潤」。

至於日後的後果問題，住客的安全等等，管他娘的！反正已經袋袋平安了！

這是當地的一種怪現象，居民早已見怪不怪。

且說「鐵枴俠盜」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，眼看夏維帶了他的手下擠進一號電梯去，他們只好和另一批警探乘第二號電梯。

一號電梯突然「發脾氣」，獃在那兒不動，剛好有個胖子警探夾在其中，夏維以爲「超重」，叫他走出電梯外，等下一次電梯才上去！

可是，少了二百多磅，電梯依然在鬧蹩扭，動也不動！

夏維探長本來已經焦急不已，再給這乘老爺電梯阻了下來，氣得三字經接連出口。

胖子偵探在電梯門外，看得較爲明白，用手推動那度銹蝕處處的「自動門」，「卡察」一聲，門

內機關一响，電梯這才緩緩上升。要不是胖子這一推，眞不知要等多久。

梯內，梯外的警方人員見狀，無不爲之啼笑皆非！

由於那麼一阻，一號電梯未到，二號電梯已是捷足先登。

因爲探長未到，其他警探未敢輕舉妄動，只在九樓各要道把守，以防有人衝出！

但是，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却看見「一〇三四」號室，似乎有點不大對勁。

等到夏維探長上來的時候，呂偉良却警告他說：「我看，這度門沒有理由虛掩的，叫你手下千萬不可亂動！」

夏維這時也見到了，門的確是虛掩着的，似乎沒有鎖上。但是，也沒有正式打開，只露出了條極小的裂縫，內裏似乎有些東西在阻止那度門被風吹開。但在外面就看不見是什麼東西。

呂偉良在對夏維表達了他的見解之後，他已經帶住阿生走到走廊的盡頭處，跨出窗外去。

窗外牆邊有一度闊約半尺的水泥屋簷凸了出去，師徒二人就是借着這少許駐足的地方，攀向「一〇三四」室的窗口那邊！

夏維探長趁住這時候，輕輕推開隣居的一個單位的門。

他向一名婦人表白了身份之後，隨卽閃了入屋去。

夏維向那婦人問及隣室的情形，那婦人說道：「我也不大留心，好像最近搬來了三個男子漢，沒有女人的。但是，先生，你也知道，這裏大厦環境複雜，有時左隣右里見面也互不點頭，誰有閒心去理會他們呢？」

「今天有什麼異狀麼？」夏維又問。

「沒有，我沒有留意。」

夏維看見問不出什麼結果，探首窗外，看見呂偉良二人已經攀至隣室的窗外，伏了下來。

呂偉良窺伺了一下室內的情形，但見一具屍體，伏在門後，一束炸藥，則被安置在門閂附近，只要有人推動那度街門，便會把一枚附在門旁的自燃火柴擦着了火，炸藥也會隨卽燃爆！

呂偉良在確信屋內再無生還者之後，便首先爬入窗內，阿生亦隨後而至！

夏維伸首窗外，探出了半截身體，瞭望過隔隣問道：「裏面有人嗎？」

可是，呂偉良那有空去答他呢？他在提心吊胆的去拆除門上的炸藥，阿生則竄進屋內各處，看看有沒有人潛伏在其中。

雖然看見門後這種「陷阱」形式的裝置，差不多也可以肯定屋內不會再有活生生的人在這裏「等死」，但世事有時很難說的，例如有人給人綁紮起來，讓他們留下來做「陪葬品」也大有可能。

但是，事實上當時是沒有其他的人留在這屋子裏。

因此，阿生不久亦由裏面走出來，高聲回答了探長的問題。但他看見呂偉良正在聚精會神的把自動爆炸的裝置拆除，也順便高聲叫他們外面的人，切不可强行闖進！

呂偉良是個江湖上著名的俠盜，生平出生入死也不知多少次了。對於這一類小巧的自爆裝置，自然是見過了。但是，他却想不到有人喪心病狂至此，竟在這民居之內，安裝了這危險的玩意！

阿生一直沒有留心地上躺着的屍體，他只關心呂偉良那雙靈活無比的手，希望呂偉良能够安然把那一觸卽發的炸藥拆除下來。

呂偉良在小心翼翼地工作，他知道稍不小心，就可能引起爆炸，他們師徒二人死了不打緊，其實像他們這種冒險生涯，要死隨時都可以死，問題却是這幢大厦之內，少說也會住上數千人。萬一眞的發生爆炸，那就不堪設想。

但是，安置這自動爆炸裝置的人，似乎事前也費過一番心思。他把屍體放在門後，如果有人要入來，必須用力推動那度街門。只要稍爲用力，那一支附在門旁的自燃火柴便會劃着了火，炸藥的引綫也隨卽觸發炸藥，而引至爆炸。

目前的難題是呂偉良手中沒有刀，也沒有剪，但憑雙手將綁紮在門閂上的一支粗枝自燃火柴解下來，這種自燃火柴是隨時隨地，磨擦着任何地方亦可以燃燒的。

呂偉良終於憑着他那靈活的雙手，把火柴枝解了下來。

然後，他才把爆炸品拆除，這才敢叫阿生把屍體搬開。

阿生一直目不轉睛的注視呂偉良雙手的動作，連咽口涎沫也不敢。及至現在呂偉良叫他移開那屍體，他才將那屍體翻側。

如此一來，屍體面部便朝向天花板。因此，阿生也就看見了他的面型輪廓，豈料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又嚇得呆了一陣。

原來這屍體並非別人，正是與他在後巷交過手的五號殺手。

當然，阿生不知道他是五號殺手，只知道他是「謀殺博士」的助手之一。但是，他爲什麼要被人殺死，棄屍在這裏？

屍體移開之後，夏維等警方人員已經入來。

看一切的佈置如此簡陋，大概在逃的人無意在此久居。屋內甚至連椅子也沒有，只有一些木箱。當然更不會有電話。

呂偉良說道：「我看，他也是由窗口出去的。否則，這自動爆炸裝置，不可能設計得如此巧妙。屍體更不可能推到門後。」

「他爲什麼要這樣做？」夏維怔怔地說。忽然他又變得非常生氣，「這分明是企圖謀殺警方人員，眞是豈有此理！」

呂偉良指指已經交到一名探員手中的那一束炸藥，說道：「何止謀殺警方人員？如果一旦上當，只怕這一幢大厦的居民也無噍類！」

阿生忍不住也喃喃自語，道：「到底誰打電話給你們，要你們警方到這兒來？」

「當然是賈倫——謀殺博士的詭計。」夏維答道。

阿生道：「他爲什麼要殺自己的助手？」

「那傢伙殺人成狂，也許是怪他執行任務失敗了，他不是習慣了不留下生口的嗎？」夏維又說：「我看，他在存心戲弄我們警方。」

呂偉良在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，也覺得謀殺博士的確有心要引警方上當，讓警方人員一手製造一宗大爆炸案。幸而他憑了一點經驗，總算避過了一場大災禍，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警方人員已經分頭進行工作，包括現場的基本偵查，以及向樓下管理處連絡，派人去找這個單位的業主，追查這裏本來的租客是誰等等。

呂偉良和阿生則想着那個打到呂偉良家中的一個告密電話，那當然不可能也是謀殺博士打去的，他不會自己破壞自己的計劃。

那麼，誰這樣好心，及時提醒了他，說有人要去謀殺他呢？

就當他們在胡思亂想之際，一名探員入來向夏維報告說：「大厦頂樓出現了怪事，一個人給人綁住四肢，用繩子吊在半空！」

夏維和呂偉良等人，急急衝上了頂樓，那是十八樓的天台。

一支稍比晒衫竹粗大的竹竿，像旗竿似的伸出了大厦外面去，一端被人用繩索綁紮在大厦天台之上的鐵欄上，末端則吊着一個人，那人四肢被綁，搖搖欲墮的懸空掛在那裏。

看樣子，那竹竿上面的人好像是有點兒昏迷過去了！

這也難怪的，十八樓離街上的地面，高達百多二百尺，胆小的由欄杆俯視街上，也會覺得雙足發軟！何況那人現在是被繩索反綁四肢，綁在搖搖欲墮的竹竿末端，只要他睜開雙眼一望，相信亦會胆喪！

但是，做這件事的人，偏偏要令竹竿上的人面目望向下面街心去！雙手雙足反綁在後，只要他輕輕一掙扎，竹竿就會搖呀搖的，再用力嗎？就不難竹折繩斷，令他墮入街心，而變成肉醬！

呂偉良也覺得這是別開生面的刑罰，大概又是「謀殺博士」的傑作吧？

心裏這樣想着，也不免會替竹竿上那人担心起來，夏維則下令急召消防人員。

是的，只要一個不小心，竹竿上那人就會墮下百多二百尺下面的街上。竹竿是那麼的幼細，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折斷。

呂偉良拄杖至欄邊，細心瞭望一下，不由得又呆了一陣！

原來被懸在竹竿末端的，並非別人，却是謀殺博士本人。

「奇怪！怎麼會是他？」呂偉良忍不住對阿生說，「這簡直是開玩笑啊！」

夏維似乎也發覺了，因爲他未親眼見過謀殺博士其人，所以問呂偉良：「他是不是就是謀殺博士賈倫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他！」呂偉良肯定地答。

賈倫似乎也在一度昏迷之後，甦醒過來。他不敢多作掙扎，只是朗聲說：「請做做好心！救救我吧！」

呂偉良覺得這傢伙可能仍未知道有這許多警方人員在場，這也難怪的，任何一個人被人倒吊在那裏，也會頭昏眼花，何況他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被人吊在這裏的。

阿生捉狹地問道：「你是不是謀殺博士？坦白點說了出來，老子便放你下來。否則，嘿！有得你瞧的！」

賈倫說道：「兄弟、你要我認什麼、我都承認了，只求你放我下來。」

「好吧！那你告訴我，是否由你一手策劃『謀殺學院』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范占士呢？」

「他？他是院長。」

「募捐擴充經費是誰的主意？」

「我的！」

「拒絕捐欵的人，是誰殺的？」

「我們謀殺學院中的學生們。」

「誰的主意？」

「當然也是我的。」

阿生又問：「那麼，你們的院長范占士呢？他豈不是變成了傀儡？」

「我們因爲意見相左，我軟禁了他，可是，想不到他……他竟逃脫了。」

呂偉良挿嘴問：「爲什麼你不殺死他？」

賈倫答道：「他是我的老師。」

「老師？什麼老師？」

「專門教授謀殺學問的老師。」賈倫嘆氣說、「我們在外國可謂臭味相投，所以同意回到本市開設這間謀殺學院，教授謀殺藝術。但是，他的目的不在乎錢，而要訓練全能的殺手，那是不切實際的，所以我先下手爲强，把他囚禁起來，想不到……想不到……」

消防車已經應召而來，雲梯架起，想漸移近賈倫這邊來！

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，「砰」然一聲！子彈來自隣近一座大厦的天台，而且非常準確，一槍便射中了那條繩子！只聽得「謀殺博士」一聲慘叫，賈倫的身體離開了竹竿！直向街上飛墮而下！

竹竿驀地減少了百多磅的負担，跳彈得極之厲害！

準備救援賈倫的消防員，雖然在街上張開了救生網，但可惜賈倫跌得並不準確，「叭」地一聲，跌得頭顱開花，血漿四濺！死狀極之可怖！

夏維等人的注意力立即移到隣近的一座大厦天台之上。

那天台之上有個人影，頭髮蓬鬆，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，夏維立即俯伏下來，用無綫電話通知街上的警員，衝上去捉人！

那人又舉起一支長槍，向着這邊天台發射了一顆子彈。

「砰」然一聲槍响，一名警員躲避不及，受傷倒地！其他的警員正待開槍射擊，却給夏維探長一聲喝住！

夏維說道：「那就是失踪的謀殺學院院長范占士，我們要活捉他！」

其實，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早已看出了幾分，他們正蛇行鼠步，急急離開七重天大厦的天台，趕到隣近的天台去對付那瘋子院長。

站在雲梯上面的消防員，耳聞目睹，也覺處境極端危險，只要那瘋子槍嘴一擺，他便隨時隨地會變成一名犧牲者。因此，他用通話機通知下面的控制者，把他迅速移近那幢大厦的天台。當雲梯還差三尺未到時，那消防員已經把安全扣解開，趁住范占士舉槍瞄準七重天大厦天台那邊的時候，他飛撲過去，奮勇將他撲倒地上！

二人在糾纏中，那支每次只可以响一下的鳥槍，又「砰」然一响！幸而沒有傷人。

消防員氣力畢竟比院長大了一些，在經過了一番掙扎之後，范占士終於被制服。

范占士傻笑道：「你們這班傻瓜，爲什麼要救一個殺人犯？」

消防員不知道他說什麼。因爲他對「謀殺博士」這宗案，只是一知半解。

不久之後，夏維等人已經趕到了。呂偉良和阿生則比他們更早了一步到達，但是，一切已成過去。只是他們還不明白，「五號殺手」是誰殺死的，裝成「自動爆炸陷阱」的又是誰？

瘋子院長范占士傻氣地笑了，他對夏維說道：「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我自從由荒島逃脫後，便決心不放過賈倫，我要報仇！因此，我一方面逃避警方耳目，另一方面也要明查暗訪賈倫的下落，終於給我在翠紅路附近發現了五號和十二號。我看見他們的動靜，便知道他們意欲何爲了。當然，賈倫是我徒弟，五號和十二號是我的徒孫！他們又怎麼騙得過我雙眼？」

呂偉良忍不住挿嘴問：「打電話給我的，可就是你？」

「當然是我，我不想你死，但又不讓你殺死賈倫。我要親手了結這叛徒，所以，我悄悄地跟踪五號回到七重天大厦，出其不意的，把賈倫制服，把五號殺死，然後……嘻嘻，我再把賈倫吊上天台，在他的巢穴造成一個爆炸陷阱。我要看警方的人推開那度門，然後，在一聲隆然巨响之後，看見七重天大厦倒塌，看見賈倫那傢伙在爆炸聲中跌落大街上去。可是……」

以後的事，也不須他再說，各人也明白了。在場的人無不覺得這傢伙可憐又可笑！而且，也實在是令人覺得非常可怕。只有呂偉良覺得他還有多少人性，否則，他不會打那救命電話到呂宅去！

不過，那又有什麼用呢？憑呂偉良的力量是無法挽救他的。因爲，范占士早些時已經殺了人，他奪了那擁有鳥槍的人的衣服和這一支兇槍，所以，他註定是要死的！呂偉良只能黯然慨嘆，人性越來越瘋狂了！這社會上的殺風，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遏止？

（全文完）

名著預告：一骷髏樂園一

那是人間地獄，也是罪惡的淵藪，如果有人偶然闖進這三不管的地帶，眼前所見盡是骷髏，但實際上這裏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，只可惜他們偶一不愼，便墮進了這個罪惡的深淵去。結果便無法自拔！下一個「鐵枴俠盜」，將介紹「骷髏樂園」裏的一切，敬請垂注！

新派武俠長篇連載

流星·蝴蝶·劍

古龍·文　培新·圖



第二部、蝴蝶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

一

蝴蝶永遠只活在春天裏。

春日雖易逝，但却必將再來。

只要你活着，就有春天。

二

這蝴蝶已死去了，至少已死了三個月，但牠翼上的色彩却幾乎還是和活着時同樣鮮艷。

蝴蝶夾在一本李後主的詞集裏。那雙美麗的彩翼雖已被夾得薄如透明，身體的各部位都還完整無缺，所以看起來還是翱翔如生，彷彿隨時都可能展動雙翼，乘風而去。

她翻開這本詞集，就看到了這隻蝴蝶。

那一頁恰巧是她最心愛的一首詞。

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……」

花謝了還會再開，春天去了還會再來。

可是這蝴蝶呢？

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……」

這首詞幾乎和蝴蝶同樣美，足以流傳千古，永垂不朽。

可是這塡詞的人呢？

這塡詞的人，生命是不是也和蝴蝶一樣？

人若太多情，是不是就會變得和蝴蝶一樣？

多情人總是特別容易被人折磨，多情人的痛苦總是比較多。

多情人的生命也總是比較脆弱短促。

「小姐，水已經打好了。」

她的丫頭蘭蘭匆匆走進來，看到她手裏的蝴蝶，蘋果般的面靨上露出一雙笑渦，嫣然道：「小姐，你看這蝴蝶美不美？」

她抬起頭，道：「這蝴蝶是你捉來的？」

蘭蘭道：「嗯，我捉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捉到，幸好沒有把牠的翅膀弄斷。」

她輕輕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雖然沒有弄斷牠的翅膀，却弄死了牠。你心裏不難受？」

蘭蘭笑道：「蝴蝶反正很快就會死的。」

她打斷了她的話，道：「人也反正很快就會死的，是不是？」

蘭蘭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

她皺了皺眉，道：「可是怎麼樣？蝴蝶有沒有傷過你？」

蘭蘭道：「沒有。」

她又道：「蝴蝶又有沒有傷害過任何東西？」

蘭蘭道：「沒有。」

她又嘆了口氣道：「那你爲什麼要傷害牠？」

她總是不懂，人爲什麼要對蝴蝶這麼殘忍？人捕殺野獸，是爲了野獸傷人。人奴役牛馬，烹殺牛羊，是爲了這些家畜是人養育的。

可是，蝴蝶——牠是那麼善良，那麼無辜，牠爲了人間的美麗而傳播花粉，却沒有想要人對牠報答。

人爲什麼還是偏偏要對牠這麼殘忍？

蘭蘭咬着嘴唇，想了想，才低着頭道：「我去捉牠，只不過因爲牠很美、很好看……」

「美」難道也是種罪惡？

爲什麼越美麗的生命越容易受到傷害？

蘭蘭又道：「我其實並不想傷害牠。」

她嘆息着道：「你雖然不想傷害牠，但牠已死在你手上。」

蘭蘭嘟起嘴，道：「但現在牠還是和活着時同樣美麗，我若沒有去捉牠，牠現在也許已死在陰溝裏，也許已被吃進了蜘蛛的肚子。」

她怔住，說不出話。

她不能不承認蘭蘭的話也有道理。

這蝴蝶雖已死了，但牠的美麗已被保存，已被人欣賞。

牠的生命已有了價値。

蝴蝶如此，人也一樣。

一個人是死是活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的生命是否已有價値？

「死有輕於鴻毛，也有重如泰山」，豈非也正是這意思。

蘭蘭道：「小姐，水已快涼了，你快去洗吧！晚上你不是還要出去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，輕輕的將蝴蝶又夾回書裏。

塡詞的人雖已死了，但這些詞句却已不朽，所以他的人也不朽。

他雖已死了但却遠比很多活着的人還有價値。

他死又何妨？

× × ×

水並沒有涼了，但夜色已籠罩大地。

約會的時間已過了。

她並不着急，還是懶懶的躺在溫水裏。她知道約她的人一定會等。

何況，他等不等都沒有關係。

雖然他很年青、很英俊。尤其是穿着那件大紅斗蓬的時候，更加如臨風玉樹，足以令很多少女心醉。

雖然他對她體貼入微，千依百順，將她當做女玉甚至將她當做仙子，不惜用盡一切方法討好她。

可是她對他並不在乎。

她無論對任何人都不在乎，無論對任何人都不在乎。

有時她自己想想，都覺得自己很可怕。

也許就因爲她對他全不在乎，所以他才對她這樣死心塌地吧！

她若眞的愛上了他，嫁給了他，他也許就會變得不在乎了。

人，本就是種如此奇怪的動物。對他們已得到的東西，總是不知道多加珍惜，等到失去了時，又往往要悔恨痛苦。

人，爲什麼總是喜歡折磨自己？

她現在很少去想這種事，也許因爲她對人生已看得太透澈。所以她無論對什麼事都覺得很厭倦。

她還年青，本不該對人生看得如此透澈，本不該如此厭倦。

包圍着她的那些人，很多人年紀都比她大，可是他們無論對什麼都覺得很有興趣。一點點小事也會讓他們笑個不停。

有時候她簡直覺得他們太幼稚，太無聊。

望着清澈的水波，她忽然想到那天坐在溪水旁的那年青人。

那眼睛裏充滿了憂鬱和痛苦的年青人。

他還年青，可是他對人生却似已比她更厭倦。

爲什麼？

她輕輕嘆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也許我應該讓他死的。因爲我並不能給他快樂……」

蘭蘭垂首走了進來，遞來了一方乾淨的絲巾，陪笑道：「小姐該洗好了吧！花公子一定等得快急瘋了。」

她淡淡道：「讓他等，讓他瘋。」

蘭蘭眨眨眼，道：「小姐你難道一點也不喜歡他？」

她搖搖頭。

蘭蘭道：「那麼小姐最近爲什麼總是跟他一起出去玩呢？」

她凝視着水波，緩緩道：「也許只因爲沒有人來約我。」

× × ×

花公子穿着大紅的斗蓬，站在樹下。

一彎新月掛上樹梢。

「夜已深了，她爲什麼還不來？」

花公子的確已等得快急瘋了，恨不得立刻衝到她家裏去問她。

可是他不敢。

他不敢做任何一件可能會讓她不高興的事。

有時他也會替自己生氣，氣得要命，覺得自己本是好好的一個人，爲什麼要被她如此欺負。

他甚至咀過很多次咒，咀咒後絕不再去找她。

可是他不能。

他的人就像是已被一根看不到的繩子綁住，拉着他去找她。

只要一看到她，心裏立刻充滿柔情蜜意，怒氣早已不見了。

黑暗中忽然走出來了一條人影。

花公子的心一跳：「她來了？」

不是。

這人的腳步踉蹌，看來是個醉漢，頭上戴的帽子也歪下來了，遮住了大半個臉。遠遠就嗅到有一陣陣酒氣。

花公子皺皺眉。他自己沒有喝酒的時候，總是很討厭喝醉了的人。他自己喝醉了的時候，却認爲自己豪爽而可愛。

他希望這醉漢快點走過去，這醉漢却偏偏向他走了過來。忽然道：「你在等人？」

花公子昂起頭，根本不屑理睬。

醉漢喃喃道：「我也等過人，但要値得等的人我才等。你呢？」

花公子冷冷道：「你管不着。」

醉漢笑笑道：「我當然管不着，但你等的若是個婊子，那就太寃了。」

花公子一把揪住他衣襟怒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醉漢道：「你等的難道不是婊子？難道還會是個皇后？」

花公子道：「是又怎麼樣？」

醉漢又笑笑，道：「她也許是你的皇后，却是我的婊子。」

花公子大怒揮拳，拳頭還未打上他的臉，忽然發覺這醉漢一雙眼睛銳利如刀完全沒有半分醉意。

醉漢冷冷的瞧着他，銳利的眼睛中似乎還帶着幾分嘲弄之意。

花公子的心又一跳，道：「你莫非知道我等的是誰？」

醉漢道：「你等的是小蝶，是不是。」

花公子動容道：「你認得她？」

醉漢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怎會不認得，她就是你的皇后，就是我的婊子。」

花公子的怒氣再也不忍能耐，拳頭再次擊出，剛觸及這醉漢的時候，突然覺得胃部一陣劇痛，彷彿有根尖針直刺進去。

他疼得彎下腰。醉漢的膝蓋已撞上他的臉。他只覺眼前冒出一片金星，仰面倒下，鼻子裏流出的血比身上的斗蓬更紅。

醉漢垂頭望着他，喃喃道：「奇怪，這人的鼻子雖已歪了，却還是不太難看。」

花公子喘息着，想躍起。

但醉漢的腳已飛來。他只覺腰上一陣刺骨的酸痛，面目五官都似已變形，嘴裏滿是碎裂的牙齒。

醉漢慢慢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樣才好些了，但我還可以讓你變得更好些。」

花公子已不再憤怒，只有恐懼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爲什麼要對付我？」

醉漢淡淡道：「因爲她是我的婊子，我一個人的婊子，不是你的。」

× × ×

小蝶站在那裏，面對黑暗。

連遠方都看不見燈火，她身上穿的紅斗蓬在黑暗中看來，已變爲暗紫色，一種鮮血凝結時的暗紫色。

地上一片狼藉，現在她已不再嘔吐。現在她甚至已能不再恐懼，不再憤怒，但却不能不思想，所以就不能不悲哀！

「他還是個孩子，他做錯了什麼！」

一個健康的少年人，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女孩子，誰也不能說他錯。

可是現在他却像是條野狗般被人倒吊在樹上，——一條已被人用亂棒打死了的野狗。

他做錯了什麼？

他唯一做錯的事，就是愛上了一個不該愛，也不能愛的人。

「我早就應該告訴他，我不是他的對象，我早就應該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。」

小蝶閉起眼睛，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事。

那時候她也許還是個孩子，也許已由孩子長成女人，對生命和愛情還都充滿了美麗的憧憬。

那時正是春天，花已盛開。

她的人就像花一樣，被春風吹得又鮮艷，又芬芳。

盛開的花畔一定有蝴蝶留戀。

花一般的女孩子呢。

她忽然發覺有一個少年人在注意着，她隨時隨地都可以感覺到他那雙明亮的眼睛在凝注着她。

這少年也許在沉默，也許在害羞，可是他那雙眼睛裏，却含蘊着火一般的熱情，足以勝過千言萬語。

她也很喜歡這少年，很願意接近他。

只要給他們機會，他們一定會由相識而相愛。

只可惜他們沒有機會。

他們剛相識，他就忽然失踪，從此之後，她再也沒有看到過他。

她本來很奇怪，猜不透他爲什麼突然避不見面，過了很久之後，她才漸漸明白，無論誰愛上了她，都很快就會「失踪」的。

她當然也已知道那是誰做的事。

這人已將她佔爲己有，絕不許任何別的人再沾她一根手指。

開始時她不但驚惶而憤怒，憤怒得幾乎忍不住要殺了這個人。

她不能。

她沒有那種力量，也沒有那種勇氣。

他佔有她時，她竟完全不能反抗。

從此她只有忍受，忍受……忍受到快瘋的時候，她就會不顧一切，去找別的男人，別的男孩子。

她只能帶給別人不幸。

每次的結果都是一樣——和現在這結果一樣。

花公子的命運雖然悲慘，可是她的命運却更悲慘十倍。

花公子雖然無辜，她又何嘗不是無辜的？

她什麼也沒有錯。

唯一錯了的是，有個不是人的人愛上了她，糾纏着她。

她非但無法反抗，連逃都逃不了。

× × ×

小蝶慢慢的向前走，走向黑暗。

她沒有再回頭去看一眼，可是她眼淚已開始流下。

也許她眼淚並不是爲別人而流的，而是爲了自己。

她並沒有往回走，她不想回家，因爲她知道那人現在一定在等着她，伸開了雙手在等着她。

那雙殺人的手現在必已洗得很乾凈，但是手上的血腥却是永遠洗不掉的。

每當這雙手擁抱她，撫摸她的時候，她都恨不得去死。

她不能死。

她有原因不能死。

只有一個原因，一個任何女人都不能不接受的原因。

所以她就不能不忍受，忍受他的撫摸：他的擁抱，忍受他那滿帶着酒臭的嘴在她臉上磨擦。

這也是最令她痛恨的。

他只有在喝得醺醺大醉時才會去找她，只有在需要時才去找她。

他找她好像只是爲了一件事，一件令她作嘔的事。

她從沒有在其中找到絲毫樂趣。只不過是他發洩的工具。

她非但不敢拒絕，甚至不敢露出一絲厭惡的表情，因爲他隨時隨刻都不會忘記提醒她。

「你若不愛我，若敢離開我，我就要你死！」

× × ×

小蝶已走了很久，但前面還是和她走來的地方同樣黑暗。

甚至更黑暗些。

她不知道，自己應該走到那裏去？能走到那裏去？

這世上彷彿根本就沒有一個她可以逃避的地方，而她雖然明知如此，却還是不願意回去。

一想起那雙手，她就幾乎忍不住要嘔吐。

前面有流水聲。

她茫然走過去，靜靜的河水在夜色中看來如一條灰白色的絞索，無情的扼斷了大地的靜寂。

她坐下。

她看着淡淡的烟霧從河水上升起，看來那麼溫柔，那麼美麗。

但是霧很快就會消失。

「我只要縱身一躍，躍入霧裏，我的煩惱和痛苦豈非也很快地就會隨着這烟霧消失？」

她忽然有了種衝動，幾乎想不顧一切跳下去。

就在這時，她彷彿聽到一個人的聲音！

「你是不是想死？」

聲音漂渺而遙遠，就彷彿是黑夜中的幽靈在探問她的秘密。

她不由自主點點頭。

這聲音又在問：

「你活過嗎？」

她猝然回頭，就看到了那雙眼睛。

同時明亮的眼睛，同樣在冷漠中含蘊着火一般的熱情。

在這一刹那間，她幾乎要將他當做多年前那沉默的少年人——那突然失踪了的少年人。

只不過他彷彿更年青，更憂鬱，此刻冷削的嘴角却帶着絲淡淡的笑意，彷彿在對她說：

「這句話是你問過我的，你還記不記得？」

她當然記得，有種人你只要見過一面就很難忘記。

孟星魂就是這種人。

小蝶也凝視着他，道：「你沒有死？」

孟星魂嘴角的笑紋更深，道：「一個人若連活都沒有活過，怎麼能死？」

小蝶忽然發覺自己臉上也有一絲笑容升起，道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該來的時候就來了。」

小蝶道：「該來的時候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總覺得好像欠你一點什麼，所以……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認爲我救過你，所以也該救我一次，是不是？」

孟星魂笑了笑，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從未想到你這樣的人也有想死的時候。」

小蝶垂下頭，又抬起，道：「你一向都是這麼說說話的麼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只說眞話。」

小蝶道：「眞話有時很傷人的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謊話也許不會傷人，但却傷人的心。」

小蝶凝視着他，眸子更亮，道：「那麼我問你，那天我若不來，你是不是眞的會死？」

孟星魂沉默着，緩緩道：「我只想死……想不想死，我會不會死是兩回事。」

小蝶道：「兩回事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很多人，都想死，很多人，都沒有死，」

小蝶笑了，道：「所以我並沒有救你，你也沒有救我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眞正要死的人，本就是誰都救不了的，」

小蝶慢慢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所以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的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欠你。」

小蝶道：「欠我什麼？」

孟星魂的眸子裏似已有霧，凝注着她，一字字道：「我現在已不想死。」

小蝶又笑了，道：「這麼樣說，我也欠你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欠我什麼？」

小蝶道：「我想不到今天晚上還能笑得出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喜歡笑？」

小蝶道：「喜不喜歡笑，和笑不笑得出也是兩回事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看到我才笑的？」

小蝶道：「嗯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認爲我這人很滑稽？」

小蝶道：「不是滑稽，是有趣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那麼，你爲什麼不陪我喝兩杯酒去？」

小蝶眨眨眼，道：「誰說我不去？」

× × ×

酒不好。

如此深夜，已找不到好酒。

酒不好並沒有關係，有些人要喝的並不是酒，而是這種喝酒的情趣。

孟星魂舉杯道：「我不喜歡敬別人的酒。」

小蝶道：「我也不喜歡別人敬我的酒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但是，我更不喜歡別人比我喝得少。」

小蝶笑笑道：「喝酒的人都有這種毛病，總希望別人先醉……就算他自己想喝醉，也希望別人先醉。」

孟星魂說道：「你對喝酒的人，好像瞭解得很多。」

小蝶道：「因爲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。」

孟星魂微笑道：「看來你也不喜歡說謊。」

小蝶微笑道：「那只因爲我對你沒有說謊的必要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若是有必要呢？」

小蝶慢慢的舉起酒杯，望着杯中的酒，緩緩道：「有必要時我時常說謊，而且說出來的謊話有時連我自己都不信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要怎麼樣才算有必要呢！」

小蝶道：「那樣的情形很多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譬如說……」

小蝶道：「譬如說，你若看上了我，已讓我知道你在喜歡我……」

她笑了笑，將杯中酒一飲而盡，道：「那當然不可能。」

孟星魂也慢慢的舉起酒杯，却沒有望着杯中的酒。

他的眼睛在杯沿上凝注着她，緩緩道：「爲什麼不可能？」

小蝶道：「因爲……我們彼此根本不瞭解，甚至可以說不認識。」

孟星魂說道：「但，我們現在已經認識了，何況……」

他很快的喝完了這杯酒，又添了一杯，再喝下去，才接着道：「瞭不瞭解是一回事，喜不喜歡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我相信瞭解你的人一定不會很多，喜歡你的人一定不會很少。」

小蝶微笑道：「你這是在恭維我，還是在諷刺我？」

孟星魂也笑了，道：「我只不過說出了我心裏想說的話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常常在別人面前說出你心裏想說的話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從不說……」

小蝶道：「可是今天你……」

孟星魂道：「今天是例外，對你是例外。」

小蝶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孟星魂沉默了很久，突然長長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小蝶也沉默了。

她忽然發現自己心裏也有同樣的感覺。覺得可以在這人面前可以說出自己的心事，覺得在這人面前可以無拘無束。

爲什麼呢？

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她只笑了笑，道：「你的毛病是話說得太多，酒喝得太少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在等你。」

小蝶道：「等我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已經比我少喝了兩杯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要我喝得跟你一樣多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嗯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想灌醉我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的確有這意思。」

小蝶笑道：「那麼我警告你，要灌醉我並不容易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就因爲不容易，所以才有趣，越不容易越有趣。」

× × ×

孟星魂很喜歡韓棠住的這木屋，這也許因爲他和韓棠也有些相似之處。

這木屋並不舒服，却很幽靜。

韓棠死後，這木屋就沒有人來過，因爲韓棠的價值就在於他自己，他的那雙手，他死了之後，所有屬於他的一切立刻都變得全無價值。

孟星魂已將這木屋看成自己的。

他們喝酒的地方，就在這木屋外，現在星已漸疏，夜已更深。

罎子裏的酒却已淺了。

孟星魂道：「我忽然發現跟你在一起，不但話說得特別多，酒也喝得特別多。」

小蝶道：「一個人只有跟老朋友在一起的時候，才會這樣的，是不是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是。」

小蝶道：「我們並不是老朋友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們不是。」

小蝶看着他，眸子更亮，比天上最後的一顆星還亮。

孟星魂忽又笑道：「聽說你酒喝得越多，眼睛越亮，是不是？」

小蝶吃吃的笑，道：「你對我還知道多少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知道你酒量很好，知道別人都叫你小蝶。」

小蝶道：「還有呢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小蝶道：「我却連你叫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姓孟……」

小蝶打斷了他的話，道：「我並不想知道你的名字，因爲我們之間根本沒有任何關係，以前沒有，以後更不會有。」

孟星魂忽然覺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沉，忍不住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小蝶道：「因爲我不高興。」

她忽然站起來，往外走。

孟星魂道：「你要走？」

小蝶道：「我早就該走了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送你。」

小蝶道：「不必，不必，不必……」

她沒不再看孟星魂一眼，接着又道：「我自己有腿，我的腿並沒有斷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以後……」

小蝶道：「以後？我們沒有以後，以後你還是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你。」

這人就像是忽然變了。

在一剎那間就變了，變得既冷酷，又殘忍。

誰也猜不透她怎會變的？女人的心事本就沒有人能瞭解。

孟星魂的心彷彿有些刺痛，就彷彿有根針刺入了他左面的胸膛裏。

他沒有再說話，他靜靜的看着她走。

他不喜歡去勉强別人，尤其不喜歡勉强女人。

誰知小蝶忽又回過頭，道：「你就這樣就讓我走了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還能怎麼樣？」

小蝶道：「你不想留住我？」

她眼皮忽然矇矓，又道：「若是別人，一定會想盡法子留下我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不是別人，我就是我。」

小蝶瞪着他，又吃吃笑道：「你這人眞有趣，眞有趣……」

她忽又走回來，拿起酒杯，看了看，酒杯是空的。

她就提起酒罎，對着嘴往下灌。

孟星魂道：「你已經有點醉了。」

小蝶抹着嘴角的酒痕，吃吃的笑道：「你不喜歡我醉？——男人都喜歡女人喝醉，女人喝醉了時

，男人才有機會佔便宜。」

「砰」的，她手裏的酒罎子跌了下去，跌成粉碎。

她忽然坐到地上，放聲大哭，道：「我不要回去，就不要回去……」

× × ×

小蝶沒有回去。

她清醒的時候，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既冷又硬的小床上。

她身上的衣服還和昨夜同樣完整，連鞋子都還穿在脚上。

那姓孟的少年人就坐在對面，像是一直都坐在那裏，連動都沒有動。

小蝶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微笑中帶着歉意，道：「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喝醉了？」

孟星魂微笑道：「每個人都有喝醉的時候。」

小蝶的臉紅了紅，道：「我平常本不會那麼快就喝醉的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知道你昨天心情不好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知道！」

孟星魂道：「心情好的人，絕不會一個人跑到河邊去想死。」

小蝶垂下頭，過了很久，才問道：「我喝醉了後，說了些什麼話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說你不想回去。」

小蝶道：「然後呢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然後你就沒有回去。」

小蝶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有說別的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以爲自己會說什麼？」

小蝶沒有回答，忽然站起來，攏着頭髮，笑道：「現在我眞的該回去了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……你用不着送我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小蝶忽然抬起頭：「你爲什麼一直瞪着我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因爲我怕。」

小蝶道：「怕？怕什麼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怕以後再也看不到你！」

小蝶的心忽然一陣顫抖，就像是一根被春風吹動了的含羞草。她忍不住去看看他，她看得出他眸子裏充滿了痛苦。

孟星魂慢慢的，接着又道：「我希望以後還能够去找你。」

小蝶大聲道：「不行。」

她聲音大得連自己都嚇了一跳，所以停了停，才接着道：「你若去找我，一定會後悔的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後悔？」

小蝶道：「我對你不會有好處，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，無論誰遇到我都會倒霉的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，我只問你……」

他深深的凝注着她，一字字道：「我只問你，你願不願意我再去找你。」

小蝶道：「你絕不能去找我。」

她垂下頭，發覺自己的心已開始軟化。她輕輕的接着道：「但我以後却說不定會來找你。」

× × ×

小蝶走了。

孟星魂還是動也不動的坐在那裏。

他心裏有痛苦，有甜蜜，有失望，也有溫馨。

他已覺察到她心裏一定有很多秘密，是不能對他說出來的。

他自己又何嘗沒有一些不能對人說出的秘密。

也許就因爲他們彼此間的相同處實在太多了，所以才會痛苦。

因爲一個人若是動了情感，就有痛苦。

「我以後說不定還會來找你。」

她眞的會來麼？

孟星魂長長嘆了口氣，站起來，又倒在床上。

他有很多事要做，但現在他什麼都不想做。

枕頭上還留着她的髮香，他將自己的臉埋到枕頭裏。

他已下定決心。

她若不來，他就將她忘記。

他雖已下定決心，却不知自己能否做到。

「她呢？她要忘記我一定很容易。」

枕頭是冰冷的，但却還是很香，他眞想將這枕頭用力丟出去。

突然，門開了。

他聽到開門的聲音，抬起頭，就又看到了她。

她站在那裏，容光煥發，臉上再也找不出一絲昨夜的醉意，看來那麼新鮮而美麗，就像是一朵剛開放的鮮花。

孟星魂歡喜得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。

他這一生從未如此歡喜過。

小蝶背負着手，笑得比花更燦爛，望着他笑道：「你猜我帶了什麼東西來？」

孟星魂故意搖搖頭。

小蝶道：「我忽然想到既然吃了你一頓，至少也該還請你一次，是不是？」

她揚起手，手裏提着的滿袋食物。

她笑着道：「你餓不餓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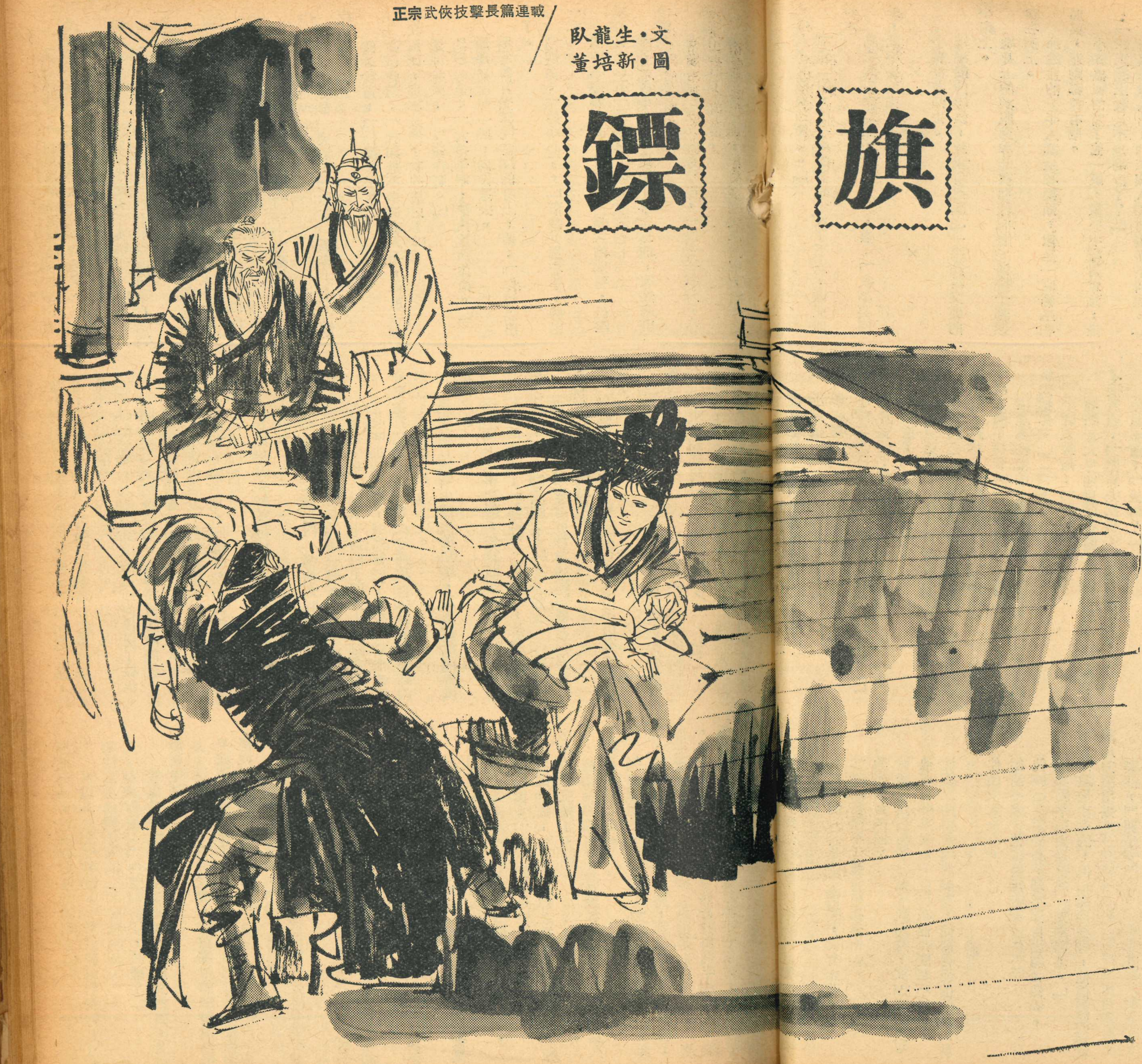
孟星魂終於忍不住跳起來，笑道：「我餓得簡直可以吞下整個一匹馬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

鏢旗

臥龍生・文
董培新・圖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徐督師爲甦民困，拯救四省災黎，不惜紆尊降貴，要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服一般江湖梟雄通力合作，發掘牧羊圖上寶藏，遂罔顧自身安危，與劉婉蓉、關中岳輕身犯險，往赴葛玉郎之約，抵埗後爲「白衣閻王」常顯誘入機關密室，以壁藏上萬毒蜂要脅，劉婉蓉不爲所屈，正欲以武功與其一拚之際，鐵夢秋與已棄邪歸正的八卦教主驀地來到，常顯迫不得已打開密室之門出見鐵夢秋，八卦教主藍小月當衆宣稱已解散八卦教，常顯遭此打擊後，突向劉婉蓉挑戰，劉婉蓉要他承諾服輸後，在他身上下點禁制——

指風嘶破玄陰炁

常顯道：「好！如是姑娘敗了呢？」

劉婉蓉答道：「你說吧！」

常顯道：「作我侍妾丫頭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可以，但我不會輸。」

這時，常顯的臉色肌膚，完全有如冰雪一般，看上去全無人色。

常顯踏上一步，正待出手，突聞鐵夢秋叫道：「慢着。」

縱身一躍，擋在劉婉蓉的身前，肅然說道：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爲什麼要和女人動手，要打，咱們兩個打！」

長劍一揮，劃出一股劍氣，逼的常顯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步。

劉婉蓉嫣然一笑道：「鐵兄——」

鐵夢秋道：「閻羅王常顯一身玄陰氣功，已到爐火純青之境，這門惡毒武功，掌上的寒氣極重，妳恐怕不是他的敵手！」

劉婉蓉道：「但我已和他訂了賭約，出口之言，總不能不算啊！」

鐵夢秋道：「你們還沒有開始賭，自然是不算了。」

劉婉蓉搖搖頭，道：「鐵兄的好意，小妹十分感激，但我不能接受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因為家師是武林第一奇人，我如是說了不算，豈不是弱了他老人家的名頭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姑娘的口氣，太大了一些吧！令師是第一奇人，未免太小覷天下英雄了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現在，咱們不爭論這件事，等小妹先制服了閻羅王，咱們好好的談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一個人要是自取其辱，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鐵兄，可是怕小妹敗陣之後作人家的丫頭麼？」

鐵夢秋收劍而退，道：「你一定要找苦受，在下只好不管了。」

劉婉蓉微微一笑道：「你有一個法子，可以保我清白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什麼法子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我如是不幸敗在人手，你就一劍把我殺死，那不是保了我的清白！」

鐵夢秋道：「以命作賭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女孩子家，清白重過生命。」

鐵夢秋冷哼一聲，向後退去。

劉婉蓉目光轉到常顯的身上，道：「你可以出手了。」

常顯道：「妳小心了。」忽然一揚右手，劈出一掌。

他的掌力看上去，並無如何強大的威勢，但掌未近身，已有一股寒意，直逼過來。

劉婉蓉嬌軀側轉，避開了掌力正面，突然飛出一指，點向常顯腕穴。

常顯冷哼一聲，連發三掌，一股奇寒掌力，怒浪排山般，直湧過來。

徐督帥站在一側，感覺那強大掌力中，餘寒之氣，有如深冬北風，寒侵肌膚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忖道：這是什麼掌力，竟能砭骨生寒，此等武功，又是如何練成的？

心中念轉，人却已被逼的連連向後退了數步。

關中岳一面提聚眞氣，人却疾快的向前行了兩步，擋在徐督帥的身前。

手橫金背大環刀，全神戒備。

鐵夢秋，藍小月，四道目光，凝注在場中，搏鬥形勢。

只見劉婉蓉身如飄花飛絮一般，在常顯的掌力下盤旋飛舞。

這時，方圓丈餘之內，都是奇寒侵肌的寒氣，但那劉婉蓉竟然是若無其事一般。

轉眼間，兩人已動手搏鬥了四五十個回合。

常顯凌厲的攻勢，突然轉弱了下來，原來改採守勢的劉婉蓉，却突然反守為攻，掌指並施，忽拍忽點，攻勢愈來愈見兇猛。

鐵夢秋目睹場中搏鬥的形勢，臉上逐漸泛現出驚愕之色。

突然間，人影交錯，乍合卽分。

耳際間響起了一聲悶哼。緊接着，是劉婉蓉的嬌笑之聲，道：「承讓了！」

徐督帥根本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，聽得了劉婉蓉的笑聲，才轉頭望去。

只見劉婉蓉和常顯相對而立，看不出有什麼異樣。

但聞劉婉蓉嬌聲一笑道：「姓常的，你是否準備守約？」

常顯緩緩舉起右手，按在前胸之上，道：「我受了傷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我知道，那是很重的內傷，如不早些醫治，只怕對你極是不利！」

常顯答非所問的道：「所以對咱們相約之言，無法立刻兌現了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你想賴約了，是麼？」

常顯道：「在下並無此意，但所受內傷，又必需及時養息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老實說，你被點中的一指，也就是我下的禁制。如若不作及時療治，七日之後傷勢擴大，你便會吐血而死。」

常顯啊了一聲道：「你下手很重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我怕你事後反悔，所以不得不下手重些。」

常顯臉上是一片訝異之色，道：「你點中我一指不錯，但如果說受了很重的內傷，在下就很難相信了！」

劉婉蓉道：「你自然不會相信，但你如運氣試驗一下，就知我言非虛了。」

常顯緩緩向後退了五步，運氣一試，果然發覺內腑之中，果有暗傷，不禁臉色一變。

劉婉蓉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信了麼？」

常顯道：「在下果然是受了內傷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咱們相約之言，是否還要算，聽憑你自作主張了。」

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常顯很難作答，沉吟了良久，仍是答不上話。

劉婉蓉嫣然一笑，道：「我知道你想變卦，不過，我要先行警告你一句話，那就是你受的傷害，如若不能夠及時早作治療，只怕是很難有痊癒之望。而且，當今之世，能夠醫好我獨門手法的人，絕無僅有。那就是說，你如打算不守信約，必須要用生死作一次賭注。」

常顯神色肅穆，緩緩說道：「我說過的話，自然要算數了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你自願認賬，那就請過來吧！我要醫好你的傷勢。」

閻羅王常顯，縱橫江湖，叱咤風雲，幾時受過這等屈辱，但形勢逼人，又不得不聽命行事，只好依言行了過來。

他整個身軀，都在微微顫抖，舉步維艱，有如負重千斤一般。

劉婉蓉笑一笑，道：「閉上眼睛。」

常顯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因為賭敗了，從此之後，為我之僕，要你閉上眼睛，你閉上眼睛就是。」

常顯長長嘆息一聲，閉上眼睛。

劉婉蓉突然舉手一掌，拍在常顯的右肩之上，道：「好了。」

常顯睜開雙目，道：「這就是療傷麼？」

劉婉蓉搖搖頭，道：「不是，我又在你身上加了一種禁制——」

常顯怒聲接道：「狡猾的丫頭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好沒有禮貌的僕人。」

常顯冷哼一聲道：「你說話不算，叫我如何能守信約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咱們說好的，誰敗了，誰認命，你現在已別無選擇，除了聽我之命外，只有死亡一途。」

常顯道：「我雖然聽你之命，但身上的禁制未除，豈不是隨時有死亡之危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我輪流點你身上十二要穴，每三天換一個，你不但不會死，也不會失去一身玄陰功力，但如你三天不見我面，那就只好讓傷勢發作，噌噌死亡滋味了。」

臉色突然一寒，接道：「聽我第一道令諭，動手生擒葛玉郎。」

常顯聽得怔了一怔，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！

葛玉郎却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好啊！劉姑娘很照顧我。」

他口中雖然說的十分輕鬆，但內心之中，却緊張異常，暗中運聚功力，準備找脫身的機會。

劉婉蓉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常顯，我第一次命你做事，你就不肯服從。看來，你很難履行合作之言了。」

常顯突然又向後疾退開數尺，道：「不守約的是你姑娘。」

葛玉郎一張手中的鋼骨摺扇，一派森嚴的戒備之狀，緩緩向後退去。

環伺在四週的江湖高手，目睹兩人向後退避，都不自覺的向後退去。

鐵夢秋長劍一揮，道：「這些人，大都是江湖兇徒，留他們在世，有害無益，何不借此機會，先搏殺他們一些。」

劉婉蓉一伸手，攔住了鐵夢秋，笑道：「這不過是初步接觸，他們重要的人物，還未趕到，目前還不是動手的時機。」

鐵夢秋還劍入鞘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之意，可是要他集齊了人手之後，再和他們一決死戰？」

劉婉蓉答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如是下手太狠，可能使他們心生畏懼，改變方法，他們找我們容易，我們找他們却非易事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姑娘說的是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在下想和姑娘仔細談談，不知姑娘是否願意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我也要和你談談，咱們回督帥府中去吧！」

一向冷傲的鐵夢秋，突然間變得十分柔順起來，點點頭，道：「咱們一起走吧！」

幾人迅快的退出廣大的宅院，直返督帥府中。

常顯受傷，羣凶驚魂，也無人再敢出面攔阻幾人。

幾人回到帥府，直奔花廳之中。

鐵夢秋低聲說道：「劉姑娘，在下想和姑娘單獨談談。」

劉婉蓉笑一笑，道：「好！」

徐督帥、關中岳，連同藍小月，都藉故離開了兩人。

劉婉蓉道：「鐵兄，有什麼事，現在可以吩咐了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適才見姑娘和人動手，手法奇異，實是拳掌中極上乘的武功，在下佩服得很。」

劉婉蓉笑道：「鐵兄之言，十分曲折，何不說明白一些呢？」

鐵夢秋道：「很難啓齒，在下想請教一下姑娘的師承！」

劉婉蓉神情突然間變得十分嚴肅，緩緩說道：「鐵兄，可是瞧出了什麼？」

鐵夢秋肅容道：「姑娘的武功路數，和在下有甚多相似之處，因此，在下不揣冒昧，請教姑娘的師承。」

劉婉蓉輕輕歎息一聲，道：「鐵兄，識得此物麼？」

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幅盤龍鏢旗。

鐵夢秋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這是家師之物，怎會落入姑娘手中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賜贈我此旗之人，也是小妹授業恩師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那你是我的師妹了！」

劉婉蓉欠身一禮道：「見過師兄。」

鐵夢秋急急還了一禮，道：「師父他老人家現在何處了？」

劉婉蓉黯然道：「他去追查牧羊圖所示的寶藏，臨去之時，告訴小妹說，不論是否尋得寶藏，一年之內，定然歸去，如是超過了一年限期，那就是身遭了不測之禍——」

鐵夢秋接道：「不會的，恩師武功絕世，已成金剛不壞之身，怎會有不測之禍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小妹也是這樣的想法，但那老人家一去兩年有餘，竟然全無消息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這個！這個……」

劉婉蓉接道：「師兄也不用為此太過焦急，咱們師兄妹見了面，自然要合力想法子找出師父的下落才是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人海茫茫，師蹤何處，小兄已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却是一點也探不出師父的消息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唉！師兄全無線索，自然是找不到了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師妹，小兄有一點不解之處，請教師妹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師兄言重了，有什麼事，只管吩咐小妹！」

鐵夢秋道：「那牧羊圖現在徐督帥的手中，師父無圖作引，如何一個找法？」

劉婉蓉答道：「師父曾經告訴小妹，那牧羊圖上，不但暗示了一批極為龐大的寶藏，而且，還隱藏着一些很奇異的武功。師父早已把牧羊圖看得十分熟悉，而且畫了一形勢圖，帶在身上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劉婉蓉道：「如若師父有什麼不測之禍，那地方定可找到一些眉目出來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師妹可知那寶藏現在何處麼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師父劃了兩幅形勢圖，一幅在小妹身上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那麼，師妹已經知曉那藏寶之地了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那是山勢形態圖，但小妹很少在江湖上走動，所以，也無法認出那是什麼地方！」

鐵夢秋啊了一聲道：「那幅圖現在何處了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現由小妹存着，此間事務完，小妹當奉上，請師兄過目。」

鐵夢秋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師妹準備如何幫助徐督帥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小妹要全力以赴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日後，咱們如是真的找到了那牧羊圖上顯示的寶藏，師妹準備如何處置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那本是收集民間的財富，自然是應該把它散還民間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但就小兄所知，那批寶藏之中，除了金銀珠寶的財物之外，還有很多珍奇難求藥物，以及一些罕世難見的古玩。這些事物，才是武林人物希望取得之物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不論我們是否取得那些東西，他們都將全力攔阻咱們，所以，無法避開一場惡戰，師兄願否助小妹一臂之力呢！」

鐵夢秋道：「你是我的師妹，也是我唯一的親人，不論公私，我都該好好的照顧你，你既然決定了要助徐督帥，小兄自然全力以赴。不過，就小兄得到的消息，似乎是，對方也有了很充分的準備，利害相關，結合一起。」

劉婉蓉笑一笑，道：「只要師兄全力助我，小妹信心增強了不少，何況……」

嫣然一笑，住口不言。

鐵夢秋道：「何況什麼？」

劉婉蓉答道：「何況，那位八卦教主藍小月，也成了咱們的幫手。」

鐵夢秋輕輕歎息一聲，說道：「她也有很多苦楚……」

劉婉蓉接道：「我明白，像她那樣花朵般的人兒，如非有難言之隱，決不會當什麼八卦教主，師兄能使她棄暗投明，實是一樁大大的功德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師兄也不用計較她過去的事了。」

鐵夢秋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師妹，妳想到那裏去了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沒有啊，我想的都很正常啊！」

鐵夢秋道：「你知道我說的什麼？」

劉婉蓉微微一怔，搖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不知道，怎可以妄作論斷。」

劉婉蓉正待答話，瞥見徐督帥正自緩步行了過來。

當下站起身子，迎了上去，一欠身，道：「見過義父。」

徐督帥笑道：「你們坐下，本座是否打擾了你們。」

劉婉蓉答道：「沒有，我已和師兄談完了。」

徐督帥目光轉到鐵夢秋的身上，笑道：「這幾日來麻煩你鐵少俠很多，本座衷心，極感不安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大人官聲清正，萬民共欽，我輩中人，自應挺身而出，為大人効勞，何況，我們師妹，又蒙大人收作義女，在下自是更應該全力以赴了。」

徐督帥道：「什麼？婉蓉是你師妹。」

鐵夢秋笑一笑，道：「是的，不過，我這位師妹早已知曉了我是他師兄，我這作師兄的，才剛剛知曉她是我的師妹。」

徐督帥道：「你們師兄妹天南地北的重逢一處，實在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，應該好好慶賀一下才是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此時，事務正忙，不用慶祝了，義父的盛情，我們心領了……」

語聲微微一頓，接道：「不過，另外有一椿事，我們倒應該好好慶祝一下！」

徐督帥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我師兄已答允留在開封，全力助義父取得寶藏。」

徐督帥已見過鐵夢秋的武功，那確是身負絕技的人物，不禁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鐵大俠肯仗義相助，是四省百姓之福，本座這裏領情了。」

說完話，竟然抱拳一禮。

慌的鐵夢秋急急站起身子，深深一揖道：「督帥言重了，在下怎當得起。」

徐督帥笑一笑，道：「我說的是實話，那批寶藏，不但和四省的百姓有着很大的關係，就是和整個的國運，蒼生，也有着很重要關係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這等重要麼？」

徐督帥道：「不錯，這幾年來，本座治下的四省，一連兩年大旱，目下已有十萬飢民，苦渡歲月，如是再有上一年大旱必將造成不可收拾……」

鐵夢秋接道：「天旱成災，不知和那批珠寶何關？」

徐督帥道：「如是有了那一批龐大的財物，本座可以用來採購大批的食粮，以安民心，有了這批龐大的財物，亦可設法開辦一些工程，安置一些飢民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督帥大人的用心，果然是仁慈的很。」劉婉蓉笑一笑，道：「那麼師兄應該決心留在這裏了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麼？」

劉婉蓉微笑道：「可是，你沒有答應我義父啊！」鐵夢秋笑道：「好厲害的小師妹。」

目光轉到徐督帥的身上，道：「大人有此仁心，草民願全力以赴。」

劉婉蓉又微笑說道：「還要師兄答允主持此事才成？」

鐵夢秋笑一笑，道：「師妹才慧，勝我甚多，還是由妳主事的好。」

劉婉蓉笑一笑，道：「武功，閱歷，師兄都強過小妹甚多，小妹如何能够擅越，還是由師兄主持的好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用不着一定由誰出名主持，有事情，咱們商量着辦就是。」

徐督帥站起身子，道：「反正，你們師兄妹合力主持這件事情，應該如何？由你們師兄妹研商決定。」

鐵夢秋緩緩說道：「此事不敢再有勞大人，大人儘管放心就是。」

徐督帥笑一笑，道：「你們坐吧，本座要去處理一點公務。」逕自進入了花廳之中。

劉婉蓉笑一笑，道：「鐵師兄，我想到一件事，想和師兄仔細的談談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談什麼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關於藍小月的事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藍小月怎麼樣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小妹奇怪她怎會在極短的時間之內，就改邪歸正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這正邪之間，有如一張薄紙一般，只要點破就是，那藍小月乃是十分聰明的人，是非之間，一目瞭然，所以極快的改邪歸正了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但小妹的看法，只怕不是這麼簡單？」

鐵夢秋道：「師妹，你想到那裏去了？」

劉婉蓉答道：「我覺着藍小月一下子改邪歸正，只怕並非是被師兄說服了。」

鐵夢秋道：「師妹之意呢？」

劉婉蓉道：「照小妹的看法，那藍小月不是被你師兄說服了，而是她對你師兄有了一種特殊的好感。」

鐵夢秋笑道：「師妹之意，可是說她因為師兄，才改邪歸正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不錯，她極快的解散了八卦教，那是因為她對你師兄個人心中敬服的很。」

鐵夢秋笑一笑，道：「不致於，至少，小兄無此感覺。」

劉婉蓉道：「如是小妹的看法不錯，師兄自己心中也應明白……」沉吟了一陣，接道：「小妹覺着藍小月對我們很重要。」

鐵夢秋皺了皺眉頭道：「師妹，你似乎很重視這件事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小啓：「關外玉鳳」作者因事，續稿未到，暫停一期，下期繼續刊出。

•編者•

一月完中篇俠情故事

粉骷髏

蕭逸・文
培新・圖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抗倭名將戚繼光，在台州校場選拔敢死勇士，險遭海盜派來行刺的刺客毒手，幸「粉骷髏」冼星寒適時趕到，把到來行刺的海盜擊退，並向戚繼光禀告倭賊行踪，促請戚繼光興兵往剿。冼星寒爲隱疾所苦，每至月圓之夜，必作出不可饒恕的罪行，心中時感愧疚，決獻身殺賊，稍贖罪行，那日在小鎭遇海盜頭子徐海等，冼星寒擊殺了二名頭子，本身也受了傷毒，幸爲費亮君所救，數日後，冼星寒與費亮君探知倭賊勾結海盜汪直等擬犯處州，乃相偕往向戚繼光報告，促請注意——

敵愾赴同仇

這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大石樓，佔地足有五畝大小，昔日是前朝「南王」的故鄉府第，幾經戰亂，已經顯得十分破舊不堪！

此刻，却更是不堪回首，這座昔日的「南王府」，而今日却成了盜賊窩了。

統率着上萬的大海盜頭子汪直父子，以及「東海人王」徐海，如今都盤踞在這裏，「南王府」也就成了他們的高級賓館！

此時，這頗具規模的石堡大廳內，筵開百桌。

汪直和他兒子汪傲，以及徐海這幾個人，正在聯合歡宴倭寇的首領「野田一郎」，以及野田手下的那一干殘兵敗將！

你們看了這干匪類，排場可是不小！大廳裏有十桌酒席，可都是最高級的上席，山珍海味，應有盡有，就是數遍了呂州，也難以找到這類的名厨，帝王生活亦不過如斯。

大海盜頭子汪直，看過去約有五十上下的年歲，中等身材，那裏像是橫行沿海，專門打家刼舍的，而統帥着萬千海盜的一個匪首？

在他左首，坐着高大身軀，衣着鮮艷的一個少年，背後揷着兩口大刀。

此人就是他的義子汪傲，本名毛海峯，有一身不尋常的武功。

汪氏父子下首坐着的，是「東海人王」徐海，這老兒看上去面色已不如先時那麼紅了，好像帶有幾分病容似的！

上首，也就是客座的首席，坐着那位倭寇的首

領「野田一郎」！

此人四十三四的年歲，背揷倭刀，在兩肋，後背的鬈身絲絛上，另外佩着四口短刀，他頭戴着一頂滾金的長尖帽子，濃眉巨眼，滿面于思，一看卽知是一個旣精明又狠惡的厲害角色。

野田左右兩側，坐着的是他的親信部屬，兩個人一瘦一胖，個子都不高，每人面前都擱着一口窄而長的倭刀，此二人一個叫「飯男」，一個叫「猪井」，是野田一郎手下的最得力的兩員大將！

另外幾個人，却是由汪氏父子後宮裏甄選出來的美女，奉命侍候這三名日本貴賓。

野田一郎及手下隨員，數年前以貢士身份，已然幾度來到中國，並且留居過相當的時間，是以中國話朗朗上口，和徐海及汪氏父子，也都是老交情了。

此刻他雖新遭慘敗，部下傷亡泰半，可是這傢伙看上去還是樂觀得很，一副狂傲目無餘子樣子。

大廳內點燃着百十支油松火把，火光熊熊，煊染得如同白晝一般。

此刻，正是酒酣耳熱，無所不談的時候。

就見野田一郎狂聲笑道：「汪直，只要你的人由兩邊夾攻，我決定能切斷戚繼光的中鋒，殺得他一敗塗地。」

汪老頭好像頗不以爲然，他伸出一隻白皙的手，捋着花白的長鬚道：「野田老弟……你冷靜的想想，不可一時衝動！」

閃爍着那對深銳的眸子，他繼續道：「戚繼光可不是兩年前的戚繼光了……他所訓練的那些『義勇』兵，饒勇善戰，軍法嚴謹，的確不可輕視……」

他兒子汪傲道：「他們的『火炮隊』和『鴛鴦陣』都很厲害！」

野田一郎瞳子裏閃爍着仇恨的光，冷冷的道：「……我看見他們用的青竹子，上面有刀，那是什麼東西？……我們就是輸在這種東西上面的！」

坐在他旁邊的兩員大將「飯男」、「豬井」俱都點頭表示附意。

「飯男」頻頻點頭道：「媽的這個……那種東西，刀都砍不斷，厲害，厲害得很！」

「豬井」道：「還有父子陣也厲害，啊！太厲害！」

號稱「老船主」的汪直，冷冷笑道：「你們當然不知道，這都是戚繼光的新構想，竹子刀叫做『狼先（竹頭）』，父子陣名叫『三才隊』，都經過嚴格的訓練！」

野田拉長了臉道：「汪大哥，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老船主」汪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爲了保存實力，我目前不讚成再雙方交兵。」

「飯男」吶吶的道：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汪直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就是前兩天我們商量好的，中國地方大得很，我們有這麼多人，一點都用不着害怕，我們可以先拿下『處州』在那裏好好的享樂一番，養精蓄銳然後再對付戚繼光不遲！」

野田挺身怒叫道：「我不同意！」他說：「這樣我們太丟臉……人家會笑……」

汪直輕鬆的道：「誰笑？打敗了仗，人家才會笑呢！」

野田認爲汪直是諷刺他，一雙瞳子睜得又圓又大，衝口大聲道：「你說什麼？誰敢笑我？」

他身邊的飯男和豬井，雙雙站立了起來，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動武的樣子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，顯然是經過大場面的，並且他身藏絕技，確實也沒有把對方三個日本武士看在眼中。

不過眼前，他因爲還有利用於這股倭寇的地方，倒是不打算開罪他們。

見狀，他哈哈一笑，伸出牙筷向空中指着道：「坐下！坐下……自己人犯不着來這一套。」

三個人恨恨的又坐下來，咬牙切齒的說了幾句日本土語，一旁的「東海人王」徐海一直都沒有開口。

這時他却哈哈一笑道：「野田兄，你口口聲聲要打戚繼光，我倒要問問你手下還有多少人手？」

野田一怔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豬井道：「差不多還有一千多……」

徐海道：「除去受傷的呢？」

豬井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徐海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大概不足五百人了吧？以這麼點人想要對付戚繼光的四千勁旅，豈非以卵擊石？」

三個日本佬，頓時就像是着了一悶頭棍，都不吭聲了。

良久，野田一郎才冷笑道：「所以……我們才要請你們幫忙。」

徐海道：「這個忙一定幫，可是不是現在！」

野田一呆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徐海一笑道：「很簡單，我們也打不過戚繼光！」豬井張大了嘴道：「戚繼光有這麼兇，前兩年在『岑港』，被我們殺得落花流水……」

徐海道：「那是兩年以前，你們應該相信汪大哥的話。他說得不錯，我們眼前只有先合力拿下『處州』再說！」

三個日本人把頭湊了在一塊，嘰哩咕嚕的嚕嗦

了半天。最後才由野田一郎站起來統一發言。

他點點頭道：「好的，我們先拿處州，不過以兩個月時間爲限，你們定要幫忙我們打回台州！」

「老船主」汪直深深一笑道：「放心，兩個月之後，我們不打戚繼光，戚繼光也會打我們，來！我們喝酒！」

說罷舉杯敬酒，大家都乾了面前的酒，一時前嫌盡棄又復臭味相投！

兩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艷妓，親自持壺上酒，却被飯男和豬井一把一個摟在懷裏，引逗得二妓騷勁大發，一個勁的撒起嬌來。

野田一郎大聲的喝叱了一句，飯男，豬井趕快鬆開了女人，樣子很窘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奸猾的笑了幾聲，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二位老弟喜歡女人，那是英雄的本色，等打下了處州之後，那裏的女人多的是。」

三個日本人對看一眼後，俱都齊聲大笑起來。

笑聲少歇，汪直這才想起了一件事，轉向徐海道：「徐兄，聽說戚繼光那裏，出現了一名少年，十分了得，可有此事麼？」

「東海人王」徐海哈哈道：「不錯，是一個厲害的角色。不過現在，我料定他已經是不在了！」

汪直眨了一下眼睛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徐海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此人連傷斃了我手下二位島主，只是却難以逃開我的手去……已經被我『攝魂飛針』所中，不出三天必將會毒發而死的！」

汪直一喜，還沒來得及說話，他那位義子却在一旁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徐老前輩的推測，也許不大對！」

徐海掉頭問他道：「怎麼……」

汪傲冷笑道：「那個人非但沒有死，而且就住在醉春樓後面的客棧裏。」

徐海道：「啊？有這種事？」

汪傲恨聲道：「我而且知道他的姓名。這個人姓冼叫冼星寒……和他一起的，還有一個姓費的女人，聽說也精於武功！」

汪直側目驚訝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汪傲道：「這個小輩那一天在校場打傷了我，這些日子我一直派人在跟踪着他……」

說到此，轉臉看着徐海道：「那一天徐老前輩和他動手的時候，我也在場。」

徐海面色微微一紅，窘笑道：「是麼？」

汪傲冷笑道：「我以爲他中了老前輩的飛針之後，萬無活理。但是並不就此放心。所以當夜我曾趕到客棧，想待機下手，不想——」

徐海一怔道：「還有什麼意外不成？」

說到這裏，臉色一紅，冷笑不語。

汪傲冷笑道：「……那時天色已將破曉，我方自潛入到客棧院中，竟然被那個姓費的少女看破。那個姑娘武功十分了得，我看並不在那姓冼的之下……是我一時輕敵居然被那少女打中了一拳——」

指了一下中掌的部份，他大言不慚的道：「幸虧這裏有一塊護胸。否則，只怕也要喪命在那女流之手。」

三個日本人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吟哦着道：「這一男一女，我都以爲遠比戚繼光的大軍還討厭……應該想個法子，先把他們解決了才好！」

「東海人王」徐海皺了一下眉頭道：「姓費的姑娘我是沒有見過，不知道她的功夫怎麼樣，不過那個姓冼的小子，確實武功精湛。以我看，很像『天一門』的身手！」

「天一門？」「老船主汪直冷冷笑道：「天一門弟子近年已經凋零，江湖上已很久沒有這一門的人了。」

野田一郎道：「什麼天一門？」

汪直道：「是我們中國的一派武學……」

野田一郎冷笑道：「你們中國也有武學？我們日本國的劍道，天下無敵！」

這句話，使得「老船主」汪直父子，以及「東海人王」徐海的臉色，霍然一沉。

三人對看了一眼，汪直終於冷冷一笑道：「野田兄，你對中國只知道一點皮毛！……其實你們的『劍道』，在我們中國的武術看來是幼稚得很！」

野田一郎雙目一瞪道：「汪直！你說什麼？」

汪直一笑道：「我們是好朋友，犯不着爲這點小事鬧得不快，不過談到了兩國的武功，我倒要讓你們日本國的武師長點見識。」

野田一郎面色勃然大變，抱拳道：「好！我也來請教！」

他身旁的「飯男」推案後退，一抬手抽出了背後的倭刀，左手虎口平張，刀身搭向虎口一拉，鋒利的刃尖暗點在掌心部位，已然拉開了架勢。

汪傲請示義父：「讓我來領教他一陣可好？」

「老船主」汪直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飯男老弟立刃不凡，很有中國武功的『定』字眞訣。你們退開，讓我來接他三刀！」

「東海人王」徐海笑道：「不過是引證一下武功，大家誰也用不着緊張。」

說完話，他把椅子向後搬開了一些，大家都照樣把椅子向後挪開了些。

大廳內的人見狀，個個也都顧不得吃飯，全體都離座而起，擁擠過來。

其中倭寇海盜雜處，雙方都爲自己這邊人喝起采來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，仍然是四平八穩的坐在椅子上。不過爲了身手容易移動起見，他身子畧微向外移開了一些，面對着持刀的「飯男」。

只見他伸出一隻手來，一面摸着飄散在前胸處花白的鬍子，一面笑嘻嘻的道：「中國的武功多而雜，比不得你們日本只屬於一樣，這倒是眞實。」

兩隻手搓了一下，他微微笑道：「來吧！飯男老弟，只管把你的刀向着我身上招呼就是，別管我受不受得了！」

飯男向着野田一郞嘰哩咕嚕的又說了一陣，後者點頭示可，遂向汪直道：「汪大哥，我這兄弟說，兵刃無眼，要是傷了你，可不要怪罪他！」

「老船主」汪直，所以能統率上萬的海盜，就仗着他有一身傑出的武功。而且，他更知道中國的武功，絕非日本之劍道所能望其項背！

此刻，他所以以身相試，正要借此來殺一殺野田等一干倭人的狂傲。

至於徐海等人，自然對於汪直的武功，極具信心，也都樂於眼看着給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人一點敎訓。

飯男收刀於胸，四面行了個禮，倒是一副武士的風度。只見他轉過身來，向着「老船主」汪直面前丈許以外站定了身子！

汪直一雙眸子似睜又閉的打量着他，飯男把一口倭刀高高舉起，掄於頭頂。

看到這裏野田一郞一笑，小聲的向着身邊的徐海道：「汪大哥不拿兵刃，要接我這兄弟的刀，實在是太難了！」

徐海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冷冷笑道：「老弟，你等着瞧吧！」

話方出口，但聽得「飯男」大喝了一聲，霍地躍身而前，掌中刀直走中鋒，快劈一刀。

刀勢方吐：「老船主」汪直一聲叱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

右手倏翻，以姆、食、中三指向上一接一揑，無巧不巧的，正拿住了飯男力劈而下的刀鋒。

刀尖一陣顫抖，却砍不下一分一毫！

飯男面色一變，身子曲扭着向前一欺，左掌五指緊握着吐氣開聲「嘿！」地一掌，直向汪直頭上擊去。

一旁的野田一郞，見狀臉色大變，道：「不要——」飯男的掌勢已然劈了下去，再想收回那裏還來得及，却被汪直翻出的另一隻手，施了一下「拿」字眞訣。只一下已拿在了飯男左腕之上。

他身子依然坐在椅子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嘴裏低叱一聲道：「去！」

隨着他的左手向外翻處，飯男身子霍地騰空而起，足足翻出了三丈以外。

總算這小子涉獵過騰躍的功夫，尚能急中生智，就空一翻，落下地來。

他身子方自站定，還不及看淸眼前的形勢，耳聞得對方汪老頭一聲叱道：「原物奉還！」

寒光一現，像是一道銀蛇般的：「颼——」地一股尖風襲面而至，只聽得「咚！」地一聲，緊接着霞光刺目，飯男就覺得左頸處一陣冰凍。

側眼一看，這才發現自己那口倭刀，緊緊貼着頸項，插入身邊的木柱之內，深入半尺有餘。

隨着那瑩光顫抖的刀身，飯男早已心驚胆戰，目瞪口呆，一時銳氣全消，面色如土。

跑過去兩個人，把他摻了起來，飯男掙開了，一直走到了汪直面前，怒目瞪視了半天，才退後一旁。

全場海盜目睹老頭兒如此威勇，爆雷般的喝起好來！

「老船主」汪直坐在椅子上拱了一下手，道：「那一位還要賜敎？」

野田一郞冷笑步出道：「我要請敎。」

汪直呵呵笑道：「老弟台，何必呢！」

話聲方落，就見野田身子騰空而起，捷如電閃星馳般的直向汪直坐處撲來。

由於起勢如此之快，大出各人意外，所有人都發出了「啊！」地一聲驚叫。

眼看着「老船主」汪直坐在椅子上的身子，無論如何難以逃開野田的籠罩之下，而野田起身在空中的身子，活像是一個拋空而起的大圓球，頭、背、臂、膝，團抱在一起，任何人都難以看出來他將如何出招。

可是，等一到了汪直頭頂之上，雙手，兩足，却像是炸爆般地，驀地炸了開來，手和脚，同時向老汪直身上招呼下來。

的確是伶俐巧快之極。

座椅上的「老船主」汪直，身子向後倏地一「波」，兩隻手向外一抖，但聽得「叭！」地一聲脆響，四隻手好像已經合在了一塊。

緊接着座椅克克一陣聲響，在一個車輪式裏，野田的身子也如同「飯男」一般的，被摔了出去。

他身子「嘩啦！」地一聲落在了一張桌子上，枱面上杯盤一陣碎響，連同着整個桌子，全部都倒塌在地。

野田一郞一個咕嚕，臉色鐵靑的站起來，用日本話，厲聲的罵了一句，一招手，自背後拔出了倭

刀。

可是轉念一想，却又把長刀合于鞘內，氣憤憤的走了過去。

汪傲特別拉了一張椅子，請他坐好，又爲他斟上了一杯酒，散開的人也都聚攏過來，重新坐好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親自舉杯致敬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，都怪老哥哥我下手太重，二位老弟兄不要見怪……我敬二位一杯。」

野田一郞和飯男兩張臉，就像兩個紫茄子似的，還有點掛不住，禁不住旁邊的人七拉八勸，這才悻悻的舉起了杯子……

徐海哈哈一笑，用力的拍手道：「上菜！」

一場風浪，看來像是平息了！野田及一干手下，這才領畧到了中國玄奧的武功，同時也深深的服了「老船主」汪直這個人。

慢慢地，氣氛平和了下來。

汪直微笑着道：「野田兄弟，中國的武功奧妙無窮，你以爲我方才那兩手如何？」

野田一時還不好意思開口，他身邊的「豬井」却大聲道：「汪大哥本事好！只是你沒有出刀！」

汪直冷冷的道：「我空手已能對付你們的刀，再要出兵刃，你們就更不是對手了！」

他接下去道：「你們日本人的勇氣，毅力是令人佩服的，但是你們還不懂『以柔克剛』這四個字，今後我希望你集合手下弟兄，好好的加以訓練，我不信就怕了戚繼光！」

最後這幾句話，還算緩和了一下氣氛。

幾個俏麗的妓女姍姍步出，巴結着野田一郞等三個人添酒上菜，又重新熱鬧了起來。

大廳外——

幾名負責守衞的武人，正和兩三個本地的土娼在調笑着，月影倒映着石樓的飛簷，當空星皎雲淨，連一片雲也沒有，由遠處星丸跳擲般的，飛馳來了兩個極小的黑點，那麼倏起倏落，刹時之間已來到了近前。

星月下，兩個人均着黑色夜行衣，像是一男一女！他二人併肩立在高有十丈的石樓一角，低首看着，呼呼的夜風，飄動着那少女頭上的長髮！

她一面把長髮打着結，一面道：「洗大哥，我們這就殺進去吧！」

洗星寒搖搖頭道：「對方人手太多，不可力敵，我有辦法誘使他們幾個頭子出來，費姑娘，妳只埋伏在此，見人就殺就是了——」

費亮君後退一步，抽劍，塌身姿態極美。

另一面的洗星寒，却像是神鷹天墜般地，驀地自十丈有餘的飛簷一角，飄身落地！

一名海盜，正在拭着刀，見狀猛吃一驚，身子一躍而起道：「有奸細——」

話方出口，洗星寒已如同魂魄附體般的，只向前一閃，劍光繞處，這名海盜斗大的一顆人頭已然滾落塵埃！

其他幾名海盜見狀，一時忘命般的大叫起來。

洗星寒飛縱的身子，施展出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絕技，如「長烟一縷」已拔身於飛簷之上。

大廳之內，立時起了一陣喧嘩。

一連十幾條快捷的身形，自大廳內掠窗而出，落地之後，現出了「老船主」汪直，汪傲，徐海，以及倭寇首領野田一郞等十幾個人影！

汪直身子一沾地，已然看見了簷角上的洗星寒，嘴裏叱道：「好小輩——」

他身子斜側着，使了一手「平步靑雲」，足足拔起了十來丈高下，向着飛簷一角的洗星寒身上撲去！

緊接着徐海，野田，汪傲，飯男，猪井這幾個身手傑出的人，也都拔身而起，翻落樓簷之上！

汪直身子一沾瓦面，抖掌向着洗星寒身上就打，後者平掌以封，雙掌交接之下，「老船主」汪直身子疾閃了一下，足下叭叭！一陣碎響，綠瓷的琉璃瓦，竟然被他一連踏碎了兩塊！

這一驚，不禁使得這位素來目高於頂的海盜頭子，出了一身冷汗！

這老兒怪笑了一聲，右手向後胯間一探，向外一抖，噗嚕嚕一陣疾風，星月之下，他手中已多了一條軟兵刃——十三節亮銀鞭！

他的兵刃，方自出手，再看對方那個年輕人，竟然騰身而起，却由自己頭頂上飛到了對簷之上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恨得咬牙切齒：「那裏跑！」

他第二次反身折騰，施了一手「金鯉倒穿波」，箭也似的反向着洗星寒空中的身子追到，掌中「亮銀鞭」嘩啦啦倒捲而出！

這當口，暗影裏却傳出了一聲女子淸叱聲：「打！」

汪直雙手一扯亮銀鞭，就空一翻，目光中已然看見飛臨至面前的，竟是一枚「梭子鏢」，他用右足斜點着勾出去，「叮！」地一聲，把那枚暗器踢落屋簷！

却不曾想到，暗器的來勢不止於此，那是「琥珀宮」燈婆婆的專門傳授——「一掌雙梭」！

「老船主」汪直脚尖方自踢出了眼前的一支，却另有一支，由身子左側，呈弧形的飛揷而至，奇快若電，一閃而至！

汪直暗叱道：「不好！」

急切間，左掌外封，用掌沿硬硬的把這支飛梭

擊得斜飛而出，可沒有想到，費姑娘的梭子鏢是瓦梭狀的，三面皆有鋒利的刃子。

汪直雖然一掌震飛了這支梭子鏢，却覺出掌邊一陣熱痛，已被鋒利的梭面刃子，把掌邊劃開了一道血槽，痛得他鼻子裏哼了一聲。

身子一閃，他斜着飄出了丈許以外，厲叱一聲道：「好個賤人！」

面前人影一幌，費亮君「玉樹臨風」般的，已站在了眼前，隨着這姑娘抬起的右手，一口長長把柄，形式修長的古劍已到手中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平素自負極高，本不顧與婦人女子動手，可是眼前這個少女，却似有一種令人不可輕視的威嚴，那閃爍着灼灼光采的一對瞳子，更說明了她蘊藏在身上的不世內功！

劍勢一出，她冷森森的向着汪直一指道：「汪直，我認識你，你這喪盡天良人性的海賊，今夜看你怎麼逃開姑娘寶劍之下？」

汪直雙手扯直了手中的亮銀鞭，閱言森森的一笑，他長鬚飄洒着，沉聲道：「臭丫頭，妳大概是活膩了！」

身子陡地拔空而起，亮銀鞭刷啦啦摟頭直下，迎合着費亮君的長劍，二人驀地向當中一合，像是燕子般的再次分開。

乍合即分間，費姑娘却借勢一連劈出了三劍，名爲「狂雲三斬」，隨着她貼地的身子，捲出的劍光，像是三道閃電，三圈旋風！

雙方兵刃交磕着一片斬鐵截金的脆响之聲，勝負也因而決定！

自從「燈婆婆」閉門手創了這式「狂雲三斬」的劍招之後，這還是第一次用之於敵對！

費亮君也確實的不知道這式劍招的威力，而此刻第一次展試之下，顯然的，竟然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。

「老船主」汪直，手中的亮銀鞭，電光石火般的快速接架了「狂雲三斬」中的第一二兩式，可是他畢竟未能接住或是閃開這第三式！

劍光如芒，嘶風而過，帶着他跟蹌墜地的身體，一連後退了三四步，然後倒了下來……

費亮君一出手即斬獲了對方頂兒尖兒的人物，不禁大喜，他躍身而前，想砍下「老船主」汪直的首級，可是長劍方伸，却未免帶有三分猶豫！

面對着汪直的屍身，他居然有點下不了手的感覺！

陡然間，空中落下了洗星寒，手起劍落，已把汪直一顆首級斬落在簷，一抬腿，人頭忽悠悠的直向着費亮君身上飛去！

費亮君伸手接住，嚇得不知如何是好！

洗星寒冷笑道：「姑娘收好了，不要婦人之仁！」說話間，空中嗖嗖一連三數條人影落近，現出了徐海，汪傲，以及三個身着蝴蝶裝的日本人！

原來方才洗星寒費了牛天力氣，殺了好幾個人，却沒有一個是要下手的對像，這才快速的又折回來！

此刻對方五人來得正好，他目光如電，注視着當前的五人，沉聲道：「那一個是野田一郎？」

野田橫刀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洗星寒一聲冷笑，身形如風，只一閃，已來到了野田面前，野田大叫一聲，揮刀就砍！

倭刀在冷月下，像是一道殘虹，嗖！嗖！嗖！一連三刀，轉砍前，中，後三方。

只是用以對付洗星寒這等絕世高手，他的刀法可就顯得太弱了。

三刀的間隔空隙之中，但見洗星寒扭曲伸延的身子，簡直柔若無物那樣子就像個燈草人兒似的。

野田的刀固然認爲是恰到好處，可是不知怎麼，每一刀都全落了空！

此刻他算是眞正領畧到了所謂的中國高手，的確是不同於本國的劍道！

當他全身冷汗涔涔，正要背身施展救命一刀時，洗星寒却已容他不得，左掌「金豹觀掌」，向外一抖，「噗！」地一下子，已然抓住了他的背衣。

這時，兩側早已開打，費亮君一口長劍，正和徐海，汪傲二人戀戰着。

雙方攻得激烈，由於徐，汪二人身手不凡彼此間配合得尤其緊湊，是以一時尚看不出有何勝負！

這一邊，倭人飯男，猪井，兩口倭刀掄着團團轉，却一時找不着進身之處。

就在洗星寒掌抓野田一郎後背的同時，飯男，猪井二人方才窺出空隙，兩個人同時發出了大聲喝叫，一左一右，同時挺刀而上！

兩口倭刀，一左一右，同時映目嘯風而至！

洗星寒在如此情勢之下，不得不先退一步，他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陡地向後就退，那隻抓住野田一郎的左手，一用力，五根手指，深深的都陷進入野田一郎背衣之內。

一個前掙，一個後拉！

只聽得「呼啦！」的一聲，大片的血皮，衣服，全被拉扯了下來！

野田一郎痛得殺猪般的大叫了一聲，前竄出一丈五六，一交跌倒在簷面之上！

他已經嘗到了這個年輕人的身手，再也不能拒敵力拚了，帶來一聲慘叫，他由瓦簷上飛滾着，直向數丈高下的地面上飛墜下去！

洗星寒恨恨地丟下了手上的血衣皮肉，方要騰身追過去，兩側的飯男，猪井，一前一後，第二次的撲過來，兩口倭刀一上一下，怒揮過來。

兩口刀尖之下，洗星寒偉岸的身子，看上去，忽然變得細長了許多——

這又是日本倭子弄不明白的中國武功了，洗星寒此刻所施展的這種功夫，正是中國武術的「卸骨術」，高明如洗星寒者流，非但可以如意的收攏一雙肩骨，甚至於連盆骨部位，也可以前後側扭！

所謂「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」，只是這方寸之間，兩口倭刀已雙雙賣了空招，嗆啷！一聲，都砍在了屋瓦之上。

洗星寒恨透了這般倭寇，一種強烈的民族意志，使得他每見一個倭人，都情不自禁的興恩恨惡毒殺之意，自然，對付這類人，他就下手更狠一些！

隨着他下彎的身子，右足尖高高的勾抬而起，接觸到「飯男」兩胯間的要害位置！

嘴裏叱了一聲：「起！」

足勢一起，「飯男」這小子，只覺得胯下一熱，眼前一黑，身子像騰雲駕霧的已竄起當空！

洗星寒冷峻的笑聲裏，左手用「大鵬單展翅」的手法向外一領，正正地已劈在了「飯男」的頂門之上，頓時間血濺腦迸，屍身却飛墜向七八丈的樓簷之下！

猪井見狀大吃一驚，疾速的向後抽身，直由數丈高的樓簷之上，向下飛縱去！

他身子快，洗星寒却還比他更快，猪井身子方一墜地，洗星寒已由他側面疾閃而進！

劍光一領，耀眼的寒光裏，這一劍直劈向猪井面門，猪井手中的倭刀向正中一舉，「噹！」地一聲脆响，掌中倭刀，差一點脫手而落，他用力的向側方一跳，身子還沒有站穩，洗星寒揮下的長劍，竟然由頭至尾，把他活生生的劈成兩半！

猪井嘶啞的一聲吼叫，兀然餘音盪漾在空中，身子竟然分成了兩爿，死相極慘！

洗星寒像是一隻脫困的雄獅般的，連揮兩劍，斬殺了兩名逼進身側的海盜。

這時，庭院裏人聲鼎沸，羣相鼓噪。數百名海盜，倭寇，舉着火炬，兵刃，像潮水也似的，向着這邊逼近！

誠然，洗寒星所要追殺的，乃是野田一郎，而不是這羣烏合之衆，只是眼前形勢所迫，他也就說不得了。

大吼一聲，他縱身於人潮之中，長劍如龍，吞吐點挑，每出一劍，必然帶出大片的血光。

刹時之間，已爲他斬殺了八九名之多。

衆人眼看着他如此神勇，一時都相顧失色！

洗星寒以快劍，劈倒了前奔的一名倭寇，眼中却已看見數丈外，野田一郎在七八名倭寇的包圍之下，急快的向着石樓甬道下撤退！

那是野田一郎身邊的一小撮近衞親信，眼看着他們的首領負傷，是以不顧生死，趨前護衞！

洗星寒因在戚繼光面前誇下了海口，要在出兵之前，繳上寇首人頭，是以無論如何，他也不能放走了這個野田一郎。

此時他目睹着野田的背影，那裏再肯放過？長嘯一聲，拔身而起，不過是三起三落，已到了野田背後！

眼看着敵方倭寇一聲吶喊，由一名膀大腰圓的壯倭，揹負着野田拔步就跑，而其身後八名倭寇，一字排開，俱都亮出了鋒利的倭刀。

這羣凶倭，眼看着首領性命不保，是以拚死衞主，八個人八口刀，在異口同聲的一聲吶喊裏，一擁而上！

這是日本倭子最拿手狠惡的殺鬥方式，昔日侵犯中原沿海村鎭時，對付守軍，常常以此戰畧，鋒利的武士倭刀，最利於短兵相接的搏刺砍殺！

八口倭刀，在一陣震耳的喊殺聲中，同時挺進，刀光映着寒月，冷森森的刺目難開！

今夜，他們算是遇見了最厲害的對頭了。

八個人進身如浪，退時如潮，隨帶着洗星寒猛虎出柙般的攻勢，八個人在一股無比的罡風勁力之下，被逼迫得踉蹌而退！

像是飛舞着的一條銀蛇，衝、刺、騰、躍、砍、殺……其快如風，其疾若電。

不過是霎眼間的工夫，八個如狼似虎的倭寇，全數了賬，一個個四腳八义的全數都仆倒在地。

鮮血迸竄着，隨着夜風，空氣裏散發着陣陣的血腥氣息……中人欲嘔！

這時，那名壯倭，揹負着野田一郎，已轉入廊角。

洗星寒再發長嘯，施展出極上的輕功絕技——「狸貓三撲鼠」，快若飄風已然追到他背後。

「野田」霍然雙手一推揹負自己的那名壯倭，掙扎着躍開一旁，他側身擰腕，嘶——的一股尖風，發出了一顆「八角菱」。

洗星寒劍身平舉「叮！」的一聲，火星冒射中，已把這枚暗器格開一旁！

野田一郎此時面相極爲猙獰，活像是一隻喪家之犬，擇人而噬。

他居然捨棄了背後的長刀不用，而自兩肋間拔出兩口尺許長的短刀，右腿前踢着，打了個伏身，像是一團旋風般的，向着洗星寒猛撲了過去！

這是「野田」黔驢技窮的拚命招式！

兩口短刀上下翻飛着，在未接近洗星寒身前，已經先變化了四種刀式，目的是擾亂對方的心意，以便攻其不備！

然而洗星寒的立勢如同是疾風裏的一棵寒松。

在他似睜又閉的一雙瞳子含蓄的目光裏，早已洞悉了野田即將下手的意圖部位。

如是——當野田的一雙短刀，形同拍岸的浪花般的向着他兩肋間揷下時，事實上已是在他意料之中，他甚至于知道對方這一式出手，目的在吸引自己向兩肋防守，其實他眞正的出刀部位，應該是自己的咽喉要害。

這種斷確的判斷，常常是令人非夷所思！也正說明了中國武術極難可貴的菁華！

因此，野田的刀到了，他不過置之一笑，長劍在胸前立豎着，面外一翻，正迎着野田改換之後的刀勢方位。

劍影像是一道打閃的疾電，叮噹！兩聲脆響，已把野田的一雙短刀格開左右！

更有甚者，他的劍在收回之前，左右兩式快斬，已把野田一雙左右手，雙雙斬落在地！

野田一郎慘叫着，凸目如珠。

洗星寒像是附身的影子一般，已然把身子偎了過去，左手一探，已抓住了野田蓬亂的散髮。

他用力的把他向胸前一帶，右手的劍就勢車輪般的旋飛而去——「噗嗏！」一聲，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到手中，抬腿，像是抛繡球般的，野田的無頭屍身，帶着大股的鮮血，衝飛出丈許以外！

四外的人羣，叫囂呼動着，黑壓壓的一大片，向着這邊快奔而至，各式的兵刃，刀、劍、鎚、鎗，閃爍着不同的光，為數當在千人以上。

如此的陣勢，顯然使得洗星寒為一驚，只是他任務完成，不欲再和這般人交手。

左手一掄，倒提着野田的人頭，他身子猝起如鷹，已然縱落在高有三丈的石樓一角。

瓦面上，俠女費亮君以一敵二絲毫不見敗象！

洗星寒落身之時，也正是費亮君奏功的一剎那，眼看着她彈空而起的嬌軀，正由「東海人王」徐海的肩頭上拔起來，後者蹣跚的蹌出了四五步，仆倒在碧綠的琉璃瓦上，死于非命！

汪直的義子汪傲（原名毛海峯），眼看着這男女二人如此神勇。

在先前和徐海雙戰費亮君，汪傲已經三處掛彩，尤其是右額上的劍傷，淌出的涔涔鮮血，使得他右面的一隻眼睛，已無能視物！

這時乍見洗星寒現身簷角；徐海的慘死，更使得他心胆皆寒，那裏還再敢輕舉妄動？

他一聲不哼的，反身狂奔着，由于視野不明，身上又帶傷，足下輕一步重一步的，踐踏得瓦面，嘩啦啦一陣亂響。

洗星寒一眼看見，冷笑道：「毛海峯！你那裏走？」

右手向外一探，才出一半，却為費亮君伸手抓住，她冷笑道：「不用煩勞！」

長劍出手，像是長虹貫日般的，已深深投刺入汪傲的後心！

汪傲猶自轉過身來，怒聲嘶吼道：「你……小輩——」一頭栽倒！

費亮君縱身而前，拔劍，退身！

洗星寒已來到了她背後，費亮君回過頭來，臉上作出一個痛苦的笑容，却難以捺壓着內心殺人之後的悲楚感覺，她情不自禁的伏倒在洗星寒的肩上嚶嚶的哭泣了起來。

呢喃聲中，幾隻燕子交叉而過——

當空是半輪明月……

此時此刻，夜風輕吹，春寒侵體……有幾分夜來的寒意！

二人立處，乃是樓簷的一個背面，看不見叫囂的人羣，對影成雙，有些兒「高處不勝寒」！

自從離開師父燈婆婆以後，費亮君這是第一次殺人，第一次下手殺這麼多人！

雖然她為正義的民族意識所趨使着，不得不如此做，然而「殺人」的事，她是多麼不習慣，多麼不願意這麼做……

冷冰冰的淚水，浸入了洗星寒的中衣！

她伏在他肩上，痛心的道：「這件事情了後，我不再殺人了！」

洗星寒回劍于鞘，輕拍了她一下道：「費姑娘，妳沒有作錯，也就用不着後悔……」

費亮君移過眼睛來，作了個苦笑……

月影之下，她看見洗星寒那張英俊而充滿了正義的臉，這一剎那，她忽然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觸，似乎覺得這番接觸，把他和自己拉近了許多，她可能已經愛上了這個人……

她變得有幾分羞澀，退後幾步，低下頭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洗星寒的表情是錯綜的，他總是比較老于世故一些，在「可」，與「不可」之間，很快的作了一番分析，之後，也就毅然的退身！

他甚至于已經認定了，遲早有一天，要和眼前的這個姑娘反臉之故……那一天也許不遠了……「該怎麼辦」？那也是他此刻所不能料想得到的！

如其那樣，倒不如此刻先留一番退步的好！

想到了這些，他那顆已幾乎熱血沸騰的內心，剎時之間，又似乎變得冰涼，而硬若鐵石了！

把人頭塞在了預先帶來的油皮紙袋裏，再在腰帶上繫好，他冷冷的道：「妳預備上那裏去？」

費亮君一怔！窘笑道：「你呢！」

洗星寒想想道：「交上人頭！」

費亮君點點頭，道：「我跟你去——」

帶着三分的踟躕，洗星寒似乎想拒絕她，就此分別，可是却又有幾分不捨，他遲疑了一會兒，才點點頭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兩條人影，像是夜鳥般的騰身而起。

星月之下，如同星丸跳擲，夜蝙騰空，不過是眨眼的工夫，已然無影無踪！

× × ×

第二天清晨！

戚繼光的軍營；箭樓刁斗之上，懸出了「老船主」汪直以及倭寇頭子「野田一郎」血淋淋的兩顆人頭！

三軍慶奮之下，益增平倭信心，大家圍着箭樓，紛紛歡笑談論着這件事！引為奇談！

那刁斗，高有數丈，再加上三四丈高的木桿，是誰有此功夫！把人頭懸掛上去的！

夜來不曾好睡的戚參將，對於這件事，當然最清楚不過，他曾在深夜三更，在帥帳內設酒筵，為洗星寒，費亮君這雙少年男女奇俠慶功洗塵：雖曾再三的苦留他們這兩個人，在軍營帳內多住幾天，並更飛奏皇上，賞賜二人一份功名。

可是，看來這兩個人，對於這些，居然沒有一點興趣，戚參將苦留不住，只得手揮了兩張獎狀，叙明了二人所為的功勳，用以表揚。洗，費二人叩謝之後，就于當夜四更時分，出帳去了！

戚繼光十分感動，對於這件事，他不敢掠人之功，於是，在大校場內，召集了所有部下六千人，親自把洗、費二人的經過情形，詳細的講叙給下屬知道！

於是奇俠洗星寒，和俠女費亮君這兩個人的名字，不脛而走，剎時之間，傳遍全軍，人人有一張嘴，不出三天，全台州，甚至于整個江南，也都知道了這件事！

茶樓酒肆，街頭巷尾，大姑娘，小媳婦兒，人人都在談這件事，都在談這兩個人。

可是這兩個人，如今在那裏？誠所謂「杳如黃鶴」！

風流美小差

離開了「大田鎮」，洗星寒像是一個飄流的浪子般的，來到了「宣平」縣內的「仙霞嶺」。

在這裏，他打住了風塵的浪跡，預備暫時安定一個時候，他以為，他已經擺脫了費亮君！

對於費亮君這個女孩子，他由衷的敬佩，而且並非無動於衷她的美色，只是，他却勢必要離開她，這實在是很不得已……

空中那彎明月，已將接近圓形……

每當洗星寒仰視當空時，內心即由不住興起了一些照例的煩惱，全身的血液也似乎中了魔似的更形劇烈的流竄起來！

雖然過去，他試了無數的方法，來設法壓制住月圓時的性衝動，只是，每一次也都注定了失敗。

「罪惡」永遠無止境的惡性循環着，使他一次比一次更重的跌落于痛苦的深淵裏！

那匹「烏雲追風千里駒」的寶馬，馱着他在日落前後，來到了城南第一家大綢緞莊字號「宣泰祥」的店前，就停住了！

洗星寒翻身下馬，直入緞莊！

在這裏他選置了兩套衣服，却留下了一份重金，指定了要店東的掌上明珠，今夜送到他的客館——「安福棧」裏！

「安福棧」就在「宣泰祥」的斜對門，店東宣喜吾是個俗不可耐，見錢眼開的傢伙！

他收下了這份沉重的定銀，帶着他那個如花似玉的女兒，恭送着來客出門，不時的鞠躬彎腰，千恩萬謝！

宣姑娘芳名嬌嬌，從十三歲開始就在父親的店裏幫忙着照顧生意，由于人長得漂亮，能說善道，甚得顧客的歡迎，生意也就愈做愈好，別家無法比得上的！

宣喜吾也就利用女兒的美色，大肆招攬，於是，客人們買了料子付了錢，指定宣嬌嬌送府的例子，也就每見不鮮了。

宣嬌嬌人漂亮，又擅于以美色逢迎，所以在地方上得了一個「美小差」的綽號。

遇見有錢的大爺，指定由她送貨時，這位「美小差」宣嬌嬌，常會投客所好的撒上一回嬌，或是唱上一段小曲子，你就是大胆的摟摟她，抱抱她，也未嘗不可，只是：再進一步，可就不容易了。

所以很多人又說是一朵帶刺的玫瑰花，形容得倒也並非不恰當！

宣嬌嬌今年二十一了，對于「情」這個字，她懂得很早，從小就和客人打情罵俏慣了，後來慢慢大了，懂得也就更多了。

而且，她私底下，未免也涉及了男女的私情：

……可是宣老頭夫婦却不甘心把閨女這麼早就嫁出去，要留着她，好好的當一顆搖錢樹，絲毫也不曾爲着女兒的青春與終生着想！

在以前，對于父親的命令，她是百依百順，現在，可就難免要鬧些小鱉扭了。

有時候客人指定要她送貨，她也會故意的「拿喬」，宣老頭常常如此，向她賠上許多好話！遇見她不喜歡的客人，她也不再一意的逢迎，時常的還擺上一張臉，宣老頭很不開心，他始終抱着「和氣生財」的這種觀念，而且認爲女兒犧牲一點美色，去滿足顧客，也是應該的！

今天，當洗星寒走了以後，宣老頭生怕女兒又不樂意，其實他是猜錯了。

看上去宣嬌嬌很開心，對着鏡子，她不止梳了一次頭，把長而又黑的一頭秀髮，梳了又梳，理了又理，粉臉上淺淺的又撲上一層粉，看上去就更標緻了。

宣太太可是留意上，心裏由不住連連的暗笑。她悄悄的向着老頭子嘟了下嘴道：「看看！」

宣喜吾怔道：「看什麼呀？」

宣太太鼻子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我看我們這個丫頭，八成是看上剛才那個小伙子了……眞格的，剛才那個人，看上去是不賴，他姓什麼來着？」

宣喜吾一笑道：「妳別糊塗了！一個過路的人，管他這麼多幹什麼？」

也難怪，宣嬌嬌在父親這個店裏，送了也有好幾年的東西了，可是像洗星寒這麼英俊的顧客，她還是第一次遇見，又因春情盪漾，那能不動心呢！

不過是第一次見面，對方那張俊逸的臉，已深深印在了她的心坎裏。

于是，當月亮剛出來不久，吃過了晚飯，她就換了一身漂亮的衣裳，包好了洗星寒所選購的兩塊綢緞料子，也顧不得向父母招呼一聲，儘自的就向店外步出！

這條街上的人，誰不認識她呀！

當她含着春花一般的笑臉，向着那些熟悉的街坊打招呼時，這些人眼睛都看直了。

心裏却在說：「喝！瞧瞧美小差今兒個可眞够漂亮！」少不得問上一句：「宣姑娘上那去呀？」

宣嬌嬌照例的幌着手裏的小包，笑着說：「給客人送東西去！」

然後，她就扭着可人的身段，一逕的向着斜對門的「安福客棧」去了。

天才剛黑不久，客棧裏可都上了燈了。

「美小差」宣嬌嬌進了棧房，掌櫃的「馬跛子」正歪在椅子上，抽着旱烟，看見了她，笑着坐直了道：「嗨！美小差可又是出差來啦！」

宣嬌嬌道：「可不是嗎。」

馬跛子上下打量着她：「今天可眞漂亮呀！」

「別價了！」宣嬌嬌自幼隨父母從京裏來的，說的是一口動聽的「京片子」。

她伏在櫃枱上一笑道：「我跟老闆打聽個客人，姓洗的——住在那間房裏？」

馬跛子冷哦道：「姓洗的……啊……一個單身年輕的客人……是有這麼一個，等我給你找找！」

宣嬌嬌笑笑，由櫃枱上回過身子來，由不住楞了一下，她看見一個略嫌消瘦，但極爲美麗的紫衣少女，正用一雙明亮的眸子打量着自己。

這個紫衣少女，像是剛進店門，身上的斗篷還沒脫下來，想必是聽見了宣嬌嬌說的話，而至有此表情！

宣嬌嬌被她看得不大好意思，就對着她笑笑，可是那個消瘦長身的少女，臉上絲毫也沒表情，她只是直直的盯着宣嬌嬌看。

「美小差」宣嬌嬌一賭氣，也就不願再搭理她，把頭扭開了一邊。

這時「馬跛子」已經找到了，笑着道：「不錯！姓洗的，在東院裏，第一進院子三號房！」

宣嬌嬌笑着答應了一聲道：「我知道啦！」

一回身，那個高瘦的女人，還在看着自己，宣嬌嬌把臉一甩，小聲道：「怪事，看什麼呀！臉上沒長花。」

說着，她就轉身，向裏面去了。

一進了東院的月亮洞門，廊子上挑着的兩排燈籠，和天上的那輪明月，反映襯得十分有趣，脚下的盆景，大概是蘭花吧，開得這麼香噴噴的！

宣嬌嬌認了一下，正是前門，身後傳來一聲女子口音，道：「站着！」

回過頭，可不是又是那個高個子的少女？

她還是用那雙又明又大的眼睛看着宣嬌嬌，而且快步走過來。

這一次，宣嬌嬌才注意到，她手裏提着一個長形的皮口袋，一端，好像露着半截寶劍的把子——這一類的女人，宣嬌嬌見過多了。

她本來還當對方是那一家的大小姐呢，現在可就猜想她不過是一個跑馬頭，要把式賣藝女人了。

「幹什麼？」宣嬌嬌沉着臉道：「妳老看我幹嘛呀？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我只問妳找姓洗的幹什麼？」

宣嬌嬌應了一聲道：「怎麼，我是對門綢緞莊的，洗相公買了兩塊料子，我送進來不行的嗎？」

聽了這些，那個紫衣長身少女，臉上的神色，才緩和多了。

她微微一笑，露出潔白的一嘴細齒，道：「原來是這回事，我還當是……」

宣嬌嬌聳肩哼了一聲，不太高興的轉過身子來，才走了兩步，紫衣少女又道：「慢着！」

宣嬌嬌回過頭，嗔道：「妳這個人怎麼回事？找我麻煩是不是？」

紫衣少女冷冷一笑道：「誰有工夫找你麻煩？只不過是告訴妳一聲，等會見了那位洗相公，可不要提碰見我這回事，妳知道不？」

這樣命令的口氣，宣嬌嬌可不大喜歡。

她眨了一下眼，道：「妳這個姑娘，是幹什麼的？鬼鬼祟祟的，我管不着——」

才說到此，紫衣少女身子向前一欺，像陣風似的，已到了她跟前，一伸手抓住了宣嬌嬌胳膊，就像是一把鋼鈎似的。

宣嬌嬌痛得禁不住「啊喲！」叫了一聲，抬起頭，接觸到紫衣女那雙冰樣寒冷的眸子，由不住地打了個寒顫害怕的道：「妳……妳要幹什麼呀？」

紫衣女道：「記住我關照的話聽見了沒有？」

宣嬌嬌害怕的點着頭道：「知……知道。」

紫衣少女這才鬆開了手，看着她，又有點不大好意思，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該對妳這麼兇……其實也沒什麼事，只不過我好容易找着了他，如果他一知道我來了，一定又要走了，我又得找他！」

宣嬌嬌點點頭道：「原來是這樣……妳追他幹什麼呢？」

紫衣少女聞言怔了一下，低下頭怪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，宣嬌嬌不由心裏頓時明白了一半，說不出來的，心裏就有了這麼一點點酸溜溜的感覺了。

她也懶得再說許多，就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我不說就是了，其實我也管不着這些閒事！」

紫衣少女道：「謝謝！」

脚一點，退回丈許以外，回身就走了。

宣嬌嬌嚇了一跳，心說：好快！

想了想，她就又帶上了一副笑臉，興緻匆匆的進了一進院子，找到洗星寒所居住的第三號房子。

敲了一下門，裏面問：「誰？」

宣嬌嬌嗲聲道：「洗相公，是我，給您那送料子來啊！」

「進來！」

「是——」宣嬌嬌推門而入，却發現那個姓洗的客人，正自對窗望着。

他像是遇見了極大的煩惱似的，兩隻手分插在頭髮裏，全身微微顫抖着。

宣嬌嬌回身關上了房門，慢慢走到了他背後，道：「洗相公，您的料子！」

洗星寒鼻子裏哼了聲道：「放下來，快走！」

宣嬌嬌怔了一下，碰了一鼻子灰；心裏怪不是勁兒的，失望的應了聲：「是——」

杏目一瞟，却總覺得這麼就走，未免太掃興了，再說自己特爲打扮的這身衣裳，梳的頭……？

她嬌笑一聲，道：「洗相公……我匆忙着來，也不知拿錯了沒有？您看看吧！」

背向着她的那位洗相公，身子抖得更厲害了。

宣嬌嬌暗忖：怪呀！他是怎麼啦？

心裏想着，嘴裏却嬌笑道：「您不舒服……是吧？」

姓洗的客人悯然長嘆了一聲，自語道：「刼數……難逃……」

他猛的站起來，沉重的關上了窗子，並且上了栓！

他把臉埋在雙手裏，過了一會兒，才緩緩轉過了身子，宣嬌嬌甜甜的對他一笑，就勢的請了個安，嬌滴滴的喚了聲：「洗相公！」

不知怎麼，她臉一紅，可就把頭垂了下來，可是過了一下子，却又忍不住抬起頭來，她發覺到對方那對異常的眸子，盯視着自己，目光中流露着一種極爲痛苦的魔光！

那是充滿了極度的色情，狂熾的一種魔焰……

宣嬌嬌心裏可就像小鹿般的撞着！

她忽然感到有點害怕了。

遞上了一個羞窘的微笑，她退後一步，忸怩着道：「要是沒別的事！我這就走了！」

洗星寒蠕動的嘴唇，吶吶的道：「妳……不能走了！」

像是一陣風似的，他猛的撲過去，抱住了她，

宣嬌嬌輕輕推着道：「啊……不要嘛！」

燈光裏，她看見洗客人的那張俊臉，透着一種潮紅，更英俊了。

在他的熱烈擁抱之下，她禁不住激發出長久抑制的一番春情，何況這個人，自己第一眼起，就已經喜歡他了，而此番前來，心理上也早就存了遐思，作了準備！

只是，她絕沒有料想到，對方竟會比自己所要想像的要熱情得多……那麼迫不及待，那麼熱烈！

她的心情是那麼的矛盾，若即若離……既想抽身離開，却又帶着三分的奉獻，心甘情願！

總之，對方已不給她這麼多的時間考慮了。

在他的鐵腕神力之下，宣嬌嬌一襲羅衫，整個的撕碎了，現出了內着的紅色肚兜兒。

燈光映着她裸露的身子，無限春光，映入到洗星寒瞳子裏，他變得益發狂痴，像一隻虎一隻狼！

宣嬌嬌笑着，推着，叫着……在對方的熱烈攻勢之下，她獻上了處女的身子。

最後，她却伏在他的懷裏哭了！

一顆顆的熱淚，却滾落在對方結實赤露的胸肌上！她緊緊的抓着他，抽搐着道：「你這個鬼……看看你！我可怎麼辦？我不要活了。」

狠狠的推他，打他，擰住他……

那張粉紅，沾着淚痕的臉，看來像是一朶沾露的桃花，張開了石榴小嘴，說重不重，說輕可也不輕的在他肩上咬了一口，鼻子裏嬌聲的哼着！

她破涕爲笑的道：「你呀……乾脆殺了我吧！反正我也沒臉活了！」

對方「洗相公」原本呆痴的臉，一刹時變得極爲冷肅，當他轉過臉近着看她時，宣嬌嬌忽然發覺到他那原本春色瀰佈的俊臉，這一刹間，竟變得冰般的寒冷，無情！

她由不住打了個寒顫，頓時吃了一驚！

洗星寒的一隻手，緊緊的抓住了枕下的劍柄，他這一刹那，身子戰抖得那麼厲害……

閃着精光的瞳子，所能憧憬的是一片的……充滿了離奇的回憶……

那荒涼的寒夜……天上又大又圓的月亮……冰冷的寶劍，獸行……寶劍刺下的一刹……母親的慘叫……

……母親的慘叫……

……刺下的寶劍……

血……血……母親的慘叫……

終於，他再也按耐不住，嗆啷！一聲脆響，拔出了長劍。

宣嬌嬌美好的臉，一刹時呆住了，竟然連最起碼的「救命」或是一聲尖銳的喊叫，也鎖在喉頭，無法發出聲。

閃爍着一片奇光的劍尖，深深地刺入到酥白粉嫩的前胸……她那張玫瑰鮮花般的臉，像是猝遭霧雪，立時呈現出一片枯萎，慢慢的，謝了！

劍拔，血竄……

那剛才「笑把檀郎啐」，輕把俊郎咬的櫻桃小嘴裏，翻湧出令人戰慄的濃血，染紅了半邊枕頭！

× × ×

洗星寒收住了劍，重重的抓住了她……

宣嬌嬌痛苦的臉，正在作垂死的掙扎，那雙流目澄波的美麗眼睛，兀自盯視着他。

在無限的凄苦掙扎裏，似是有無數的問號？

她不明白……這一切是爲了什麼？爲什麼？只是連這麼簡單的三個字，却也無力出口。

就這樣的，一朶才新開的鮮花，就凋零了。

冷靜之後的洗星寒，照例的感到了無限的恐懼，愧疚和追恨！

用一張棉被，包裹了宣嬌嬌的屍體，他推開窗，輕輕地縱身而出，明月之下，他身輕如燕，起落之間，已落身在東面的院牆之上！

夜風颼颼，洗星寒噙着滿眼的熱淚，挾帶着宣嬌嬌的屍體，撲出棧外，一逕的向着附近的「仙霞嶺」騰縱而去。

在「仙霞嶺」上，他找了一塊青葱的草地，放下了宣嬌嬌的屍身。

冷夜凄凄，四野肅然！

他抽出劍來，挖掘着地上的泥土，就在這時，背後傳出了一聲冷笑道：「洗星寒你作的好事！」

洗星寒驀地回頭，面前站着一個羽衣高冠的少年人，彼此距離約有丈許遠近，那高冠少年凌厲的一雙瞳子，正注視着他，目光精銳，一望即知內功深厚。

洗星寒慢慢的站起身子來，掌中倒輕輕的顫抖着，面上不禁現出了一絲殺機。

這是他生平一件最大的隱秘，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只見是發現他這件秘密的人，他必定要下手殺了他！

高冠少年似乎由對方雙瞳裏，已窺出了他的意圖，他不禁向後飄了五尺以外。

這種距離，正好躲開了洗星寒劍上的威力。

洗星寒不禁暗吃一驚，即將揮出的長劍，也就臨時忍住不發！

高冠少年冷冷的道：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爲，這些年來，你作的好事！豈不愧對『天一門』傳授你這一身傑出的武功麼？」

洗星寒大吃一驚，道：「你是誰？如何知道洗某的身份？說！」

他身子向前行近了幾步，重新把對方置身在戰圈之內，高冠少年這一次不再閃躲，他沉聲一笑，道：「我不是已經說出了麼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粉骷髏！哈哈！好個下流的淫賊！」

洗星寒咬着牙，道：「尊駕再不以眞實姓名見告，請恕洗某劍下無情了！」

高冠少年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要問我的名字，我自然可以告訴你，只是說出之後，你只怕會大吃一驚！」

冷冷一笑，洗星寒道：「天下沒有令洗某大吃一驚的事，你且說來！」

那人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既然你問，我也不再瞞你，洗師兄，你可認得我這個師弟歸元甫？」

「歸元甫」三字一出口，洗星寒果然吃了一驚，他本能的打了一個冷顫，道：「哦——」

後退了幾步他緩緩道：「你是歸師……弟？」

高冠少年冷笑道：「想不到吧！洗師兄，你的所作所爲，師父已然盡知，而且，師父已經爲此和我一同下山，要拿你問罪！」

洗星寒面色一變道：「不——我不會跟你們去的……我……」

後退了幾步，歸元甫又跟上去！

歸元甫冷笑道：「你的事，師父已詳細說過了……我知道你是得了一種怪病，師父說那是『月圓狂症』！」

「什麼月圓狂症？……」

洗星寒繼續後退着，可是歸元甫毫不放鬆的又逼進上前，恨恨的道：「……你自己還不知道……洗師兄，要不是如此，我現在還會對你好言相勸，哼——」

「師父……他老人家現在何處？」

「在離此三十里外的白衣寺裏！」

「你……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擒你回去！」

冷笑一聲，洗星寒後退了三尺以外，他揚了一下手中劍道：「我已是天一門棄徒，歸元甫，你何能以師門之威來嚇我？」

歸元甫怔了一下，冷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師父却不容許你在外面胡作胡爲！」

洗星寒由不住露出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道：「說得好，只是他自己爲什麼不來？」

歸元甫道：「師父不肯見你，着我先來！」

他上前一步，恨聲道：「我們已發現你三天了，只爲一時大意，却是你又幹下了這樁醜事……哼！這件事師父還不知道！」

洗星寒冷冷笑道：「好個不肯來？……歸元甫，你擒我不得，快回去告訴燕老頭說，要拿我治罪，就叫他自己來，你不是我的對手！」

歸元甫沉聲笑道：「好狂的小子……洗星寒，你雖然得了師父傳授，可是却不要忘記我歸元甫亦並非無能之輩，今夜我對你無非是先禮後兵而已！」說完，側身抽劍。

黑夜裏，寶劍出鞘冷森森的泛出了一絲寒光。

歸元甫抱劍在手，强忍着心內的怒火道：「洗師兄，我很同情你的遭遇……只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……這些年，你所犯下的罪惡，罄竹難書，十惡不赦！」

洗星寒凄慘的笑着，恨恨的道：「我也做了很多的善事……足以抵擋了我所犯下的罪！」

「抵不了的！」歸元甫痛心的道：「罪就是罪，死了的人永遠不能復活，你所作的善舉，不過是逃避你犯下罪惡的一種心安的表示罷了，兩者不可混爲一談！」

這番話，使得洗星寒，像赤身站立在冰雪地裏一樣，機伶伶打着寒顫！

他凄狂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歸元甫，你知道我多少？你錯了，我對我所作所爲，絕不逃避！」

歸元甫身形一閃，已到了他身邊，拾劍不出，却用左手向着他胸前拍去。

掌勢一拍出，即帶有凌厲的一般罡氣。

洗星寒冷笑着輕舒左掌，二人掌心相接，雙雙騰身掠開，彼此都已試出對方的功力。

歸元甫落地之後，恨聲道：「洗星寒，你還是隨我去見師父去吧！」

洗星寒苦笑搖頭道：「恕不奉陪！」

抱拳轉身就走，歸元甫忍無可忍，恨恨的在地上踩了一腳道：「好！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氣了！」

足下頓處，箭也似的，已追到了洗星寒背後，掌中劍「白蛇吐信」，朝着洗星寒背上就扎！

他的劍方自遞出，洗星寒像是背後生了眼睛一般，順着他的劍尖滴溜溜一個疾轉，已到了歸元甫左側，長劍嘶風而下。

歸元甫一翻劍身兩口劍「噹！」的一聲交接。

這一刹息之間，歸元甫施展師傳的「燕雲揮手」，五指箕開着，吐氣開聲——「嘿！」一掌向着洗星寒左面肋骨上揮了下去！

洗星寒嘴裏叱道：「好！」

左掌輕揚，用「摟膝提籃式」，一掄左掌。

二人的內力，都運足了，雙手一交接之下，各人都感到身子霍然的大震了一下。

像是糾纏在一起的山籐般的，一時誰也扭扯不開，兩隻合着的手劇烈的戰抖着。

二人的臉，一刹時也變得赤紅。

「天一門」以內力眞元之力，見長於武林江湖，這一刻這雙同門師兄弟，一出手，彼此也就不得不施展出內悉眞力，一較短長。

除了那兩隻像膠也似相黏的手掌以外，他們竟然誰也沒想到用劍，也許彼此心中，却還存有一點忠厚。

但，無論如何，這一刹間，他們顯然都在施展着「天一門」最傑出的內功眞元，在彼此相拚着。

這是兩個石頭人似的，面對面的對立着。

兩個人的身子，一次比一次戰抖得更厲害，似如此足足僵持了有半盞茶之久。

最後，在一次更厲害的戰抖之間，歸元甫終於顯出不支的神態來了。

他的額角，開始沁出了一層汗水，身子於戰抖之中，顯得有些不穩，而左右擺動起來。

就見洗星寒雙目倏地大睜，精光暴射中，一聲叱道：「去！」

指尖霍地向上一挑，一股巨大的眞力直貫而出，歸元甫踉蹌地倒退了四五步，身子一挫，坐倒在地上。

或許是一時收氣不住，他吐出了一口鮮血，但他却不服輸的，在地上打了個咕嚕，翻身而起。

洗星寒吃驚的道：「不要動——」

歸元甫當眞站住不動，可是他瞳子裏，流露出無比的怒火，頻頻的冷笑着。

洗星寒沉着臉道：「難爲你隨師甚久，却不知道『金皮鼓』運轉之招！」說完，他合劍於鞘，冷然道：「回去以『本門心法』的功夫坐息三天就好了！」言畢，轉身就走！

可是他走出兩步，却聽得背後的歸元甫一聲冷笑，隨着一股尖銳的破空之聲，嘶風而至。

一聽見這股風力，洗星寒不由得大吃了一驚，他倒是沒有想到，這位師弟在憤怒之中，竟然下了煞手。

由於二人相隔得這麼近，歸元甫所施展的，正是燕子青畢生劍招中，最爲傑出，無敵劍炁，配着本身的眞元內力，這種劍勢，能在百步內外，取人首級！

想不到歸元甫此刻竟然施展出來，洗星寒此刻無備之下，要想從容逃開這一招，談何容易？

在凌厲的劍炁裏，洗星寒仆倒在地，他希望着躱開歸元甫的這一手無敵劍炁，只是妙在這種劍炁一經展出，奇快若電，似有一種牽制對方閃躱的力道！

如虹的劍勢裏，眼看着洗星寒就要濺血劍下！夜空裏，陡地傳出一聲淸叱道：「大胆——」

匹練般的一道白光，隨着一個快落的身影，驀然間由左面山嶺上直墮而下。

這人，像是也是內炁的高手，頗曉得劍炁運轉之妙，是以劍光一吐，已然封架住歸元甫的劍勢！

兩口劍的劍炁甫一交接，像是噴珠濺玉般的爆開了一天的流螢！

洗星寒乃得由劍鋒之下，挺身而起。

歸元甫原已受了內傷，此刻憤怒之下，才在背後出此毒招，這一招已然施盡了力氣，那裏當受得起對方實力極强的一劍！

他身子搖幌了一下，蹣跚而退。

乍然現身的人是個長身，披着一領披風的少女，在雙劍一交接的同時，她已施展進步欺身的疾快招式，只一閃已來到了歸元甫身邊。

歸元甫在雙劍一交之間，再次的受了內傷，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，差一點站立不住。

而眼前，這個長身少女，出手的動作，竟是如此之快，劍芒飛漩着，已傷了歸元甫的左面半邊身子，歸元甫痛吟一聲，側着縱出丈許以外！

長身少女一壓劍身，冷叱道：「那裏走？」

她的劍方自撩出一半，洗星寒已如同展翅巨鷹般的來到了她面前，長劍一掄，「嗆！」一聲脆响，架住了她即將出手的勢子。

少女一怔道：「咦——」

洗星寒直直的看着她，道：「讓他走吧！」

歸元甫這時手扶着大樹，又吐了一口氣，他似乎頗爲驚異眼前二人的交往，也曾經仔細的看了那長身少女一眼，但是却也沒有什麼好說的。

冷冷一笑，他騰身而起，落在了一棵松樹的尖梢。

少女探手欲發暗器，却又被洗星寒伸手抓住，道：「費姑娘，由他去吧——」

松梢上的歸元甫，在二人問答之間，已施展出極上的輕功絕技，身子微微向下一沉，倏地拔起來，活似一隻冲霄的大鶴。

不過是三數個起落，已然消失無踪！

× × ×

目送歸元甫消失之後，洗星寒才鬆開了抓住那少女的手，他無限氣餒的長嘆一聲，垂下頭來。

長身少女——當然是費亮君！

她用着疑惑的眼光，看着洗星寒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他要殺你，背後暗算你，你居然還爲他討情？這又爲了什麼？」

洗星寒緩緩抬起頭來，含笑道：「他是我師弟，歸元甫！」

費亮君一楞道：「哦——這……？」

「姑娘妳當然不明白……」

「怪不得他有這麼一身好功夫呢！」她更顯得迷惑的道：「只是！爲什麼呢！」

洗星寒道：「是一樁家務事！」

說完這句話，他看着費亮君道：「費姑娘，您怎麼來的？我以爲妳已經回『琥珀宮』去了。」

費亮君聳了一下眉毛，冷冷的道：「我只不過是偶然來這裏遇見你吧了，也不是故意跟着你！」

洗星寒呆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他無限愁苦的轉過身子來，緩緩步向嶺頭！

空中並無片雲，只是那輪冰皎的滿月，高高的懸掛在天上。

此刻看來，明月對他已失去了作用，相反的，是滿腔的消極，和無限的灰色……就像月光一樣的顏色。

費亮君輕輕的走到了他背後，顯得有些不自在

，又有點忸怩的樣子——她本來不是這樣的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才道：「我知道你住在安福客棧！我也住在那裏！」

洗星寒忽然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。

費亮君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，歪過臉來道：「我不明白，你爲什麼要躱着我？討厭我？」

洗星寒不動的搖搖頭，那雙烱烱的眸子裏，蘊含着一種難以傾訴的痛苦。

費亮君在他如此的眼神之下，不禁感到十分的寒冰。

她皺了一下眉道：「洗大哥，你不舒服嗎？」

洗星寒又搖搖頭，却慢慢的走到一旁的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。

費亮君也跟過來，她隨手拔了一根草，把它繞在指頭上，抬起頭，看着天，她道：「今天的月亮奇好！」說完，偸偸看了洗星寒一眼，對方像個木人似的，一言不答！

費亮君站起來，長長的出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吧！我走了！」

洗星寒遲疑的目光，這才移到了她身上，費亮君站住身子，道：「你怎麼啦？怎麼不說話？」

「無話可說！」說完這四個字，他又深深地埋下了頭，十根手指頭，插進長髮裏，內心的悲痛感觸，似乎已到了配合的地步，他長久的隱藏，難以壓制的恐惶，虛情，使得他眞想放聲大哭一場！

一隻柔軟的手，輕輕地攀在了他的肩上！

那是一隻女人的纖纖的玉手，費亮君輕輕地攏着他散在臉上的髮絲，尖尖的玉指，小心的觸摸着他的臉，劃過他的頸項！

洗星寒轉過臉來，兩個人痴痴的對着看。

「大哥——」費亮君低喚了一聲，像是呢喃的一隻燕子，她把半面香腮，輕輕地送上去，慢慢地貼在了他臉上，輕輕的磨擦着。

彼此都聽得見對方沉重的心跳聲！

費亮君慢慢的氣息沉重，感覺到對方冰冷的臉，開始變得有點燙人，她的臉也燒盤兒了，說不出的羞澀，情虛，只是這些却難以抵擋住內心的喜悅，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到異性的感覺。

她用火熱的唇，接受了對方的愛，身子在激動的快感裏，輕輕的顫抖着。

長年的寂寞，陪伴着她的，只是那個怪僻孤獨的老婆婆，如非是此番出山，使她接觸到洗星寒這個人，她幾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女人，是個已經情開的少女了！

這一瞬間，她似乎已經找到了自己所愛的人了……今後也許不再孤獨了。

可能就此脫離了燈婆婆——那個怪僻的老婦人！和她長年的相處，好像自己也變得怪僻了。

她在想，自己和燈婆婆之間，名爲師徒，其實是兩個爲人羣所遺棄的兩個可憐的女人，一老一少，相依爲命，彼此在互相啃噬對方的靈魂。

那深深的石洞……古燈……自己對於它們，早已就厭倦了，只有在此刻甜美的一刹那，在心愛人的懷抱裏，才憧憬着昔日的虛擲……

她幾乎變得更感激洗星寒了，因爲他看來已經把自己由痛苦的深淵裏解救出來了。

那麼緊緊的貼着，耳鬢厮磨，一次又一次的吻着——忽然，洗星寒推開了她，站起來，向嶺頭上走過去。

費亮君幾乎沉醉了。

她像失去了魂魄似的，跟在身後，輕輕地，像是夢囈般的呼喚着他道：「星寒——」然後把臉伏在他的背肩上，洗星寒回身推開她，道：「不能這樣……我……」

費亮君呆住了，她那雙大而亮的眸子裏，充滿了一片迷惘！

洗星寒冷冷的道：「妳難道忘了，妳此刻的使命？」

費亮君秀眉輕皺，她實在也想不透，這和自己的使命有什麼關係？

她搖搖頭道：「沒有呀！」

「那麼妳告訴我！」洗星寒冷冷的臉上，沒有一絲笑容，「妳出來的任務是爲什麼？」

費亮君呆了一下，才道：「我不會忘記的，遲早我總會見着他——」

「見着誰？」

「粉骷髏！」

洗星寒的身子起了一陣戰抖，他回過身子，面對着當空的月，冷冷一笑。

費亮君道：「我已經帮助你，完成了除妖的義舉，這一次該着你帮我了！」

「帮你幹什麼？」

「咦——」費亮君目光一轉，像是閃爍的兩顆小星星：「殺粉骷髏呀！」

洗星寒沉沉的一笑道：「這個忙我帮得上！」

費亮君喜悅道：「眞的？」

說時，洗星寒已回過身子來，他正視着她道：「妳眞的要殺粉骷髏！」

「當然是眞的啦！」

「好吧！」洗星寒後退一步道：「下手吧！」

費亮君有點不明白的，道：「下手？我下……什麼手？」

洗星寒道：「我就是粉骷髏！」

「別……啦！」費亮君後退了幾步，窘笑道：「別開玩笑了！」

洗星寒冷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眞話，我就是粉骷髏！」

一刹時，她的臉變成蒼白。

可是，想了想，她又笑道：「你這個人——」

洗星寒發出了凄慘的一聲冷笑，道：「眞怪！爲什麼我說出眞話的時候，妳會不相信？妳難道希望我一直欺騙妳？」

他這個樣子，實在不像是開玩笑的樣子，費亮君不得不感到了懷疑。

她臉上立時現出無限迷惘的道：「……有什麼爲證？」

洗星寒深烱的眸子在她臉上一轉，道：「有！妳跟我來！」

費亮君自嘲似的一笑，如果說洗星寒是粉骷髏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千古怪談。

她不得不跟着他走下去，心裏却暗笑忖道：「看你還能玩出什麼花樣來？」

前行了約有數十丈，來到了一片空曠的草坡地帶。

洗星寒忽然站住，向着身前地上指了一下道：「這就是證物！」

地上放着一張棉被兒，費亮君瞟了一眼，不覺的心裏怦然大跳了一下。

她轉臉看着洗星寒道：「這……是什麼？」

洗星寒却只笑不語，費亮君倏地撲到近前，蹲下了身子，當她觸目到棉被之外，所露出的一雙女人的脚，禁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！

她回頭看了洗星寒一眼，立時用抖顫的手，迅速的把被兒打開。

月光之下，她所看見的，是一具全是裸露，沾了鮮血的女屍。

費亮君禁不住打了個寒顫，她細看了一下那女屍的臉——好面熟！再看看，她立時認出來，這個女人，正是今晚上自己在客棧裏所遇見那個姑娘！

對了……她曾經對自己說，說是要爲洗星寒去浂料子去，想不到竟而遭受了如此毒手！

這麼一想，如同天空响了一個霹靂，頓時就呆住了！

這時多麼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！一點都不錯，是他！是他！他就是粉骷髏！

一股潛在內心已久的仇恨，像是電流般的，刹時傳遍了全身，她倏地抽出了劍來，如同旋風般掉轉身子來。

洗星寒就站在對面，一動也不動的看着她！

費亮君幾乎用着哭也似的聲音道：「告訴我，你眞的是不是粉骷髏？……告訴我……這不是你作的……你……你說！」

一顆顆的淚珠，洒流在青草地上！

洗星寒搖搖頭道：「姑娘……我要告訴妳的是，這一切都是我所爲所作！」

「你——」費亮君快要瘋道：「你爲什麼？」

洗星寒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

費亮君倏地一聲尖叫，劍光像是一片光牆般的，向着洗星寒身上撲過去。

月光下，洗星寒那麼直直的站立着，一副從容就死的樣子，費亮君的劍勢方撒出一半，却不禁後悔了；立時把劍式向後一吞。

可是劍上的那片冷光，已如同浪花般的捲出了一半，凌厲的劍炁，斜掃着洗星寒左面半邊身子，血光一現，洗星寒身子踉蹌而退！

費亮君嘴裏「哦！」一聲，頓時呆住了。

她幾乎想撲上去抱住他了，可是却堅强的制止着，使自己不要這麼做！

她身子戰抖得那麼厲害，一跤跌倒，伏在草地上哭了。

洗星寒咬着牙，戰瑟着道：「下手吧，能够死在妳的手裏，我也知足了。」

費亮君回過身來，月亮下，那個人，他是那麼的英俊，那麼的緊緊地扣着了自己的心，在片刻以前，還在自己懷中的人，而此刻却白刃相加，要殺他了。

「不……不……我豈能這樣的無情？我豈能下手去殺一個我心愛的人？殺一個曾爲解救黎民百姓，甘心冒險，力殺敵寇的俠客呢？……」

「不——絕不能！」

「只是……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？……他！」

費亮君霍地站起來，回過身子，她止住淚，傷心的道：「洗星寒！我不能下手殺你，你去吧……我們之間的關係，到此爲止！」

一隻手拉起了長長的裙角，霍然的揮砍着長劍砍下了尺許長短的一塊裙角。

她哭泣着道：「我們的友情……就像這樣，你去吧！」

洗星寒一隻手撫摸着受傷的半邊身子，對方這種「割裙斷義，割地絕交」的舉動，深深的刺傷了他。

這裏，他不能再多留一分鐘，他只用那雙沉鬱的目光，看着她，看了最後一眼。

雖然像是有滿腹的凄酸，可是此時此刻，說什麼也是多餘的了。含着一絲愧疚的苦笑，他冷冷的轉身而去。

——未完——

過關刀

日誆關主夜攻關

秦紅・文

前文提要

上回書至楚雲彪與賈谷蘭、田舍郎等裏應外合，一舉大破二聖敎的飛豹關，把關主杜敬堂及衞敎軍統領西門海殺斃，救出白鶴眞人，依據楚雲彪計劃，採取迂迴戰畧，攻取飛虎關。三日後，一行二十多人已抵銅官山下，適值有一飛豹關的衞敎軍左基福奉二聖敎主令到飛虎關傳達命令，楚雲彪命樊小琼迎向來騎，把二聖敎主的令牌騙到手後，隨把左基福殺死，由楚雲彪假扮左基福，持令牌逕奔飛虎關，求見關主「八臂魔君」邊無界，飛虎關的巡邏，見楚雲彪是衞敎軍打扮，又持有令牌，乃引他進入殿中——

殿上，雕梁畫棟，金碧輝煌！

那位面如重棗，身穿水合服，雲冠帶扇，面貌猙獰的八臂魔君邊無界．正高坐於殿上一張長案之後．神情倨傲，頗像一位王爺。

在他身旁，還立着三個人。

一個是白面無鬚，嘴邊生着一顆黑痣的中年文士，樣子有幾分脂粉氣，似是衞敎軍統領脂粉人妖鄔玉璜。

另外兩個，一個是滿身肥肉的和尙，一個是瘦骨如柴的老人．顯然是樊小琼口裏說的「飛虎關二高手」——花花僧和鐵羅漢。

楚雲彪上前施禮，說道：「小的左基福，參見邊關主。」

八臂魔君邊無界威風凜凜地道：「令牌呢？」

楚雲彪取出令牌，雙手呈上去。

八臂魔君接去令牌檢視無訛，才問道：「敎主眼下在飛狐關中？」

楚雲彪恭聲道：「是的。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派你到此，有何指示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敎主命小的面告關主，說有緊急事情要與關主面談，請關主隨小的去一趟。」

八臂魔君目光一凝，道：「發生甚麼事情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小的不知。」

八臂魔君沉思有頃，又問道：「只命本關主一人前去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的。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敎主有沒有指示本關主的職務應由誰代替呢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沒有。」

八臂魔君站了起來，在長案後負手踱步，想了一會．才又停步問道：「要本關主立刻動身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不，敎主說小的可在貴關過一夜，明早再與邊關主一道返回飛狐關。」

八臂魔君輕「唔」一聲，皺了皺眉道：「既是緊急事情．怎可等到明早再走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這是敎主吩咐的，小的也不知所謂『緊急事情』指的是甚麼。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現在就走不行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小的趕路疲困，關主若要今天動身，也請讓小的歇息半天，否則小的支持不了。」

八臂魔君笑道：「也罷，你在此歇一夜，明早再同本關主一起下山。」

說到此，轉對那娘娘腔的中年文士道：「鄔統領，你帶他下去，給他酒食。」

脂粉人妖鄔玉璜躬身應是，即由長案後轉出，向楚雲彪一揮手，道：「跟我來！」

他嗓門清脆，十分陰陽怪氣。

楚雲彪又向八臂魔君行了一禮，才轉身隨對方出殿。

脂粉人妖鄔玉璜領着他走上廣場，忽然掉頭向楚雲彪嫵媚一笑，道：「你們飛狐關的兄弟，過得好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很好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吃的怎樣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大魚大肉，從來不歇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玩的呢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也不錯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孫二娘不禁止你們玩女人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不大禁止。」

脂粉人妖不勝羡慕的嘆了口氣道：「那太好了，我們這裏可不行，吃的不好，玩的也受限制，大家怨聲載道，唉……」

楚雲彪道：「甚麼原因？」

脂粉人妖低聲道：「有人尅扣伙食，飽攬私囊，又作威作福，不把我們當作兄弟看待！」

楚雲彪故作吃驚道：「鄔統領指的是誰？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你該知道我說的是誰！」

楚雲彪心知他說的是八臂魔君，當下又問道：「你們為何不向教主報告！」

脂粉人妖一聳肩道：「眼下他是本教的大紅人，誰敢告他的狀！」

輕嘆一聲，自怨自艾道：「我真後悔，當初若跟定孫二娘，今天也有福可享了。」

楚雲彪不知他與殭屍婆孫二娘有何交情，故不敢接嘴表示意見。

脂粉人妖擺頭四望一下，又低聲道：「你在飛狐關中想必頗得孫二娘的器重，是不？」

楚雲彪點頭道：「孫關主對待小的還不錯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那麼，帮帮忙如何？」

楚雲彪一聽他對自已有所要求，心中暗喜，忖道：「好極了，這傢伙既對我有所請託，我在這裏的行動就可方便多了！」

當下點頭道：「鄔統領有事儘管吩咐，小的力所能及，絕不推辭。」

脂粉人妖喜道：「很好，你回到飛狐關時，找機會向孫二娘說說，告訴她我在這裏和姓邊的攪得不甚好，希望她能向教主說項把我調去飛狐關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好的，一定遵辦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我若能調去飛狐關担任統領，立刻提拔你為大頭目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多謝鄔統領的好意。」

脂粉人妖領着他進入一間石屋，親切的招待他坐下，笑迷迷道：「你坐一下，我去命厨房弄些酒食來。」

說罷，出門而去。

楚雲彪見他走路的姿態都像女人，不禁暗暗好笑，忖道：「這傢伙必是陰陽人……」

不一會，脂粉人妖回來了，身後跟着一名厨子，手上端着一大盤食物，脂粉人妖指示厨子把酒菜端上桌子，便向楚雲彪笑道：「來，你一定餓了，快坐下來吃吧！」

楚雲彪上前坐下，見酒菜都不錯，笑了笑道：「伙食不錯嘛！」

脂粉人妖笑道：「這是我特地吩咐他們弄的，你遠來是客，怎好虧待你。」

楚雲彪謙遜一番，也舉箸吃了起來。

脂粉人妖一直在旁陪坐，不住探詢飛狐關的情形，楚雲彪含糊以應。

不久，酒足飯飽。

脂粉人妖道：「你趕路疲困，我這就帶你去歇息吧。」

楚雲彪笑道：「不，剛吃飽飯那裏睡得着，且讓小的走動走動，等會再睡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也好，我陪你走走去。」

兩人出了石屋，並肩信步而行，楚雲彪漫不經心地道：「小的聽說『刀痴百里發』刀法武林無雙，鄔統領可曾見他施展過？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沒有，他不當關主的時候，雖然神智清醒，却渾身無勁，因為——」

楚雲彪接口道：「飲了一種名叫『蝕骨露』的東西，功力喪失，是麼？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正是，這時候他連舉刀的力氣都沒有，如何能叫他施展功夫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他長的甚麼模樣？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你想見他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他是當今武林高人，小的確想看看他長的甚麼模樣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我帶你去。」

他領着楚雲彪走到廣場左方的一間大石屋，一指屋中說道：「他就住在這裏，這會可能又在跟金盾帮的一個兄弟奕棋。」

楚雲彪聽了頗感意外，問道：「邊關主怎肯答應讓他跟金盾帮的兄弟奕棋？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邊關主本來也不答應，但百里發一再大吵大鬧，說非替他找個奕棋的對手不可，誰知本關之人無一是他對手，邊關主為了使他安靜，只好由金盾帮兄弟中，找出一個名叫管以昌的來跟他下，那管以昌的棋力倒也不弱，跟他是勢均力敵，因此就天天跟他下了。」

楚雲彪心中暗喜，忖道：「好極了，管以昌既已成了師父的棋友，他必已將自己的一切偷偷告訴他老人家……」

兩人跨入屋中，果見刀痴百里發和管以昌正在揪抨對峙，刀痴百里發面部瘦了些，精神却還很好，此刻正聚精會神的注視着棋勢，對於脂粉人妖和「左基福」的入屋，畧不一顧。

管以昌則抬頭向脂粉人妖和「左基福」看了一眼，視線也很快移回棋盤上。

楚雲彪走近去觀戰，說道：「殺的好！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你也懂棋？」

楚雲彪笑道：「小的是個棋迷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我可一竅不通。」

楚雲彪搬過一張椅子，在旁邊坐下，道：「這盤棋殺的真好，得看一看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你來看人的，怎麼反看起棋來了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人已看過，現在要看棋！」

脂粉人妖很覺無味，聳了聳肩。

楚雲彪道：「鄔統領若有事，只管請便，小的看完這盤棋，再去找您便了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好吧，我在大殿右邊第一間石屋中，你要睡覺的時候，可來找我。」

說罷，轉身而去。

管以昌掉頭向脂粉人妖看了一眼，接着回望「左基福」淡淡一笑道：「你不是飛虎關的人麼？」

楚雲彪點點頭，傳音說道：「我是從飛豹關來的。」

刀痴百里發和管以昌一聽他竟能用「傳音入密」的功夫發言，登時都對他刮目相看起來，管以昌目光烱烱的凝望着他，似在猜測他用「傳音入密」答話的用意。

楚雲彪雙目微抬，望着刀痴百里發，又傳音道：「師父，我是雲彪！」

刀痴百里發神色大大一震，拈在指尖上的一顆棋子「拍」的一聲，掉落棋盤上……

× × ×

夜幕垂下了。

飛虎關中，燈火四起，看來更顯得神秘詭譎。

楚雲彪步出大石屋時，脂粉人妖正好迎面走到，他含笑問道：「那盤棋結束了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正是，看得真過癮！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我見你遲遲不出，正想進去看看，如今跟我去歇息吧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的，謝謝鄔統領。」

脂粉人妖帶他進入一間石屋，指着屋中一張床榻，說道：「今夜你就在此睡覺，若要甚麼，可去隔房找蕭老三，我已關照過他了。」

楚雲彪稱謝不已。

脂粉人妖忽然壓低聲音道：「回到飛狐關時，別忘了我託你的事！」

楚雲彪連連點頭說道：「一定遵辦，絕不敢忘記。」

脂粉人妖表示攏絡的拍拍他的肩頭，笑道：「那麼，你歇息吧。」

說畢，走了。

楚雲彪見屋中有水，便脫下鞋子洗脚，然後脫衣上床躺下。

他心情很愉快，且已不担心會敗露身份，故很快就睡着了。

一覺醒來，天已破曉，他立即起床穿衣，一名備教軍就在這時端着一盆清水走進來，他把清水放在盆架上，笑道：「我是蕭老三，左兄請洗臉。」

楚雲彪拱手道：「謝謝。」

蕭老三道：「昨晚因知左兄趕路很累，需要歇息，故沒敢過來打擾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蕭兄太客氣了。」

蕭老三道：「你們飛狐關的兄弟日子過得頂不錯吧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還好，你們呢？」

蕭老三輕聲道：「不大好，關主管得很嚴，伙食也不好，有人從中尅扣。」

楚雲彪笑「哦」一聲，沒有接腔。

蕭老三覺得他不是說悄悄話的對象，便不敢繼續訴苦，拱拱手道：「左兄請洗臉，在下這就去拿早膳來。」

楚雲彪面上塗滿易容膏，豈能洗臉，當下走去洗洗手，即信步走出，在附近走來走去，暗中觀察飛虎關中的形勢。

不久，蕭老三把早膳送來了。

他即回屋進膳，剛剛吃飽，脂粉人妖已走了進來，笑問道：「昨夜睡得好麼？」

楚雲彪起身拱手答道：「好極了，一覺睡到天亮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邊關主要我來看看，說你若已經吃過早膳，就要準備動身了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請轉告邊關主，小的已吃過飯，隨時可以走了。」

脂粉人妖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就隨我去見邊關主，他大概也準備停當了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摸出一包銀子，塞入楚雲彪手裏，輕笑道：「這二十兩銀子，我送你喝茶。」

楚雲彪忙的推辭道：「不，鄔統領不用如此，小的——」

脂粉人妖輕「噓！」一聲，打斷他的話，低聲道：「你不用客氣，我若能調去飛狐關，還要好好的謝你呢！」

楚雲彪也就不再客氣，把銀子納入懷中，笑道：「鄔統領請放心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就是了。」

脂粉人妖於是領他出屋，正要進入大殿，却見

八臂魔君邊無界已然走了出來，連忙躬身道：「關主，左基福到了。」

八臂魔君住足目注楚雲彪問道：「你吃過早膳了麼？」

楚雲彪恭聲道：「小的吃過了。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那就走吧！」

轉對脂粉人妖道：「鄔統領，你去把本關主的坐騎和左基福的坐騎牽來！」

脂粉人妖應是而去。

八臂魔君迎着早晨的空氣，深深呼吸了一回，才轉望楚雲彪問道：「你覺得我們飛虎關比你們飛豹關如何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這裏風景好。」

八臂魔君頷首笑道：「你倒有眼光，此山的風景確比東梁山好多了！」

忽然聲音一低，問道：「你有沒有聽到有人說本關主的閒話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沒有啊！」

八臂魔君冷笑一下道：「哼，本關主知道有人在說閒話，說什麼本關主尅扣伙食，對人嚴苛等等，哼，簡直是胡說八道，你看本關主這樣的人，會是個貪圖小財的人麼？」

楚雲彪忙道：「邊關主志節高超，行爲正大光明，豈是貪圖小財之輩！」

八臂魔君捋鬚而笑，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這時，脂粉人妖已將二騎牽到，八臂魔君登上坐騎，忽然說道：「鄔統領，你好不知禮貌！」

脂粉人妖忙的躬身，惶然道：「屬下愚鈍，尚請關主教誨。」

八臂魔君沉聲道：「我乃一關之主，如今有事出去，本關兄弟竟然視若無睹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脂粉人妖恍然一啊，道：「是是，屬下一時疏忽，竟忘了召集兄弟恭送關主出關，眞是該死！」

八臂魔君冷冷道：「現在召集還來得及！」

脂粉人妖連連應是，急急的召集衞教軍去了。

不久，已將全關的衞教軍集合列隊於城門口，八臂魔君這才一抖馬索，大模大樣的驅騎走出去。

楚雲彪乘騎隨後跟着，心中竊笑着，暗想道：此魔如此喜歡要派頭，難怪大家不喜歡他。

雙騎馳出城門，列隊於兩旁的衞教軍一齊躬身恭送，齊聲道：「關主珍重！」

八臂魔君「嗯」了一聲神態嚴峻，氣派十足。

他領頭緩馳，循着關外一條山路迤邐而下，行約百步，已無山路可走，八臂魔君甚覺洩氣，說道：「這裏應該有一條山路直通山下才對，本關主一再請求教主開闢一條路，誰知竟未獲准，眞是莫名其妙。」

說着，翻身落地，牽馬而行。

因爲，眼前無路可走，而且密林處處，地形崎嶇，非得下馬步行不可了。

他掉頭向楚雲彪說道：「由此處開始，地下遍佈着地心鬼雷，你緊跟着本關主走，不要亂闖，懂麼？」

楚雲彪答道：「是。」

兩人牽馬穿林而行，走了半個時辰，才到枯樹嶺上，八臂魔君復上馬坐定，道：「好了，已走過埋設地心鬼雷的地帶了。」

楚雲彪跟着上了馬，道：「現在，讓小的來帶路吧。」

說着，催馬越前而行。

八臂魔君由懷中掏出一小包東西，遞給他道：「左基福，這個給你。」

楚雲彪一怔道：「甚麼東西？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銀子，給你的賞銀。」

楚雲彪訝道：「賞銀？」

八臂魔君笑道：「你遠道而來，本關主應該賞你一些。」

楚雲彪忙道：「不，邊關主請收回去，小的不敢接受。」

八臂魔君不悅道：「本關主給你的賞銀，怎說不敢接受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拿去吧，本關主有些話想問你呢！」

楚雲彪這才明白他的賞錢之意，心中暗暗發笑忖道：「哼，這老魔君莫非也有所求於我不成？」當下老實不客氣的接過銀包，納入懷中，笑道：「邊關主有何垂詢，儘管說出，小的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！」

八臂魔君輕咳一聲，道：「你老實告訴本關主，此次教主召我去飛狐關相見，究竟有何事情？」

楚雲彪決定好好敲他一下，故作沉吟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八臂魔君見他欲言又止，心中更是忐忑不安，催促道：「快說，教主要本關主去飛狐關幹甚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邊關主見到教主自會知道，現在何必——」

八臂魔君低聲道：「是不是有人向教主告密，說本關主尅扣伙食，貪污舞弊？」

楚雲彪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

八臂魔君不放心，追問道：「眞的沒有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眞的沒有。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不然，是甚麼事情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八臂魔君不耐煩道：「別再這個那個了，你快說吧！」

楚雲彪道：「教主一再關照小的不可透露，所以……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哼，別忘了得人錢財替人消災，方才本關主賞給你的那包銀子，是整整的十兩白銀呢！」

楚雲彪立刻摸出銀包遞給他，說道：「邊關主既如此說，那請收回去吧！」

八臂魔君心慌了，忙的換上笑臉道：「你瞧你，本關主不過說句笑話，你就當眞起來，快收下，快收下！」

楚雲彪乾笑一聲道：「小的雖然只是個衞教軍，可也不把區區十兩銀子放在眼裏！」

八臂魔君老臉發赤，窘笑道：「當然！當然！那只是給你買杯酒喝喝罷了。」

楚雲彪又把銀包遞出，冷冷道：「邊關主請收回去吧，小的犯不着爲了貪圖十兩銀子而被教主處罰！」

八臂魔君大爲尷尬，道：「唉唉，你……莫不是嫌少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老實說，這十兩銀子還不够小的賞給酒樓客棧裏的小二們！」

八臂魔君連忙又取出十兩銀子，塞入他手裏，笑道：「這樣成了吧？」

楚雲彪把銀子掂了掂，輕笑一下道：「邊關主，您老眞會開玩笑！」

八臂魔君一聽就知他仍嫌少，不由得面色發白，只得又往懷裏掏摸出十兩銀子遞給他，道：「好了，本關主全部財產在此，都送給你好了！」

楚雲彪仍無滿意之色，淡淡道：「邊關主，不是小的說話放肆，小的在飛狐關中，隨便要弄個一千八百簡直易如探囊取物，您這三十兩銀子想買消息，不覺得太過寒傖可笑麼？」

原來八臂魔君雖是名震天下的巨魔，却是個視錢如命的吝嗇鬼，他因風聞有人要告他斂財，因此二聖教主的突然召見，使他心懷鬼胎，爲了預防不測，故忍痛賄賂「左基福」，希望知道教主召見之意；而三十兩銀子對他來說已經是大出手了，誰知「左基福」仍不滿足，頓時使他大爲着急起來。

但是性命和地位總比銀子可貴，是以他皺了一陣眉頭後，只得堆笑問道：「左基福，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你到底要多少？」

楚雲彪笑道：「邊關主身上有多少？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只剩下三十兩銀子，要作路費的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除了銀子之外，邊關主身上一定還有別的值錢的東西。」

八臂魔君面色一變道：「左基福，你也太狠了，想想看，你不過是飛狐關的一個衞教軍，而我是飛虎關的關主，你竟敢向本關主敲詐勒索麼？」

楚雲彪哈哈笑道：「邊關主言重了，小的本來不敢接受您的賞賜，是您堅持要送給小的的，如今既如此說，小的也不敢收下這三十兩銀子，請您收回去吧！」

說着，又要摸出銀子還給他。

八臂魔君忙道：「好好，是本關主說錯了，現在你老老實實告訴本關主，你當眞知道教主召見本關主所爲何事麼？」

楚雲彪點頭道：「當然知道！」

八臂魔君試探道：「對本關主是福抑是禍？」

楚雲彪微笑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八臂魔君大爲氣苦，嘆道：「罷了，你開個價錢來吧！」

楚雲彪縱目前矚，見山麓竹林業已在望，乃笑道：「邊關主身上有多少？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一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！」

楚雲彪伸手道：「拿來！」

八臂魔君幾乎要暈倒，吃驚的叫道：「你的消息值得一千兩銀子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價值還在一千兩銀子以上，但邊關主既然只有這麼多，小的只好就賣了。」

八臂魔君面有切膚之痛，遲疑良久，才取出一紙銀票遞給他，道：「拿去，但你的消息若無價值，小心你的狗頭！」

楚雲彪收下銀票，笑道：「這個消息，對邊關主自然很有價值，問題在於您獲悉這個消息時，恐怕已經太遲了。」

八臂魔君神情大變，喝道：「快說，教主召見本關主，到底要把本關主怎樣？」

這時，兩人已馳抵山麓竹林中，楚雲彪乃勒停了坐騎，含笑道：「小的說了，邊關主可莫要驚慌，此次要邊關主下山，並非教主之意，而是有些人要見您……」

八臂魔君大愕道：「那些人要見我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賈谷蘭、楚雲彪、田舍郎、玩鈴子、小淘氣、葛大寶、悟明和尚，十五位金盾帮兄弟，外加一位白鶴眞人！」

八臂魔君張大了眼睛，又驚又疑道：「怎麼是他們？他們要見本關主幹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要你邊關主的命。」

八臂魔君怒道：「胡說！」

楚雲彪笑道：「不，是千眞萬確的事！」

八臂魔君疑心大起，沉聲問道：「他們都在飛狐關中麼？」

楚雲彪搖頭道：「不。」

八臂魔君怒聲道：「不然，在那裏？」

楚雲彪含笑一字一字道：「就在這裏。」

一語甫畢，四周突起一片响動，接着就像鬼魅般的出現了二十多個人。

這二十多人，正是白鶴眞人、賈谷蘭、田舍郎、玩鈴子、小淘氣、悟明和尚、樊小瓊及金盾帮的十五位兄弟！

八臂魔君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，一時驚得面無血色，呆住了。

楚雲彪舉手往臉上一抹，笑道：「邊關主，再請看看我是誰？」

八臂魔君一見他是楚雲彪，更是駭然一震銜口罵道：「好小子，竟敢耍鬼蜮伎倆戲弄本關主！」

喝聲中，右腕一翻，迅速拔出背上長劍，向楚雲彪劈了過去！

楚雲彪滚鞍下馬，大笑道：「賈姑娘，把刀擲給我！」

他的寶刀在上山前交給賈谷蘭拿着，這時赤手空拳不敢和對方動手，故要賈谷蘭把刀擲給他。

賈谷蘭應聲將他的寶刀擲出，脆笑道：「接住了！」

楚雲彪接住寶刀按卡徐徐抽刀，目注八臂魔君冷笑道：「邊無界，你下來吧！」

白鶴眞人突然接口道：「楚小施主請後退，這魔頭讓貧道來收拾！」

楚雲彪知白鶴眞人在武林中的名氣和地位不在八臂魔君之下，故不敢僭越，應是退去一旁。

白鶴眞人一擺手中拂塵，舉步而出，面含冷笑道：「老邊，給你一個機會，咱們兩個老的來耍一耍吧！」

八臂魔君對白鶴眞人那敢輕視，連忙飄身下馬，橫劍胸前，準備迎戰，口中說道：「別忙，你原在飛豹關中，今天怎能到此？」

白鶴眞人冷冷笑道：「飛豹關已經沒有了！」

八臂魔君吃驚的掃視衆人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說，飛豹關被你們破了？」

白鶴眞人一指圍立四周的二十餘人，道：「不錯，他們合力破了飛豹關，貧道也就得脫魔刦，還我眞身！」

八臂魔君道：「杜敬堂呢？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死了。」

八臂魔君冷笑道：「你說謊吧？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你認爲貧道善於說謊之人。」

八臂魔君亦知白鶴眞人乃是一板三眼行事言語毫不苟且之人，故立刻相信杜敬堂之死必非虛假，心頭不由大大一懍，問道：「是你殺了他的？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不，他死在楚雲彪的刀下。」

八臂魔君轉望楚雲彪，驚疑不置的問道：「你小子殺得了杜敬堂？」

楚雲彪不願讓他知道自己身懷「五絕刀」的蓋世絕學，當下笑道：「我本來無力殺死他，但那時他剛從夢中驚醒，神智還有些迷迷糊糊，因此招架不住，被我一刀挑破了肚子。」

八臂魔君見他說得合理，也就不加懷疑，當下轉對樊小瓊道：「妳呢？樊堂主，妳爲何跟他們在一起？」

樊小瓊嫣然一笑道：「二聖君是個不解風情的木頭人，奴家不喜歡他，所以决心棄邪歸正！」

八臂魔君臉色一沉，冷峻地道：「妳可知叛離二聖教將受凌遲處死？」

樊小瓊道：「如今奴家跟上這些人不怕啦！」

八臂魔君冷哼一聲，回對白鶴眞人獰笑道：「老牛鼻子，你眞想幹麼？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不錯，你非死不可！」

八臂魔君馬步微微一沉，殺氣騰騰地道：「那就進招吧！」

白鶴眞人一揮拂塵，立時移步迫了過去。

楚雲彪等二十多人見他們劍拔弓張，情知他們將有一場慘烈的拚鬥，故都往後倒退，把戰圈放大，好讓他們施得開手脚。

場面一片死靜，瀰漫着令人窒息的殺伐之氣。

兩人游步兜了半圈，白鶴眞人突然右脚一揚，踢起一片塵土，打向八臂魔君面門，同時乘機欺前，手中拂塵一抖，直向八臂魔君的小腹丹田點去。

但見那軟軟的拂塵在他手上一抖之下，竟變得其硬如鐵，顯見其一身內家眞力全貫注於拂塵之上！

八臂魔君沉嘿一聲，移步側身讓過，手中長劍出如閃電，「呼！」的一聲，橫截而出。

白鶴眞人縱身躍上空中。

只聽「刷！」然一响，他脚下的一叢青竹應聲而倒，被八臂魔君一劍掃斷！

白鶴眞人身在空中，却靈活無比，大喝一聲，突如鷹隼電瀉而下，拂塵末梢一甩，對準八臂魔君的頂上百會穴打下。

兩人動作都奇快異常，一眨眼工夫就對拆了六、七招，互相搶攻，毫不遜讓。

八臂魔君的劍招凌厲絕倫，劍鋒到處，周圍的青竹紛紛斷倒，氣勢如虹，令人目怵心驚。

而白鶴眞人的一柄拂塵，也極盡變化之能事，

忽而其軟如蛇，直纏而上，忽而其堅似槍，猛點猛戳，毫不放鬆。

打了四十多招，仍然不分高下，倒霉的是竹林，被八臂魔君的長劍掃斷了數百支，剷平了好大的一塊地！

玩鈴子最緊張，他悄悄靠近賈谷蘭身邊，低聲道：「賈姑娘，妳看家師能擊敗八臂魔君麼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不太容易。」

玩鈴子道：「那麼，妳何不暗中助家師一臂之力？」

賈谷蘭微笑道：「你該找楚雲彪求助才對，他的『五絕刀』非常厲害，只有他才能——」

玩鈴子打岔道：「不成，家師跟人打架時，最不喜歡有人出手帮忙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求我何用？」

玩鈴子擠眼一笑道：「妳的『七巧斷魂針』神鬼莫測，偷偷打那魔君一針家師大概不會發覺。」

賈谷蘭早已看出白鶴眞人雖不致落敗，但要殺死八臂魔君也是絕無可能之事，故也有意思出手帮助，當下點頭笑道：「好，我打他一針，但令師若然發覺，而大發雷霆，你可得替我承担下來。」

玩鈴子覺得帮助師父殺一强敵，即使挨駡也是值得，故立刻點頭說道：「沒問題，我一力承担便了！」

賈谷蘭於是由髮間拔出一枚七巧斷魂針，伺機待發。

這時，白鶴眞人和八臂魔君的拚鬥已進入高潮，雙方各出絕招，殺手連施，恨不得將對方擊斃。

兩人都鬥得眼睛通紅，臉上沁出汗水。

忽見八臂魔君長嘯一聲，劍法陡地一變，似雷雨交加，一口氣向白鶴眞人劈出七、八劍！

這七、八劍簡直像在同一時間發出，快得令人看了眼花撩亂。

白鶴眞人登時被迫退了數步。

玩鈴子着急萬分，連連向賈谷蘭使眼色，要她趕快出手。

賈谷蘭一見拚鬥雙方的面部同時轉向一方，沒看到自己，連忙抓住機會，玉手一揚，打出一支無毒的七巧斷魂針。

她的「七巧斷魂針」細如牛毛，發出時又無聲音故如非看見她的手勢，誰都不知她打出了暗器。

八臂魔君正在全力猛攻，自然沒看見她出手，因而被打中了臀部，一下短暫的微痛，使得他的攻勢爲之一頓。

高手對敵，任何一方稍有失措，生死立判；他攻勢一頓之下，白鶴眞人的拂塵就已攻到他臍下的「氣海穴」上。

但聽「拍！」的一聲，白鶴眞人的拂塵結結實實的擊中了他的「氣海穴」！

八臂魔君大叫一聲，仰身倒去。

白鶴眞人又即時發出一招，正中他的頭額，頓時把他打得頭額破裂，人尚未倒地，就已腦漿飛濺，一命嗚呼哀哉了。

慘烈的搏鬥，頓告靜止。

白鶴眞人不知是賈谷蘭暗中出手帮忙，故十分得意，舉袖抹去頭臉上的汗水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徒弟，爲師的身手還不含糊吧？」

玩鈴子笑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爲師擊中他氣海穴的一招名叫『太公釣魚』，乃是爲師潛研數年才成功的一招殺手鐗，可以百發百中的！」

玩鈴子道：「師父爲何不教我？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改天有空，爲師再教你吧。」

楚雲彪等，都在心中暗笑，却不敢把眞相說出來。

玩鈴子怕師父發現八臂魔君臀部上的那支七巧斷魂針，連忙上前將八臂魔君的屍體拖起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老傢伙總算也是武林著名人物，咱們修修陰德，待弟子把他埋了吧。」

不待白鶴眞人應允，立刻把屍體拖入林中去。

白鶴眞人目送玩鈴子拖着屍體走入林中深處，才回望楚雲彪笑道：「楚雲彪，咱們可以攻上飛虎關了吧？」

楚雲彪答道：「是的，等天一黑，咱們就可上山。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何必等到天黑？現在就攻上山不可以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晚輩已和家師及金盾帮的管以昌約定在今夜動手，等見到城中起火，咱們就攻進去。」

當下，把自己冒充左基福進入飛虎關的經過，以及剛才下山時，八臂魔君向自己行賄的情形說了一遍。

衆人聽他賺了一千多兩銀子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。

白鶴眞人道：「此刻飛虎關中除了『花花僧』、『鐵羅漢』和『脂粉人妖』之外，已無其他高手了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的，只有兩百名衞教軍，大概容易對付。」

白鶴眞道：「邊無界跟你下山之前，有沒有拿聖酒給令師喝？」

楚雲彪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不過晚輩已要求管

以吕兄好好保護家師，他答應在起事之前，如家師飲了聖酒神智不清，便先將家師點倒，把家師藏起來。」

白鶴眞人欣然道：「這才是，令師的『斷魂十八刀』天下無敵，若讓他在神智錯亂中動起手來，那可要命呢。」

衆人又交談了一陣，才在林中坐下，閉目歇息，養精蓄銳，等待今夜大殺一場。

樊小瓊却安靜不下來，她看見賈谷蘭和楚雲彪坐在一起，兩情繾綣，更是難耐寂寞，當下走到田舍郎身邊坐下，羞澀地道：「田舍郎，奴家有話同你說……」

田舍郎渾身不禁泛起一層鷄皮疙瘩，起身便要走開。

樊小瓊掌出如電，一把揪住他的袖子，眼睛一瞪，滿含威脅的低聲道：「你敢走，奴家就大吵大嚷，說你調戲奴家，看你怎麼辦？」

田舍郎很怕她大吵大鬧，聽了果然不敢走開，只得苦着臉坐下，嘆道：「妳有甚麼話要說？」

樊小瓊又換上笑靨，情意綿綿的低聲道：「你看賈姑娘和楚雲彪兩人，他們好親熱喲！」

田舍郎苦澀地道：「他們情投意合，自然應該親熱。」

樊小瓊靠近他一點，笑道：「告訴奴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

田舍郎道：「二十三歲。」

樊小瓊嗔道：「胡說，奴家已經打聽清楚，你今年已三十歲了，你別想賴！」

田舍郎板起面孔道：「三十歲就三十歲好了，這與妳何干？」

樊小瓊伸出食指，在他面頰上刮了一下，笑道：「你這個渾球，你可知道別人像你這樣的年紀，已經做了幾個父親了！」

田舍郎被她刮得臉上發熱，心房怦怦直跳，緊張得喘不過氣來，說道：「妳……妳別動手動脚好不好？」

樊小瓊却得寸進尺，雙手如水蛇也似的纏上他的臂膀，吃吃輕笑道：「我的田舍郎，你也太呆了，想想看，奴家有那一點不好？雖然……雖然有人說奴家胖了一點點，但是奴家眉是眉眼是眼——」

田舍郎掙脫她的掌握，又要起身走開。

樊小瓊低吼道：「你敢！」

田舍郎渾身一震，低聲央求道：「樊……樊姑娘，妳饒了我吧！」

樊小瓊拖他重復坐下，含怒道：「你說！奴家到底有那一點配不上你？你是不是認爲奴家長得很醜？」

田舍郎眞怕她鬧起來，忙道：「小聲一點，妳看大家都在閉目養神，妳何不去歇歇？」

樊小瓊道：「不管！今天奴家可要跟你說個明白，你爲甚麼不理睬人家？難道人家眞是個醜八怪麼？」

她愈說愈有氣，嗓門也漸漸提高。

田舍郎嚇得手足無措，急聲道：「不！不！妳不是醜八怪！妳是瑤池仙女，月裏嫦娥，西施再世，褒似復生，行不行？」

看見她聽得眉開眼笑，不由聲調一沉，悻悻然道：「妳眉是眉眼是眼，眼睛不是眉毛，眉毛也不是眼睛，眞是美得出人意表！」

樊小瓊吃吃嬌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爲何不喜歡人家呢？」

田舍郎道：「無緣。」

樊小瓊道：「睹說，咱們能够相逢在一起，便是有緣！」

田舍郎道：「請注意，妳不止和我一人相遇，眼下在這裏的人還有楚雲彪、玩鈴子、小淘氣、葛大寶、悟明和尚以及金盾帮的十五位兄弟！」

樊小瓊搖頭道：「奴家不喜歡他們，只喜歡你一個！」

田舍郎渾身癱瘓似的仰身躺下……

× × ×

夕陽西墜。

暮烟四起。

楚雲彪領着老少二十餘人，首途登山。

他對通上飛虎關的秘密路綫已然記熟，故一路上山，均未發生意外。

當夜色籠罩了整個大地時，他們已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了飛虎關上了。

舉目望去，不遠處的飛虎關像一隻龐然巨獸蹲伏在山頂上，看來頗爲陰森恐怖。

白鶴眞人低聲問道：「他們何時縱火？」

楚雲彪答道：「大概快了。」

白鶴眞人說道：「這座飛虎關，防備似乎不太嚴密……」

楚雲彪道：「他們認爲城外四周遍佈地心鬼雷，無人能越雷池一步，因此就疏——」

正說着，忽見飛虎關的城門緩緩而開，由關中走出三個人來！

三人均帶有兵器，爲首一人挑着一盞燈籠，上面寫有一個「巡」字。

楚雲彪低聲道：「敵人出來巡山了！」

田舍郎緊張地道：「不好，他們朝這邊走過來了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新派武俠奇情長篇

禍水雙侶

高庸·文
培新·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海雲僞裝做金蚯蚓宮後山守衞，跟隨着統領包鳴，進入金蚯蚓宮，詎在謁見總護法聶開泰禀陳後山發現敵踪的經過時，爲聶開泰看出破綻，喝令劍手擒拿海雲，海雲不甘束手，衝出重圍，闖進後山關主謝金鈴閨房，本可藉挾持謝金鈴出困，不料誤食媚藥，終昏倒被擒，迨一覺醒來，發現身臥地牢，穴道受制，全身被牛筋緊縛，旋發覺小龍與盛彥生被囚於隔室，乃把受擒經過說出，共籌脫身之計，決藉提審時强幹一下，以圖徼倖，遂着小龍留心守衞動靜，以便海雲運內功衝開穴道——

假死賺劍手　冒險闖迷宮

地牢中沉靜下來，昏暗的燈光伴着低沉悠緩的呼吸聲，使這本來已够陰森的牢房，越發顯得死寂可怖了。

無言的時間過得特別慢，小龍除了傾聽海雲的呼吸，只能默數着自己的心跳，藉以打發這段令人焦急難耐的時刻……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突聞海雲一聲長吁，彷彿遭遇到什麼阻碍和痛苦，呼吸突變急促，而且有輕微的呻吟之聲。

小龍大吃一驚，忙問道：「海大哥，你怎麼樣了？」

連問兩聲，不聞回應，再聽聽，似乎連呼吸和呻吟聲音也完全停止了。

小龍一急，忍不住驚聲叫道：「海大哥，海大哥……」

「噓——」恰在這時候，盛彥生忽然沉聲喝道：「當心！有人來了。」

小龍慌忙閉口，一陣脚步聲響，那兩名看守牢房的黃衣劍手已大步走了進來。

前面一個舉起燈籠向鐵柵裏照了照，詫道：「奇怪，怎麼還沒有醒？」

後面一個笑道：「這小子昨夜一定太辛苦了。你沒聽說，他是被從謝關主臥房裏抓出來的，咱們總頭兒等在門外乾着急呢……」

前面那人道：「老張，別儘顧說笑話，我看這情形有些不對勁。」

被叫作「老張」的問道：「那裏不對勁？」

前面那人正色說道：「咱們上次來查看時，這小子還有鼾聲，現在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了？」

「老張」駭然一驚，嗄聲道：「你是說……」

前面那人道：「快打開門進去瞧瞧，我担心這小子可能受了內傷，萬一死在牢裏，我們都脫不了責任。」

那「老張」連聲答應，急忙取鑰匙打開了鐵柵門。

兩人進去一試探，發覺海雲脈息已十分微弱，呼吸似斷似續，眼看快要斷氣了。

「老張」慌道：「這是怎麼攪的？剛才還好好的，忽然變成這樣了？」

另一個道：「我說他一定受過甚麼內傷，果然不錯吧。」

「老張」道：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另一個道：「你先揑緊他的『人中』，別讓他斷了氣，我立卽去呈報值班統領。」

「老張」急道：「好！你快去快來，這小子只怕不行了。」

另一名劍手放下燈籠，匆匆而去。

他剛走，海雲喉嚨裏「咯咯」一陣輕響，竟「悠然復甦」，睜開了眼睛。

「老張」忙問道：「你甚麼地方受了傷？快說！」海雲喘息了幾聲，虛弱的道：「我沒有受傷，只是寧死不甘受辱，已經服了烈性毒藥……」

「老張」大吃一驚道：「呀，服了毒？你怎麼不早說？我們跟你無怨無仇，你何苦害人，替我們惹麻煩？」

海雲搖搖頭，忽然兩眼反挿，竟是只見出氣，不見入氣的模樣。

那「老張」急了，用力拍着海雲的面頰，大聲叫道：「喂！你現在不能死呀！好歹挺着點，等一會再死還不遲呀！」

海雲緩緩的吸了一口氣，復又悠悠醒轉，輕嘆道：「想不到我海雲會死在此地，不過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會害你的，我們素不相識，臨死時何必再連累你受罰……」

「老張」接口道：「說的是呀，你若現在死了，我就脫不開責任，你好歹再熬一會，等值班統領來了以後再咽氣，就沒有我的事了。」

海雲道：「藥性已經發作，生死豈能由得自己控制，但是，念在你無辜受累，我願意送你一樣寶物，作爲對你的補償。」

「老張」愕然道：「你要送我一樣寶物？」

海雲道：「是的，一樣曠世難求的至寶。不過你必須答應我，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，我送你的東西，尤其不能獻給聶開泰。」

「老張」越發不解，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海雲道：「這件寶物，正是聶開泰費心費力沒有得到的，我馬上就要死了，寶物不能隨命帶走，所以特意贈送給你。」

「老張」道：「是甚麼東西？」

海雲道：「你一定要發誓，決不讓他落在聶開泰手中，我才能告訴你。」

「老張」想了想，道：「好吧，我答應你就是，如果言而無信，將來不得好死。」

海雲長吁道：「這寶物乃是練武人夢寐以求的東西，穿在身上，可以水火不侵，刀劍難傷，你得到它，大可以從此遠走高飛，縱橫天下，逍遙一輩子……」

「老張」失聲道：「莫非就是火王莊主的防身至寶『鐵皮衣』？」

海雲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「老張」忙問：「在甚麼地方？」

海雲低聲道：「就在我貼身穿着，我死之後，你最好趁他們未來以前，趕快拿去，千萬不能被人家看見……」

「老張」沒等他說完，早已迫不及待伸手向他身上摸索，掀起外衣襟角，果然看見那件光華閃爍的「鐵皮衣」。

「老張」回頭張望了一眼，心裏頭頓時狂跳起來。

海雲的喘息聲越來越微弱，喃喃道：「我不行了，臨死把它送給你，希望你仔細珍藏，不要辜負我一番贈寶之意……」

說着，語聲忽然中斷，頸脖一挺，便停止了呼吸。

那「老張」慌忙動手剝解海雲的外衣，但海雲身上綑着堅韌的牛筋繩，衣服無法卸脫，要取「鐵皮衣」勢非先解開牛筋繩不可。

當他匆匆將牛筋解開，卸去了外衣，剛要剝取

貼身穿着的「鐵皮寶衣」，冷不防海雲兩眼突睜，突然兜胸一拳，飛擊而出。

「蓬」的一聲響，「老張」被擊得離地飛起，倒撞在石壁上，當場便昏了過去。

小龍聽見了聲響，急問道：「海大哥，得手了麼？」

海雲躍起身來，奪了「老張」的長劍和鑰匙，笑道：「慚愧得很，鐵皮衣沒送給他，反向他借了兵刃。」

於是，打開鐵柵，分別替小龍和盛彥生解去牛筋繩，拍活穴道。

小龍說道：「馬上就會有人來了，我們趕快走吧！」

盛彥生搖頭道：「我們路徑不熟，很難逃出金蚯蚓宮，必須捉住一個帶路的人才行。海兄弟，剛才那姓張的劍手傷勢如何？」

海雲道：「小弟出手太重，雖未致命，恐怕無法用他帶路了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暫時不能走，大家仍舊回到牢房內，假作沒有發生事故的樣子，等那值班統領下來查看的時候，設法堵住牢門，生擒一個活口。」

小龍道：「何必這麼麻煩呢，我們一路殺上去，還愁捉不到活口麼？」

海雲道：「盛大哥的顧慮很對，金蚯蚓宮道路紛岐，除非有人帶路，我們很難脫身，不過——」

正說着，地牢外已有紛亂的脚步傳來。

盛彥生突然飛快的一探手，竟將海雲手中長劍奪了過去，沉聲道：「愚兄負責握守牢門，你們快些躲藏起來。」

海雲剛想爭辯，脚步聲業已迫近，只得和小龍急急退回房裏，反手帶上了鐵柵門。

盛彥生倒提着長劍，一旋身，緊貼着牢門內側，摒息蓄勢而待。

就在這時候，四名黃衣人匆匆奔了進來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衣鑲黑邊的「統領級」頭目，後面緊跟着那名報訊的守衛，再後面是另兩名黃衣弟子，却未携帶兵刃，兩個人合抬着一張「舁床」。

一行人進了地牢，也未細看牢中情形，便直接奔向第三道鐵柵門。

那名報訊的守衛還焦急的問道：「老張，斷了氣沒有？」

忽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：「老張還沒斷氣，你自己倒快了！」

話聲入耳，兩名抬「舁床」的黃衣人齊發驚呼，同時雙雙中劍倒地。

那名守衛駭然一驚，急忙旋身拔劍，喝道：「甚麼人……」

可惜他五指剛搭上劍柄，脅下一凉，冰冷的劍鋒已透衣而入。

盛彥生目不能視，僅憑聽覺分辨進來的共有四人，却不知道其中兩名黃衣人並無兵刃，如今一出手便順利的解決了三個，心裏一寬，竟未再繼續進擊，反而收劍後退，擋住牢門，沉聲道：「朋友，你逃不出去了，識時務的趕快棄劍就縛，我們不會殺你的。」

誰知這最後一個，却是武功最高的「統領」，喝聲方落，突聞破空聲響，那名「統領」竟揮劍反撲過來。

盛彥生聞風辨位，急忙招架，才發覺那人劍招迅捷沉猛，不是庸手。

噹！噹！噹！一連架開了三劍，盛彥生竟被那一輪迅快無比的「追風快斬」，迫退到牢門門檻外了。

海雲看得大吃一驚，急忙由鐵柵內衝出來，奮力一掌，直向那「統領」背心拍去。

那人居然絲毫不畏怯，上身向前一伏，長劍一縮，反掃海雲的胸腹。

兩下裏出手都快，只見寒光流轉，海雲的掌勢擊空，右脇處却被劍鋒掃個正着。

「噗」地一聲，海雲竟毫髮未損，反被他趁勢化掌爲抓，一把扣住了那人的手腕。

小龍忘了海雲身上有鐵皮衣護身，見他中劍，嚇得大叫道：「海大哥——」

盛彥生聽見驚叫聲，心裏一慌，手中劍疾揮而出，當時將那「統領」的腦袋削去了一大半。

這些變化寫來甚長，其實不過霎眼之間，等到那名「統領」的屍體栽倒，大家才恍如夢中醒來，彼此面面相覷，追悔無及。

海雲搖搖頭，道：「本想留一個活口，誰知竟落得這般結局，唉——」

盛彥生黯然道：「都怪我出手太急了，當時聽見小龍驚呼，情急之下，由不得自己。」

小龍道：「我只看見海大哥被劍刺中，當時也忘了他穿着鐵皮衣，所以脫口叫出來……現在四個都死了，怎麼辦呢？」

海雲眉頭一皺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只好我們自己去碰碰運氣了，我倒想到個比較安全辦法……」

小龍道：「甚麼辦法？」

海雲指指那張「舁床」說道：「我們利用這東西，假扮抬送的劍手，或許能混過各處的盤查，卽使不能，也不碍動手。」

小龍喜道：「對！這辦法很好，海大哥躭在床上，我和盛大哥扮成抬送的人。」

盛彥生搖頭道：「這樣不妥，你的身裁太小，我又是瞎子，容易露出馬脚。」

小龍道：「那就由我躭在床上，你們抬着，海大哥走前面，盛大哥走後面。」

海雲想了想道：「就這麼辦吧，大哥只要低着頭，由我來應付盤查，可能會混得過去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我們都不知道路徑方向，萬一走錯了，仍會引起懷疑。」

小龍道：「管它呢，走一步算一步，等到混不過去，我們就動手。」

海雲忽然心中一動，道：「有了，我們何不把那位老張抬着，讓小龍跟在舁床旁邊，由他指引方向，豈不甚好？」

小龍道：「如果他呼叫起來怎麼辦？」

海雲道：「我們可以事先閉住他的啞穴，你假作扶持，握住他的雙手，該向左轉，他就拉拉你的左手，再由你告訴我，該向右轉，就拉拉右手，這樣就不怕他會聲張呼叫了。」

盛彥生沉吟道：「辦法雖然很妙，但要防他胡亂指引，將我們帶入絕地。」

小龍笑道：「除非他自己也不想活了，否則，諒他不敢。」

三人計議定了，立即將「老張」弄醒，由海雲把計劃說了一遍，最後道：「你的傷勢很重，如不立即施救，只有一死，何況牢中人犯殺人脫逃，你也難免罪責，假若你願意助我們逃出金蚯蚓宮，還有一綫生機，不然便是死路，其中利害得失，你不妨仔細想想。」

那「老張」聽了，搖頭道：「並非我不想求生，你們不知道宮中的關防何等嚴密，即使熟悉路徑，脫身的希望也很渺茫。」

海雲道：「能否脫身固然尙難逆料，總比束手待斃的好，但有一綫希望，爲甚麼不試試呢？」

那「老張」默然良久，終於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吧！我張堯這條命反正是保不住了，你們怎麼說就怎麼辦吧，但是，我有個請求。」

海雲道：「你有話儘管說出來，只要我們辦得到，決不推辭。」

張堯道：「我答應告訴你們出宮的路徑，只求你們別帶我一起走，仍然讓我留在宮裏。」

海雲詫道：「你寧願留在宮裏受罰，也不願去外面自由自在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

張堯嘆息道：「告訴你們也不要緊，我身上已刺了字，縱然逃出去，也會被正邪兩道不恥，天下雖大，何處才能容身？再說，我也捨不下自己的親生骨肉……」

海雲道：「莫非你還有家眷在宮裏？」

張堯苦笑一聲，道：「刺花門中，不准許固定的家眷。不過，我們在宮裏可以定期分配子女，也有傳宗接代的機會，只是那些生下來的孩子，都由後宮集中養育，每隔十天讓我們見一次面，稱爲『省親大會』。」

海雲慨然道：「好一個『省親大會』，好高明狠毒的手段！」

張堯接着又道：「小的身負重傷，自知難逃一死，可是我有兩個孩子，一個兩歲，一個猶在襁褓中，小的別無所求，只求在臨死以前，還能再見到自己的骨肉……」

海雲擺手道：「不必說下去了。我們答應你，決不强迫你離開金蚯蚓宮。」

張堯忙道：「多謝少俠。」

盛彥生催促道：「時間不早，要動身，就得快些。」

海雲點點頭，便脫下自己的衣服與張堯對換，盛彥生和小龍也急忙換裝改扮。

解衣之際，海雲發現貼身處還藏着十粒「護元金丹」，畧一沉思，就取了兩粒塞進張堯口中。

沒多一會，三人都換了黃衣劍手的服飾，佩帶長劍，然後把張堯的啞穴點閉，移上舁床，由小龍隨行攙扶，海雲盛彥生抬着，疾步出了地牢。

牢門外是條彎曲的通道，每隔二三丈，便有一座鐵柵，相距四五丈，就有橫排的岔巷，岔巷裏鑿壁爲室，全是一間間牢房，敢情這地牢規模甚大，海雲等被囚禁的所在，只不過其中一部份而已。

三人抬着舁床一路行去，却未發現地牢中另有其他囚犯，穿出通道，外面是間較大石室，設着簡單的桌椅，可能是守衞們休息的地方，此時也已空無一人。

石室前方，有一塊六角形的空地，好像是「天井」，四壁却砌着盤旋而上的石級，竟達百餘級之多。

海雲仰頭望了望，急忙壓低聲音說道：「由這些石級上去，盡頭有一道門戶，可能遇到盤問，大家務必要鎮靜些。」

小龍不禁緊張起來，啞聲道：「如果守衞的人不多，我們就動手……」

海雲沉聲道：「不能妄動，你們只管低着頭別開口，由我來應付。」

說完，舉步拾級而上。

將近門口，果然看見外面有兩名黃衣劍手正往來交叉走動着，恰巧阻住了通路。

海雲深吸一口氣，當先大步闖了出去，同時喝道：「請讓路，借光，借光！」

那兩名黃衣劍手聽見喝聲，下意識的急忙閃身讓路，其中一個好奇的問道：「怎麼樣？人死了沒有？」

海雲低頭由兩人之間快步而過，信口答道：「還沒斷氣，可也差不多了。」

盛彥生和小龍也低頭疾行，居然毫無阻碍就通過了第一道守衞。

待舁床越過，另一名黃衣劍手才詫異的問道：「喂！何統領怎麼沒有上來？」

海雲道：「急什麼，後面不是就來了嗎。」口裏應着，脚下未停，順着甬道一轉，已脫離兩名守衞的視綫。

小龍輕吁了一聲，低笑道：「活統領已經變成死統領了，你兩位就多等一會兒吧……」

盛彥生嗄聲道：「他們很快就會發覺地牢的變故，海兄弟，走快些！」

三人加快脚步，轉眼到了一處岔路口，面前甬道竟有四條，全都寂無人踪。

小龍低喝道：「姓張的，該往那條路走？」張堯扯了扯右手。

海雲依照小龍的轉告，折向右邊甬道，又行片刻，却來到一座空敞的大廳。

這地方有些像「後關」護衞劍手們休息的那座石室，設置着桌椅和茶水，牆上掛着兵刄，但廳內空空蕩蕩，不見人影。

海雲心中起疑，不覺停步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好像有些不對了。」

小龍道：「要不要解開他的啞穴問問？」

海雲點頭道：「你解開他的啞穴，讓我來問他。」小龍答應一聲，揮掌拍開了張堯的穴道。

張堯長長吁了一口氣，沒等海雲詢問，便回答道：「這兒是宮內值勤劍女們休息的地方，由左首通路出去，有一條路可到前谷，再過去就是前宮門了，這是唯一出宮的路徑。」

海雲道：「既是值勤劍女休息的地方，怎麼看不見一個人呢？」

張堯道：「這個……小的就不知道了。或許宮裏發生什麼重大事故，她們奉命前去伺候了吧？」

盛彥生突然接口道：「宮中劍女共有多少？平時值勤的有多少人？」

張堯道：「除去後宮婢女不算，值勤的劍女大約有二百多名，分三班輪值，每班大約七八十人不等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她們只負責內宮警戒嗎？」

張堯道：「是的。」

盛彥生又道：「由這兒到前谷還要走多久？」

張堯道：「如果途中沒有阻碍，頓飯工夫就可以走到，不過……」

海雲忙道：「不過什麼？」

張堯道：「這段路，也是全宮戒備最嚴的一段，途中不僅道路紛岐，關卡重重，而且遍設警鈴，只要一處通不過，全宮都會發出警訊。」

海雲道：「發出警訊有什麼後果？」

張堯道：「宮中道路密如蛛網，其中有些是正確的通路，有些却是疑道，設着許多活動門戶，由一座總機鈕控制。平時封閉疑道，開放通路，故能往來無阻，一旦發生警訊，活門轉變，立即將通路封閉，打開疑道，全宮都變成死路，那就萬無脫身的希望了。」

這番話，只聽得海雲倒抽一口凉氣，心裏恍如塞進一團冰塊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小龍輕嘆道：「難怪咱們上次奪劍硬闖，轉來轉去都是死路了。」

張堯道：「所以小的說脫身的希望太渺茫。你們能够矇混過地牢守衞，却無法瞞得過那些劍女的盤查。」

小龍道：「難道那些臭女人，比你們劍手更精明？」

張堯搖頭道：「倒不是她們更精明，而是宮規限定，地牢守衞劍手只能到這座大廳止步，不准擅進內宮，你們必須把我交給值勤劍女抬進去，否則便會露出馬脚。」

小龍不覺一怔，愕然望着海雲道：「海大哥，這該怎麼辦？」

海雲皺眉不語，滿臉俱是憂慮之色。

盛彥生神色凝重的說道：「既然難免被識破，只有一個辦法了。」

小龍忙問：「什麼辦法？」

盛彥生道：「放棄舁床再擒一名劍女領路。」

海雲接口道：「這樣等於硬闖，太危險，也不容易成功，我想——」

語聲微頓，忽然問道：「張朋友，你可知道那控制活動的機關在什麼地方？」

張堯道：「在通往後宮的一間鐵屋中。」

海雲道：「那鐵屋離這兒有多遠？戒備情形如何？」

張堯道：「由右首通路往前去，經過三道門戶便到了，不過，那兒有十名劍女負責防守，又有警鈴分達全宮，屋門由機關啓閉，如無特別通行金牌，任何人都進不去的。」

海雲點了點頭，毅然道：「好！咱們就先去那

這兒，姑娘拿去瞧瞧！」咳嗽聲中，右手疾翻，遞出的不是金牌，却是長劍。

小龍一低頭，早由那劍女身側掠過，長劍出鞘，向門內衝去。

那劍女來不及開口叫喊，海雲的劍尖已經抵在她的咽喉上，沉聲道：「要命就不要動！」緊接着便出手點閉了她的穴道。

這突起發難，不能說不够快捷，可惜動手的地方距離甬道門還有丈餘遠，這邊一動手，那邊三名劍女便已驚覺，只聽嬌叱連聲，都撤出了長劍。

小龍飛身撲到，立即被其中兩名劍女併肩截住，另外一名劍女急忙去扳壁上鐵柄。

海雲望見大吃一驚，無奈相距太遠，攔阻不及，只得一抖手，將掌中長劍向那名劍女飛射過去。

那名劍女手指堪堪要抓住鐵柄，脅下一涼，竟被劍尖貫穿肺腑，釘在石壁上。

餘下兩人見勢不妙，連忙棄了小龍掉頭就跑。

這時，盛彥生也已由後面趕到，手起劍落，砍翻了一個，小龍趁機追上，一劍貼地掃出，正中那最後一名劍女的足踝，再補一劍，結果了性命。

四名劍女一擒三死，總算順利佔領了第二道門戶。小龍長長吐了一口氣，搖了搖頭道：「好險啊好險！」

盛彥生也憂慮的道：「頭道門戶只有兩名劍女把守，第二道門戶就增加了一倍，這樣看來那第三道門可能會有八個人，無論如何是混不過去了。」

小龍道：「即使能硬衝過去，也一定免不了觸發警鈴，何況，鐵屋內還有十名劍女，咱們總共才三個人，怎能一舉手將那麼多劍女統統殺光？」

海雲沉吟片刻，道：「不錯，這些都是實際困難，但總有辦法可以克服的。」

小龍道：「有什麼好辦法呢？」

海雲道：「現在最重要的有兩件事，不管前面守門的劍女有多少，咱們必須設法先控制那支警鈴鐵柄，其次，就是堵截去路，不讓她們有機會脫逃報訊。」

小龍道：「咱們連門邊都還沒到，就被人家看見了，那裏有機會堵截去路，控制警鈴？」

海雲道：「所以，這一次咱們要改變方式，不能再用舁床了。」

小龍道：「那要怎樣去？」

海雲指指那名被擒的劍女，說道：「小龍仍着女裝，押着那名劍女走在前面，盛大哥和我也換上女人的衫裙，跟隨在後面，咱們要排列得很整齊，假作奉令去接班值勤的樣子，就不會惹起對方的疑心了。」

小龍笑道：「大家都男扮女裝，這倒有趣——以後又怎麼辦？」

海雲道：「只要走近門前，你不必出手，由盛大哥和我先發動，盛大哥要儘快衝過去，然後反身堵住通路，我負責控制警鈴鐵柄，不令她們發出警訊，那些劍女人數雖多，也不足畏了。」

小龍拍手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」

海雲道：「不過，有一點你要注意，在尚未靠近之前，千萬不能出手。」

小龍道：「我記住就是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咱們都走了，這位張朋友怎麼處置？」

海雲想了想，道：「帶他一同去，在接近第三道門戶的時候，再放下他。」

計議定妥，海雲和盛彥生便匆匆換裝，可是沒想到却遭遇一樁難題。

原來劍女們都是窈窕少女，那些既小又窄的衫裙，海雲和盛彥生兩個軒昂漢子如何穿得上身？

盛彥生剛套進一隻衣袖，就把袖口掙破了，尷尬的笑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」

海雲道：「反正都是黃色的衣服，上衣別換了，只繫上裙子行了。」

當他兩脚伸進一裙子裏，才拉到膝蓋，便再也拉不上去，直急得面紅耳赤，額上冒汗，也毫無辦法。

衣裙穿不上，換裝不成，計謀豈不變了泡影？海雲雖然聰明機智，眼睜睜瞪着那些衣裙，竟想不出一個解決的方法……

為難了好一會，小龍忽然笑道：「為什麼不把裙子撕開圍在腰間，何必一定要穿在身上呢？」

這眞是「一言提醒夢中人」。牛爿裙子雖然遮不住屁股，由前面看過來，倒也不易瞧出破綻。

海雲和盛彥生匆匆改扮好了，抬起舁床，小龍押着那名被擒的劍女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這一次經過的甬道曲折較少，但越往前去，氣溫越增，分明已經逐漸接近山腹深處。

走着，走着，前面忽然透射過來一片雪亮的燈光，隱約有笑語聲音。

海雲立即示意大家停步，一面放下舁床，一面低聲說道：「你們在這兒等着，我先去瞧瞧。」

他挨着石壁緩緩躡足移至甬道轉角處，探頭一望，不禁皺了眉——

果然，這兒駐守的劍女共有八名之多，其中更有一名衣袖上綉着黑線的中年婦人，竟是「統領」身份。

最糟的是那些劍女並不集中在一起，鐵柵門外

間鐵屋吧！」

小龍詫道：「海大哥，那鐵屋的位置正好和宮門方向相反，這樣豈不是越走越遠了？」

海雲道：「我知道，但咱們若不毀掉那些機關，根本無法走出金蚯蚓宮。」

接着，又向張堯說道：「為防萬一事敗不使你受到連累，咱們只好再閉住你的穴道，張兄多多委屈些。」

張堯苦笑着點點頭，默然不語。

海雲將舁床交給小龍抬着，親自點閉了張堯的啞穴，臨行前，又將廳中懸掛的長劍全摘下來，一一拗斷毀棄。

三人穿過大廳，急急轉入右首通路。

循着甬道行不多久，前面果有一道門戶，門前站着兩名劍女。

海雲毫不猶豫，昂然大步走了過去。

兩名劍女橫身攔路，嬌叱道：「站住！要往那裏去？」

海雲拱手道：「咱們是地牢守衞，奉命舁送傷危囚犯入宮。」

一名劍女沉聲道：「好大胆，這兒是你們能來的嗎？為什麼不在大廳交給值勤的姊妹？」

海雲道：「本當按規轉交，可是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，所以只好自己抬進來了。」

那名劍女道：「廳裏怎會沒有人？」

另一名劍女接口道：「哦！不錯，想必是為了迎護宮主出關，她們都去伺候去了。」

那名劍女也輕哦了一聲，又問道：「是誰吩咐要把這名囚犯送進宮去？」

海雲道：「是總護法的口諭。」

那名劍女擺擺手，道：「抬回去等着吧，總護法早就到後宮去了。」

海雲上前一步，道：「這囚犯傷勢很重，馬上就要斷氣了，總護法交待過要親自問話，怎麼能等呢？」

那名劍女道：「不等也不行，現在正逢宮主出關的吉時，各位護法和關主全都到後宮迎駕去了，你只管抬回大廳候命，不會有你的干係。」

海雲故作遲疑，想了想，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就把他擱在這兒，請兩位代為看管一會吧。」

向後面一招手，接道：「放下來！」

那兩名劍女忙道：「喂！不能放在這裏……」

話未完，海雲已閃電般欺身而上，一把扣住了左邊那名劍女的「曲池」穴道。

右邊一個剛想探手拔劍，被小龍低頭直衝過來，一頭撞在肚子上，登時仰面摔倒。

小龍翻身壓住，也不點她的穴道，雙手却死勁揑着她的脖子……

海雲急喝道：「不要殺她，快放手！」

待他收拾好另外一名劍女，喝命小龍鬆手，可憐那名劍女已經兩眼翻白，險些被活活揑死了。

盛彥生催促道：「金蚯蚓宮宮主即將出關，此地戒備鬆弛，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咱們趕快行動，休要躭誤。」

海雲道：「小龍快動手，把她們的外衣和裙子解下來。」

小龍道：「幹什麼？」

海雲道：「你身裁較小，正好改扮成女裝，這樣比較容易通過另外兩道關卡。」

小龍不悅道：「要我扮女人呀？我不幹……」

海雲正色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時候，還顧忌這些？快些動手，再遲就來不及了。」

不由分說，逼着他脫下黃衫，換上女人的衫裙。小龍本來矮小，只須將頭髮稍作改變，居然活脫脫成了一名嬌小玲瓏的劍女。

海雲又囑咐了一些應對方法，便和盛彥生抬起舁床，由小龍前導，繼續向前奔去。

這一段甬道岔路極多，幸有張堯指引，左轉右彎，行了盞茶光景，才抵達第二道門戶。

遠遠望去，門前守衞的劍女，竟有四名。

海雲一邊走，一邊低聲道：「小龍，千萬要沉着，聽我咳嗽才能動手，警鈴裝置多半在牆壁上，動手的時候務必要注意。」

小龍口裏答應，心裏却「撲通」亂跳，手掌緊緊揑着一把冷汗。

離門還有一丈遠近，那四名劍女中為首的一個，突然舉步迎了過來，揚聲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？」

海雲見這情形，便知道難免一場血戰，忙沉聲道：「往前走別停步，這一個交給我，你們對付另外那三個。」

小龍依言行事，脚下不停，筆直向前走去，口裏應道：「奉命押送囚犯去見總護法……」

那劍女道：「這些外宮劍手是誰放進來的？」

小龍答道：「他們奉總護法特許，准入內宮，另有任務。」口裏說話，脚下便加快了速度。

那劍女詫道：「既是特許，咱們怎不知道？」

小龍道：「你看看特別通行金牌就知道了。」

幾句話工夫，已到了那名劍女近前，那劍女忽然發覺小龍面目很陌生，忙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小龍向後一指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去問他吧！」

那劍女聽了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回答，剛一怔楞，海雲已放下舁床，咳嗽一聲道：「通行金牌在

設着一張長方形木桌，那「統領」和三名劍女坐在木桌後面，另外四人却在鐵柵門內。

看情形，任何人要想通過那道鐵柵，必須先接受盤詰和檢查，然後再由那位「統領」下令開柵放行。如果恃强硬闖，卽使能一舉制服柵外四個人，甚至將鐵柵門衝破，也絕對無法阻止裏面劍女發動警鈴。

海雲看了許久，才輕輕退回原處。

小龍和盛彥生忙迎着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海雲把所見情形大畧說了一遍，接着道：「此地戒備之嚴出人意外，如果硬闖，非但徒勞無功，反會壞事。」

小龍道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

海雲道：「咱們必須先賺開那道鐵柵門，設法毀去柵內警鈴機關，然後才能動手。」

盛彥生搖頭道：「這恐怕很難辦到，首先，應付盤問就有問題。」

海雲目光轉動，望了那名被擒的劍女一眼，忽然壓低聲音說道：「咱們退後些再商議，事關重大，愼防洩漏。」於是，拉着盛彥生和小龍向甬道退去。

那名劍女本來站在舁床旁邊，位置在海雲等人的後方，如今海雲帶着兩人退後密議，也就等於讓她換到前面位置。

小龍覺得不放心，低聲道：「咱們別離得太遠，那婆娘下半身還可活動，仔細被她抽腿跑了。」

海雲道：「放心吧，諒她不敢。」暗地却向小龍施個眼色，遠遠離開那劍女十餘步外，才停了下來。

小龍詫道：「海大哥，你究竟弄什麼玄虛？」

海雲沒有回答，反嗄聲問道：「你說她下半身還能活動？」

小龍道：「是啊，我只點閉了她的雙肩穴道和啞穴，她還能走路，更可以逃跑。」

海雲點頭微笑道：「好極了，我正是要給她逃跑的機會……」

小龍驚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海雲輕噓道：「小聲點兒，她就是咱們開啓鐵柵門的鑰匙，等會她若果眞逃跑，休要攔她，只須……」附耳低聲，對兩人密語了一番。

盛彥生聽完不禁有些担憂，道：「這方法似乎太冒險了，萬一她們先發動警鈴，豈不是弄巧反拙麼？」

海雲道：「我想，她們在沒有瞭解實情之前，應該不致冒然發動警鈴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怎見得？」

海雲道：「因爲警鈴一响，勢必驚動全宮，現在正是玄姑卽將出關的吉期，倘或報警錯誤，這責任誰能承當得起？」

盛彥生沉吟道：「可是——」

語還沒出口，突然頓住，原來他聽覺敏銳，業已發覺那名劍女奔逃的脚步聲音。

小龍回頭，正看見那劍女踉蹌奔向甬道轉角處，急忙探手撤出了長劍。

海雲沉聲道：「不要性急，就保持這樣距離跟着她，記住我敎你的話。」

小龍匆匆應諾，拔步追去。

那名劍女雙肩和啞穴受制，既不能出聲呼叫，奔跑起來也很不俐落，但她一轉過甬道，望見了鐵柵門，立刻張大嘴巴，極力從喉中發出一陣「哦哦」聲音，同時加快脚步，跌跌撞撞的向木桌前疾奔而去。

鐵柵內外八名守護劍女都駭然大驚，那「統領」身份的中年女子霍地按劍站了起來，大聲喝問道：「是羅玉娟嗎？前面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那名羅玉娟的劍女無法回答，只能「哦哦」連聲，氣急敗壞的向後面呶嘴示意。

可惜她的意思，人家却難以領悟。

正在這時候，又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聲，甬道中跌跌撞撞奔來一個人，却是小龍。

那名叫羅玉娟的劍女頓時驚惶萬狀，急急退到鐵柵門邊，不住的蹀脚搖頭，意思是要同伴們趕快攔住小龍，無奈有口難言，竟無法把心裏的焦急說出來。

小龍也裝作氣急敗壞的樣子，邊跑邊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」

那「統領」沉聲道：「不許大呼小叫，快說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小龍藉亂髮掩住臉，用手向後指點着道：「有人鬧宮，姊妹們抵擋不住，被殺了好幾個，馬上就要打到這兒來了……」

那「統領」驚問道：「來的都是什麼人？」

小龍道：「屬下也不認識，來的人很多，武功都很高强，請統領趕快退回鐵柵門裏面去，再遲就來不及啦！」

那「統領」又問道：「前面爲什麼不發出警訊呢？」

小龍搖頭道：「不能發動警鈴，宮主正要出關，恐怕驚擾了吉期。」

「說的是。」那統領恍然點點頭，忙揮手道：「大家不要驚亂，先退到柵內去戒備應變，立卽派人通知鐵屋轉換疑道，暫時把他們困住，待宮主出關以後再報警。」

劍女們同聲應諾，急忙取鑰匙開啓鐵柵門。

門鎖剛打開，小龍便迫不及待的衝上前去。他一心只想搶進鐵柵，控制了警鈴機關，好招呼海雲和盛彥生發動，詎知那名叫羅玉娟的劍女突然從斜刺裏發過來一脚，正絆着他的足踝。

小龍身子一歪，「蓬」的一聲摔倒地上，頓時長劍脫手，下面的褲管和大脚板都露了出來。

劍女們嘩然驚呼道：「呀！是個男人……」

「奸細！奸細！抓住他！」

紛亂中，長劍像雨點般劈落下來。

小龍失去了兵刄，無法招架，只覺得一陣疼痛，身上已中了好幾劍，情急之下，就地一個翻滾，順手一撈，抱住一條圓圓軟軟的東西，好像是其中一名劍女的小腿。

當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張開嘴就狠狠咬了一口。

那名劍女痛得嘶聲大叫，人一軟，仰面跌倒。

小龍就勢抱個結實，接連幾次翻身，滾進了鐵柵門，一面掙扎着爬起來，用那劍女的身體遮擋四週，一面大叫道：「海大哥……海大哥……」

其實，沒等他呼叫，海雲已經見到這邊的變化，早和盛彥生飛步趕來了。

鐵柵門前劍嘯嘶風，寒芒流閃，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混戰。

劍女們雖然人數較多，武功却較弱，加以局勢混亂，更不知道敵人還有多少？內心難免有些慌張胆怯，甫一交綏，便死傷了兩三人。

那「統領」見情形不妙，急忙喝道：「還不趕快報警！」

柵門內四名劍女正圍攻小龍，聽了這話，立卽有兩人撤招後退，奔向對面的警鈴機關。

小龍心裏一急，竟將抱住的那名劍女奮力擲了過去。

那名劍女不由自主，撞中了其中一個，雙雙跌倒地上，可是，小龍却失去護身的憑藉，當場又接連被刺中兩劍，踣然倒了下去。

這時，柵外一名劍女已經奔到對面石壁下，抓住了警鈴機柄。

海雲大喝一聲，飛步衝進鐵柵，長劍揮處，及時將那名劍女的手臂齊肘砍斷。

那名劍女發出一聲刺耳慘叫，鮮血噴洒滿壁，人倒了下去，那隻染着鮮血的斷手，仍然緊握住警鈴機柄，在石壁前擺動不停。

盛彥生幾乎和海雲同時衝進柵門，長劍展動，擋住了兩名劍女，小龍才保住性命。

那「統領」眼看手下傷亡將半，又無法發出警鈴報警，敵人都已衝進了鐵柵門，退路受阻，便帶着其餘劍女向甬道來路狼狽逃去。

海雲急忙扶起小龍問道：「傷得重不重？」

小龍搖搖頭道：「還好沒有傷到要害，你們別顧我，快去追那些劍女要緊。」

海雲一面替他止血，一面說道：「她們向前逃了，並沒有退去鐵屋，礙不了事，讓她們去吧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咱們剛才經過前面兩道門戶的時候，忘了把警鈴關機毀掉，如果她們發動警鈴，豈不糟糕？」

一句話提醒了海雲，頓足失聲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必須趕快走！」

盛彥生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愚兄帶着小龍，你快去把張堯接來，警鈴發動之前務必得趕到鐵屋。」

兩人立刻行動，各攙着一個負傷的人邁步疾奔，轉了兩次彎，甬道突然中斷，迎面一堵墻壁擋住去路。

海雲匆匆解開張堯的啞穴，問道：「咱們走錯方向了嗎？」

張堯搖頭道：「沒有錯，那座堵壁便是鐵屋的門……」下面的話還沒出口，忽然間，鈴聲大作，震耳欲聾，整條甬道彷彿沸騰起來。

海雲等人都不禁駭然變色。

張堯長嘆了一口氣，喃喃道：「完了，現在卽使進入鐵屋，也沒有機會再退出宮外了。」

海雲道：「你知不知鐵屋門戶的開啓方法？」

張堯搖頭苦笑道：「知道又有什麼用？警鈴一响，全宮都已經戒備，你們只有三個人，怎能勝得了金蚯蚓宮全派？」

海雲道：「那是我們自己的事，你只要告訴我們怎樣才能進入鐵屋便行了。」

張堯想了想，道：「你一定不肯死心，就去試試運氣吧！左首石壁上有一塊活動的方石，取下方石，裏面便是話筒，如果能應付屋內的盤問，她們自然會打開鐵門。」

海雲問道：「鐵屋內防守的情形如何？」

張堯道：「裏面共有十名劍女輪流值班，每班兩人，爲首統領名叫唐翠花，是副宮主羅妙香的心腹。」

海雲又問道：「那些不當値的劍女，也住在鐵屋裏嗎？」

張堯點頭道：「鐵屋是全宮中樞，值班劍女却是特別挑選的，起居生活不與外間混雜，雖說輪流值班，實際就住在屋中，現在警鈴一响，她們自然也已經全體戒備了。」

海雲皺眉沉吟了一會，又道：「剛才逃走的那名統領姓什麼？」

張堯道：「姓陳。」

海雲接着問道：「咱們先前擒住的一名劍女，名叫羅玉娟，她和羅妙香有關係嗎？」

張堯道：「她是副宮主的嫡親侄女，新近才投効入宮不過半年時間。」

海雲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就成了。」

他依言在石壁上尋到那塊活動方石，輕輕取了下來，却重重擲在地上，「蓬」的一聲，擲了個粉碎。

緊接着，便假作喘息，逼着嗓音向壁洞裏叫道：「唐統領，唐統領，請趕快開門呀！」

壁洞中傳來一陣冷冷聲音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海雲一面喘氣，一面答道：「是陳統領派我來的，前面有强敵闖宮，正在厮殺，玉娟妹妹受了重傷，陳統領特別命令我送她來鐵屋急救，請快些開門……」

壁洞中聲音吃驚道：「什麼？玉娟受傷了？」

海雲道：「可不是嗎！她傷得很重，一條手臂都快斷了，血流得很多，怎麼樣也止不住……」

接着又推了推小龍，道：「玉娟妹妹，忍着些，馬上就替你止血裹傷，千萬再忍耐一會兒……」

他裝得逼眞，小龍也不笨，立即呻吟道：「唉！不行了，只怕是不行了。」

壁洞中的聲音接口道：「畧等一等，我立刻就開門讓你們進來。」

於是，便聽見呼喝聲，應諾聲，機簧轉動的聲音，亂成一片。

海雲拍開張堯的穴道，遞給他一柄長劍，低聲道：「你要求生，只有跟咱們一條心，如果咱們失敗了，你也難逃一死，正邪是非，你自己權衡取捨吧！」

又叮囑盛彥生道：「大哥請負責截堵門口，兼帶護衞小龍，屋裏的交給我了……」

話未完，「軋軋」之聲入耳，迎面那座的鐵鑄墻壁已緩緩向兩側縮退。

門才啓開一小半，海雲長劍一振，當先闖了進去。

這「鐵屋」全係堅鋼鑄成，進門是一間小客室，設着桌椅瓷凳，再裏面一間，全是大小不同的機關柄鈕，客室左右另有門戶，可通臥房和廚房，範圍雖不大，却很精巧齊全。

門內散立着七八名劍女，年紀都在二十上下，爲首的「統領」唐翠花則有三旬開外。

海雲打定「擒賊先擒王」的主意，一眼認出唐翠花衣袖上的黑線，便閃電般出手向她「肩井穴」扣去。

出其不意，本來是十拿九穩的事，誰知那唐翠花竟然機警得出人意外，脚下一滑，塌肩錯步，身子突然橫移半尺，竟堪堪避開了海雲的五指。

海雲不禁暗吃一驚，飛快地欺身又上，長劍疾翻，當胸刺出。

唐翠花吸氣縮身，脚下倒退了兩三步，便想伸手拔劍……

這次海雲已有準備，如影隨形般緊迫而上，鋒芒閃耀，冰冷的劍尖業已抵住她的咽喉。

海雲凝勁不吐，沉聲道：「不要動！」

唐翠花背靠室壁，滿臉驚駭之色，果然沒敢再動一動。其餘劍女都張口瞪眼，一齊呆住了。

海雲探手摘去了她的佩劍，又道：「叫她們全把兵刄解下來拋在門口。」

唐翠花期期艾艾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海雲喝道：「不必多此一問，照我的吩咐，叫她們拋下兵刄集中在一起，連裏面值班的都站出來，快！」

唐翠花不敢反抗，只好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你們都出來，把兵刄放下。」

十名劍女愕然相顧，一個個解下長劍，默默退到屋角去。

張堯仗劍跨了進來，將十柄長劍全踢到一旁，盛彥生和小龍也同時進入鐵屋。

海雲道：「張堯，請查一下人數，有沒有漏掉的？」

張堯興奮的道：「都在這兒，一個也不少，海少俠果然高明，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她們全制服。」

海雲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叫她們去一個人先把屋門掩閉，再取些敷傷的藥物來，其餘的都關進臥室裏。」

說着，駢指疾落，將唐翠花四肢穴道點閉，然後收了長劍。

那些劍女沒有兵刄，只得俯首聽命，退入臥室，留下一個去發動機關掩閉鐵門，尋取藥物。

唐翠花冷冷道：「你們且慢得意，現在全宮都已經知道警訊，不久就會搜索到這兒來，諒你們插翅也逃不了。」

海雲一面替小龍敷藥，一面答道：「這件事不必你來操心，咱們不出去，他們也進不來，且等把傷養好了再作打算。」

唐翠花冷哼一聲道：「你們還準備把持鐵屋頑抗麼？」

海雲笑道：「暫時只好這樣了，反正此地既安全，又不愁飲食，樂得多住幾天。」

唐翠花哼道：「你以爲這兒貯藏着食物？簡直是在做夢。咱們的飲食都是每天送到來的，最多僅

存够維持到明天傍晚，不出三日你們準會餓昏！」

海雲聳聳肩道：「沒關係，等到實在餓急了，咱們就顧不得人肉是酸的了。」

唐翠花駭然道：「你竟敢吃人？」

海雲伸舌頭舐舐嘴唇，道：「爲什麼不敢？這兒存貨很充足，如果兩天吃一個人，還能吃上二十天。」

唐翠花信以爲眞，機伶伶打個寒噤，險些當場嚇昏了過去。

張堯低聲道：「海少俠，說笑歸說笑，困守此地決不是辦法，趁後宮正迎接宮主出關或許……」

海雲搖搖頭道：「咱們只有三四個人，盛大哥看不見，小龍又受了傷，不可能突圍出去的！」

張堯道：「那麼，少俠的意思是想——」

海雲笑了笑，道：「讓我先瞭解一下鐵屋裏的機關佈置再說吧。」

於是，帶着那名徒手劍女走進內間機關房，詳細詢問各種機鈕所控制的地區。那劍女也不隱瞞，一一回答。

海雲沉吟片刻，問道：「這些都是控制前面甬道的機關，由此地通往後宮，難道就沒有疑道機關麼？」

那劍女答道：「鐵屋的位置就在後宮入口，由這兒去後宮議事廳相距很近，所以未設疑道，再往後去，便是宮主的寢殿和練功密室，更不必裝設機關了。」

海雲又道：「這麼說，若有人要進入後宮，必須經過這座鐵屋啦？」

那劍女道：「不用，鐵屋右側另有一道可達後宮議事廳，但門戶啓用由鐵屋操縱。這裏有面鏡子，可以看見門口實際景象，外面的人沒有辦法混過去。」

海雲指着機關板上一枝鐵柄問道：「這就是操縱門戶的機柄嗎？」

劍女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海雲拔出長劍，連劈了幾劍，將那支鐵柄和接連的鍊條一齊砍斷，然後把那劍女和唐翠花都驅入臥室內。

盛彥生詫問道：「我聽見你在劈砍那些機關，難道咱們眞打算斷絕通路，困守在這裏？」

海雲道：「你們三人暫時留在這裏，我想獨自到後宮去一趟。」

盛彥生等人都吃了一驚，異口同聲道：「你去後宮做什麼？」

海雲肅容道：「現在敵衆我寡，蘋兒他們又被阻在宮外無法接應，如果硬闖，決難成功，所以，已將前後宮的通路封死，外面的劍手無法進入後宮，你們只要守住這座鐵屋，便等於揑住金蚯蚓宮的脖子……」

盛彥生截口道：「我問你到後宮去幹什麼？」

海雲道：「咱們要想脫身，只有先擒住人妖羅妙香，同時必須阻止玄姑出關。如今既然已經陷身重圍，倒不如索性闖進後宮去試試運氣。」

盛彥生道：「要去，咱們也應該一同去。」

海雲道：「搜擒羅妙香只能智取，人多無濟於事，你們守住這座鐵屋，一則保全退路，二則可以調息療傷，三則監視那些劍女；萬一我不幸失手，你們也好用這些人質跟她們談交換條件，如果同去，鐵屋被她們奪回，那就只有束手待斃了！」

盛彥生聽了這些話，默然無詞可駁。

小龍道：「海大哥，你一個人去太危險了，還是大家守在一起等待機會的好。」

海雲搖搖頭道：「機會要靠自己去創，坐以待機，只會落得因循蹉跎，追悔莫及。」

張堯奮然道：「我跟少俠一同去！」

海雲道：「不用了，你還想留在宮裏，最好不要多露面，以防被人認出來。」

張堯道：「我已經想開了，留下來也是骨肉分散，不如跟他們拚了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隨它去吧！」海雲微笑道：「你能割得下骨肉之情，倒也難得。不過，犯不着輕擲生命，只要能破了金蚯蚓宮，你們父子還是會團聚的。」

張堯喜道：「少俠答應我同去了？」

海雲道：「不，你留在這裏比同去更有幫助，這兒有十一名俘虜，他們兩人照顧不了，會發生變故。」

張堯道：「可以把她們統統綑綁起來，關在臥室裏。」

海雲輕輕拍着他的肩，含笑道：「那也得化好一陣工夫，是不是？再說，綑綁和關禁也並非絕頂安全。」

張堯訝道：「怎麼不安全？」

海雲笑道：「別忘了我們三人也是被綑綁關禁在地牢裏的。」

張堯「哦」了一聲，滿臉緋紅，再也無話可說了。

海雲畧作收拾，棄了破裙子，又將兩長柄劍，柄靠柄緊緊紮在一起，充作「雙鏑劍」使用，又由唐翠花身上搜到一塊通行金牌，一併帶着。

盛彥生情知攔不住他，只得叮囑道：「海兄弟，千萬要小心謹愼，沒有機會，就得快回來，再想別的辦法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新派俠義奇情連載

天殘劍侶

高皐·文
培新·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冷瑤光闖入王府，誤進王妃寢宮與水汪汪結下一段孽緣，水汪汪堅請携彼逃亡，並願引領冷瑤光往尋孟雙虹，詎甫出抱樸樓便見殷天鑑在一衆侍衞跟隨下，前往含翠樓，一宮裝麗人正自樓中出迎，冷瑤光一瞥之下，那宮裝麗人正是他的未婚妻子孟雙虹，不禁怒火如焚，不計後果的向殷天鑑撲將過去，王府侍衞紛紛還截，冷瑤光把郭壘擊傷，但他也受了郭壘發出的毒氣，只好突圍，但路徑不熟，正感徬徨，突有一股細聲傳至向他指點，冷瑤光仍循聲向東北逃去——

血刀仗義拯盲婦

王府東北是一片廣袤的叢林，其中除了暗藏陷穽，還有不少暗樁潛伏，環境雖然隱暗，却是一條難以通行的絕路。

冷瑤光奔到林緣，便瞧到兩具伏屍，他方在張惶四顧之際，水汪汪及關東大俠赫連達已由樹蔭中現身出來。

赫連達向那兩具伏屍瞥了一眼道：「兄弟，不是老哥哥不聽你的，王府像一隻鐵桶，咱們總得開出一條逃生之路。」

水汪汪接道：「是我請求赫連達大哥動手的，咱們除了此處，已經別無出路了。」

冷瑤光無暇詢問他們是怎樣碰到一起，以及何以別無出路，只是點頭道：「此處能够出去麼？」

水汪汪道：「公子跟我來。」

他們展開身形，穿林急走，幾乎費去頓飯時間，才奔出王府之外，當天色黎明之時，他們已然到達距開封百里的曲興鎮了。

渡黃河，向西走，在陳橋鎮，找到了冷彥士及索嫱，這是他們預定的會合之處，一夜小別，眞箇有如隔世。

首先，冷瑤光以他深厚的內力，將所中的掌毒迫了出來，再將王府所見，對冷彥士一一陳叙。

冷彥士面色一整，向赫連達抱拳一拱道：「久仰關東大俠的盛名，咱們却緣慳一面。」



赫連達道：「晚輩與瑤光兄弟論交，前輩千萬不要客氣。」

冷彥士哈哈一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朽就不必客套了。」

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赫連賢侄是怎樣被關進那獸檻之中的？受害者當不止賢侄一人？」

赫連達道：「先父喜愛收藏歷代陶器，小侄對陶瓷之類也有偏好，殷松風願以周代名陶相售，小侄遂被誘入王府。」

嘆息一聲，接道：「那狗賊先以迷藥將小侄迷倒，再施以威脅利誘，如非瑤兄弟相救，小侄決難過那猩猩的毒爪。」

冷彥士道：「投其所好，確是十分高明的手法，當今武林各派只怕很少人能逃過他們的誘惑。」

赫連達道：「就小侄所知，華山無爲道長，泰山曲滄大俠，龍門一筆撐天楊冀北，南海三眼神蛟張楚材，就是拒絕賣身從賊，喪身獸籠的幾位犧牲者。」

冷彥士一嘆道：「看來江湖上的險惡風雲，都是殷天鑑父子所造成的了。水姑娘身爲王妃，對那殷家父子，必能瞭解一二？」

水汪汪道：「殷家父子陰狠猜忌，縱然是那位最得寵的王妃，也不會獲得他們半句眞實之言，賤妾不過是他們父子的玩物罷了，不過……」

冷彥士道：「水姑娘有話但說不妨。」

水汪汪道：「賤妾暗中觀察，那殷家父子似乎非我族類！」

冷彥士錯愕半响道：「不錯，在本朝之中，咱們漢人能够擠身王位的，堪稱鳳毛麟角……」

一頓接道：「此事十分重要，咱們回莊後再從長計議吧。」

×　×　×

渡船抵達孟津，前前後後走下十幾名旅客，最後上岸的是一名頭包黑帕，身着青衣的中年婦人，她揹着一個包裹，持着一根籐杖，雖已徐娘半老，風姿猶勝常人。

像她如此裝扮之人，在江湖上極爲常見，但茶棚之內，却有人投給她十分詫異的目光。

因爲她眼球濁溷，白內障佈滿整個瞳孔，顯然，這位風姿猶存的徐娘，是一個雙目失明之人。

她手中持着籐杖，却並不用它探問路途，舉步之間，比常人沒有什麼兩樣。

自然，在十丈以外的距離，能够一眼瞧出青衣婦人雙目的形象，此人眼力之强，也不是常人可與比擬的。

那目注盲婦，面呈詫異之色的是一個衣履華貴，英俊逸俗的少年。

隔桌相對的，是一名濃眉大眼，面色陰沉的六旬老僧。

另有十餘名身着勁裝，腰掛長刀的大漢，在華衣少年的身後侍立着。

華衣少年忽地劍眉一挑，向身後一名大漢道：「試試她——」

那大漢應了一聲，抓起一條長凳，彈身一躍，去勢若箭，在空中微一折腰，像一片落葉一般，輕悄悄的落在那盲婦身前五丈之處。

他將長凳橫置路中，正當盲婦必經之路，然後掏出十餘枚長約五寸，藍光閃閃的毒針，將針柄斜插長凳之上，這條普通的長凳，立卽變爲一個有毒的刺蝟了。

此人輕功內力，兩皆不凡，尤其以毒針對付一個雙目皆盲的陌生婦人，心腸之毒，也堪當超人一等。

一切準備妥當，他悄悄斜退五步，雙目烱烱，睨視着那逐漸走來的青衣盲婦。

對一個盲目之人橫凳相阻，已是不該，凳下倒插毒針，豈不是蓄意殺人！

儘管旁觀者滿臉氣憤不平之色，却沒有一人敢於管管閒事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誰願意平白無故的招惹是非。

盲婦走近了，那預佈毒針之人，臉上綻出了陰狠的笑意。

忽地，籐杖急吐，長凳凌空，毒針震出長凳，半數射進那人的身體之內，他僅僅發出一聲哀嚎，便已寂然不動。

盲婦的動作太快了，像電光石火一般，令人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，那位蓄意殺人的大漢，便已橫屍路側。

華衣少年面色微變，道：「截住她！」

他這一聲吩咐，黃河渡口，立卽捲起一片火辣辣的熱潮，一般事不關己之人，遠遠的退了開去，十幾名如狼似虎的武士，立將盲婦團團的圍起來。

華衣少年向對面的老僧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去瞧瞧。」

老僧濃眉一聳，道：「你先去吧。」

華衣少年身形一轉，馳到盲婦身前，目光如電，向盲婦打量一陣道：「咱們面生得很，大娘是那一門派的高人？」

盲婦道：「老身姓荔，是天殘派上代掌門的未亡人。」

華衣少年啊了一聲道：「原來是荔夫人，在下倒有點失禮了。」

荔夫人道：「好說，閣下有什麼指教？」

華衣少年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我想妳會懂我的意思的。」

荔夫人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華衣少年冷冷道：「我名殷松風，武威王就是家父。」

荔夫人道：「咱們有仇？」

殷松風道：「對不起，適才只是對在下的觀察作一證明而已。」

荔夫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以殺人的陷穽，對付一個雙目失明之人，這只是爲了證明閣下的觀察？」

殷松風冷哼道：「但咱們却付出了一條人命的代價！」

荔夫人道：「這叫做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，閣下如果別無他事，老身要失陪了。」

殷松風哈哈一笑道：「說的是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，夫人傷了一條人命，對去留就該有所選擇了。」

荔夫人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殷松風道：「像夫人這般身手，王府中願意重金聘用，殺人之事，自然也不再追究……」

荔夫人道：「人各有志，閣下的盛意老身心領了。」

殷松風道：「咱們可以答允夫人任何要求，幫助夫人完成任何心願，榮華富貴就在眼前，夫人不妨再作考慮。」

荔夫人道：「山野之人不慣拘束，閣下還是另請高明吧。」

殷松風面色一沉道：「夫人如此固執，咱們只好索還一條人命了。」

荔夫人淡淡道：「老身正感活膩了，要命拿去就是。」

殷松風不再答話，振腕一抖，鬆鞭電奔而出，鞭頭所指，竟是荔夫人身前的章門大穴。

荔夫人振腕一揮，連續响起三聲脆响，籐杖迎擊鬆鞭，時間火候，無不恰到好處。

殷松風鬥得興起，仰天一聲長嘯，鬆鞭的招式已儘情施展開來，纏打點劈，使得淋漓盡緻。

此人一身武功極爲不凡，鞭頭所指，無一不是對方的要害大穴，只要中上一下，是鐵人也難以倖免。

在天殘派中，荔夫人是一個傑出人物。一身功力，堪與天殘五老並駕齊驅，此時碰到殷松風那件奇異兵刄，竟然被迫得落於下風。

不過，這種不利的局面十分短暫，當她一招震開鬆鞭的刹那之間，她不退反進，逕向殷松風的身前撲去。

扯近距離，殷松風的長鞭就失去它的威力了，然後籐杖縱橫飛舞，使出獨步武林的雲笈七織杖法，未及三招，殷松風悶哼一聲，竟被籐杖抽得飛了出去。

好在荔夫人不願多造殺孽，殷松風雖然杖下亡魂，却只受了一點輕傷。

這位居心叵測的王子，眞正動了殺機，舉手一揮之間，那位面色陰沉的老僧及十餘名勁裝大漢，便一起加入戰團行列。

他們不是各自爲政，是排列一種六合陣法，六合歸一，威力無邊，荔夫人功力雖高，却難以突出陣法之外。

自午及暮，荔夫人已力戰兩個時辰，壓力在不斷增加，她的眞力却漸趨衰竭。

只要傷到對方一人，她就有突圍之望，但她竭盡所能，依然難以如願，六合陣是一個整體，找不出半點破綻。

尤以老和尚的掌力，以及殷松風的鬆鞭，時常帶給她無比的威脅，如非雲笈七織杖法極端神妙，她只怕早已喪身在六合陣中了。

此時黃河渡口又來了幾個行人，內中一名面色冷肅的白衣少年，與一名豹頭環眼的黑衣大漢，另有一股懾人的氣魄，他們遠遠瞧了一眼，逕向激鬥之處走去。

在六合陣丈外之處，他們立定了身形，白衣少年瞧看了一陣，道：「大師兄，她使的是什麼杖法？竟有如此驚人的威力！」

黑衣大漢道：「好像是傳說中的『雲笈七織杖法』。」

白衣少年一怔，道：「那麼，那盲婦必是天殘門下了。」

黑衣大漢道：「有八成可能。」

白衣少年立卽振吭高呼道：「被圍的可是天殘門下？」

他一聲大喝，聲如雷鳴，荔夫人雖在激鬥之中，仍能字字入耳，她知道可能來了天殘派的友人，因而回答道：「不錯，老身正是天殘門下。」

白衣少年再度詢問道：「妳可認識索嫦？」

荔夫人道：「索嫦是老身的女兒。」

白衣少年面色一變，凌厲的殺機立卽繞體而生，黑衣大漢愕然道：「師弟，你要作甚麼？」

白衣少年道：「那前輩是小弟友人之母，小弟焉能袖手不管。」

黑衣大漢道：「就是你說的那索姑娘？」

白衣少年道：「正是。」

黑衣大漢道：「好，咱們上。」

他們手握刀把，昂然進迫，離陣還有五尺，六

合陣的威力，已然大爲減弱。

因爲這雙師兄弟，全身上下都在放射着懾人心魄的煞氣，殷松風等在那煞氣鎮懾下，全都心神狂震，機伶伶打着寒噤。

當他們逼近陣鋒，刀光兩閃，血光橫飛，殷松風的部屬，已有四名仆倒下去。

刀光再閃，响起扣人心弦的慘嚎之聲，六合陣解體了，殷松風的部屬已然潰不成軍。

在無可奈何之下，殷松風率衆退了下去，他向這雙師兄弟拋過來惡狠狠的一瞥道：「兩位是何方高人，請留下萬兒。」

白衣少年冷冷道：「不知道咱們兄弟是誰，閣下就不必在江湖之上跑了。」

殷松風一震道：「你們是血刀門下？」

白衣少年道：「還算你有點見識。」

殷松風道：「兄台想必是蒙大俠，那位是令師兄崔大俠吧。」

蒙驚道：「說對了。」

殷松風面色一霽道：「令師妹黃姑娘與在下交稱莫逆，咱們是大水冲倒龍王廟，一家不認識一家人了。」

血刀門大弟子崔六三極爲關心他那位小師妹，聞言接道：「我師妹呢？」

殷松風道：「在……王府。」

蒙驚冷冷一哼，道：「是麼？你就是姓殷的王子了？」

這位白衣刀客，說起話來像刀斬斧劈一般，決不浪費片語隻言，不過，他的語氣却充份顯露出懷疑之意。

殷松風道：「黃姑娘被人暗傷，經小弟救回王府，承黃姑娘不棄，咱們已然……」

蒙驚怒叱一聲道：「怎樣？」

殷松風微微一笑道：「咱們已然義結金蘭，兄妹相稱了。」

蒙驚長長一吁道：「此話當眞？」

殷松風道：「小弟怎敢欺騙兩位師兄。」

蒙驚道：「冷瑤光同意麼？」

殷松風一怔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蒙驚道：「據蒙某所知，我師妹已嫁給冷瑤光了，如果姓冷的不願高攀，閣下的心機，算是白費了。」

崔六三道：「師弟，多言無益，待見到師妹再說吧。」

殷松風道：「大師兄說的是，請。」

蒙驚冷冷道：「閣下不必如此稱呼，咱們兄弟高攀不起！」

殷松風面色微變，迅又淡淡的笑道：「蒙兄何必如此見外，來，我替兩位引見一位佛門高人。」

他向那位濃眉僧人一指道：「這是家師嘉正禪師，是少林當代的掌門師叔。」

引見自己的師父，竟稱爲佛門高人，殷松風的狂妄無知，由此可以想見，更怪的是這位少林掌門師叔，居然怡然自得，對那佛門高人的頌讚，似有當之無愧的感覺。

這對師徒的性格，與蒙驚師兄弟實在有點格格難入，但爲了師妹，他們不得不忍耐一點，因而，崔六三抱拳微拱道：「久仰。」身形一轉，逕向洛陽放步急馳。

殷松風神情一呆，他估不到這兩名血刀門下，在聽到師妹的下落之後竟然不顧而去，他雖然目射兇光，却也無可奈何。

其實崔六三並沒有當眞直奔洛陽，他不過避開殷松風的視綫罷了。

他倆脚步剛剛一停，荔夫人已追了上來，她襝衽一禮，道：「謝謝少俠救命之恩，兩位可知道小女目前的下落？」

蒙驚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伯母不必客套，索姑娘是冷公子的夫人，必然住在冷家莊上，冷家莊在香山脚下，伯母一問便知。」

荔夫人道：「那麼老身就失陪了。」

蒙驚道：「伯母請便。」

送走荔夫人，蒙驚轉向崔六三道：「師兄，你相信那殷松風的言語麼？」

崔六三道：「此人說話之間，目光亂轉，必是一個心機極深之人，但旣與師妹有關，不管他是怎樣一個存心，咱們都得查看一個究竟。」

蒙驚道：「師兄之意是暗中跟着他？」

崔六三道：「只有這樣，咱們的行動才不致受到他的控制。」

蒙驚道：「師兄說的是。」

× × ×

朱曲，是尉氏湄川兩縣之間的一個大鎭，由此向北，經朱仙鎭可直達開封。

陰沉的天色，陰沉的炊烟，這朱曲鎭的黃昏景色，沉悶得令人難以忍受。

也許，朱曲鎭不同尋常，風雨欲來也好，該來的還是要來，而最能引人注意的，是滿臉焦急，一身紅衣的美麗女郎。

她是冷瑤光的妻子，血刀門的傳人黃瑜。

探王府，是她此行的任務，但當她踏上關洛大道，她却改變了主意。

原來她發現了本門的暗號，那暗號又是她大師兄崔六三所留。

就她所知，大師兄崔六三很少涉足江湖，發現了大師兄的暗號，必然發生了非常的事故。

探王府固然重要，對血刀門她更該關心，因此，她不得不跟着大師兄的暗號追尋下去。

在湄川，暗號突然中斷了，她沿途查詢，一直來到朱曲。

瞧瞧天色，應該是落店的時份了，找到一個客店，她便一脚跨了進去。

驀地，一個熟習的身影，向後院一閃而沒，這才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明，她雖然只是瞥了一眼，已認出那人正是她的仇家金不換。

一片駭人的殺機，在她那美麗的粉頰之上昇了起來，一聲嬌叱，她像風一般向後捲了進去。

後院是兩列平房，房中燈光搖曳，却聽不到半點人聲，黃瑜俏目四轉，冷冷一哼道：「出來吧，姓金的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到了。」

哎呀一聲輕响，金不換走了出來，他身後高高矮矮的跟來七八人之多。

此人不愧爲名震北京的一方霸主，雖在劍拔弩張之際，仍有一副雍容的氣度。

他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原來是黃姑娘，當眞幸會得很。」

黃瑜撇撇嘴道：「少跟姑奶奶來這一套，是單打，是羣毆，快划下道來是正經！」

金不換道：「黃姑娘言重了，妳是王世子的義妹，金某實在開罪不起。」

黃瑜柳眉一豎道：「那你就過來吧。」

金不換道：「黃姑娘要做甚麼？」

黃瑜道：「砍掉你的狗頭！」

金不換面色微變道：「黃姑娘名門高弟，怎能對付不加抵抗之人。」

黃瑜道：「誰叫你不抵抗了，單打羣毆，你不妨盡情施展。」

金不換道：「那是說，無論怎樣咱們非拚不可了？」

黃瑜道：「你說對了。」

金不換反臂一撈，一雙點穴鐝已摘到手中，他身後的八名大漢，也一齊分散開來，顯然，他們是要以多勝少，採取羣毆的方式。

黃瑜不再浪費唇舌，手握刀把，一步一步迫了過去，她踏出的足音極爲輕微，但在金不換聽來，却像一記記鐵鎚敲在他心坎之上。

金不換在冒着冷汗，他的八名部屬便像待決之囚，黃瑜的寶刀還未出手，這般橫行江湖的惡客，已然闥聲喪胆，不堪一戰了。

一聲嬌叱，刀光像長虹一般閃了出來，七名敵人刀下橫屍，比殺鷄屠狗還要容易。

天地之間，任何事故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，血刀門雖是刀不虛發，也同樣碰到意外。

對方一共九人，她寶刀揮舞，却只有七個人刀下橫屍，以她那一身驚人的功力，仍難免有漏網之魚。

不過，這兩名漏網之魚，並非武功高人一等，也不是見機逃了出去，原來他們矮了半截，雙膝一屈的跪了下去。

黃瑜輕蔑的一哼，道：「看樣子，你們是不想死了？」

其中一人哀聲道：「是的，姑奶奶！我們實在不想死。」

黃瑜道：「我可以饒你們不死，但得告訴我實話。」

那人顫抖着聲道：「妳問吧，姑奶奶！小人知無不言。」

黃瑜道：「金不換來此地幹什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是王世子殷松風叫他來的，爲了對付一個姓崔的及一個姓蒙的……」

黃瑜急道：「那姓崔的及姓蒙的呢？」

那人道：「金大爺買通店家，用迷藥將他們迷倒，然後……」

黃瑜雙目噴火，全身上下迸出懾人心魄的殺機，那人心頭一震，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了。

黃瑜怒喝一聲道：「然後怎樣？說！」

那人一陣哆嗦，道：「是……是，姑奶奶，然後……然後由王世子將他們帶走了。」

黃瑜道：「帶往何處？」

那人道：「開封，八成……是去王府。」

黃瑜道：「走了多久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就是剛才，他們前脚走，姑奶奶妳就來了。」

黃瑜道：「饒過你們兩條狗命，滾！」

那兩人如奉綸音，連爬帶滾逃出店去，黃瑜也不敢遲疑，纖足一點，躍上屋面，瞧淸官道所在，騰身向尉氏縣急馳。

她提足全身功力，快如驚虹電掣，約莫頓飯時間，追到一片木葉蕭蕭的密林。

忽地，那密林之旁响起一聲低沉的佛號。一名濃眉大眼，年逾六旬的老僧，閃身攔住她的去路。

她脚下一窒，冷冷一哼，道：「你要做什麼？大師。」

老僧道：「沒有什麼，只是老衲想向施主結個善緣罷了。」

黃瑜道：「大師是那個廟裏的高僧？那善緣又如何結法？」

老僧道：「老衲嘉正，來自少林……」

黃瑜檢衽一禮道：「原來是師叔，侄女這廂有禮了。」

嘉正大師一怔道：「施主是那位師兄門下？」

黃瑜道：「拙夫冷瑤光是嘉祥禪師的弟子。」

嘉正大師冷冷一哼道：「瘋和尚也會收徒，這倒是十分難得。」

濃眉一軒，接道：「嘉祥不守清規，累犯戒律，他不能算做少林弟子，女施主既是心許我佛，倒不如拜在老衲名下。」

黃瑜淡淡道：「禪師佛法高潔，豈是世俗之人所能瞭解的！晚輩另有要事，失陪了。」

語聲甫落，縱身卽起，對這位少林高僧，還投給他一瞥不滿之色。

嘉正大師哼了一聲，猛的翻腕一抖，一股暗勁，排空而出，黃瑜感到那是一片無形的鋼牆，身在空際，實在反擊無力，只好眞氣一沉，退回原來之處。嘉正大師冷冷道：「老衲言出法隨，女施主怎能不知好歹！」

黃瑜撇撇嘴道：「人之患好爲人師，大師佛門高僧，何必如此強求。」

嘉正大師怒叱道：「老衲現當少林長老！難道會辱沒妳不成！」

黃瑜道：「大師的身份果然崇高，可惜晚輩却無拜師之意。」

嘉正大師道：「妳是看不起老衲了，咱們閒着也是閒着，不妨比劃比劃。」

黃瑜道：「大師身爲武林前輩，何必與小女子一般見識。」

嘉正大師滿面怒容道：「妳如果再不動手，老衲就不客氣了。」

黃瑜嘆息一聲道：「大師如此相迫，晚輩不得不勉力一試，但血刀門下，刀不虛發，晚輩如果收不住手，還望前輩原諒一二。」

她說話之間，嫩葱一般的纖纖玉手，已緩緩向刀把握去。無論對方是何等人物，只要她手握刀把，就會生出一股威猛絕倫的凌厲煞氣，這是血刀門的特色，沒有人能够例外。

嘉正大師絕未想到這位美絕人寰的綺年少婦，會是血刀門的傳人。

現在他知道了，也瞧出黃瑜手握刀把，煞氣橫溢的無比威勢，可是他適才話已說絕，沒有辦法找出一個退縮的台階。

他的面色變得十分嚴肅，全身功力也提到了極限。殺機在瀰漫着，四週的空氣像是凝結了起來。

氣氛沉悶達到頂點，終於發生了驚人的爆炸。

刀光像閃電，鐵拳似奔雷，只是一招，這一招却是武林罕見，江湖難覩。

黃瑜刀已回鞘，仍然手握刀把，她的臉色蒼白，却還有再戰之能。

嘉正大師同樣攻出一招，那是少林七十二種絕學之一的百步神拳，可是這一記神拳，並沒有使黃瑜受到傷害，他的一條右臂却齊肘斷了下來。

他們仍然對峙着，戰火有重新燃起的可能。

良久，嘉正大師忽然一聲長嘯，拖着斷臂落荒而去，戰鬥就這麼結束了，結束得十分突然，也令人大感意外。

瞧着嘉正大師逸去的身影，黃瑜的右手由刀把上緩緩鬆開，惡鬥已成過去，這密林一帶仍靜得出奇。但一斷一續的喘息之聲，忽由林中飄了過來，

黃瑜哼了一聲，右手又向刀把握去。

柳眉倒豎，煞氣再生，她面對密林，發出一聲怒叱：「滾出來！」

這一聲怒叱，具有難以言宣的威嚴，喘息之聲停止了，跟着跌跌撞撞奔出一個雙目皆盲之人。

他雙手亂搖，嘶聲叫喊道：「在下是尊夫的朋友，冷夫人請手下留情。」

黃瑜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盲人道：「在下是斷路財神文輝，冷夫人可能也有過耳聞。」

黃瑜哼了一聲道：「好得很，我正要請教你一個問題。」

斷路財神道：「請問，在下知無不言。」

黃瑜道：「你當年將拙夫騙往牡丹堡，是誰出的主意？」斷路財神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黃瑜道：「怎麼？不敢說？」

斷路財神道：「在下不敢。」

他署署一頓，嘆息一聲，接道：「當年在江湖之中，在下也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，想不到誤入天殘谷，竟落得這般慘況……」

黃瑜冷冷道：「誰問你這些了？」

斷路財神嘆道：「在下如非失去雙目也不會任人擺佈，那年欺騙尊夫之事，實是迫於無奈——」

黃瑜道：「能够讓斷路財神俯首貼耳，必定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了。」

斷路財神道：「何止是大有來歷，而且名震八荒，譽滿海內，在俠義道中堪稱首屈一指人物。」

黃瑜道：「他是誰？」

斷路財神道：「九疑山主水韞玉。」

黃瑜道：「眞是他，眞叫人有點難以置信。」

斷路財神道：「冷夫人如果別無他事，在下想就此告辭。」

黃瑜道：「別忙，你還沒有告訴我那九疑山主，爲什麼要欺騙拙夫？」

斷路財神道：「水韞玉只派人告訴在下如何欺騙冷少俠，什麼原因却未作說明，依在下猜忖，八成是爲耶氏兄弟作報復。」

黃瑜知道斷路財神的猜忖決非事實，以九疑山主的聲譽和地位，縱然爲屬下復仇，也不必借刀殺人，使用爲人不齒的下流手段，不過斷路財神既然不明眞象，再問也是白費，因而哼了一聲道：「黃瑜不顧殺人，但對一再欺矇我夫婦之人也不便放過，我言盡於此，希望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× × ×

三山村，是洛水北岸的一個鎭集，由於它是一個山鎭，一年到頭很難見到一個過路的旅客。

在一個月掛樹梢的黃昏之後，三山村來了一個面色冷肅的黃衣女郎，她美得令人心動，但却冷得令人心寒。沒有人敢接近於她，但三山村所有的目光，幾乎全部被她吸引過去。

她沒有瞧看任何人一眼，但只要她看誰一眼，那人必像當頭遭到一棒，有一種眼冒金星，暈暈欲倒的感覺。

她是雲裳，是冷夫人派往刺探武威王府的人員之一，但她沒有前往，竟然悄悄的跑到三山村來。

她對冷瑤光有一種十分奇特而不顧爲外人道的感情，但她又爲了什麼不去王府而背棄冷家莊呢？

也許她不是背棄冷家莊，不去王府，是有一種無法解決的難言之隱，那麼，到荒山之中靜靜的想一想也是好的。

在三山村她沒有停留，踏着悽迷的月夜，一直奔赴山區。

越過不少山巒，她還沒有停歇之意，她像在尋找甚麼，又像一個失魂症者，毫無意義的流浪着。

終於，她停了下來，雙目烱烱，投向右前方一道山嶺。

那道山嶺較爲奇特，遍地岩石之上，站立着數十名裝束怪異，雙目皆盲之人，他們正是傾巢而出的天殘門下，是江湖之上很難招惹的一羣怪人。

雲裳知道他們重出江湖，是爲了緝拿冷瑤光，但時至今日，他們對於冷家莊並未採取怎樣激烈的行動。這是爲了什麼？除了他們自己，沒有人能够回答，不過他們決不會對冷家莊就這麼輕易的放過，現在荒山聚集，也可能有什麼重大的決策。

能够瞭解他們集會的內情，對冷家莊十分有利，既被雲裳不期而遇，她自然要查出一個究竟。

這般天殘門下，聽覺異於常人，雲裳儘可能不讓行動發出音响，向那山嶺作輕巧迅捷的移動。

在十丈外一塊巨石之後，雲裳藏好了身形，然後集中全力，耳目并用去探查那怪異門派的私隱。

天殘五老，以及該派較爲重要的人物全都到齊，但他們並不是在做問題的研討，而是一個劍拔弩張的爆火場面。

現任掌門索紞，長老索統，荔維，指揮門下弟子，將另外兩名長老索紹，荔紺圍了起來。

數尺之外，有一名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，由兩名天殘弟子看守着，她並未被繩索綑綁，却像是穴道受制。

此時掌門索紞在對那名青衣徐娘作嚴厲的指責，道：「窕娘從女私通外敵，不僅侮辱祖先，還竊盜玄紫神劍，按本派門規，應該處以分屍之刑！」

索紹沉聲道：「我反對。」

索紞道：「什麼理由？」

索紹道：「本派弟子未能及時查覺冷瑤光藏身聖德堂，與窕娘並無半點關連，如果當眞要追究責任，咱們五人及防守聖德堂的子弟均難辭其咎，再說嫚兒逃離本派，焉知不是被冷瑤光所挾持！在眞像未明之前，希望掌門人多加考慮！」

索紞道：「不錯，咱們早該蕩平冷家莊，殺他們一個鷄犬不留的。但當咱們決定大舉進攻之時，你二人却率領部份子弟隱蔽行踪，避不見面，你們居心何在，我倒要問個明白！」

荔紺冷哼一聲道：「咱們天殘五老，在江湖之中總算薄有虛名，是嗎？」

索紞道：「五老聯手，天下無敵，這是公認之事，豈只薄有虛名而已。」

荔紺道：「五老聯手天下無敵，如果咱們不聯手呢？」

索沈道：「此話何意？」

荔紺道：「因爲有人不必五老聯手，就可以天下無敵了。」

索紞面色一變，道：「你敢危言聳聽，本掌門饒你不得。」

這位天殘掌門，性格十分急躁，語音未落，追魂杖已疾點而出。

荔紺仰天一陣狂笑道：「我倒要瞧瞧閣下私入聖德堂，習得何等驚人的武功。」同時振臂一揮，追魂杖已迎了上去。

轟的一聲巨响，兩柄奇異的外門兵刃冒出一溜火花，索紞荔紺身形一晃，同時退後一步。

他們似乎，已打出眞火，一退立進，拚命纏鬥起來。天殘門下的胸腹之間，似乎都藏有一股難以宣洩的怒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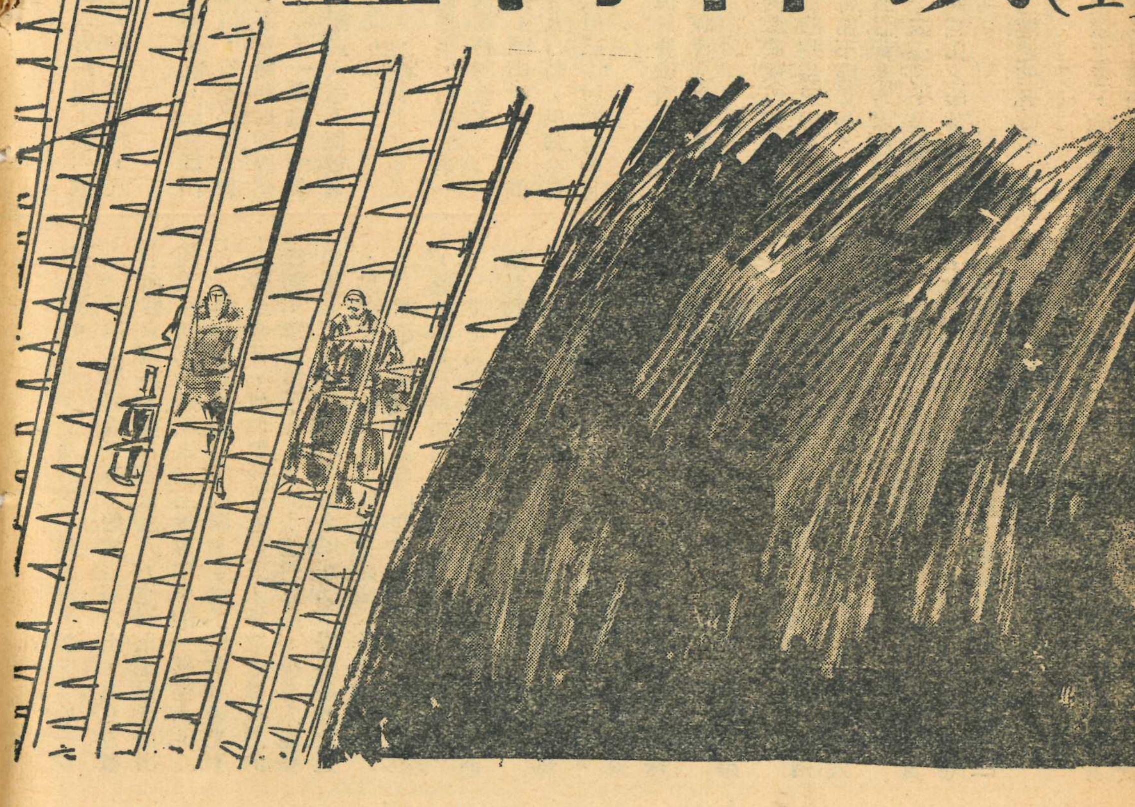
這股怒火此時竟變爲野火燎原之勢，形成難以收拾的局面。天殘五老及門下弟子，全部投入了戰鬥。他們像一羣失去人性的惡狗，盲目的互相殘殺起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

倪匡•文
培新•圖

五雷轟頂（上）



梟雄成功日　義士斷頭時

山上的風很勁，壓得樹梢盡皆彎着腰，發出「刷刷」的聲響，那支老高的旗桿上的一面大旗，更給勁風吹得不住作响，旗幟的邊上，綉着一條龍，旗子在飄蕩間，那龍看來，更像是活的，要騰空而去一樣，而在旗子的正中，則綉着一個老大的「漢」字。

那面大旗，在官道上還看不見，可是一轉進通向山上的道路，就可以看得到了。

通向山口的道路，是一條只有兩丈來寬，一邊是參天古木，一邊是聳天峭壁的險道，看來，這條道路，靜悄悄地，可以直通山脚下，但是方圓千里的人都知道，元軍三次征剿，全在這條道上，全軍覆沒，那一旁的參天峭壁上，飛龍寨有着數不清的埋伏。

這時，正是元朝末年，蒙古人的統治，已漸趨式微，當飛龍寨才一起，豎起那面大「漢」字旗時，元軍還曾來打過幾次，但幾次都大敗虧輸，狼狽而退，後來，各地義軍蠭起，元軍疲於奔命，潰不成軍，早已無能力再來理會飛龍寨了。

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知道，飛龍寨三位寨主，全是武藝超羣的好漢，他們並不打家刼舍，要出動，打的是元軍的倉庫，殺的是替蒙古人効勞的狗官。

飛龍寨有將近一萬精兵，勢力極其雄大，以飛龍寨的實力而論，是足可以攻佔城池，自立爲王的了，所以，各方豪傑，對飛龍寨都極其矚目。

那一天，正是深秋時分，秋風勁疾，刮得官道上，揚起一團團灰沙，只聽得一陣馬鈴响，一個人

策着一匹駿馬，疾馳而來。

那人來到了通向飛龍寨的那條路口，勒住了馬，停了一停。只見他氣宇軒昂，方面大耳，身形高大，有一股自然的威儀。

他皺着眉，向前打量着，整條路上，看來一個人也沒有，只有被秋風吹落的黃葉，在路上團團地打着轉，騰地又落下，終於滾到路邊，堆成了一大堆。

那人約莫三十上下年紀，在他的衣袖之上，連着兩個劍鞘，那是兩柄比他小臂畧長的短劍，短劍不懸在腰際，而連在衣袖上，着實可稱異特，尤其那兩柄短劍，比他的小臂畧長，是以他雙手勒住了韁，倒像是他的肘部，長了一個尖角一樣。

那人在路口畧停了一停，又抖着韁，不急不徐，向前馳了出去，馬鈴聲有節奏地响着，在秋風中聽來，更有一股瑟蕭之感。

那人一面策馬向前，一面不斷兩面打量着，在他的臉上，現出一種十分深沉的神色來，當他在那條道上，馳出了兩三里時，只聽得一邊，濃密的樹林中，响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。

那陣尖銳的哨子聲，從林中直向半空傳去，那人抬頭望去，只見一支响箭，射上半空，足有四五丈高，才又折了下來，恰好落在他的前面。

那人心中，暗喝了一聲采，飛龍寨人强馬壯，江湖上盡人皆知，旁的不說，單說這一支响箭，要不是一個能開得鐵胎弓的人，如何射得出來？

那人立時勒住了馬，只聽得林中一陣馬蹄聲起，四匹駿馬，疾馳了出來，來到了路上，一字排開，一個頭目打扮的人，在馬上拱了拱手，道：「閣下是路過此處，還是特來訪寨！」

那人不急不徐，說道：「在下想來見見三位寨

主。」

那頭目道：「閣下若是少了盤纏，飛龍寨規矩，只要閣下接得住，便有黃金百兩相贈！」

那人「哦」地一聲，揚了揚眉，還未曾開口，那頭目一探手，已抓了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在手，道：「閣下接住了！」

他一句話才出口，手一揚，「呼」地一聲響，那個金元寶，已挾着一股勁風，向前直飛了過來，秋陽之下，金元寶幻成了一股金虹，來勢又急，迎面飛到，連那人的坐騎，也陡地吃了一驚，長嘶了起來。

那人的臉上，掛着淡然的笑容，看到金元寶劈面飛了過來，絲毫也沒有吃驚的神色，只見他伸指，向前彈了出去，「拍」地一聲，正彈在那金元寶上。

他那一指，乃是自下而上彈出的，是以一彈中了金元寶，元寶便向上直飛了上去，他緩緩一笑，道：「在下非爲金銀而來。」

等他這一句話講完，彈上去的金元寶，又已落了下來，他再伸手一拍，「呼」地一聲，那金元寶又向着頭目，疾飛了過去。

頭目急忙伸手，將金元寶抓住，却不料他一抓住了金元寶在手，才覺出一股大力，湧了過來，身子一個坐不穩，向後便仰，尚幸他身手敏捷，又來得見機，就勢一個筋斗，自馬背上翻了下來。

他落地之後，不禁滿面通紅，道：「佩服！佩服！」

那人仍然微笑着，道：「不算什麼，我此來，只想見見三位寨主！」

那頭目收起了金元寶，道：「閣下要見三位寨主，請向前直行，我們不能擅離，尚祈見諒。」

那人一伸手，道：「請便！」

那頭目翻身上馬，手一揮，四匹駿馬，立時洒開蹄，又奔進了林子之中，轉眼之間，路上又靜得出奇，就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。只有那支響箭，還留在路中，那人策着馬，繞過了響箭，繼續向前去。

他才行出了三五丈，便聽得另一陣輕微的哨子聲，自林中傳了出來，他循聲看去，只見三頭信鴿，自林中飛出，直向前飛了過去。

那人又是微微一笑，他知道，那是剛才退回林去的那四個人，發出信號，去通知前面的人了。

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他也知道，自己貿然前來，要見到飛龍寨的三位寨主，並不是容易的事，但是他却極有信心可以見得到他們三人！

他的心中，早已擬好了一整套的計劃，這一整套的計劃，必需在見到了飛龍寨的三位寨主之後，才能逐漸實行！

而當他的計劃，逐步實行之後……

那人想到了這裏，不由自主，笑了起來。

那人的容貌，十分端正，威嚴，可是當他笑起來的時候，他臉上浮現的那種笑容，却和他嚴肅端正的容貌，看來不怎麼相稱，總叫人覺得有點奸詐的味道。

那三隻信鴿，去勢自然比馬兒快得多，很快就飛出了兩三里，那地方，林子已到了盡頭，兩面全是峭壁，在峭壁之間，是兩丈來寬的山路。

也就在山路的口子上，裝着兩扇鐵門，那鐵門足有三丈來高，鐵枝排成方格形，每一根鐵枝，都有手臂粗細，不論是打直或是打橫的鐵枝上，全是密密的尖刺，在陽光下閃閃生光。

那些尖刺，約有三四寸長，鋒銳無比，叫人看了，就禁不住心頭生寒！

鴿子飛過了鐵門，在鐵門之後，有十來個嘍囉守着，另一個頭目，抬起手來，鴿子停在他的手臂之上，他自一隻鴿子的腳下竹筒中，取出一卷紙來，展開了，看了一看，向各嘍囉做了一個手勢，道：「有人來了，來人不明來歷，甚是棘手，却要小心！」

一個小頭目笑道：「韃子兵成千上萬的攻來，也攻不破這鐵門，却怕怎地？」

那頭目瞪了他一眼，而就在這時，已經可以聽到，馬蹄聲不急不徐，傳了過來。

馬蹄聲越傳越近，轉眼之間，已可以看到一人一騎，來到離鐵門，不過十來丈外了，又一眨間，來人已經到了鐵門之前。

那頭目揚聲喝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那人在鐵門之前，約七八尺處勒停了馬，道：「在下姓洪，名威，特來拜見三位寨主，請閣下通報！」

那頭目揚着臉，道：「咱也不識字，什麼紅，什麼威，你可有名帖麼？」

洪威道：「未曾帶有名帖！」

那頭目的樣子，更是愛理不理，道：「連名帖也沒有，如何替你通報？」

洪威雙眉，向上一揚，一側頭間，烱烱目光，在路旁一塊碑形大石上，畧停了一停，道：「那好辦！」

只見他身形一縱，已自馬上，一翻而下，身形極其靈巧，他自馬上翻了下來，大踏步向前走去，到了那塊碑形大石之前，一伸手，握住了石塊。

這時，在鐵門後的頭目，嘍囉，都以十分好奇的眼光，望定了洪威，也不知洪威來到了大石之前

，是想作什麼。只見洪威握住了大石，畧一運氣，五指一緊，手臂向上，陡地一振。

那塊大石，少說也有兩百來斤重，還有一小半，是埋在土中，可是洪威手臂一振間，那塊大石，竟已被他的左手，硬生生地提了起來！

這一下，令得鐵門後的頭目，嘍囉，盡皆咋舌不已，那頭目禁不住道：「好氣力！」

洪威却若無其事，只見他左手提着大石，右腕突然翻了一翻，只聽得「錚」地一聲響，他的手中，已經多了一柄極其鋒銳的短劍。

他的短劍，本來是佩在小臂之上的，劍柄連他的手腕，相去也不是太遠，只要一曲手，就可以抓到劍柄。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下，要抓住劍柄容易，想要將劍掣出鞘來，却並非易事。

但是洪威的出手極快，只見他一曲手間，劍已到了手中，劍光閃耀，他是如何掣劍在手的，那頭目和嘍囉，根本未曾看得清。

洪威一掣劍在手，就在那碑形大石，平整的一面，刻將起來，剎那之間，只聽得「刷刷」之聲，不絕於耳，石屑四濺，間中還有一串串的火星，爆了出來，一剎間，便已在石上，刻了一行字，「淮陰洪威拜見」，他一刻完，一揚手，就將短劍拋上了半空。

當洪威將短劍拋上半空之際，他並不抬頭向空中的短劍望去，只是側着頭，打量着大石上的那六個字，像是在端詳這六個字是否刻得好。

那柄短劍，飛高了一丈五六，便落了下來，也就在那柄短劍，開始下落之際，洪威伸出了右臂，曲起了小臂，手向着上面。

直到這時，他眼睛仍然望着那塊大石，可是，短劍落了下來，却是不偏不倚，分毫不差，「錚」地一聲響，恰好插進了鞘中！

這一手絕技，簡直將在鐵門後的那些人，看得呆了！

也就在這時，洪威已轉過身來，笑道：「名帖在此，請接住了！」

那頭目聽得洪威如此說法，不禁大吃了一驚，但是他心中還在想，鐵門如此之高，只要自己不開鐵門，對方一定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。

可是，就在那頭目如此想之際，只見洪威左手一揚，那塊少說也有兩百來斤重的大石，挾着呼呼勁風，竟向上直飛了起來。

那塊大石，飛過了鐵門，落了下來，嚇得鐵門後的那些人，一起後退，「蓬」地一聲，大石落在鐵門之後，陷入土中，也足有半尺來深，洪威指着那塊大石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名帖已有了，閣下還不去通報麼？」

那頭目狼狽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那頭目轉身就走，洪威笑道：「且慢，既去通報，爲何不帶名帖？」

那頭目站住了身，神色尷尬之極，上山的路還遠，這塊兩百來斤的大石，他不是抗不動，但是抗到三位寨主跟前，也就夠瞧的了。

可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，他又决無就此罷休之理，是以他乾笑着，道：「我倒忘了！」

他硬着頭皮，來到了大石之前，先將大石豎直，然後，雙手抱着，用力將那塊大石，抱了起來，放在肩頭上，道：「閣下稍待。」

洪威微笑着，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在這裏等！」

他背負雙手，慢慢向側邊踱了開去，來到了一塊大石之旁，坐了下來，雙手抱膝，樣子看來，十分優閒。

而在鐵門後的那十幾個嘍囉，却是緊張非常，他們已經看出，來人的武功極高，要是寨主還未下山，便被他過了鐵門，那可吃罪不起，是以人人都按住了刀柄，全神貫注，望定了洪威。

那頭目抗着那塊大石，奔出了一里許，已是氣喘如牛，他將大石放了下來，畧停了一停，只見前面峭壁之後，兩騎馳了出來。

自峭壁後轉出來的，自然也是飛龍寨的人馬，那兩個人看到了那頭目，便笑道：「什麼事如此狼狽？」

那頭目一面抹着汗，一面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好，快將馬讓給我，我有要事，去見寨主！」

那兩個人來到了近前，一起翻身下馬，看到了碑上所刻的六個字，也是齊齊一驚，道：「這人現在何處？」

那頭目道：「就在頭度鐵閘之外！」

那兩人道：「來，快上馬！」

其中一個，翻身下了馬，和頭目合力將大石抱上馬鞍，另一人也下了馬，將馬讓給了頭目，那頭目騎着一匹馬，牽着一匹馬，向前馳去。

不多久，山路越來越是陡峭，也越來越狹，又過了些時，只見豁然開朗，眼前是一個大石坪。到了這大石坪，那面漢字旗，也近在眼前了！

那頭目策着馬，直來到了寨門之前，大聲嚷叫道：「快開寨門。」

守在寨門前的嘍囉，早已推開了寨門來，那頭目直衝了進去，在頭廳之前，停了下來，翻身下馬，在另一匹馬的馬背之上，將那塊大石，抱了下來，走上石階，到了頭廳之中。

這時，早已有人報了進去，飛龍寨的二寨主，雙刀貝奮，帶着兩個頭目，自後面轉了出來，貝奮

一出來，看到那頭目抱着一塊大石，正在喘着氣，神色又十分緊張，他不禁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那頭目看到了貝奮，才算是鬆了一口氣，忙道：「二寨主，有人來訪寨！」

貝奮雙目一揚，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那頭目手一鬆，將那大石拋向地上，道：「他將姓名刻在這塊大石之上，說是權充名帖！」

貝奮向那塊大石望了一眼，「哦」地一聲，走向前去，那塊大石在落地之際，刻着字的一面，恰好向着下面，貝奮來到大石之前，伸足一挑，便將大石，翻了轉來，他一看到大石上所刻的六個字，心中便是一凜，失聲道：「洪威！倒是久仰此人的大名！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抬起頭來，道：「這人在何處？」

那頭目已經定下神來，道：「現在大鐵門外相候，看他的來勢，像是不懷惡意！」

貝奮「哼」地一聲冷笑，又向那塊大石瞟了一眼，道：「不懷惡意？分明是掂我們的斤兩來了，我到大鐵門前去看看，你去告知大寨主，三寨主，叫他們好作準備，替我備馬！」

貝奮高聲一叫，立時就有兩個頭目，奔了出去，飛龍寨中，號令最嚴，片刻之間，便聽得外面，有馬嘶之聲，貝奮撩起袍角，大踏步走了出去，翻身上馬，順着山路，潑剌剌地奔了下去。

坐在大鐵門的洪威，一直抱膝望着天，直到聽到了蹄聲，他才緩緩站了起來，這時候，貝奮也已馳到了近前，馬兒還在向前急馳着，貝奮身子一橫，已自馬背之上，直跳了下來，手一摔，將韁繩摔給了一個迎向前來的小嘍囉，他自己身形一個起伏，已到了鐵門之前。

隔着鐵門，貝奮和洪威兩人，相距不過六七尺，雙方全都不出聲，只是打量着對方。

貝奮生得短小精悍，一臉英悍之氣，洪威長身玉立，貌相端莊，貝奮看了，心中先是喝了一聲采，他緩緩地說道：「洪朋友到訪，實是敝寨之幸，請！」

他口中說着「請」，自然是請洪威進大鐵門來了。可是，他却也只是說了一個「請」字，一點動作也沒有。在他身後的兩列嘍囉，也都只是神色緊張地，直挺挺地站着，一點表示也沒有！

洪威看到了這種情形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這位定是飛龍寨的二寨主了！」

貝奮道：「不敢，在下姓貝，名奮。久仰洪朋友大名，大哥和三弟，在寨中一定也急於與洪朋友見面，請洪朋友上山好說話！」

這一次，貝奮話說得更明白了，可是在他身後的那些小嘍囉，仍然站立着，一動也不動，只有一個人向前走出了兩步，站立在門柱之旁。

在那門柱上，有凸出的三根鐵桿，那小嘍囉站到了門柱之旁，一動不動，那兩扇大鐵門，仍然紋絲不動地關着，陽光射在鐵門上銳利的尖刺上，發出閃閃的光芒來。

洪威淡然一笑，道：「二寨主，可是要在下獻醜麼？」

貝奮也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敢，正想開開眼界，欣賞洪朋友的神技！」

這兩人所講的話，雖然聽來還都很客氣，但是兩句話一出口，氣氛却已十分緊張，貝奮已聲明了不肯開門，而要洪威自己憑本領越過這兩扇大鐵門了！

洪威早知道，自己和飛龍寨的三位寨主，素無淵源，江湖上風波險惡，自己隻身前來，對方不能不防，要見到三位寨主，並非易事，若不顯些眞才實學，對方自然不會將自己放在眼中！

是以這時，他心中並不氣惱，因爲那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他臉上掛着淡然謙雅的微笑，後退了兩步，抬頭打量那兩扇鐵門。

那兩扇鐵門，足足有兩丈五六高，除了門頂上的橫樑之外，另有兩道橫樑，一根離地丈許，而另一根，離地一丈六七，那兩根橫樑，十分粗大，看來內中，另有乾坤，但洪威却無法知道那是什麼的埋伏。

洪威知道，元軍數度遣大軍攻飛龍寨，但就是未能衝過這道鐵門，自己一個人，是不是能越得過去，當眞還有疑問，旁的不說，單說門上的那些尖刺，銳利無匹，密密麻麻，想要立足在門上，已然不是易事！

洪威在抬頭打量那兩扇鐵門，心中在轉着念，耳際却聽得貝奮發出一聲聲的乾笑聲來，洪威看了半盞茶時，陡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多有得罪！」

他一個「罪」字才出口，身形突然斜斜向上，拔了起來，拔高七八尺，雙手一伸，已握住了兩根尖刺，雙足也踏在尖刺之上。

那尖刺只不過幾寸長短，洪威的雙手握住了尖刺的尖端，雙足抵在刺身之上，其餘的尖刺，便幾乎要刺中他的身上，而且，他的身子，離鐵門也只不過幾寸，就像是貼在鐵門上一樣。

洪威一穩住了身形，就抬起頭來，向上看去，他是在估計，如果貼着鐵門，再向上拔起，是不是可以一下就越過鐵門！

可是，也就在洪威才一抬頭的那一剎間，貝奮

一打手勢，那早已站在門柱之旁的小嘍囉，用力按下一根鐵桿，只聽得在洪威頭上的那根粗大的橫樑，發出了一陣軋軋的聲響，轉動了一半，緊接着，一陣密如聯珠的「拍拍」之聲過處，在那橫樑之上，彈出了數十柄利刃來！

那數十柄利刃，每柄都有五尺來長，兩面鋒刃，雪也似亮，每柄之間，相隔不到一尺，人無論如何，無法在兩柄利刃之間穿過去！

而那數十柄利刃，排在洪威的頭頂之上，已將洪威的去路，完全止住！

洪威一看到這等情形，心中不禁向下一沉道：「原來飛龍寨並不好客！」

貝奮在鐵門之內，「哈哈」大笑，道：「洪朋友見諒，須知江湖上，每有浪得虛名之士，前來胡纏，寨中事務繁忙，難以一一應付，是以才如此，若是不說明，反倒以爲我們小器了！」

洪威的身子，仍然貼在鐵門之上，等貝奮的話講完後，他才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好一個浪得虛名！」

他一句話出口，身子突然一仰，就在他身子向後一仰之際，他雙足在尖刺之上，抵了一抵，借那一抵之力，身形倒斜着，雙腳向上拔了起來，雙手一伸，已揑住了兩柄利刃的刀尖！

這一次，他揑住了兩柄利刃的刀尖，雙足再也沒有可以借力之處，身子就憑着四指揑住了刀尖的力量，懸在半空之中，可是他的雙臂，却仍然平伸着，可知他指上之力，是何等雄渾！

貝奮雖然不知洪威的來意，是敵是友，還難以判斷，但是一看到洪威露了這一手，也不禁大聲喝了一下采，道：「洪朋友小心，上面還有機關！」

貝奮在這當口，出言提醒了洪威一句，自然是心中已有了惺惺相惜之意。

洪威淡然一笑，道：「多謝提點！」

只見洪威的身子，突然向上一縱，就在他身子向上一縱間，雙手一鬆，整個人一縮，一個倒栽跟刜，凌空翻了起來，翻過了利刃，緊接着，身子一挺，又向鐵門，靠了過來！

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，貝奮的手突然揚起，門柱旁的那小嘍囉，又按下了第二枝鐵桿。

在洪威上面的第二根橫樑，倏地翻轉，只聽得「錚錚錚」一陣響，一張鐵綫編成的大網，凌空撒了下來！

這時，洪威的身子才翻了起來，翻過了那一排利刃，貼近鐵門，身還在半空之中，那鐵綫大網，當頭撒了下來，看來他是非被罩在網中不可的了！

可是洪威的身形變化，也來得眞快，就在那一剎間，他右足自下而上，疾踢而出，避開了尖刺的尖端，踢在尖刺之上。

那一踢的力道，着實不輕，「拍拍」兩聲響，已將兩根尖刺踢斷，而他的身子，也藉着那一踢之力，向外直彈了開去！

鐵綫大網向下撒下來的勢子，何等之快，洪威的身子，才一向外，彈了出去，便已避開了鐵綫大網，他手一探，反倒將網抓住！

洪威一伸手抓住了網，再要向上攀去，可以說再容易也沒有了，只見他身形縱動，轉眼之間，便已到了門樑之上，也就在那時，那小嘍囉又按下了第三枝鐵桿，在門樑之上，「嗖嗖」連聲，已射出許多利箭來。

但是洪威既然已經闖過了那兩關，這一關，却再也難不到他了！

利箭才一射出，他身形一縱，早已向下，落了下來，越過了鐵門，他雙足落地，轉過身來，向貝奮一拱手，道：「二寨——」

却不料他下面一個「主」字，尚未出口，貝奮雙臂一振，「鏘鏘」兩聲響，雙刀已然出鞘，大喝一聲，道：「接我一招！」

他一面出聲大喝，一面雙刀，帶起「呼呼」的刀風，早已疾砍而出！

洪威連腳跟都未曾站穩，貝奮便突然進攻，雖然說他在雙刀砍出之前，曾大喝了一聲，但究竟有失光明磊落，洪威的身子，陡地向後一仰，雪亮的雙刀，離他的面門，已不過尺許了！

可是，洪威雙腕一翻，兩柄短劍，也已到了他的手中，電光石火之間，只聽得「錚錚」兩聲響，刀劍相交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，將貝奮的那一招，架了開去。

貝奮究竟也是一條漢子，他焉有不知道自己這一招，攻得實在不十分光彩之理，一擊不中，若是再攻下去，那未免變成潑皮了！

是以他一和洪威的雙劍相交，雙臂一縮，身形後退，便已撤招，可是就在此際，只聽得洪威大喝一聲，道：「也接我一招！」

只見洪威雙劍互握，身子突然急速地旋轉起來，直向貝奮欺了過去。

在洪威向貝奮欺過去之際，他身形轉得快絕無倫，在他手上的兩柄短劍，幻成了兩股精虹，貝奮在那剎間，只覺得眼花繚亂，一時之間，不知如何招架才好，只得雙刀，匆忙向前砍出。

可是，等到貝奮的雙刀，向前砍出之際，洪威的身子一閃，早在他的左側，轉了過去，緊接着，洪威的身子旋轉着，繞過了貝奮的背後，又自貝奮的左側，轉了回來，轉到了貝奮的身前。

在那一剎間，貝奮也連發了三四刀，左右，前後砍去。

但是洪威的身子，轉得實在太快，一點也未曾砍中他，洪威一回到貝奮身前，便身形一凝。

那時，貝奮也收住了刀勢，凝立不動。

洪威雙臂一振，將兩柄短劍，拋向半空，緊接着，曲起了前臂，令得在袖上的劍鞘鞘口向上，兩柄短劍，落了下來，「錚錚」兩聲響，恰好落入劍鞘之中！

在一旁的小嘍囉，只看到兩人過招，刀光劍影，快絕無倫，而忽然之間，洪威已收了雙劍，他們根本沒有看出，誰勝誰負，只是喝起采聲來。

可是他們的喝采聲，只喝到一半，便突然之間，人人都住了口！

因爲那時，貝奮也已還刀入鞘，慢慢轉過身來，站在鐵門前的衆小嘍囉，這時才看到，他們二寨主的背後衣服，已打横被劃開了兩道尺許長的裂痕，直見到背肉，可是除了衣服破裂之外，却又絲毫未曾損傷！

各小嘍囉剛才喝采，還以爲是他們的二寨主，和洪威各出了一招，不分勝負，而雙方的動作，又快到了極點，是以才喝起采來的。

直到貝奮轉過身來，他們看到了貝奮背上衣服上的裂痕，他們才知道剛才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，雙方雖然只過了一招，但是洪威却已佔了絕對的上風，若不是他劍下留情，貝奮早已一命嗚呼了，在那樣的情形下，他們如何還喝得出采來？

只見貝奮轉過身來之後，面色由白而紅，由紅而白，變了幾次，在他的額上，滲出了老大的汗珠來。

當洪威在他的背後掠過之際，他只覺得背後陡地一凉，貝奮也是武功極有根底的高手，他自然也已知道，對方在一招之間，已然得手，一時之間，他幾乎難以明白自己是生是死！

足足呆立了半盞茶時，他一直覺得背後凉颼颼地，這才知道，對方的雙劍，只是劃破了自己的衣服，並未傷及自己的皮肉！

貝奮在那一剎間，實是又驚又喜，心中又帶着幾分慚愧，當他抬頭向洪威望去時，只見洪威只是面帶微笑，神定氣閒地站着，絲毫也沒有一招獲勝，便是驕氣逼人之態，貝奮的心中，更是佩服。

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拱手道：「洪大俠劍下留情，在下銘感五中！」

洪威微笑道：「二寨主說哪裏話來，在下遠來是客，只求見到三位寨主，有要事相商，不知二寨主是否肯引見大寨主三寨主？」

貝奮也不說話，只是揚起了手，早已有人牽了馬過來。

兩匹馬牽到了近前，貝奮向洪威一揚手，道：「請！」

洪威也不再客氣，身形微微一縱，上了馬背，貝奮跟着也上了馬，兩匹馬蹄兒撒開，順着山路，潑刺刺地跑了開去。

這時，在山寨的頭廳之中，飛龍寨的大寨主龍麟，三寨主陳英羣也早已得了頭目的報告，自後寨來到了頭廳之上。

他們一到了頭廳，就看到青磚地上的那塊大石，龍麟大踏步走向前，他是一個身形魁梧，一臉豪意的彪形大漢，與龍麟相比，三寨主陳英羣，倒有點像是文弱書生，但是陳英羣的年紀雖然輕，英氣勃勃，倒也另有一股懾人的神態。

龍麟一來到了大石之前，低頭一看，一字一頓地念道：「淮陰洪威！」

他唸了一聲之後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三弟，這姓洪的在江湖上頗有名望，我雖然未曾見過，但是聽江湖朋友提起，都着實稱他是一條好漢！」

陳英羣也來到了大石之前，他望着那塊大石，徐徐地道：「天下有的是浪得虛名之人！」

龍麟笑道：「三弟，照你這樣說，反是聲名壞的人，倒是好人了？」

陳英羣也笑着，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大哥，這話也很難說，你看這姓洪的，以石爲帖，分明是存心炫耀，如果眞是才智之士，以誠待人，不會做那樣的事。」

龍麟畧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他若不是如此，只怕我們也不會見他。三弟，你看他此來何意？」

陳英羣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可難說得很，大哥，前兩天，聞說脫脫丞相率領大軍，已破了在徐州高竪義旗的李二，接下來，只怕就是對付我們飛龍寨了！」

龍麟「呵呵」大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三弟，你疑心也太重了，這姓洪的能得江湖朋友的尊重，若說他是脫脫的細作，我却不信！」

陳英羣道：「大哥，我可曾說他是元軍的細作？我的意思是，飛龍寨高竪漢字旗，元軍新破李二，其勢正銳，我們處境十分微妙，却要小心些！」

龍麟點頭道：「那自然是，但飛龍寨據險而守，元軍不是沒有吃過虧！」

陳英羣一張口，看來還想說什麼，但是他的話還未曾出口，就看到一個小嘍囉，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，道：「二寨主和一個陌生人，已快到了！」

陳英羣和龍麟兩人，互相對望了一眼，心中盡皆一凛！

陳英羣和龍麟兩人，自然知道在山路口，有兩座機關重重的大鐵門防守着，那兩座大鐵門，乃是陳英羣聯合了西域巧匠，歷兩載方始製成的。他們更知道，一個人單槍匹馬前來，要過這兩座鐵門，絕非容易之事！

但是小頭目來報，却說貝奮和一個陌生人已然馳上山來，那個陌生人，自然就是洪威，貝奮斷無打開鐵門，放人進來之理，可知洪威是自己憑本領越過那兩座鐵門的了，由此也可知其人武功之高。

而洪威的來意如何，他們又一無所知，是以心頭難免發凛，兩人畧一呆間，已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傳了過來，轉眼之間，馬蹄聲已到了近前，兩匹駿馬，並轡馳到，一到了廳前的石階之前，馬上兩人，翻身下馬，一個正是短小精悍的貝奮，另一個長身玉立，氣度雍容，面帶微笑，使人一看，便有一股親切之感的，陳英羣和龍麟兩人，雖未見過，但也可想而知，那就是突如其來，來意不明的洪威了！

貝奮一下了馬，便大踏步走向前來，洪威不急不徐，跟在貝奮的身後。

貝奮人還在石階上，便大聲叫道：「大哥，三弟，快來見見洪朋友！」

貝奮一面嚷叫着，一面已走進了頭廳，洪威隨即跟了進來。貝奮一進來，陳英羣便向貝奮使了一個眼色，陳英羣的意思是問：你和此人打交道的經過是如何？

貝奮和陳英羣相處多年，自然明白陳英羣的意思，貝奮的心中，對洪威已是佩服之極，是以也絕不隱瞞，道：「大哥，三弟，你們看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轉過身來，他背後衣服的裂痕如此之大，一轉過身來，陳英羣和龍麟兩人，焉有看不到之理，兩人一見，齊齊嚇了一跳，他們乃是何等見識之士，自然一看就看出，當貝奮背後的衣服，被劃開兩道口子之際，他等於在鬼門關之前，打了一個轉兒！

龍麟首先吸了一口氣，貝奮已指着洪威道：「洪朋友大顯身手，過了鐵門，我趁機進攻，却不料洪朋友一還手，一招之間，我就出了醜啦！」

要知道武林中人，性命相拚，落敗之後，每每引爲奇恥大辱，誓志報復，像貝奮那樣，輸了之後，並不隱瞞，還侃侃而談，那表示他心中對洪威，已是佩服之極，不然是萬不肯如此說的！

龍麟忙向洪威拱手，道：「洪朋友請坐，莫笑我們小器，多謝你對二弟手下留情！」

陳英羣望着貝奮背後衣服上的裂痕，道：「洪朋友，你佔先的這一招，可就是江湖上盛道，閣下的雙劍絕招急轉風麼？」

洪威仍然面帶微笑，道：「雕虫小技，何足稱道！」

陳英羣倏地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洪朋友，你此來何意？」

陳英羣的話，頗有咄咄逼人之意，大廳之中，一時之間，氣氛登時又緊張了起來。但是洪威仍是神定氣閒，道：「特來結識三位寨主！」

陳英羣立時又道：「閣下若具誠意而來，就不該如此出言不誠，你這一招急轉風，天下皆知，何以竟將之說成雕虫小技？」

陳英羣的這一句話，逼人更甚，貝奮在一旁空着急，龍麟則望着洪威，要看洪威如何應付。這場面，看來確然十分尷尬！

但是洪威却若無其事，「呵呵」一笑，道：「三寨主，你責問得好，然而我初與三位見面，總不成一開口，就說自己武藝超羣，天下無敵！」

本來看來是極難回答的一個問題，極難處理的一個局面，然而洪威一開口，輕描淡寫地幾句話一說，却又登時輕鬆了下來。

龍麟和貝奮兩人，首先跟着「哈哈」一笑，連陳英羣想了一想，也覺得自己有點過份，他也跟着笑道：「倒是我失言了！」

洪威一點也沒有惱怒之意，道：「不打緊，我正喜歡閣下那樣的爽直漢子！」

龍麟一面打着哈哈，一面指着地上的那塊大石，道：「閣下這個名帖，倒特別得很！」

洪威道：「實是爭出無奈，大寨主莫怪！」

龍麟陡地踏前了一步，大聲喝道：「讓我來獻醜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手臂陡地一振，只聽得「錚」地一聲響，一口厚背闊刃的龍鱗刀，已然出鞘，那柄刀，刀身之上，全是又細又密，精鋼打就，一層一層的鱗片，藍殷殷地，泛着奪目的光彩，而在刀鋒處，却又是雪也似亮，望了令人心頭生寒，一望而知，是一口鋒利之極的好刀！

龍麟一掣刀在手，身形畧矮，足尖一挑，挑向那塊大石，只聽得「呼」地一聲響，那塊大石，已被他挑得直飛了上去。

大石一飛到了半空之中，龍麟又是一聲大喝，身形跟着拔起，他身在半空之中，揮刀便砍向大石，只見藍光閃耀，一聲巨響，大石已被齊中砍斷！

那塊大石，在半空之中，被齊中砍成了兩截，龍麟的身子，立時向後一翻，翻了開去，大石落了下來，只聽得陳英羣一聲長嘯，「錚」地一聲，已振臂出劍，電光石火之間，只見劍光閃耀，「拍拍」兩聲響，斷成了兩截的大石，又被砍成了四塊！

陳英羣露了這一手，功力比起龍麟來，又要深了許多，因爲他手中兵刃，乃是一柄長劍，劍以輕靈爲主，和龍麟所用的龍鱗刀，力大勢沉，全然不同，而他居然也能將大石砍斷，可知他內力深厚。

而且，大石由一斷二易，由二斷四，再加上兩塊大石，分別落下，有先後之分，單是出手快捷這一點，也不是龍麟能及的了！

陳英羣一斷下大石，身形立時後退，他動作快絕，身形後退之際，大石還未落地，離地還有五六尺高下，貝奮喝采道：「三弟——」

可是貝奮下面「好劍法」三字，還未曾說出口，只聽得「叮叮」兩聲響，雪亮的劍光，接連閃動，洪威的身子，突然轉動，撲向那四塊斷石，也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，只聽得「叭叭」之聲不絕，石塊在洪威的四周圍，一塊一塊，飛了出來。

石塊在洪威的身邊飛了出來，有的撞在牆上，有的撞在柱上，有的撞折了椅子，竟一共飛出了八塊石塊，洪威才倏地收住了勢子。

在那剎間，龍麟，貝奮，陳英羣三人，實在看得呆了！洪威身形，旋轉飈急，他們根本未曾看清，他雙劍是如何出的手！

但是，飛出來的石塊，一共有八塊之多，却可以知道，他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，又將四塊石頭，各自齊中斷了開來，雖然說他使的，乃是雙劍，但是這出劍之快，却實在是驚世駭俗，匪夷所思！

洪威收住了勢子，雙腕一翻，已還劍入鞘，道：「三寨主，我雙手出劍，自然佔些便宜！」

陳英羣先是苦笑了一下，一個學武之人，看到別人的武功比自已高，而且高出那麼多，心中總有點不是味兒，但是他却是光明磊落的漢子，隨即道：「洪朋友，你劍術超羣，令人嘆服！」

龍麟雖然未曾說什麼，但是從他的神色來看，也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佩服，貝奮吸了一口氣，忙道：「洪朋友，請進內寨說話！」

洪威也不再客氣，跟着三人，一起走了進去。

當陳英群，龍麟，洪威三人，頭廳較技之際，飛龍寨的不少頭目，嘍囉，在一旁都看到，看得他們，盡皆矯舌不下，在他們四人，走進內寨之後，一個頭目，拔步飛奔，奔向寨後。

在飛龍寨之後，是聳天的峭壁，三面環抱，在峭壁之下，却是一個石坪。

那石坪約有畝許大小，那個小頭目自後寨奔出，來到了石坪上，立時站定，只見石坪正中，站着一個妙齡少女，手中提着一條軟鞭，那條軟鞭，不過手指粗細，鞭身之上，纏着金絲，閃閃生光，鞭梢上，却是一個精鋼打就的龍頭，兩隻龍角，極其鋒銳。

在那少女的對面，站着一個使女，手中提着一隻竹簍子，只聽得那少女發出了一聲嬌叱，那使女打開了竹簍，用力向上，揚了一揚，自那竹簍之中，立時撲騰出八隻蝙蝠來。

那八隻蝙蝠在半空中亂撲亂飛，那少女吸了一口氣，手背突然揚起，軟鞭抖動，剎那之間，只見精光閃動，鞭影縱橫，她俏生生的身形，隨着轉動，在半空中飛騰的蝙蝠，一隻接一隻，落了下來。

等到那少女一招使老，收鞭凝立時，地上已躺了七隻被軟鞭擊中的蝙蝠，只有一頭，高振雙翅，飛進了林木之中，那少女抬起頭來，望着那頭蝙蝠，頓着足，道：「還是逃走了一頭！」

那使女笑道：「小姐，前兩個月，你一鞭只能擊下五頭蝙蝠，現在已可擊下七頭之多了！」

那少女聽了，臉上也不禁現出了得意的神色來，她一轉頭，看到了在一邊的那個小頭目，雙眉略揚，問道：「你來作什麼？」

那小頭目忙道：「小姐，來了一個姓洪的人，他使雙劍，武功極高，連三位寨主，都不是他的敵手！」

那少女陡地一驚，立時喝道：「你早怎麼不說，他們三人，可有受傷？」

那小頭目心知自已話說得不明白，是以聽的人生了誤會，是以忙又道：「小姐，那人似乎並沒有惡意，大寨主已請他到書齋去講話了。」

那少女吁了一口氣，一抖手，將軟鞭盤在腰際，道：「我去看看！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已向前走去，前來報信的那小頭目，忙跟在她的身後，他們進了山寨，穿過了一個院子，才進了月洞門，就聽到了洪威的聲音。

洪威的聲音，聽來十分嘹亮，雄壯，那少女一聽到洪威的聲音，便加快了腳步，直來到了門口，到了門口，洪威講的話，聽得更清楚了，只聽得洪威的聲音，顯得十分激動，正在大聲說道：「聚居山頭，只不過是草莽英雄，和成大業的人，怎能相比？」

接着，便是大寨主龍麟的聲音，道：「那麼，依洪兄之見，該當如何？」

洪威大聲道：「依我之見，飛龍寨已有如此實力，就不該以佔山爲志向，該效法淮北郭子興，江北張士誠，登高疾呼，高舉義旗，逐鹿中原，天下未始不可爲我們所得，帝王將相，又豈有種？」

那少女聽到了這裏，秀眉倏地一揚，一伸手，推開了門，道：「好大的口氣！」

她推開了門，就看到了三位寨主，和一個身形雄偉的男人，一起坐着，那男人正背對着門，也就

在推門走進去時，那男人轉過了身來，只見他氣度軒昂，神采非凡，雙目炯炯有神，另有一股自然的威嚴。

那少女知道，這人就是那位不速之客了，而洪威却還不知道那少女是什麼人，只不過洪威人極聰明，一看那少女推門直入，便知道她和三位寨主的關係，一定非比尋常，是以他一轉過頭來，便一聲長笑，道：「舜何人也，禹何人也，有志者，皆若是！」

那少女推門進來，便責他說話，好大的口氣，但是洪威引了一句四書，便將那少女的話，全擋了回去，那少女呆了一呆，也無法再說下去了！

龍麟身子一挺，站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妹妹，你來得正好，快來見見這位洪大哥！古人常說，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到今日才明白原來眞有其事！」

洪威也站了起來，他一站起，更顯得他雄偉挺拔，非同凡响，貝奮指着那少女，道：「洪兄，這是大哥的妹妹，龍珠兒龍姑娘！」

洪威「哦」地一聲，和龍珠兒行了禮，龍麟滿面皆是興奮之色，道：「洪兄說得對，我們佔山爲王，只是草莽好漢，方今天下大亂，何不攻城掠池，自立爲王？我想，飛龍寨若要成大業，還需由洪兄出來主其事，不知洪兄是否肯當此重任！」

洪威道：「飛龍寨是三位創下的基業，我怎可掠美！」

貝奮在旁揚聲道：「洪兄這樣說，未免太見外了！」

龍麟揮着手，叫道：「來人，大開忠義堂，洪兄，我們四人結義，你可嫌棄我們？」

洪威在聽得龍麟大聲吩咐，大開忠義堂之際，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他早就知道，自已到飛龍寨來，最難的是要能見到三位寨主。至於在見到了三位寨主之後，他知道，憑他的儀表、口才，要說動豪爽，坦直，絕無機心的江湖豪傑，就並不是什麼難事了。

如今，事情正照他的計劃，在迅速地發展着，洪威的心中，自然高興，他神色莊重，望着龍麟，又望着貝奮，只見他們兩人的神情，都表露出了對他的衷心悅服，然而，當他望向陳英羣之際，他却呆了一呆。

陳英羣是三人中最年輕的一個，然而洪威也早已看出，在三人之中，不但武功最高的是陳英羣，而且見識也以陳英羣爲最高。

這時，陳英羣雙眉緊蹙，並不出聲，看他的樣子，像是對自已心中頗有猜忌。

洪威的心思，何等靈敏，只是一瞥之間，他便已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龍寨主，這事情，不妨從長計議，又何必急在一時？」

龍麟却是直性漢子，一聽得洪威那麼說，大聲道：「既然決定要做，又何必從長計議？」

洪威笑而不答，却只用眼角望定陳英羣，陳英羣只是坐着，雙眉緊蹙着，並不望向洪威，只見他忽然之間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大哥，二哥，請跟我來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也不向洪威打一個招呼，就逕自向外，走了出去。

龍麟和貝奮兩人，看到了這等情形，都是一呆，洪威却若無其事，微笑着，道：「兩位請便。」

龍麟忙道：「我這三弟，是聰明人，他必有要事，洪兄請諒！」

龍麟說着，也和貝奮，一起走了出去，陳英羣在前，兩人在後，轉眼之間，便已到了院子的假山石下，龍麟道：「三弟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

陳英羣站定了身子，道：「大哥，你要我們與洪威結義，奉他爲首？」

龍麟道：「正是，天幸我們能結識這樣文武全材的英雄人物，怎可錯過這樣的良機，三弟，莫非你不願意？」

陳英羣道：「不過我看他華而不實，雄辯滔滔，只怕他日後——」

陳英羣話還未講完，貝奮已然道：「我們歃血爲盟，他必然會罰下毒誓的，不怕他會起異心！」

陳英羣又猶豫了片刻，才道：「既然你們全願意，我自然無異議！」

龍麟高興地笑着，拍着陳英羣的肩頭，三人又一起回到了書齋之中，洪威正在高談濶論，龍珠兒則在用心傾聽着，從龍珠兒的神情看來，她也已全然被洪威的話所吸引，對洪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！

陳英羣等三人一進來，洪威就站了起來，道：「三位來得正好，洪某就此告辭。」

龍麟吃了一驚，愕然道：「洪兄，這是什麼話，我已吩咐人準備香燭，大開忠義堂，我們四人，歃血爲盟了，如何忽然要走？」

洪威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君子相交，在於至誠，若是相互之間，有猜忌之心，又怎能成至交，立大業？」

龍麟和貝奮兩人一聽，立時向陳英羣望了過去，在他們兩人的目光之中，頗有譴責之意。陳英羣的心中，也不禁覺得歉然。

他仍然認爲洪威這人，有點華而不實，但同時，却也感到有點抱歉，因爲他剛才的行動，確然使人難堪，看來，這時非要他開口不可的了！

他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洪兄莫怪，洪兄隻身前來，初次見面，畧有思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」

洪威笑道：「三寨主說得是，正因爲如此，在下才要告辭！」

陳英羣踏前了一步，誠懇地道：「那大可不必了，小弟胡思亂想，原是一時淺見，忠義堂已開，洪大哥，請！」

陳英羣這一聲「洪大哥」一出口，洪威的雙眉，陡地向上一揚，**他**知道，陳英羣雖然曾一度反對，但是現在，事情已成定局了！

洪威首先伸出手去，和陳英羣握住了手，龍麟和貝奮兩人，都高興地笑了起來，就在這時，小頭目已奔了進來，道：「寨主，各站頭目，都已發出飛鴿傳書了！」

龍麟點頭道：「好，洪兄，請！」

洪威大踏步向外走去，龍麟，貝奮，陳英羣三人，跟在後面，洪威儀表出衆，這時，他心中高興，更是神采照人，龍珠兒望着他，芳心之中，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，那種感覺，是她從來也未曾有過的。

當他們四人，來到了忠義堂前的時候，寨中的嘍囉，早已列隊恭候，飛龍寨中，有數千壯丁，這一列開隊，人强馬壯，連龍麟等三人看在眼中，也覺得終老草莽，實在是太可惜了！

忠義堂上，香烟繚繞，洪威，龍麟，貝奮，陳英羣四人，圍着一張矮桌，跪着。

在忠義堂兩旁的廊下，大小頭目，約有百餘人，盡皆神情肅穆，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，龍珠兒站在一根大柱之下，也屏住了氣息。

不一會，兩個頭目，抬着一隻銅鼎，走了進來，放在矮桌之上，將掛在鼎角的一柄利刃，取了下來，雙手交給了龍麟。

龍麟接了利刃在手，大聲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弟子龍麟，今日與洪威，貝奮，陳英羣三人結義，歃血爲盟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若有異心，不得好死！」

他話一說完，捲起衣袖，利刃劃過，鮮血滴進了鼎中，混在鼎內的酒中。

龍麟滴了血，便將利刃遞給了貝奮，貝奮也照樣說了一遍，也滴了血，再將利刃，傳給了陳英羣，然後，才到了洪威的手中。

洪威神色莊肅，一樣說了一遍，當他說到「若有異心」之際，陳英羣便抬眼望定了他，只聽得洪威畧頓了一頓，便說道：「若有異心，五雷轟頂而亡！」

陳英羣聽得洪威罰了這樣的一個毒誓，心中也不禁放下了心來。

接着，四人輪流捧起銅鼎，各自喝着鼎中的酒，一人一口，直到喝完，才站了起來，兩廊下衆頭目，齊聲歡呼，四人一序齒，是洪威爲長，立時就改了稱呼。

飛龍寨在洪威來了之後，就似乎什麼都不同了，不到一個月，飛龍寨的人馬連番出擊，就攻下了縣城，其時，兵荒馬亂，他們也根本未曾和元軍見過，就佔了城池，幾千人一下子擴充到了過萬人。

飛龍寨的「漢」字旗，自山頂上移了下來，到處飄揚着，事情正如洪威所料一樣，登高一呼，應者上萬，他們四個人各盡所能，原來的嘍囉，也變成了征戰時的精兵，大半年之後，他們已連佔了好幾座大城，洪威自封爲飛龍大將軍，準備氣勢再盛時，就自立爲王。

那時候，龍麟，貝奮，陳英羣，也不再是寨主，而是將軍了，只不過飛龍寨的舊人，却還是沿用原來的稱呼，但是一律稱洪威爲大將軍。

洪威坐鎭在城中，將原來的一所巨宅，改稱爲大將軍府，那一天傍晚時分，在大將軍府的門外，來了一個身形瘦削，面色蠟黃的漢子。

那漢子疾馳而來，下了馬，大將軍府前，早有幾個守衞的士兵，迎了上去，橫戈將來人阻住，那來人四十上下年紀，一面的精悍之色，神態從容，抬頭望了大將軍府的正門一眼，道：「眞是氣象萬千！」

一個士兵沉聲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那人搖着手，現出一副十分興奮的神情來，道：「相煩通報大將軍，故人張作明到訪！」

一聽到是洪大將軍的故人，那幾個士兵倒也不敢怠慢，連忙後退了兩步，已有兩個士兵，轉身奔了進去，不一會，已聽得裏面一叠聲地叫請，一個中軍，迎了出來，道：「那一位是張先生？」

那中年人呵呵笑着，道：「洪大將軍高竪義旗，已是天下知名，居然不忘故舊，難得，難得！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早又有幾個中軍，打開了大門，將**他**迎了進去。大將軍府深邃宏寬，走了一進又一進，直來到了內廳堂，才聽到了洪威嘹亮的笑聲，那中年人一步跑了進去，便是一呆。

只見在那陳設華麗的廳堂上，除了洪威之外，另有兩個人在，一個高大，不怒而威，一望而知，是一員勇將，另一個雖是身形矮小，但是却是一面精悍之色，那中年人像是想不到除了洪威之外，還會有別人在，是以呆了一呆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該說甚麼才好。

而就在這時，洪威已經站了起來，「呵呵」大笑，道：「原來是你來了，來來，我替你引見引見

，這兩位是龍麟，貝奮，我的結義兄弟，這位是我的至交，姓張，名作明。多才多藝，曾在徐州義軍首領李二帳中爲參謀，只可惜李二剛愎自用，不聽**他**的勸告，以致脫脫大軍一到，便自烟消瓦散！」

洪威這一番介紹，龍麟和貝奮兩人聽了，也不禁肅然起敬，因爲天下義軍雖多，但勢力大的，却沒有幾股，徐州李二，正是其中的一股。李二雖然敗在元朝的脫脫丞相大兵之下，但是同聲連氣，一提起來，各路義軍，對**他**還是十分尊敬的。

龍麟和貝奮忙站起讓座，張作明客氣了幾句，坐了下來，四人閒談了片刻，龍麟和貝奮更覺得張作明的胸中，大有經緯，更是欽佩。

不一會，龍麟和貝奮就一起告辭，要領着軍隊，到城外巡視，洪威也不挽留，一送走了**他**們兩人之後，張作明四覷無人便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洪大哥，你這算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洪威却笑而不答，只是望定了張作明。像是根本不知道張作明那樣說，是甚麼意思一樣。張作明現出了十分焦急的神色來，道：「可是此處說話不方便？」

洪威笑得很是自負，道：「我就是此間主人，何不便之有？」

張作明道：「那就好了，脫脫丞相有密函在此，請你自己拆閱！」

張作明一面說，一面扯開了他的外衣，在外衣的夾層之中，取出一封信來，交給了洪威，洪威將信拆開，迅速地看了一遍，「呵呵」大笑了起來。

張作明忙道：「脫脫丞相信中，說些甚麼？」

洪威道：「**他**要我出兵至江西，與**他**夾攻張士誠。」

張作明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**他**沒有責怪你？自從你自誇能不費一兵一卒，收服飛龍寨，一去之後，了無音訊，後來居然領了兵馬，攻城掠池，我每日在丞相府中，都像是提着頭兒在做人一樣！」

洪威笑了起來，道：「看你胆小成那樣，如何能做得大事！」

張作明也不禁笑了起來，雙手搖着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大事是你這等英雄人物做的，我這樣的人，怎能有份？是了，丞相信中，可有許你甚麼好處？」

洪威將信遞了過去，道：「你自己看。」

張作明將信接了過來，一面看，一面臉上現出極其興奮的神色來，正因爲**他**太興奮了，是以**他**的雙手，竟把不住在簌簌發着抖，連那張信紙，也在發出「拍拍」的聲響，**他**看完之後，抬起頭來，像是自言自語，喃喃地道：「事成之後，準備本部兵馬，駐紮宣城，仍用大將軍號，賜蒙古姓，許蒙古郡主爲妻——」

張作明講到這裏，畧頓了頓，現出幾乎難以置信的神色來，道：「洪大哥，這樣看來，若是你發兵夾攻張士誠有成，天下倒有一半是你的了！」

洪威一言一頓，仍然面帶微笑，道：「老朋友，你我相交，非同泛泛，難道你還不知我的雄心，一半天下，豈能滿足我！」

張作明吁了一口長氣，道：「洪大哥，那麼你是答應脫脫丞相的要求？」

洪威道：「脫脫已要借重我的力量，又許我這樣條件，我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忽然停了下來，雙眉緊蹙，背負雙手，來回踱起步來。

張作明小心將那封信摺好，還給了洪威，望着不住踱步的洪威，神情十分焦慮，**他**見洪威只是不出聲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怎麼啦？」

洪威踱到了窗外，抬頭向窗外看去，張作明循着洪威的視綫，向外望了出去，從內堂的窗中看出去，也可以看到，廳前旗桿之上的那面漢字旗，正在迎風飄揚。

一看到了旗正中那個斗大的「漢」字，張作明的心頭，就像是陡地挨了一鎚一樣，不由自主，後退了一步，道：「洪大哥，你可是說，你想答應，但是飛龍寨的舊人，必然阻攔，是不是？」

洪威並不回答張作明的問題，只是站着一動不動，望着窗外，過了好一會，才忽然一笑，道：「你遠來勞頓，快去休息，我自有主意。」

張作明踏前一步，低聲道：「洪大哥，脫脫丞相在差我送信來的時候，曾說立等回音的。」

張作明在一提起脫脫丞相之際，神情就不免緊張，但是洪威却是泰然自若，笑道：「就讓**他**等多幾天，又怕甚麼？**他**若有能力進城來抓你，連我也不會放過，你只管放心好了！」

張作明還想再說甚麼，洪威已高聲叫道：「來人！」

洪威一叫，立時有兩名親兵，走了進來，洪威吩咐道：「張先生是我上賓，好好替**他**收拾下處，派十二人服侍他，不得怠慢？」

那兩個親兵大聲答應着，張作明看到洪威始終帶着極其安詳的微笑，也摸不透**他**究竟是甚麼心意，只好跟着兩個親兵，走了出去，到了門口，才聽得洪威又道：「二將軍和三將軍巡視回來，說我在書齋之中！」

那兩個親兵答應着，洪威又背負着雙手，望着窗外，**他**正在迅速地轉着念。

他曾投在脫脫的帳下，替元軍謀劃効勞，這是

一個極大的秘密，知道的不過三四個人而已。當年，他在脫脫丞相面前，誇下海口，說是能憑自己一人之力，說飛龍寨來歸順，原是他看出，若不立些大功，便萬難出頭之故。可是他到了飛龍寨之後，就改變了主意，看出飛龍寨人强馬壯，大有可爲，而他又有把握成爲這股力量的首領，所以就將脫脫拋在腦後了！

而現在，在他掌握之中的那股力量，已越來越大，終於强大到連脫脫丞相倒過來要請求他合力發兵，來對付張士誠了！

想到這裏，洪威心頭，不禁感到一陣自傲。

洪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他又逐條想着脫脫在托張作明帶來的那封密函之中，許他的條件。他本部兵馬，不致解散，若能破了張士誠，他趁機收容亂兵，至少力量，可以增加一倍，而他仍然用大將軍銜，駐守城池，更可以向朝廷需索軍餉！

而且，賜蒙古姓，娶蒙古郡主爲妻，這一切，都表示蒙古人向他作極度的低頭！

洪威又現出得意的微笑來。自然，他也想過，如果不照脫脫丞相的計劃去做，會怎麼樣。

洪威是一個文武全才的梟雄，天下大勢，早已了然於胸，雖然天下大亂，但是朝廷的勢力，却仍然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脫脫自任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可供調動的兵馬，仍有數十萬之衆，一鼓作氣，破了徐州李二，大軍直逼江邊，便是一例！

如果他不是趁機和元軍聯合，只怕在元軍新勝之下，就步了李二的後塵！

自然，龍麟，貝奮，陳英羣和龍珠兒四人……

當洪威一想到這四人時，他兩道劍眉，陡地揚起，轉回身來，在那一剎間，他的面上，也現出了一股極其狠毒的神色來。

無毒不丈夫！他要成大丈夫，大英雄，就得心狠手辣，就得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！

當洪威一想到了這一點時，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定，而他的神色，也在那一剎間，回復了平淡，內廳堂中只有他一個人，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曾想過甚麼，和他已經決定了怎麼做。

而洪威在決定了要怎麼做之後，他的心中，也絕無絲毫內疚於心的感覺，他是一個極度自私，只知爲自己謀算的人，凡是這樣的人，當他想到一個計劃，這個計劃不論要損害多少人，只要到頭來是對自己有利的話，他是決不會有甚麼內疚之感的。

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，洪威已經呆立了很久了，他又大聲叫來了人，掌着了燈，然後，他一直背負着雙手，在踱來踱去。

他越來越覺得興奮，在一年之前，他做夢也不敢想像會有今日的地位，但是在張作明到了之後，在他看了脫脫丞相的密函之後，他却又覺得，今日的地位，實在太渺小了，他要向上升，不斷地向上升，龍麟，貝奮，陳英羣，這些曾和他稱兄道弟，歃血爲盟的人，只不過是他向上升的墳腳石而已！

夜深了，月明星稀。大將軍府中，依然燈火處處，在書齋中，洪威在長案之前，明亮的燈光下，對着攤開在案上的一幅地圖，仔細地看着。

一陣腳步聲，傳到了門口，接着，便是龍麟粗豪的聲音，在門口響起，叫道：「大哥在麼？」

洪威並不抬頭，只是眼角向案上的銅鎮紙，略瞟了一眼，脫脫丞相的那封密函，就在銅鎮紙下壓着，他道：「二弟請進來。」

龍麟推門走了進來，滿面風塵，一身戎服，仍未除下，一進來之後，就急急來到了案前，洪威並不抬頭，只是問道：「軍情如何？」

龍麟伸手指着地圖，道：「張士誠在江北的幾座城池，連日來在招兵買馬，脫脫大軍，在破了李二之後，已經趁勝，分兩路南下，他不知是要攻張士誠，還是要攻我們，可得小心防備。」

洪威的語氣，十分平淡，道：「他是去攻張士誠？」

龍麟呆了一呆，現出極其詭異的神色來，道：「大哥何以如此肯定？可是得了細作的密報？」

洪威笑道：「不是，有人給了我一封密函，二弟請一看，就明白了！」

洪威一伸手，雙指一挾，將那封密函，自銅鎮紙下，取了出來，交給了龍麟，龍麟是性急人，連忙抖了開來，他一看到信上一個蒙文花押，便陡地一呆，接着，便一口氣看了下去，越看越是心驚肉跳，等到看完，他的面色，漲得通紅，大聲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

洪威笑笑道：「信上說得明白，二弟還不知道麼？」

洪威看來，像是若無其事一樣，但是龍麟的面，却已漲得成了紫色，他又大喝一聲，道：「這是何意？你早與脫脫有勾搭！」

洪威點頭道：「我們是素識！」

龍麟不由自主，喘起了氣來，道：「那你……那你……」

這實在是龍麟再也想不到的事，是以一時之間，他激動，憤怒，以致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

洪威徐徐地道：「我已決定照這封信上的計劃去做，你們若是仍然追隨我，只要我有成，封侯列士，都是意料之中的——」

洪威這句話，只說到了一半，只聽得龍麟已發出了霹靂也似，一聲大喝，一振臂，「錚」地一聲

龍麟刀已然出鞘，洪威却仍然微笑着，道：「二弟，你可是想和我動手過招麼？」

龍麟到了這時，實是忍無可忍，一聲怒吼，刀揚起，「呼」地一股勁風，一刀已向洪威砍了下去！那一刀之中，蘊合着他突如其來的憤怒，和那種知道了被欺騙之後的，極度的悲激，力道之大，實是非同小可！

龍麟的那一刀，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，但是洪威也早有準備，龍麟刀夾風聲，疾砍而下，洪威雙臂一振，袖際雙劍，已然出鞘，雙劍交叉，架了上去，「錚」地一聲響，已將刀架住，洪威立時道：「二弟，有話好說！」

龍麟是一個血性漢子，這時他知道自己在這些日子來，最崇拜，最敬重的人，原來和元朝的脫脫丞相，早有勾搭，他心中的痛恨，實是難以言喻，連他的身子，也在猛烈地發着抖。

洪威的話才一出口，龍麟便是一聲怒吼，道：「你這畜牲，也配和我稱兄道弟！」

洪威却冷笑道：「我們是曾歃血爲盟的，你可還記得麼？」

洪威不提「歃血爲盟」這種事還好，一提，龍麟更是無名火起，他身子一退，陡地揚起刀來。洪威爲人，何等聰明深沉，他自知爲了要求自己飛黃騰達，眼前的捷徑便是和元軍合作，共攻張士誠。

但是，只要一提起和元軍合作，原來飛龍寨的人，必然反對。洪威是早在看到了張作明帶來的那封信時，就已經立定了主意，要將龍麟等三人，首先除去，是以龍麟一到，他就將脫脫的密函，給龍麟過目，明知龍麟性子暴躁，必然大怒。

要知道一個人，武功就算有十分，在盛怒之下，心浮氣躁，原來的武功，也必然打個折扣，更何況龍麟的武功，本就不如洪威！

這時，龍麟被洪威激得怒火直冒，洪威其計已售，龍麟第二次刀才揚起，又是一聲大喝，沒頭沒腦，便向洪威砍了下來，龍麟才一出刀，洪威的身子，便轉動起來，龍麟一刀砍下，砍了個空，「叭」地一聲，他手中的那柄龍鱗刀，直陷進了長案之中。

而也在此際，洪威的身形略轉，已經轉到了龍麟的背後，雙劍齊出，「撲撲」兩聲響，兩柄尺許來長的利劍，直刺進了龍麟背後的要害，幾乎直沒至柄！

利劍直刺了進去，龍麟的背後，倒還沒有鮮血冒出來，但是他口角，已是鮮血泉噴，他身子猛地向前一掙，向前撞了出去，洪威也趁勢收回劍來，龍麟的身子，撞在那張長案之上。

他的身子撞在長案之上，「嘩啦」一聲響，將那張長案，齊中壓成兩段，他身子也跌倒在地，直到此際，龍麟背後中劍之處，兩股血泉，才射了出來。

龍麟猛地一個轉身，在地上滾了一滾，他雙眼睜得老大，像是眼珠要奪眶而出一樣，只聽得他「呼呼」地喘着氣，啞着聲音，叫道：「三弟，我悔不該——」

他顯然是在遭了毒手之後，臨死之前的那一剎間，想起了當日洪威訪寨之際，他對洪威衷心傾倒，奉他爲首時陳英羣所說的那番話來，是以後悔未曾聽陳英羣的話了！

可是，他的話才說到一半，眼前一陣發黑，身子像要向天上飄了起來一樣，陡地向上挺了一挺，又「哇」地一聲，噴出了一口鮮血，已然氣絕！

洪威雖然早已立下了要殺害三人之心，但是一出手殺了龍麟之後，他也不禁好一陣心跳，望着龍麟，鬚髮蝟張，雙目怒睜的屍體，他心中也有一股寒意。

就在這時，只聽門外，傳來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，在腳步聲中，夾雜着貝奮的喝問聲，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人在此呼叫？」

另外有人答道：「不知道，好像是大將軍的書齋之中出了事，將軍快去看看。」

就是這兩句話的工夫，腳步聲已經近了許多，洪威心知龍麟大呼小叫，必然將將軍府上下，盡皆震動，是以他也早有了準備。

一聽到了貝奮的聲音，他立時定下神來，一轉身，還劍入鞘，身形一閃，已閃到了門前，出了書案已看到貝奮和十來個軍官，自走廊中疾奔前來。

洪威在這裏大半年年中，早有佈置，凡是飛龍寨原來的頭目，不是派去征戰，便是藉口老弱，將他們調了文職，或是乾脆削了出去，將軍府中，更全是他的親信。這時，他看到貝奮奔在前面，後面跟的十來個人，不論是軍官士兵，全是他的親信，他心中不禁大是高興，立時大踏步向前，迎了上去。

貝奮一看到洪威迎了上來，忙站了腳步，道：「大將軍，什麼事？」

洪威的臉色，陰沉得可怕，他沉聲道：「三弟，二弟不服將令！」

貝奮陡地一呆，强笑道：「大將軍，我們是結義兄弟，雖說軍令如山，但也不妨將就些！」

洪威一聲冷笑，冷冷道：「軍令不立，何以成大業？」

貝奮又是一呆，一時之間，說不出話來。

貝奮仍然不知在龍麟的身上，發生了什麼事，是以他心中雖然不以洪威那種話爲然，仍是委婉地

道：「自家兄弟，縱有爭執，總也有話可說。」

洪威踏前一步，一字一頓，道：「我已說了，但是他堅決不從！」

貝奮心中也不免有氣，他自然也佩服洪威，如果不是洪威，他們一定仍然在飛龍寨中，佔山爲王，決不會有如今的局面。但是，對一個草莽英雄，江湖漢子而言，兄弟間的義氣，却比一切更重要！是以貝奮道：「大將軍若是覺得我們不堪成大業，我們仍然回飛龍寨去當草寇好了，又有何妨？」

貝奮的口中，講出了這樣的話來，他心中的激憤，實是可想而知了。他却不知道洪威已動了殺機，龍麟已然死在洪威的雙劍之下！

洪威一聲冷笑，道：「遲了，龍麟不服我將令，已然伏誅了！」

洪威這句話一出口，貝奮猶如在頭頂之上，响起了一個焦雷一樣，一時之間，目瞪口呆，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，他的聲音發澀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在開玩笑？」

洪威冷笑道：「誰與你開玩笑？」

貝奮實在無法相信洪威所說的是事實，他立時回頭，向四面望去，那十來個軍官，侍衛，却都冷冷地望着他，一接觸到那許多冷面平靜的眼光，貝奮只覺得心頭一陣陣地發涼！

他在陡然之間，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呼叫聲，身子陡地向前衝了出去，這一衝的勢子，簡直如同猛虎出柙一樣，勁疾無倫，洪威明知自己的武功，遠在貝奮之上，可是看到貝奮那樣子瘋了一樣地向前衝了過去，倒也不敢攖其鋒，身子一側，避了開去。

而貝奮向前衝來，其實並不是衝向洪威的，他只是想衝進洪威的書齋去，看個究竟。

洪威的身形一閃，貝奮捲起了一股勁風，向前衝了出去，他衝出去的勢子實在太急了，以致衝到了書齋的門口，也收不住勢子，「砰」地一聲响，撞在門上，將那扇門，撞得「嘩啦」一聲，倒了下來。

門一倒，貝奮又向前衝了兩步，才穩定了身形，而在他身形未穩之前，他已經看到了仰臥在血泊之中，死不瞑目的龍麟！

貝奮只覺得自己的心口，像是陡地被人撕裂了一樣，發出了一聲怪叫，撲到了龍麟的屍體之上！

貝奮一撲到龍麟的屍體上，心中悲憤，實在是難以形容，他實在想大叫一聲「大哥」，可是喉際就像是有大團的棉花阻塞着一樣，竟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。

這時候，洪威早已大踏步走進書房來，貝奮聽得「錚錚」兩下响，利劍出鞘之聲，他才陡地一震，伸手向腰際摸去，可是一摸之下，却摸了個空！

他才外出巡視回來，又是在全是自己人的大將軍府中，萬萬也料不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，是以他的雙刀，並未曾佩在腰際！

他雙手摸了一個空，已然聽得洪威，發出了一陣陰鷙之極的笑聲來，貝奮身子一挺，站了起來，這時，他反倒鎭定下來了，他發出了一陣奇異的笑聲：「三弟看得不錯，你原來是隻禽獸！」

洪威冷冷地道：「你們本來，不過是一羣草寇，能有半年這樣的風光，死也該心足了！」

貝奮一聲大喝，陡地一翻手，抓過了半截長案來，狠命向洪威，砸了過去，緊跟着，身子一閃，陡地一扭，便想在洪威的身邊，閃了出去！

可是洪威的身手極高，老大的長案，乘着風聲，向他撞了過來，他橫臂一格，凌空已將長案擋住，緊接着，右手劍已疾刺而出！

當他右手劍刺出之際，貝奮恰好已來到他的身邊，再想退避，却已來不及了，「波」地一聲响，一劍恰好刺中了他的肩頭。

貝奮一受了傷，連忙身子一縮，待要奪窗而逃，他一轉過身來，窗子就在眼前，要穿窗而出，倒也不是難事，可是就在此際，只聽得書齋之外，傳來了龍珠兒的嬌叱之聲，道：「什麼事，爲什麼攔住了我？」

原來龍珠兒也已聞聲趕到，可是她才一來到書齋之前的走廊中，就被那十餘個軍官，一起攔住，龍珠兒又驚又怒，大聲叱責。

貝奮聽到了龍珠兒的聲音，心中大驚，他心知龍麟已遭毒手，自己也未必逃出去，自己遭了毒手之後，洪威斷然不肯放過龍珠兒和陳英羣兩人！

陳英羣不在城中，或者還可以聞風遠避，但是龍珠兒却是危險之極！

貝奮一想到這裏，顧不得再向前撲去，厲聲叫道：「珠兒，洪威人面獸心，已殺了你大哥，你快快逃走！」

貝奮一叫，洪威早已大踏步趕了過來，雙劍齊出，攻向貝奮的左右脅。

貝奮的手中沒有兵刃，根本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，洪威的雙劍刺到，他只有身形疾拔而起，一探手，抓住了樑頭，逃過了洪威的那兩劍。

而龍珠兒在走廊之中，一見那十來個軍官，沒有一個是飛龍寨的舊人，一見到了她，便神色有異，各自亮出了兵刃，阻住了她的去路，她也心知有異，早已握定了軟鞭，及至貝奮一叫，她在那一剎那間，險險未曾昏了過去！而就在她一呆之間，「呼呼」兩聲响，兩柄單刀，已然砍向她的面門。



龍珠兒雖在發怔，但雙刀一到，她身形立時一縮，轉頭鞭已然抖出，「噹噹」兩聲响，將迎面砍來的兩柄單刀，蕩了開去，緊接着，長鞭向前一送，刀刃已經刺進了其中一人的頸子。

那人發出一聲怪叫，身子向後倒了下去，龍珠兒長鞭霍霍，那些人如何是她的敵手，一起退了開去，龍珠兒足尖一點，身形拔起，一個起伏間，已然飛到了書齋的門口，接着，又反手一鞭，向後揮出。

她向後揮出的那一鞭，恰好揮中身後追來的一人的面門，那人慘叫一聲，仰天便倒，而就在那一剎間，龍珠兒也已看清了書齋中的情形！

那時，貝奮一手抓住了樑頭，可是他的身子，還沒有機會翻上去，腿上便已中了洪威的兩劍，他一看到龍珠兒跑了進來，急忙大叫道：「珠兒，你快走！」

龍珠兒在驟然之間，遭此巨變，她簡直整個人都呆住了，怔怔地望着倒在血泊中的龍麟，眼前陣陣發黑，連站也站不穩！

這時候，不論是什麼人，只消向她出手的話，她根本連躲避的能力都沒有！

但是，她剛才闖進書齋來的時候，如此神勇，却將門外的那十餘人懾住了，不敢進書齋來，而洪威在雙劍刺中貝奮的腿際之後，才拔出劍來，無暇進攻，龍珠兒才能倖免於難。

及至貝奮一叫，龍珠兒才如夢初醒，這時候，洪威也已轉過身來，龍珠兒緊咬着牙，一鞭揮出！

她這一鞭才出，洪威身形旋轉，突然向她，疾衝了過來，貝奮身上又負了三處傷，可是看到了這等情形，仍然奮不顧身，一聲大喝，自樑上，向下直跳了下來，撲向洪威，洪威反手一劍，又刺進了貝奮的腹中，可是貝奮身形一側之際，却死命抱住了洪威的雙腿，撕心裂肺叫道：「珠兒快走，告知三弟！」

貝奮拖住了洪威的雙腿，只不過叫出了八個字，但就在他叫出那八個字之際，洪威雙劍連下，已在他的身上，刺了六七劍。

貝奮身上，血如泉湧，但是他仍然死命拖着洪威的雙腿，龍珠兒看到了這等情形，淚如泉湧。她也知道，自己若是不走，非死不可，貝奮那樣捨死忘生，拖住了洪威，正是好讓自己離去！

是以儘管她心中恨極，難過之極，她也足尖一點，直向窗口，撲了出去，在她撲到窗外時，她着地一點，立時拔身而起，上了圍墻。

洪威一見走了龍珠兒，又驚又怒，又在貝奮身上，連刺了七八劍，一面叫道：「快追！」

七八個人，應聲也竄出了窗外，洪威揚起腿來，用力一踢。這時，貝奮早已氣絕，力道也盡了，自然再也拖不住洪威的大腿，是以洪威的腿才揚了起來，貝奮的屍身，便向外直飛了出去。

貝奮的屍身，直撞在一個古董架上，洪威的心中盛怒，那一踢的力道極大，是以貝奮的身子，撞在古董架上，嘩啦一聲，將那古董架撞得稀爛，他的身子落了下來，跌在許多碎瓷片之中，他雖然已經死去，但是仍然張大了口，像是仍在叫着，要龍珠兒快快離去。龍珠兒那時，出了圍墻，沿着墻，向前奔出了幾步，便穿進了一條小巷之中。

好在她對城中的地形十分熟，一到了那條小巷內，她不再向前奔去，身形拔起，又躍過了小巷旁的高墻，落在一個院子之中。

她才一落下，便聽得脚步聲，吆喝聲，和洪威的呼叫聲，龍珠兒咬了咬牙，她實在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場，然而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，她却連痛哭的機會也沒有，她身形一伏，又向前奔了出去。

直到她又躍過了高墻，到了另一條巷子中，她才喘了一口氣，纏好了龍頭鞭，趁着天色黑暗，向前疾行，她貼墻走着，只聽得蹄聲不絕，一隊隊的士兵，在大街小巷中疾馳而過，那自然是洪威正派人在滿城搜尋她了。

龍珠兒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處，畧停了一停，她的心中十分亂，但是她却還知道，現在，最要緊的，就是將洪威的眞面目，去告訴陳英羣！

城中發生了那樣的巨變，陳英羣還一無所知，洪威害了龍麟和貝奮，一定要去害陳英羣，如果陳英羣一無所知，那太容易被害了！

龍珠兒想到了自己應該立即去通知陳英羣，可是看城中這樣的情形，她根本難以出城去！

龍珠兒急得心疾向下沉，她雙手緊緊地握着拳，一時之間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而在這時候，大將軍府中洪威，一面派人滿城搜尋龍珠兒的下落，一面却已派人出城去了。他派出的人，是張作明，和他的兩個親信，持着他的函件，要陳英羣立時來城中，商量軍務。

洪威也知道，龍珠兒若是走脫了，除了將大將軍府中發生的巨變，去告訴陳英羣之外，決沒有第二個地方可去，而他就要趕在龍珠兒前面，讓陳英羣不知已發生了巨變，將他騙到大將軍府來送死！

洪威並且已吩咐了張作明，萬一陳英羣心中起疑，不肯前來，那麼，只等他一起疑心，便立時出其不意，將他殺死。

在龍珠兒盤算着，如何才能出城之際，張作明和那兩個軍官，早已到了北門。他們持着洪威大將軍令箭，叫開城門，向前疾馳而去。（未完待續）

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

倪匡・著
培新・圖

萬里雄風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凃雪紅爲雷三所挾，危急間爲東方白所救，但東方白也受了雷三的暗算，傷重不支，凃雪紅扶着東方白回到天一堡，凃龍與唐豪兩敗俱亡，未幾，雷三又來到天一堡，制住凃雪紅，暗算嫦娥，嫦娥負傷懷着三寶眞經竄逃，雷三追了下去，待凃雪紅用功衝開穴道，他們已不知所踪，凃雪紅套好馬車，載着傷重的東方白，擬往六盤投靠烈火神駝，途中爲要醫治東方白的傷毒，聽得診治大夫說，需有千年參王始能保存東方白性命，凃雪紅竟誤投雪山三魔莊中，更洩出東方白的行踪，引致三魔要往尋仇——

噩運瀕臨嬋娟苦

玉骷髏姜範冷冷地一哼，道：「凃姑娘不必吃驚，我們三兄弟聲名雖然駭人，但行事却最講理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只找東方白，姑娘何必如此吃驚？」

凃雪紅一聽，倒放了一半心，可是她仍然道：「那麼，你們……想將東方白怎麼樣？」

玉骷髏一聲冷笑，道：「或是活剝人皮，或是五馬分屍，或是剖腹挖心，那得看我們高興，凃姑娘，看你樣子是聰明人，我們多殺一個人，絕不會嫌血腥，你還是不要惹禍上身的好。」

凃雪紅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他身受重傷，我要將他送到他師父烈火神駝那兒——」

凃雪紅一句未曾講完，玉骷髏已厲聲喝道：「你就去告知烈火神駝說是雪山腳下，我們三兄弟將他的徒弟留下了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衣袖倏地拂起，一股勁風，向凃雪紅擁了過來，擁得凃雪紅不由自主，向後跌出了七八步去，玉骷髏又喝道：「快走！」

那霹靂也似的一聲巨响，更是令得凃雪紅心神大震，一個轉身，便向前奔了出去，一口氣奔出了那鎭甸，才喘了一口氣，停了下來。

她轉頭看了看，不見有人追來，可是她心中仍是七上八落，心想，金骷髏一到客店，東方白身受重傷，自然是束手就擒了，他若是一受驚恐，就在半路上斷了氣，那自然可以少受許多痛苦。看來，他定是活不成了。自己怎麼辦呢？眞照玉骷髏所說，到六盤山去通知烈火神駝麼？

她心中亂成一片，却又不由自主，轉過身來，向鎮內走去。那是她心內實在想去看一看，究竟東方白怎樣了之故。本來，依她的爲人而論，自己可以安全脫身，已是上上大吉，絕不會再去想別的什麼的了。

可是此際，對於東方白，她心中却總有那麼一分難以放得下的感覺。

然而，這種感覺，却又絕敵不過她心中的害怕，她回頭向鎮上，祗走了十來步，連忙又轉過頭，向鎮外疾奔了出去，這一次，奔出了十來里，才又停了下來。

她站在一株大榆樹之下，心中不住苦笑。

她站了好一會，才暗嘆了一聲，心忖如今唯一的辦法，似乎只有照玉骷髏所說，到了六盤山，見到烈火神駝再說了。

她打定了主意，不再停留，一直向前奔去，夜來宿在客店之中，却半夜起身，在馬廐中找了一匹好馬，冒着風霜，向南疾馳而出。

第四天，她就進了關，她一直在塞北苦寒之地居住，一進了關，便覺得耳目一新，一路行來，她也不敢胡亂生事，那一天，離她離開東方白，已足有一個來月，她已來到了離六盤山只有十來里的地方，她只知烈火神駝在六盤山居住，但是却不知道他究竟在甚麼地方，六盤山綿延百餘里，要找一個隱居的武林高人，那自然是十分困難之事。

涂雪紅慢慢地向前走着，到了午夜時分，她來到了一條十分寬闊的溪水之旁，那溪水並不深，極之清澤，在月色之下，銀光閃閃，涂雪紅站在溪水之前，不禁長嘆了一聲，心頭茫然。

在刹那一間，她心頭百感交集，不知想起了多少事來。她感到自己在天一堡中無憂無慮，一呼百諾的日子，又想到了林浩生和玉琴，不知道他們兩人是死是生，她想到了雷三，最後又想到東方白。

一想到東方白，她不禁又想到了自己，自從進關以來，她可以說是一個親人也沒有了，難道以後，一直過着這種飄零的日子麼？

她想到此處，又不禁長嘆了一聲。

可是，那一下長嘆聲，才嘆到了一半，只聽得不遠處突然傳來了一聲巨響。

那一下巨響聲，可以說驚人之極，而山中本來極其寂靜，突然間傳來了那一下巨響，令得涂雪紅突然跳了起來，向前一滑，幾乎跌進了溪水之中。

她勉力鎭定心神，站定了身子，只聽一個粗豪之極的聲音，接着喝道：「兀那女子，在那裏長吁短嘆，敗人清興，有甚鳥事？」

涂雪紅只覺得耳際被那幾句話，震得「嗡嗡」作響，連頭也抬不起來，等那聲音停了下來，涂雪紅才抬頭向聲音傳來處看去。

只見在一株十分高大的松樹的一株橫枝之上，竟有兩個人面對面地坐着。

在那兩人之間，放着一塊方形的木板，像是棋盤一樣，一個人，正在凝神望着棋盤，另一個人，轉頭正向涂雪紅瞪視着。

那樹離涂雪紅，足有四五丈，樹又十分高，天色又黑，涂雪紅抬頭看去，只見兩個人坐着，那人的樣子也看不清楚，可是却見他一對眼睛，在黑暗之中，炯炯生光，一望便知是個內功極高的高手！

涂雪紅勉力定下神來，道：「我……只不過想起了一些事，心中煩躁，不知道有人在此，尚祈勿怪。」

那人又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你再出一聲，看我不將你撕裂了！」

這時，在那人對面的一人，笑着道：「駝子，你也太霸道了，這六盤山頭不是你的，人家在這裏嘆氣，碍着你甚麼？你輸了我十餘子，却遷怒於人，這都不是君子所爲啊！」

那人怒道：「我本就不是君子，你這樣說我，豈不是等於放屁？」

涂雪紅一聽得另一人呼那「駝子」，心中不禁陡地一動，忙道：「這位是烈火神駝麼？」

只聽得那人又是一聲暴喝，道：「既知是我，爲免慘死，還不快滾！」

涂雪紅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神駝前輩，我正是來找你的，我自關外，萬里迢迢——」

她話還未曾講完，只聽得烈火神駝道：「不下了，不下了，我有事，這局棋却不是我輸！」接着，便是一陣擾亂棋子之聲，一條人影，飛墮而下！

那人影的來勢，實是快疾無匹，帶起一股勁風，自上向下壓下，向涂雪紅的前面落下，那一股勁風，令得涂雪紅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。

那人影落下之後，涂雪紅定睛向他看去，不禁心頭十分驚駭，滿頭亂髮，一圈虬髯，貌相十分之兇惡，雙眼異光四射，在他望人的時候，像是要擇人而噬一樣，令人心頭生悸。

涂雪紅吸了一口氣，剛想說話，烈火神駝已大喝道：「我並不識你，你來找我作甚。」

涂雪紅心中暗自叫苦，心忖早知道烈火神駝竟如此駭人時，我也不來了，但事已至此，她如今却沒有退縮的餘地，只得戰戰兢兢地道：「我是東方白的朋友，我們在關外相識的。」

一講出了東方白的名字來，烈火神駝的神態，和緩了一些，但仍然是咄咄逼人，道：「原來是這小子的朋友，他居然還記得起我麼？他還要多久才

回來？」

涂雪紅聽得烈火神駝這樣問自己，心中不禁一陣難過，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

涂雪紅才說了兩個「他」字！烈火神駝已霹靂也似大喝道：「快說，在我面前說話，緊記得痛痛快快，若是吞吞吐吐，看我揍你！」

涂雪紅給他嚇得面色發青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，我是說東方白不會回來了。」

烈火神駝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不回來了？爲甚麼？他另投明師了麼？」

涂雪紅心頭又是一陣難過，道：「不是，他死了。」

涂雪紅這一句話才出口，烈火神駝的身子，突然「騰」地向上跳起了兩尺來，凌空伸手，五指如鈎，已經抓住了涂雪紅的肩頭。

涂雪紅只覺得烈火神駝的五指，猶如一柄鋼鈎一樣，一抓下來，痛得她全身打顫，令得她不由自主，尖聲叫了起來。

但是，她的尖叫聲，却全被烈火神駝的怪叫聲壓了下去。

烈火神駝怪聲呼叫道：「你說甚麼？東方白死了？他怎會死的？」

隨着烈火神駝的呼叫，另外又有一人，自松樹之上，疾投了下來，道：「東方白怎會死的？駝子，你將這位姑娘放開，讓她慢慢地說！」

涂雪紅那時，已痛得幾乎要昏了過去，幸而那人及時趕到，烈火神駝倒也聽話，手一鬆，便放了開來，涂雪紅跌出一步，定睛看去，祗見在烈火神駝身旁，多了一個人，那人身形，又高又瘦，約莫五十上下年紀，一身布衣，十分清癯。

烈火神駝雖然放開了涂雪紅，但是他仍在呼叫不已，而且，揮手舞足，忙個不了，那人身形一閃，攔在烈火神駝和涂雪紅面前，道：「這位姑娘貴姓芳名？」

涂雪紅道：「前輩，我叫涂雪紅。」

那人濃眉一揚，道：「涂姑娘，從關外來，不知和天一堡主涂龍，如何稱呼？」

涂雪紅一聽得那人問起自己的父親，心中又不禁好一陣難過，忙道：「那是先父。」

那人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涂堡主過世了，那是甚麼時候的事情？」

涂雪紅心中難過，哽咽了一下，還未回答，烈火神駝已然不耐到了極點，火冒三千丈，一伸手，擋開了那人，道：「褚老二，你那裏來的這許多廢話！」

涂雪紅人本聰明，她一聽得烈火神駝叫出「褚老二」三字來，便忙道：「這位前輩，莫非是中條三友的雲中鵰褚二俠？」

那人道：「正是，我與令尊，在多年前曾見過面的。」

涂雪紅這時，心中又高興了起來，她已然看出，烈火神駝這人，脾氣之暴烈，實是比武林中傳說的，有過之而不及，自己想來依附他，縱使他肯收留的話，那麼日子也必然過得悽慘之極了！

而中條三友，各負絕技，比起烈火神駝來，毫不遜色，再加其中雲中鵰褚片天，和自己父親，又是相識，這可比烈火神駝好多了。

是以她連忙的拜了下去道：「拜見褚二叔。」

他們兩人在那裏行見面禮，烈火神駝却又暴跳如雷，破口大罵，道：「他奶奶的，你們只顧講廢話，東方白是如何死的，到底還說不說？」

褚片天回過頭來，怒道：「駝子，你這算是什麼？東方白死也死了，你跳得他轉來麼？」

烈火神駝咬牙切齒，涂雪紅忙道：「東方白先是和雷三動手。」

她祗講了一句，烈火神駝已經叫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雷三是誰？」

涂雪紅連忙接口說道：「他是峨嵋席大先生的弟子……。」

她又是一句話未曾講完，祗聽得烈火神駝「哇呀」一聲大叫，整個人都向上跳了起來，跳起了五六尺，突然「呼」地打橫飛出，雙掌齊發，擊在一株碗口粗細的樹上。只聽得「砰」地一聲響，那株樹立時被他雙掌之力，生生砍折！

同時祗聽得他怪叫道：「席大，席大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

褚片天看得祗是搖頭，道：「賢姪女，席大先生乃是正派中有名的高手，他弟子怎會和東方白動起手來？恐怕不對吧。」

涂雪紅苦笑道：「我剛才還未曾講完，那雷三是席大先生門下弟子，但是他却淫辱了席大先生唯一的愛女，逃走在外，席大先生正派門下許多弟子在追他的。」

烈火神駝在打折了那株樹之後，身形向外疾展，已向外直奔了開去，看他的情形，多半是想逕赴峨嵋，去找席大先生算賬的了。

但是，涂雪紅那幾句話一出口，他又轉回了身來，大喝道：「這小子能有多大神通，打得過東方白？」

涂雪紅忙道：「他不是東方白的敵手，但是東方白却中了他的暗算，身受重傷，是血猿神君吩咐我護送他到六盤山來的。」

烈火神駝點頭道：「這老猢猻倒有點主意，後

來他怎樣死的？」

凃雪紅道：「到了雪山脚下，東方白奄奄一息，我聽得人說，他若是能有成形的老山人參吊住氣，那就還有十天八天好活，我去求人參，怎知撞在雪山三魔的老巢中，東方白又和他們有仇……。」

烈火神駝又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那麼東方白一定是死在他們之人之手了？」

凃雪紅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他們中的金骷髏姜零，帶着人到客店去捉東方白，東方白自然是落在他們的手中了，我……不知道他究竟怎樣……」

烈火神駝怒道：「落在他們三人的手中，自然是死了，他奶奶的，你是幹什麼的？何以見死不救？你還說是他的朋友？」

凃雪紅料不到烈火神駝會這樣指責自己，面色時青時白，低下頭去，道：「我武功低微，不是他們敵手，拚命也是白拚。」

褚片天忙道：「好了，她若是去拚命了，可有誰來告訴你東方白的死訊，却不是白便宜了雪山三魔。」

烈火神駝叫道：「好，我這就去，將雪山三魔的三張頭皮，剝了下來！」

他一面叫，一面瞪着眼，瞧着褚片天，像是在說：這次你還有什麼話可以阻止我去？

褚片天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駝子，雪山三魔不是胆敢招惹你的徒弟，却胆敢和東方白過不去，又故意放了活口來通知你，我看一定還有厲害的人物在後面。」

凃雪紅忙道：「是了，我看到金蜈神君厲嘯，也在他們那裏。」

烈火神駝厲聲道：「他算是什麼東西，加上他一張頭皮，又怎地？」

褚片天道：「我不是留你叫你別去，但是你要去的話，嫂夫人那裏，不去說一聲麼？而且，事情和席大先生的叛徒有關，和席大先生說一聲也是好的。」

褚片天才一提到烈火神駝的妻子，烈火神駝整個人都溫文了起來，連講話的聲調也低了不少，他道：「是啊，你說得不錯，但怎麼說呢？若說東方白這小子出了事，她定然心中悲傷。」

褚片天道：「你隨便找一個因由便是。」

烈火神駝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那麼，席大先生處，就煩你和我去說說，小姑娘，你來，你對我有些用處！」

凃雪紅也不知道烈火神駝這樣講法是什麼意思，她也根本未及發問，烈火神駝已一伸手，拉了她就走，烈火神駝向前的去勢，是如此之快，以致她整個人，幾乎都已騰空而起。

她只覺得勁風撲面而來，連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也不知道，只覺得突然之間，烈火神駝停了下來，不禁呆了！

她已然處在一個山谷之中，那山谷四面羣山環抱，也不知道從那一條路進來的，在山谷中，有兩股泉水，匯成了一道清溪，注入一個大水潭之中，水色碧清。山谷中全是古松，綠蔭處處，而草地之上，徜徉着十來隻白鶴，見人不驚。

近東首的一片平地之上，種滿了奇花異草，再過去，是一大叢翠竹，在翠竹叢中，便見有幾間竹屋。

凃雪紅一直在關外苦寒之地過日子，進得關來之後，眼界雖然開了不少，但是像這樣如同圖畫一般的景色，她却也未曾見過！

而更令得她驚詫的，像烈火神駝這樣一個性烈如火的人，居然會住在一個如此清雅、絕俗的地方來！

一停了下來之後，烈火神駝便道：「你聽着，你在我女人面前，絕不准提起東方白已死一事，要不然，我將你活埋了，你可記得？」

烈火神駝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，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，看得凃雪紅不由自主，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，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烈火神駝拉着凃雪紅向前走去，走到了竹林之前，便聽得有一個十分柔軟動聽的婦人聲音，傳了出來，道：「大哥，你回來了麼？」

烈火神駝道：「是啊，褚老二不是我的對手，只在片刻之間，我就連勝了他三局，他垂頭喪氣地走了。」

令得凃雪紅驚訝無比的是，烈火神駝那幾句話，講來細聲細氣，十分好聽，和他剛才那種兇狠的樣子，簡直判若兩人！

只聽得那婦人的聲音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大哥，你別騙我高興了，我知道，你和褚二哥下棋，只會輸，不會贏棋的。」

烈火神駝一聽，頓時紅了臉，變得十分忸怩起來，就像是一個小孩子做錯了事被大人捉住了一樣。這時候他那種樣子，若是說他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厲害人物，那是不易使人相信的事。

烈火神駝尷尬地呆了一下，又向前走去，道：「妹子，我有一件事告訴你。」

那婦人聲音又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，只管對我說好了，可是聽你的聲音，大哥，你又像是要對我編什麼謊言了，是不是？」

那婦人這句話一出口，烈火神駝的一張臉，頓時漲得如同猪肝一樣的顏色，一面他却在雙手亂搖

，大聲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」

凃雪紅一直在一旁，看到了這等情形，心中不禁奇絕，心中暗忖，天下的事，當眞是奇妙之極，烈火神駝是這樣一個天不怕地不怕，武功高强，性烈如火的人，可是他的妻子，却又偏偏治得住他，令得他手足無措，而且一點脾氣也發不出來！

這時，只聽得竹林中一陣悉索之聲，只見一個白衣婦人，扶着竹子，冉冉地走了出來。

她身上一身雪也似白的衣服，全是輕紗的，而她走得又慢，山風吹來，輕紗飄動，是以她看來就像是在雲端冉冉而下一樣。

凃雪紅連忙定睛向她看去，只見她約莫四十上下年紀，皮膚白晳，極其端莊，她正睜着眼，望着前面，可是她的眼珠，却是凝滯不動，一望而知，她雙眼視而不見，是一個瞎子！

烈火神駝一看到他妻子出來，更是惶恐，搔耳撓腮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那婦人一直來到了離烈火神駝面前，只有五六尺處站定，臉上浮現着十分柔和恬靜的笑容，和烈火神駝那種手忙脚亂的樣子，剛好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。

她站定之後，才道：「好，大哥，你有什麼說話，只管說好了。」

烈火神駝一聽，神態更是尷尬，忙道：「妹子，那可不是謊話，你可知道，在我的身邊，另有一人？」

那婦人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聽氣息，像是一位十分美麗，聰明伶俐的姑娘家！」

這兩句話一出口，凃雪紅不禁陡地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參見老前輩！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行下禮去，心中着實奇怪，對方分明是雙目已盲的人，而自己又一直站在那裏，非但不曾出聲，連走也未曾走過去，她如何會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她禮才行了一半，那婦人便已還禮，道：「姑娘，也是學武功的吧，別多禮了。」

凃雪紅忙道：「是，我是跟父親學的武功。」

烈火神駝趁機道：「妹子，她父親給仇人殺啦，她來求我替她父親報仇，我却不能不去，是以，我要離開你大半個月了。」

那婦人靜靜地聽着，等到烈火神駝講完，她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你這個謊可編得不十分好啊，是編我不信的。」

烈火神駝發了急：「如何編得不好？」

他這句話一出口，連凃雪紅都忍不住要笑，因爲他這樣一講，那分明自己承認在說謊了，但凃雪紅却不敢笑出來，只是竭力忍着。

那婦人笑道：「大哥，你別動氣，你且想想，這位姑娘的父親，若是你不識的，你不會應允她去報仇，如果是你相識的，我焉有不知之理？」

烈火神駝被他妻子一駁，頓時啞口無言。

那婦人又笑道：「大哥，究竟你爲什麼事要離去，你快告訴我。」

烈火神駝更是大窘，突然之間，老羞成怒，大聲道：「他奶奶的，你別問好不好！」

那婦人輕輕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哥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要離我而去，我若是不問原委，那算是什麼？」

烈火神駝又軟了下來，道：「是，是，要問，要問，該問，該問。」

那婦人笑道：「那麼你該說了。」

烈火神駝道：「這個……唉，這個……妹子，東方白在關外出了事啦！」

當他和凃雪紅一齊向這竹林走來之際，他曾對凃雪紅千叮囑，萬吩咐她不可以提及東方白的事，還威脅着若是凃雪紅說出，便要對她不客氣。

可是此際，他只撒了一次謊，就被那婦人問出了事情的眞相來！

一聽得東方白出了事，那婦人便陡地一震，面色變得十分蒼白，道：「白兒他出了事？他……出了什麼事？唉，他出了什麼事？」

烈火神駝道：「是這位姑娘前來報訊的呀。」

那婦人一聽，突然向前走來，抓住了凃雪紅的手。她的行動比常人遲緩，但是，她出手却十分準確，她顫聲道：「姑娘，他……他出了什麼事，你告訴我。」

凃雪紅這時，不禁爲難之極，如果根據她所知道的直說，那麼烈火神駝一定大怒，但如果不說的話，又無以爲對，她只得向烈火神駝望去。

只見烈火神駝正擠眉弄眼，在對她使眼色。凃雪紅終究是一個極其伶俐的人，並沒有猶豫了多久，道：「東方大哥受了傷。」

那婦人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他受了傷？可重麼？」

凃雪紅道：「也不怎麼重。」

那婦人立時道：「那你爲什麼不帶着他一起來，却要獨身前來報信？」

凃雪紅忙道：「他傷勢雖然不重，但如果長途跋涉，却是有害無益。」

那婦人忙又道：「他……現今在何處？」

凃雪紅又向烈火神駝望了一眼，心中苦笑，道：「他，他在雪山脚下，在一處朋友家中養傷。」

那婦人放開了凃雪紅，轉過身去，仰着頭，對

着烈火神駝，道：「大哥，那你快去，將他帶回來，帶回來好養傷，大哥，我求求你！」

烈火神駝忙道：「妹子，這是什麼話？我當然立即就去，盡快回來！」

凃雪紅的心中，又訝異之極。她知道，東方白是烈火神駝的徒弟，那麼，烈火神駝的妻子，自然是東方白的師娘了。

那麼，何以那婦人要向烈火神駝求他去救東方白呢？莫非他們三人之間，還有什麼奇妙的關係在麼？

這時，凃雪紅自然只是在心中存疑，也不敢多問。

烈火神駝又道：「妹子，我就去了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……自己也得小心些，我若不是一點武功也不會，我定然跟了你一齊去。」

烈火神駝道：「你只管在此等候我的好消息，我留凃雪紅姑娘在這裏陪你，中條三友，他們有空，一定會來探視你的，我去了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身子已然依依不捨地在向後退了開去，突然間，他一個轉身，箭也似地射了出去，轉眼不見！

烈火神駝一走，竹林之前，便只剩下凃雪紅和那婦人了。那婦人又握住了凃雪紅的手，道：「你來，將東方白的事，詳細告訴我。」

凃雪紅的心中，十分爲難，但她却祇得答應着，道：「是前輩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不必叫我前輩，我反正也不會武功，烈火大哥姓胡，你和白兒，是什麼時候認識的？」

凃雪紅道：「胡伯母，東方大哥是因爲救我，才和一個叫雷三的人結了怨的。」

那婦人嘆了一聲，道：「那個雷三，本領很大麼？」

凃雪紅搖頭道：「本領麼，那雷三及不上東方大哥，但是，他却詭計多端，東方大哥，却中了他的暗算，是以才受了重傷的。」

她們二人一面說，一面向竹林中走去。凃雪紅好幾次要去扶持那婦人，但都被她婉拒。兩人進入竹林中，只見林中幾間竹屋，十分清幽。那婦人又停了一停，道：「凃姑娘，你告訴我，東方白究竟怎樣了？」

凃雪紅突然之間，聽得那婦人忽然又這樣問了一句，她不禁心頭亂跳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已說過了，他……胸前受了重傷！」

那婦人又伸手握住了凃雪紅的手，道：「凃姑娘，你和他，一定很好吧？」

凃雪紅道：「是……是的。」

那婦人嘆了一聲，道：「烈火大哥對我很好，但……但如果東方白有了不幸，那我……我……」

她講到這裏，突然泣不成聲，她雖然未曾講下去，但是却分明已在告訴凃雪紅，如果東方白有什麼不幸，那麼她就痛不欲生的了。

凃雪紅這時，心中的疑惑，也到了極點。

她早就看出，烈火夫人對東方白的關切，有一些異乎尋常。如今她又那麼一哭，那更是顯而易見。她和東方白之間，絕不是師娘，徒弟之情。

凃雪紅的心中雖然奇怪，但是却不便發問。烈火夫人哭了半晌，才又向前走去，來到了竹屋之中，坐在一張竹椅之上。

凃雪紅倒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得站在她的對面。又過了半晌，才聽得烈火夫人道：「凃姑娘，你或許不知道，東方白是我的兒子。」

凃雪紅吃了一驚，一時之間，實在不知道講些什麼才好，過了片刻，她才道：「你……你剛才不是告訴我，烈火前輩姓胡麼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是的，但我在嫁駝子大哥之前，已然生下他來了。」

凃雪紅覺得十分尷尬，她還祇是女兒家。而且，和烈火夫人也是才相識，可是烈火夫人却向她講起了許多不應該隨便和外人講起的事來。凃雪紅不好說甚麼別的，祇得道：「原來是這樣。」

烈火夫人又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凃姑娘，這些話，本來我是不會對外人說的。但因爲你和東方白好，所以我才對你講的。」

凃雪紅忙道：「伯母，你別太担心，我想……烈火前輩一到了關外，就會將他接回來的。」

烈火夫人忙道：「凃姑娘，你若是見了他，千萬不可以將我剛才和你講的那番話告訴他。他一直不知道我是他的親生母親。」

凃雪紅奇詫地問道：「伯母，你爲什麼要瞞着他呢？」

烈火夫人却又一聲長嘆，並不回答。凃雪紅看出烈火夫人一定是有難言之隱，是以也不再追問下去。兩人默默相對了片刻，烈火夫人才道：「你和我在一起，不必照顧我，我雖然雙眼已盲，但是在這裏住久了，却是和明眼人是一樣的，可惜我看不見你——」

她才講到這裏，突然停下來，側耳一聽，道：「奇啊！有人來了。」

凃雪紅這時，根本甚麼也不曾聽到，是以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你聽到甚麼了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是，來的是兩個人。」「祇怕是中條三友來探視你了。」

烈火夫人却搖頭道：「不是的，若是熟人前來，一定早已出聲了。」

凃雪紅更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這裏可是時時有生人前來的麼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不，我在這裏住了十多年還是第一次有生人來。來人的脚步很輕快，一定是武林中人。你別心慌，由我來應付他們好了。」

凃雪紅苦笑着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怎知道我心慌了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你氣息急促，我雖然看不到你的神情，但却是可以聽出來的。現在，你可聽出他們兩人的脚步聲來了麼？」

凃雪紅仔細向外傾聽着，她祇聽得微風吹動竹子的「刷刷」聲，除了那種輕柔的聲音之外，甚麼聲音也沒有。她聽了一會，才道：「沒有，我……沒有……」

她一句話未曾講完，突然間，聽到了的確有脚步聲傳來了。那一陣脚步聲，來勢十分之快，轉眼之間，便由遠而近。接着，便看到竹林之外，人影幌動！

凃雪紅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他們來了！」

烈火夫人也低聲道：「你看得到他們麼？」

凃雪紅搖頭道：「我看不清，竹林太密了。但是我已看到他們兩人身上的衣服，似乎全是藍色的……啊！其中一人……已然掣了一柄晶光錚亮的刀在手了。」

烈火夫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駝子大哥剛走，就有人來生事了，眞怪啊！」

凃雪紅連忙道：「可要我去追趕烈火前輩回來麼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不必了，你怎追得及他，且看看他們兩人，準備怎樣。」

凃雪紅又向那兩人看去，祇見那兩人，撥開竹子，已然向前走過來了！

他們來得十分小心，一步一步地，兩人的手中，都執着鑌鐵刀。不一會，他們來到屋子近前的時候，凃雪紅已可以看清，還是兩個面目相似的中年人。

那兩人的身形並不高，可是却十分結實。兩人在屋子前兩丈開外處站定。互相對望了一眼，他們顯然不知道屋中有人，齊聲道：「烈火神駝可在家麼？」

烈火夫人的聲音，十分柔和鎭定，道：「當然不在家。若是他在家的話，兩位也不會來了，是不是？」

凃雪紅躲在窗前，向外望去，可以將那兩人看得十分清楚。只見兩人的面色，微微一變，一個道：「那麼，尊駕可是烈火夫人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正是，兩位如何稱呼？」

那兩人一齊乾笑起來，一步一步向前逼近了五六步，才又道：「夫人不必問我們是何人。有一個人，請我們帶夫人去與他相見。」

烈火夫人緩緩地道：「我雙眼早已盲了，不能見甚麼人，你們走吧！」

那兩人却還是向前走來道：「那人吩咐我們，夫人若是不肯去時，强請也要請了去，尙請夫人勿怪。」

烈火夫人冷笑道：「駝子大哥雖然不在，總會回來的，你們兩人，誰惹得起他？我看兩位還是快走吧！他回來時，我只當甚麼事也未曾發生過，那你們兩人還可以安渡餘年。」

那兩人的面色，陰晴不定，過了半晌，才長嘆一聲，道：「我們都是爲人所迫，當眞是左右爲難，好歹也請夫人隨我們去走一遭，就沒有事了！」

凃雪紅這時已將軟鞭握在手中，她站的地方，正在門後，那兩人若是推門進來的話，她突然出手攻擊，總可佔些便宜。

是以她只是摒氣靜息地聽着，一聲不出。

烈火夫人道：「我已說過了不見人，你們何必多言？」

那兩人又互望了一眼，向前慢慢地走來，道：「夫人若是眞不肯去時，那我們兩人，拚着得罪神駝，也要叫夫人去走一遭。」

烈火夫人笑了起來，凃雪紅在一旁，對她的鎭定，實是十分佩服。因爲那兩個人，來意不善，已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了。但是烈火夫人笑的時候，却仍然是若無其事一樣。她笑着，道：「好啊！請問兩位高姓大名？天下敢拚着得罪駝子的人，眞還不多哩！」

那兩人十分狡獪地笑道：「我們是無名小卒，名字不說也罷！」

等到講到此處時，一個人已然伸手，「呀！」地一聲，將門推了開來。那人將門推開之後，却不立時進來，在門口停了停，然後，只見他一翻手，一柄長劍，已向內遞了進來，劍尖直指烈火夫人的胸前。

凃雪紅這時正躲在門後。她離那柄長劍，只不過兩尺。那人這時她反倒看不見了，只見他的一條右臂，向前伸着。

那人長劍的劍尖指定了烈火夫人，又道：「烈火夫人，我們多多得罪——」

可是，他下面一個「了」字還未出口，凃雪紅手腕一翻一沉，手中的軟鞭，蕩起「呼」地一聲，

已然向那人的手臂直砸了下去。

凃雪紅在這條軟鞭上的功夫，也是不弱。她在天一堡的時候，養有十來條獒犬，在獒犬兇性大發的之際，她左揮右擊。十來隻獒犬也難以近得她的身。這時，她出其不意一鞭揮出，那人立時一縮手時，却已然躲不過去。只聽得「叭」地一聲響。一鞭正擊着那人的手腕之上。

那人五指一鬆，長劍「嗆啷」一聲，跌到了地上，而他的手腕處也立時墳起了血也似紅，指頭粗細的一道鞭痕來，痛得他一聲怪叫，一個筋斛，向外翻了出去，怪叫道：「快走，神駝在屋中！」

另一個一手將那捱了一鞭的抓住，道：「做甚麼？神駝離去，却是和你兩人一齊看到的。」

那人抖着手，身子不斷地跳着，額上的汗，一粒粒迸了下來，道：「你看看我的手腕，說不定神駝是由山後轉回來了。」

另一叱道：「別胡說，若是神駝在裏面，早已衝出來將我們撕成兩半了，你忘了他的外號，人稱烈火神駝麼？我看，是另外有人。」

他講到了這裏，提高了聲音，問道：「屋中那人是那一門派的朋友？此事與任何人無關，尚祈不要插手，否則，難怪我們不客氣了！」

凃雪紅一張口剛想回答，可是却看到烈火夫人正在向她作手勢，示意她不要出聲。同時，祇聽得烈火夫人道：「你們兩人知道厲害了？這是駝子大哥早年的一位好友，他祇是不願和你們兩人一般見識，是以才小施懲戒，你們若是再不識相，那就難說了。」

凃雪紅心中，又不禁暗暗佩服烈火夫人這一番話，比她自己出聲，有用得多了。自己自始至終不出聲，可以說是一個神秘人物。對方自然要諸多忌憚了幾分。

祇聽得那兩人哭喪着臉，道：「烈火夫人，你是知道那人脾氣的。我們若是請不動你的大駕……祇要一離開這裏，立時沒有命了。」

烈火夫人的面色，在那一剎間，變得十分之蒼白，她的身子，也在不住發抖，她是坐在一張竹椅子上的，連得那張竹椅，也在不斷地發出格格之聲來。

凃雪紅的心中十分奇怪，她明知烈火夫人並不是心中害怕，她忽然變得那樣子，那一定是那個人的話中，有什麼令得她想起了她不願想起的事來而已。

但是那兩人又講了些甚麼呢？自己實在找不出有甚麼特別的話啊！

那個受了傷的人捧住了手腕，道：「烈火夫人你就算可憐我們一遭，反正你又不是不識得他，神駝又不在，你去見他一見——」

那人才講到這裏，只見烈火夫人的身子，突然向側一倒，咕咚一聲，連人帶椅，跌翻在地上，竟是昏了過去！凃雪紅不禁大吃了一驚，連忙踏上兩步，將烈火夫人扶了起來。

可是，他才將烈火夫人扶了起來，祇聽得背後勁風襲到。分明是有人欺進了屋來。凃雪紅心中一凜，反手一鞭，向後擊了出去，身子也跟着轉了過來，只見那兩人進了屋子，看到凃雪紅，齊齊一怔，道：「姑娘是誰？」

凃雪紅也懶得和他們講甚麼，手腕翻處，「呼呼」地便是三鞭。那兩人一齊向後退去，手腕曾捱了一鞭的人，退得更遠。

可是，常言說得好，會家一動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凃雪紅那三鞭，雖然去勢十分勁疾，鞭法也可說精奧，但究竟不是一等一的功夫，那兩人一看，便已看出了鞭法之中，有着不少破綻。

這兩人互望了一眼。那一個道：「姑娘，我們對烈火夫人絕無惡意，你可以放心。」

凃雪紅怒道：「你多廢話作甚，烈火夫人剛才已說過不願意跟你們走，還有甚麼好多說的。」

那人却不由分說，橫着劍，大踏步地向前，走了過來。凃雪紅大怒，喝道：「看鞭！」

她一鞭橫掃而出，可是那人的身形，十分靈巧，順着她的鞭勢，倏地一避，避了開去。同時，手臂斜伸，颼颼向凃雪紅刺出兩劍。

這兩劍的氣勢極盛，逼得凃雪紅向後退出了一步，而那人已然身形一閃，疾來到了烈火夫人的面前。一伸手，將烈火夫人扶了起來，又立時向外退去。

那人的動作，極之疾快，等到她退後了兩步，定過神來之時，那人早已經扶着烈火夫人，退出去了。

凃雪紅想不到這兩人的武功，原來如此之高，心中着實吃了一驚，連忙趕了出去。

可是她這裏身形才動，已然扶着烈火夫人，退到了門外的那個人，突然又向着門內，「颼颼」地虛刺了三劍，劍氣如虹，將凃雪紅的出路，一齊封住。

凃雪紅心中更驚，剎那之間，她知道自己絕不是那兩人的敵手了。剛才一上來便佔了便宜，那只是僥倖而已。烈火夫人是一定要被他們帶走的了。那麼，烈火神駝回來，自己豈不是糟糕？

在她心念電轉之間，她只想到了一個字！走！走！

可是，如果離開了這裏，自己該上那兒去呢？

看來，只好去找中條三友，告訴他們烈火夫人被人強請了去，自己才可以推卸責任。

然而，就在那一剎間，事情却又起了變化，只聽得「哈哈」一下笑聲，自遠而近，迅疾無比地傳了過來。那一下笑聲，十分清朗，而且來勢之快，當眞是令人心驚肉跳，震動不已。

凃雪紅連忙抬頭向外看去，只見一個身長玉立的中年書生，已然進了竹林來。

那中年書生雖然看來已有五十上下年紀，但仍然丰神俊朗，氣度非凡，軒昂風雅，兼而有之，令人一看，便對他生出一股好感來。

他一到，又是「哈哈」一笑道：「月芬，你還是那樣喜歡竹子啊！」

可是，他一句話講完，突然「咦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我叫你們兩人來請她與我相見，你拖住她作甚麼？」

他一面向扶住烈火夫人的那人一指。那人在剎那之間，變得面如死灰，雙腿一曲，竟不由自主跪了下來，道：「她……昏了過去，是以我才……將她扶出來的。」

那中年人雙眉向上一揚，在他的臉上，立時現出了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來，那一股殺氣，雖然一閃而逝，但是却已能令人心寒上老半天。

而那跪在地上的人，更是身子如同篩糠也似地抖了起來，一面抖，一面還在叩着頭，口中則道：「饒……饒……饒……」

他敢情是害怕得過了份，竟然始終無法講出那一個命字來。

凃雪紅這時，還在屋子之中，她看到了這等情形，不禁呆住了。她並不知道那兩個前來強請烈火夫人的是甚麼人。但是，她却知道，這兩個人的武功極高，遠在自己之上，也絕不會不如自己的父親，他們可以說是武林一流高手！

但是，何以如今他們竟會害怕了到了這一地步呢？

凃雪紅也不知是躲起來好，還是該走出去好，她呆呆地站着，心頭突突亂跳。

只見那中年書生面上的殺氣斂去之後，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你也算是武林中稍有名頭的人物，怎地如此膿泡相？也好，念在你對我頗爲恭順，我留你一個全屍罷！」

那人本來，一面叩頭，一面還有一個「饒」字可說，可是一聽得中年書生如此說法，立時僵住，連一個「饒」字也說不出來了。那中年書生話一說完，衣袖便向前拂了出去。

他衣袖向前拂出之勢，也不是十分勁疾，只聽得「嗖」地一聲過處，由於那人是跪在地上的，所以中年書生的衣袖的袖角拂起之後，再飄落下來，恰好擊在那人的頂門之上。

一直到這時候，凃雪紅的心中仍然在想，那中年書生多半是和那人開開玩笑的，這輕輕一拂，如何能送了那人的性命？

可是，她正在這樣想間，那中年書生的衣袖袖角，已然向那人的頭頂，擊了下去，當袖角和那人的頭頂相碰之處，却發出了「拍」地一聲響。

從那一下聲響聽來，倒像是擊中那人頭頂的，絕不是柔軟的袖角，而是一塊鐵枝一樣。

凃雪紅被那下聲響，嚇得陡地一跳，她再定睛向前看去，只見跪在地那人，身子突然向上，挺了挺，中年書生的衣袖，也收了回去。而那人的頂門却陷下去了約有寸許！

緊接着，那人的身子一側，倒在地上，竟連聲也未出，便已然死去！

那人一死，另一人的面色，難看到了極點，只聽得他啞着聲音道：「我們並沒有做錯事，你……你爲甚麼下此毒手？」

中年書生慢慢的抬起頭來，冷聲道：「你是不服麼？」

那另一人一聲怪叫，雙手齊揚，突然之間，七八件暗器，晶光閃耀，暴射而出，同時，他長劍揮起，連人帶劍，一齊向前，刺了過去。

那中年書生大袖一展，只聽得「撲撲撲撲」七八下響，那七八枚暗器，一齊射在衣袖之上，宛若射在牛皮上一樣，落了下來。

也就在此際，那人的長劍也已刺到。從那人咬牙切齒的神情看來，他刺出的那一劍顯然是全力以赴的，是以一劍刺到了衣袖，一下裂帛之聲過處，居然將中年書生的衣袖刺穿！

而且，劍勢未盡，劍尖向中年書生的面門直刺了過來。中年書生忽然嘆了一聲，一伸手，右手食指和大姆指，已將劍尖揑住。

他一揑住了劍尖，手便抖了一抖，只聽得那人大叫了一聲，立時五指鬆開，撒手後退，在他五指鬆開之際，五指的指縫，盡皆迸裂，鮮血長流！

而在他後退之際，中年書生揑住了劍尖的手，向前輕輕一送，只聽得「嗖」地一聲響，那柄劍疾飛而出，射向那人的胸口，劍向那人射出之際，還是劍柄向着那人的。但是，一當劍柄射中了那人的胸口，却只聽得「撲」地一聲響，劍柄竟直插了進去，連劍鍔也一齊沒入了那人的胸口之中。

那人的雙手，握住劍身，像是想將陷入了胸腔的劍柄，拔了出來。但是他當然不能將之拔出來，他的身子幌了一下，便向下倒了下來。

他是面向着地倒下來，那柄劍柄留在他胸口的長劍，將他的身子阻住，以致他的身子，變得斜斜地擱在地上，看來實是詭異恐怖之極！

那中年書生在片刻之間，連殺了兩人，却是面不改色，仍是面帶微笑，向烈火夫人走去。

自從那扶着烈火夫人的人突然跪下之際，將烈火夫人拍了一下，烈火夫人仆跌在地，但不久她已醒轉，站了起來之後，她一直都是兀然而立。

那中年書生來到了烈火夫人的身前，柔聲叫道：「月芬，月芬，你不認識我了麼？」那中年書生的聲音之柔和動聽，當眞是難以形容，聽了令得人心中有說不出來的舒適之感，實在迴腸蕩氣，到了極處。

涂雪紅在屋內，自然知道那是中年書生對烈火夫人在說話，可是，她却也無緣無故，心跳了起來了。

那中年書生等着，道：「我叫這兩個人來請你，他們竟敢得罪你，你看，我已將他們殺了！」

烈火夫人整個人，都像是僵硬了一樣，她一動不動地站着，臉色白得駭人，只見在她的眼中，有兩行淚水，汩汩流了下來。

那中年書生又柔聲道：「你哭，月芬，你不是想哭的，是不是？多半是你見到了我，心中實在高興了，是以才禁不住流下淚來的，可是麼？」

烈火夫人的嘴唇顫動着，開始的時候，根本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但終於有了聲音，她的聲音，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。

只聽得她道：「我根本看不見你。」

中年書生突然一呆，又柔聲道：「月芬，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？難道你仍然不原諒我麼？唉，你還是不願意見我麼？」

烈火夫人的聲音更平靜了，她甚至冷冷地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根本就看不見你，我雙眼已經全盲了！」

那中年書生又是一驚，忙道：「什麼？你雙眼……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又踏前了一步，急急地問道：「可是那賊駝子對你不好，害得你如此麼？這賊駝子——」

但是，那中年書生的話還未曾講完，烈火夫人陡地揚起手來，「叭」地一掌，摑在中年書生的臉上。烈火夫人雖然不會武功，但是這一掌，却摑得着實不輕，那中年人臉上，立時起了五條紅印！

雖然那五條紅印，迅速退去，但烈火夫人那一掌之功力，也可想而知！

涂雪紅剛才，是親眼看到那中年書生在舉手投足之間，便殺了兩個武林高手的，這時，看到烈火夫人摑了中年書生一掌，不禁替烈火夫人揑了一把汗。

烈火夫人面色慘白，一字一頓，道：「你不許在我面前罵駝子大哥，誰也不許在我的面前罵他，他……只有他才是眞對我好的人。」

那中年書生也不發怒，他的聲音，仍然是那樣地柔和，聽來令人心醉，只聽得他道：「我呢，月芬，我難道待你不好麼？」

烈火夫人的聲音在微微發顫，她道：「你的劍呢？」

中年書生道：「在，我懸着。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給我。」

中年書生忙道：「好的！」他一掀衣，一抖手，只聽得「鏘」地一聲響，已然掣出了一柄劍來。那柄劍一出手，涂雪紅的心中，又不禁突突跳了起來，只見那柄劍，只有兩尺來長，比尋常的劍，要短了許多，可是却寒光奪目，光華燦然，實是鋒利之極，那分明是一口一等一的寶劍！那中年書生倒轉劍柄交在烈火夫人的手中。

烈火夫人握住了劍，只見她的身子在發顫，她手擧着劍，劍尖對準了中年書生。

由於她的手在不住地抖着，是以抖得那柄劍，也泛起了一圈圈的寒光，當眞令人難以想像，這一口劍，如果在一個劍術大家的手中使來，那將是甚麼樣的一種情景！

烈火夫人握住了劍之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然後手慢慢地向前伸去，劍尖也漸漸地和中年書生離得近了，看她的樣子，竟像是要用劍來刺那中年書生！

涂雪紅在屋中，看到了這等情形，實在是整個人都呆住了。

烈火夫人一點武功都不會；那是武林中人盡皆知的事；而那中年書生的武功之高，涂雪紅剛才是親眼看到了的，烈火夫人打了他一巴掌，他一點也不生氣，而且，還將自己的佩劍給了她，讓她來刺自己，這是爲了甚麼？他和烈火夫人之間，是甚麼會有這樣的情形？

涂雪紅在百思不得其解間，只聽得烈火夫人又緩緩地道：「我早就下定決心要殺了你，現在……我眞的要殺你了，你爲甚麼不逃？」

中年書生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既然你要殺我，我爲甚麼要逃？只要你高興，我給你殺了，又怕甚麼？你只管下手好了！」

烈火夫人的手抖得更厲害了，她道：「不要以爲我不會下手，我要殺你，我要親手殺你！」

她手中的長劍，已離得中年書生的胸口，更近了。

中年書生却仍然不避開，只是說道：「噢！月芬！」

烈火夫人的手，猛地向前一伸，在烈火夫人那一劍疾刺而出間，中年書生的身子，向側一幌，只見那柄利劍「波」地一聲，雖然未曾刺中中年書生的胸口，但却刺中了他的脅下！

劍尖刺入，足有三寸來深，中年書生的脅下，立時鮮血長流！

涂雪紅看到這裏，心頭實是駭然之極！

那中年書生的武功，如此之高，但是當烈火夫人一劍向他刺來之際，他竟然連避都不避，這却是甚麼原故？

只見烈火夫人的身子，也是一震，向後退出了一步，五指一鬆，「嗆啷」一聲響，那柄寶劍，已然跌到了地上。

她顫聲道：「……刺中你了麼？」

中年書生道：「是的，你這一劍，刺中了我的脅下……但你如果要刺死我，却還得拾起寶劍來，再補上一劍才行。」

烈火夫人的身子抖得更厲害，只聽得她的聲音，變得十分尖利，叫道：「你爲甚麼不躲開？你爲甚麼不將劍奪走，你爲甚麼不——」

中年書生安詳地道：「你要將我刺死，唉，能死在你的劍下，未始不是一件好事，至少你會時時想念我，那比我活着，你只是恨我還……好。」

中年書生的話還未曾講完，只見烈火夫人的雙眼之中，已然是淚如雨下，她不由自主，向前踏出了兩步，道：「你在那裏？」

中年書生雙臂一張，在他的臉上，現出了一個十分捉狹狡獪的笑容來，道：「我在這裏？」

他只講了一句，烈火夫人已然叫了一聲，撲進了他的懷中，而他雙臂，也將烈火夫人輕輕抱住，烈火夫人不斷地哭着，而那中年書生也始終帶着那種狡獪的笑容。

這時，涂雪紅才看到，中年書生的脅下，已經不再流血，他脅下的衣服，被劍刺穿，但是，他脅下却掛着一隻鹿皮袋，血是從鹿皮袋中流出來的，而他，根本沒有受傷！他之所以在臉上掛着那樣的笑容，全是因爲他已騙過了烈火夫人！

他脅下掛着一袋血前來，那麼，他當然是知道烈火夫人早已盲了眼，可以玩玩花樣將她騙過去的，要不然，他何以會準備得如此之好？

可是，他剛才一來的時候，烈火夫人曾說她自己的雙眼已盲，那中年書生却還裝作得十分訝異的神色來，那又是爲了甚麼？

他自始至終，都在騙烈火夫人！

涂雪紅一想到了這一點，心頭又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，她從來也未曾見到過一個人騙另一個人，騙得如此巧妙，騙得如此令人死心塌地相信的！

涂雪紅不知道那中年書生何以要騙烈火夫人，但是她却知道，烈火夫人對那中年書生，再無半分恨意了！果然，只聽得烈火夫人抽抽噎噎地道：「你傷得怎樣？可……要緊麼？」

中年書生道：「不要緊，雖然痛些，但誰叫當年被妖女迷慾，痛痛也是應該的。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那妖女……金蘭花呢？」

中年書生道：「你們母子兩人一走，我就覺醒了，天涯海角地找你們，可是却直到最近，才有了信息，我立時趕來了。月芬，以前的一切，不必再提了，駝子在那裏，我要見他，告訴他我要將你帶走，他若是不答應，我就和他拚命！」

烈火夫人嗚咽着，道：「當年你將我們母子兩人，趕了出來，我悲從中來，抱着孩子，正要投江自盡，却被駝子大哥救了我，這些年來，我們兩人，只是掛名夫妻，你若是要將我帶走，他不會攔阻的，只有高興，只是他現在却不在。」

中年書生「噢」地一聲，道：「那麼，月芬，我們的孩子呢？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這才抬起頭來，四面張望着，當他抬頭四面張望之際，涂雪紅已然想到，自己若然被他發現，那定然不妙，但是，她心中的驚駭，實在太甚，一時間未及挪動身子，已然被中年書生看到了！

中年書生一看到了屋中的涂雪紅，便自一怔，他的目光，在刹那之間，也變得如同兩柄利刄一樣，向涂雪紅直射了過來。

涂雪紅心頭怦怦亂跳，更是僵住了動彈不得，好半响，才聽得中年書生道：「月芬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們的孩子，是男孩子啊！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是男孩子，當然是男孩子，他今年已二十四歲了。」

中年書生道：「那麼，這女孩子是誰啊？」

烈火夫人「噢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我倒忘了告訴你了，她是涂姑娘，白兒在關外受了傷，駝子大哥趕去看他了，就是這位涂姑娘來報信的。」

中年書生點着頭，扶着烈火夫人，慢慢地向屋子走來，他走進了屋子，道：「月芬，你替孩子取名，是單名一個白字麼？」

月芬道：「是的，我總希望你有一天會回來，那時，我心中的天就變了，所以我希望天亮，我才替他取了單名白字，連他的姓就是東方白了。」

中年書生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

他雖然在和烈火夫人說話，但是却一直瞪視着

涂雪紅，直望得涂雪紅頭皮發麻，心中生毛。

涂雪紅想要後退幾步，但是她的雙脚，像是緊緊地釘在地上一樣，一動也不能動，那中年書生又道：「月芬，你看看可有甚麼要收拾的？」

他連連叫着「月芬」，想來那便是烈火夫人的芳名了，只聽得她道：「我已然得回了你，還有甚麼要收拾的？只不過白兒他在……關外……」

中年書生忙道：「那太易了，我們這就趕到關外去見他，不就行了麼？」

烈火夫人的淚水，雨珠也似落了下來，但這次她却不是爲了悲傷而落淚，而是喜極而泣的。她抹着淚，道：「涂姑娘，我知你也一定想急於見東方白的，但是我却有一件事求你。」

涂雪紅只覺得自己的舌頭，像是打了結一樣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甚……甚麼事？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我們現在趕出關外，但是我們不一定遇得見駝子大哥，我想請你在這裏等着，看見駝子大哥回來，你便將你見到的一切，全講給他聽。」

涂雪紅的聲音，在微微發抖，道：「我……見到的一切？」

她見到的一切，是那個中年書生用了極巧妙的奸計，卑鄙地在欺騙着烈火夫人！但是她知道烈火夫人要自己將看到的一切，轉述給烈火神駝聽，一定不是那樣的意思，是以，她不由自主，反問了一句。

烈火夫人却不知道涂雪紅這一句反問是甚麼意思，只是道：「過去的事，駝子大哥全知道，你只要把看到的一切講給他聽，他就明白了。」

涂雪紅低着頭，可是她却仍然可以感得出，那中年書生凌厲無匹的眼光，仍然罩在她的身上。在當時這樣的情形下，她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，只得道：「好……好的。」

烈火夫人道：「涂姑娘，我多拜托你的，就算駝子大哥不來，我們找到了白兒，也一定會來找你的，我們再見了。」

涂雪紅心中亂成了一片，聞言連忙道：「再見了。」

只聽得那中年書生柔聲道：「月芬，我扶住你走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歡我展開輕功，你則由我扶着走的麼？你常說，那感覺就像是騰雲駕霧一樣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扶着烈火夫人，向外走了出去，去勢漸漸加快，連頭也不回，轉眼之間，便穿過了竹林，再也看不見了！

涂雪紅一等到中年書生和烈火夫人看不見了，身子像是頓時鬆了一鬆，可是她的心中，却也更亂，只是毫無目的在屋中團團亂轉。

她突然不準備眞的在這裏等候烈火神駝，但是她究竟應該怎麼辦呢？

她已經知道，那中年書生和烈火夫人，原來是舊相識，不但是舊相識，而且，他們還生了一個兒子，那就是東方白。

只不過，後來那中年書生又迷戀了一個叫金蘭花的女子，是以將月芬母子趕了出來。月芬母子要投江自盡之際，却恰好被烈火神駝所救，從此，她便和烈火神駝，成了一雙掛名夫妻。

這一切，全是涂雪紅聽了中年書生和烈火夫人的對話之後揣想得知。

她也知道了何以東方白一出事，烈火夫人比烈火神駝更焦急的原因，因爲東方白根本就是她的兒子！

那個中年書生，當年竟忍心將月芬母子，一齊驅逐，可知他定然是十分狠毒之人，而他這時，又是分明來欺騙烈火夫人的，却不知他又來用那麼殘酷的法子，欺騙烈火夫人，究竟有着甚麼目的？

而更令得涂雪紅心中疑惑，是那中年書生的武功極高，却不知他是甚麼人，根據烈火夫人的說法，那中年書生應該是複姓「東方」的——

涂雪紅本來，是在屋中團團亂轉的，可是當她一想到這裏時，她立時停了下來，她只覺得自己的背脊之上，陣陣發涼！

而且，那種極度寒冷的感覺，迅卽蔓延到了全身，她的身子發起抖來，上下兩排牙齒，也不住相叩，格格發起聲來，她已知道那中年書生是甚麼人了！

她雖然一直只是在天一堡中居住，但是天一堡來往的武林中人甚多，當然，其中沒有甚麼眞正的奇才異能之士，然而越是武功低的人，似乎對於武林中的一切事，知道得也越多，講起上來，口沫橫飛，滔滔不絕，涂雪紅自然聽了不少。

所以，當她一想到那中年書生應該複姓「東方」之際，她立時想到，那一定是在所有人的口中一提起來，便定然面上變色，黑白兩道，正邪各派之中，最邪毒的一個高手，天門掌敎東方霸主！

邪派之中高手極多，令得一夜之間，天一堡烟飛雲散的血猿神君，便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但是血猿神君若和東方霸主相比，却是如小巫之見大巫！

武林中有正邪之分，壁壘分明，武林中人，一向以爲正派中的高手，武功最高的，是峨嵋翠風谷，席大先生。而邪派之中，武功最高的，便是這位天門敎的掌敎，東方霸主！

當涂雪紅和東方白在一起的時候，她實在做夢也想不到，東方白竟會是東方霸主的兒子！

這時，她已再無疑問地相信這一點了，他心中第一個感覺，便是一陣快意，因爲東方白已然死了，他可以說是死在雷三之手的，雷三逕了席大先生的女兒，又暗害了東方霸主的兒子，看他還有甚麼法子逃得出這正邪兩大高手的掌心！

然而，涂雪紅心中所生出的那股快意，却只是極短的時間！接着，她立卽又想到，剛才，東方霸主欺騙烈火夫人，自己是全看在眼中的，他會放過自己麼？

一想到這一點，涂雪紅不由自主，反手在自己的額上，重重地敲了一下，尖聲叫道：「我再不走，却在這裏等死麼？」

她一面叫，一面足尖一點，「呼」地便向外竄了出去。她心中實在太惶急了，是以一竄出了屋子之後，一個收不住勢子，竟然「叭」地一聲，在地上跌了一交。

她連忙手在地上一按，想站起來，可是就在她的身子向前一縱間，一條人影投到，已有一個人站在她的面前。剎那之間，涂雪紅整個人在都變得僵硬了！

當她盡情在以死亡威脅着玉琴和林浩生兩人之際，她當然是想不到面臨死亡是一種甚麼樣的感覺，但這時，她却眞正知道了！

她只覺得口中發甜，眼前發麻，想要開口求饒，却又偏偏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！

也就在這時，在她面前站定的那人却開了口，道：「咦，這不是涂姑娘麼？却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一聽到那人出聲，涂雪紅不禁叫了一聲。本來，她以爲那一定是東方霸主去而復回，來殺她滅口的了，但這時，她却一聽便聽出，那是褚片天褚二俠的聲音。

她雙臂撐在地上，本來是準備躍起身來的，但突然之間，身形發僵，接着，她知道了來的不是東方霸主，全身發軟，又「砰」地一聲，跌了下去。

褚片天忙道：「咦，涂姑娘，可是出了甚麼事麼？」

涂雪紅剛才，已準備不顧一切，向外奔去，但這時褚片天一到，她反倒全身全力，喘着氣，難以爬起身來，只是道：「褚二俠，事情……不好了！」

在她的聲音之中，充滿了驚恐，連褚片天也不禁嚇了一跳，道：「究竟是甚麼事……」

他一句話才問完，不等到涂雪紅回答，便已然看到了那兩個死人，他身形疾掠而起，落在那兩具屍體之旁，一看之下，便不禁面上變色，道：「這是冀中雙傑，何以死在這裏？」

他失聲一叫之後，又大聲叫道：「嫂夫人，你可曾吃驚麼？」

涂雪紅此際，已漸漸緩過氣來，人也站起，道：「烈火夫人已被人帶走了。」

褚片天一聽，更是大吃了一驚，他見到冀中雙傑的屍體，已然暗知事情不妙，這兩人交遊極廣，死在這裏，自然有人會替他們出頭，而烈火神駝又是何等暴烈之人，這裏面的是非本來已經不少了。

現在，再加上烈火夫人被人帶走，那自然風波更大。他吃了一驚之後，忙道：「誰？將烈火夫人帶走的是甚麼人？你看到他了？」

涂雪紅道：「那……是一個中年書生，我猜想他是……東方霸主。」

涂雪紅「東方霸主」四個字一出口，褚片天的面色，變得比紙還白，他是中條三友之一，中條三友，和中原三怪，合稱三正三邪，乃是中原武林中，極有名望的高手。但是不論他是怎樣的高手，在聽到了東方霸主的名字之後，都是無法不吃驚的。

他面色慘白，四面一看，道：「他人呢？」

涂雪紅道：「他去遠了，但是我看他一定會來的，因爲他有一些十分不願意被人見到的事，却叫我見到了，他一定會來殺我的！」

涂雪紅在講到最後一句「他一定會來殺我的」之際，身子又把不住發起抖來。

褚片天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

他拉了涂雪紅，身形掠起，兩人「呼」地一聲，便向外疾掠了出去，一轉眼間，便已穿過了竹林，褚片天的功力，着實不弱，向前的去勢，如飛一樣，一直奔了五七里，他剛以爲可以鬆一口氣間，却聽得身後有人道：「褚二俠輕功，確然叫人大開眼界！」

褚片天身形剛掠在半空，一聽得背後有人講話聲，身子在半空中倏地一轉，在一轉之際，他拉住了涂雪紅的手，向外陡地一揮。

那一揮之力十分大，涂雪紅的身子，立時「呼」地一聲，向外飛了出去。

但是褚片天出手雖快，但是仍然未能及時救出涂雪紅。就在涂雪紅向外飛去之際，只聽得「嗤」地一聲響，一枚小石子，凌空射出，恰好射在涂雪紅腰際軟穴上，她落了下來，跌在一株樹上，不上不下，被擱在樹枝之上。

這一切，褚片天全是看見的。但是褚片天却沒有能力去理會她了！

因爲褚片天在一轉過身來，將涂雪紅拋出之際，便看到在他前面不到丈許處，站着東方霸主！

涂雪紅只不過憑猜測，才能知道那中年書生是邪派之中，第一異人東方霸主，但是褚片天何等見識，却是一看就認得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精選武俠連載

明駝俠影

司馬紫煙・文
董培新・圖

・上文提要・

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江帆趕往千蛇谷中，降服了對他們施予暗算的天毒教徒馬伯憂，關山月隨感自己今後所肩任務，日益深重，未來命運，不可逆料，乃把金神與明駝付託馬伯憂騎返天山，不必分心照顧。事後，又遇西門無鹽與祁浩阻路，放出毒蜈，圍攻關山月與江帆，人虫經過一場激鬥後，發生巨大變化，致西門無鹽無法控制，巨蜈不分敵我，見人就攻，祁浩二人反而身受其苦，幸關山月想出方法，制住巨蜈，救下祁浩二人，西門無鹽不禁感慨繫之的發出一番哀怨——

百計千方除毒物　一片靈心報君情

關山月呆了一呆道：「妳的內心比妳的外貌美麗多了，有妳這一顆良善的心，只要不存奢望，一定可以再找一個愛妳的人……」

西門無鹽搖頭道：「遲了！太遲了，當年我委身謝靈運是爲了師父的命令與練功的需要，可是已經注定了我的命運！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這不對！李塞鴻與妳一樣，她怎麼可以……」

西門無鹽打斷他的話道：「李塞鴻很美，她可以把感情與現實分開來，我却不行，一個醜女沒有權利去選男人，不管遇到的是誰，錯了也只好錯下去，別說我已經上了年紀，就是我還年青，我也不會再去找別的男人了，這是一個醜女唯有的情操與命運，美麗的人可以選擇命運，我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……」

關山月呆了一呆才道：「那你還是回到謝靈運那兒去了？」

西門無鹽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！我只有像一頭忠心的狗一樣，永遠跟着他，直到他不要我了，我再找個沒人的地方躲起來，一輩子不見人了……」

關山月呆了一呆，轉頭移向祁浩。

祁浩漸漸恢復了精神，幌着一條獨臂叫道：「關山月，我不跟你廢話，我們作對定了，雖然你救了我，我不會感激你的，今後我還是要跟你作對下去！」

關山月冷笑道：「我不要你感激，因爲我不是存心救你，我是怕你被蜈蚣吃了下去，增加牠的兇焰去害別人……」

祁浩毫無表情的道：「那就更好了，現在我對於這件事可以完全不放在心中了，要我受着一個敵人的恩惠活下去是件很難堪的事！」

關山月冷笑一聲，江帆却忍不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你還能活下去？」

祁浩哈哈大笑道：「對於這一點我具有絕大的信心，關山月心中很希望殺死我，但絕不是在我剛斷去一隻手臂的時候……」

說完之後，他頭也不回，逕直向前走去，望着他的背影，關山月幾乎抑制不了要追去殺死他的衝動。

但是直等祁浩走出很遠後，他仍是一無動作。西門無鹽在旁邊冷眼觀看，半天之後，她才輕嘆道：「你實在不應該放他過去的，這個人可能是你最可怕的敵人，他恨你之心比謝靈運還切……」

關山月哼聲道：「他若是正面對我說那種話，我一定不饒他，可是這傢伙似乎把我摸透了，知道我不會從背後去殺一個人……」

西門無鹽輕輕地道：「自然了！他是對你研究最深的一個人，連你的武功與你性格習性，他都下了一番功夫……」

關山月微愕道：「他研究我？那是爲什麼？」

西門無鹽頓了一頓道：「他起初是想找出你的優點而仿你，後來是想找出你的缺點而除掉你，只是兩點都沒有成功……」

關山月更奇道：「他想除去我倒還可說，他要仿效我則殊爲費解了！」

西門無鹽道：「明白他的動機後，就一點都不奇了，他學你也好，除去你也好，甚至於死心塌地追隨在謝靈運身後，目的都在一點——要得到依幻師妹！」

關山月一驚道：「爲了柳依幻！他用不着這麼做呀！」

西門無鹽苦笑一下道：「他也知道你對小師妹全無意思，可是人就有這麼奇怪，小師妹全心全意都在你身上，他對師妹傾慕已久，謝靈運也答應帮他的忙，這件事並非不可能，可是你出現後，他就變得毫無希望了……」

關山月聽得呆了，這又是一件莫明其妙的情孽牽纏，聽起來似乎毫無道理，然而他知道西門無鹽絕非憑空作謊，這是一件千眞萬確的事實！

三個人默然相對良久，西門無鹽才指着滿地蜈屍道：「關山月！我現在對你有個很不情的要求，請你帮我把這些殘屍清理一下，不過，你可以拒絕我的！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道：「大概要多久？」

西門無鹽道：「牠們的體積長得太大了，要想把牠們整個清理妥當，最少也要大半天的工夫，這樣你就……」

關山月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樣我就無法在三日前趕到千蛇谷了！」

西門無鹽正色道：「我這個請求，並非是爲了謝靈運爭取時間，所以才敢向你提出，否則我也可以不管，讓牠們留在此地害人！……」

關山月微微色動道：「牠們有什麼害處呢？」

西門無鹽冷冷地道：「我的話也許你不會相信，因此你不妨問問江姑娘！」

江帆不待動問，立刻回答道：「這些蜈屍極易

腐爛，十二個時辰內，立將化爲汁水，那股毒氣爲日光蒸發出去，與牠們噴出的毒霧一樣厲害！」

西門無鹽這才冷冷地一笑道：「關山月！你聽見了，以我的性情大可一走了之，對於所生的惡果，我根本不關心，就是因爲見到你的一切，都還像個英雄人物，所以才對你提出這個請求，你假如誤會我是爲了謝靈運，那就留給我一個人來做吧！」

關山月想想道：「別的人能幫妳的忙嗎？」

西門無鹽道：「不能，祁浩已經走了，只有你跟江姑娘，可以不受蜈毒的影響，別的人連走近這個地區都有危險！……」

關山月仍在沉吟，西門無鹽拾起地下的斷劍，開始找一塊石少泥多的地挖坑！動作異常快速！

關山月估計一下這些蜈屍，最少要挖一個五六丈見方，四丈多深的深坑才能完全埋下……

照西門無鹽這種速度，最少也得兩天工夫，而且還需不眠不休才可完工，那時蜈屍已經開始腐化了！

看來她請自己幫忙，倒是沒有什麼私心，因此遲疑片刻後，他毅然拔出自己的黃蝶劍也參加了挖坑的工作。

西門無鹽見他也動手了，臉上全然沒有表情，不過她自己却止住了手，動身向一邊的山林走去！

江帆見狀大怒道：「這個婆娘簡直該殺，把我們誆住了，她自己却……」

西門無鹽不待她說完即冷冷地道：「誰愛幹就幹，不幹就走，沒有人勉强妳非幹不可！」

江帆憤形於色，衝過去抖手一掌，摑在她的臉上，西門無鹽被打得一個踉蹌，嘴角滲出血漬！可是她只擦擦嘴，一言不發，仍是向山林走去。

江帆氣得還要追上去，却被關山月勸住道：「江姑娘！既是這件事非辦不可，我們只盡自己的力量去做，不必去要求別人，妳還是來幫幫忙吧！」

江帆氣呼呼地回來，拾起西門無鹽留下的斷劍參加挖土的工作，一面仍是不服氣地道：「這醜八怪眞不是東西，我看她明明是存心把我們羈留下來，這蜈蚣是她放出來的，我們何必……」

關山月搖頭嘆道：「江姑娘！她是天魔教裏的人，我們不能對她作太多的要求，不管她的用心如何，我們却不能坐視，這條路是晉中的官道，來往的人很多，現在也許被天魔教的人斷住了兩頭交通，但是遲早都會開放的……」

江帆怒道：「開放了也毒不到我們！……」

關山月道：「我們不受影響，天魔教的人得到警告以後，也會遠離此地，受害的，將是許多無辜的人……」

江帆道：「那也是天魔教作的孽……」

關山月一嘆道：「至少這毒蜈是爲我而放的，也是我殺死的，我不知道牠們的惡果，自然沒有話說，知道了就不能不管……」

江帆大聲道：「你一人能管天下的大事嗎？」

關山月正色道：「天下不平之事雖然不能一一管到，但是碰上的事却非管不可，這是我接受明駝令後所立下的誓言……」

江帆呆了呆才低聲道：「關大哥！你是對的，我很慚愧自己有那種自私的想法，看來我要想成爲你理想的妻子，還要多多學習……」

說時手下加勁起來，運劍如飛，劍下土屑石塊紛紛碎落，挖鬆了一大片後，她居然用手作答，將碎土捧出去！

關山月被她最後那句話弄得十分煩心，可是看到她認眞工作的情形，則又異常感動，輕嘆一聲道：「江姑娘！妳這樣子，的確太費力了，而且收效又小！……」

江帆在扒出一個殘穴後，雙袖飛舞，將其餘的碎土飛快地掃出穴外，輕盈曼妙刻間已清出一個大洞。

她才得意地一笑道：「關大哥！我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笨！」

關山月原來也是要她用這個方法，見狀才知道她是先用手扒出一個落力之處，使內勁由下而上，將土推出去！

這個主意遠比他所想的高明，因此投以嘉許地一笑，不再說話，兩個人加把力工作着！……

過了一會，江帆乾脆擠到他身邊，由於黃蝶劍削土如粉，進度很快，所以關山月每下一劍，她就揮出一袖！

這樣子比分開工作快多了，江帆一面工作一面笑道：「關大哥！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這句話眞有道理，我們兩個人合作下，辦起事情實在就快得多了！……」

關山月沒有答話，手下動作更快了，大概有半個時辰，他們已挖出一個兩丈多寬丈許深的大坑！

忽而坑上出現一個人影，却是西門無鹽去而復返！

江帆抬頭看見了問道：「妳怎麼又會回來？」

西門無鹽依然冷冷地道：「天魔教中並非完全都是作惡之人，西門無鹽更不是卑鄙無恥之徒，我回來就是向你們證明這一點！」

江帆哼了一聲道：「那妳剛才爲什麼跑呢？」

西門無鹽冷聲道：「妳爲什麼不上來看看？」

江帆一縱身跳上了坑，但見坑邊放着一大堆枯柴。

她莫明其妙道：「妳檢這些枯柴做什麼呢？」

西門無鹽冷笑道：「做事情要澈底，這些蜈蚣埋得再深，化成毒氣之後，仍有逸出地面的可能，只有一把火才能燒乾淨！……」

江帆一呆道：「這倒是不錯！剛才我錯怪妳了，不過妳爲什麼不說清楚呢？害得我打了妳一下，眞是對不起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冷笑一聲道：「各人盡自己的力，做自己應該做的事，我爲什麼要對妳說得那麼清楚，一掌之賜我會記在心上的！……」

江帆爲人十分坦率，聞言異常內疚，連忙道：「妳假若要報復的話，現在就打還我好了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哼了一聲道：「我現在沒工夫！」說完她又走了，這一次回來得比較遲，大約快到一個時辰，她才抱着另一綑枯柴堆在坑邊。

那時土坑已有三丈多寬，深也有兩丈了。

那是因爲時値初秋，枯樹很難尋覓，而且她兩隻手都是接上去的，動作並不大如意，尤其不能使力。

而那些枯枝必需爬上樹去拗折下來，雖然已搜集了約莫兩百斤的樣子，看她的樣子已相當辛苦！

江帆見了又覺不忍，想想道：「妳休息一下吧！我去找柴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搖頭道：「不必了，你們夫婦兩人合作得很好，運劍清土，我做起來都不如你們快，孤獨的人，只有幹孤獨的活兒！」

言下頗有悵惘傷感之意，江帆臉上不禁紅了！

當工作進行了三個時辰，那個坑已挖到三丈來深，寬也到四丈了，關山月與江帆都很累，站在坑外休息！

天色已晚，星月朗照，西門無鹽拖着兩段粗大的枯樹步伐蹣跚地過來，放下枯樹喘了一口氣道：「這個時候找柴火眞難，這兩段樹，還是在四里以外找到的！」

關山月此時對她的觀感大爲改變，乃柔聲道：「妳不必再辛苦了，這大概够了……」

西門無鹽搖頭道：「還差得遠呢，不過你們放心好了，放火掩埋的工作我一個人就行了，你們現在就可以走了！」

關山月望了天色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們早走遲走都是一樣了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却連連搖頭道：「不！看了你們的行事居心，我實在不願意你們害在謝靈運的手中，你們估計一下，在天亮前能趕到千蛇谷嗎？」

關山月微異道：「那自然不成問題，可是到了天亮，已經是三天的限期滿了，趕去也沒有用，倒不如從從容容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却急着道：「只要你們能在日出前趕到那裏，也許還能阻止謝靈運的陰謀，保全你們的性命，否則就來不及了……」

關山月奇怪地道：「謝靈運倒是準備怎麼對付我們？」

西門無鹽想了一下，終於說了出來：「謝靈運從萬里無雲那兒得知蛇神的一切情形後，他就有了一個毒謀，可以把蛇神收爲所用……」

關山月心中暗驚，他担心的就是這件事，可是他的表面上仍裝得十分平靜，不動聲色地道：「這恐怕不可能吧！蛇神怎麼會聽他的話？」

西門無鹽急道：「謝靈運從不做沒把握的事，他掌握了蛇神兩項弱點，以此相脅，蛇神一定會中他的圈套……」

關山月忙問道：「他掌握着蛇神什麼缺點？」

西門無鹽道：「一個人的缺點，自然是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，蛇神性喜女色，却又無法與人交合，這件事總有吧？」

江帆失聲驚叫道：「不錯，難道謝靈運還能够使他……」

西門無鹽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天魔教最拿手的功夫就是陰陽神合，謝靈運對此道尤精，他的確能教他一種功夫，使他能嚐到男女合歡的樂趣，這還不算，謝靈運把張雲竹也帶去了，利用張雲竹的醫道手術，還可以替蛇神脫去異相，變成人形！」

關山月一驚道：「這兩件事倒的確是蛇神最迫切需要的事……」

西門無鹽道：「所以你們要快點去，陰陽交合的功夫只要一天就可以教會了，換體的手術比較麻煩，必須要兩天的時間才能够使他行動自如，謝靈運等人比你們早到兩天，只要你們在日出之前到達那兒，蛇神還無法行動……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道：「就算蛇神接受了他們的條件，也不見得會唯謝靈運之命是從，他的武功高出他們很多……」

西門無鹽一嘆道：「謝靈運控制人的手段何等高明，對於蛇神那樣一個高手，假如他沒有相當把握，他會輕易幫他的忙嗎？」

關山月一驚道：「難道他還能够整個控制蛇神嗎？」

西門無鹽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！他教他陰陽合歡之法，趁機也施以一種迷魂的心法，蛇神只要接受他的傳授，就將成爲他的工具了……」

江帆大驚道：「關大哥，我們得快點……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，斷然地搖頭道：「不！神蛇假如已經接受了謝靈運的傳授，則此刻已經成爲他

的工具了，我們趕了去，最多只能阻止他恢復人形之舉，那不是太晚了一點嗎？」

西門無鹽道：「不晚！只要你們趕得巧，蛇神還無法行動，你們可以先把他除去，謝靈運就無能爲力矣！……」

關山月望了她一眼道：「你爲什麼突然幫起我來了，若是妳早有此意，何必又要放出毒蜈，躭擱我們那麼多的時間呢？」

西門無鹽輕輕一嘆道：「我突然想通了，這樣不僅是幫你們的忙，你們若能除去蛇神，使得謝靈運無所仗恃，他只好老老實實地躲起來，我還有希望伴着他，否則他野心勃勃，志在獨尊天下，我就永遠不再爲他重視了……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才對江帆道：「江姑娘，我們繼續挖坑吧。」

說着，又要跳下去，江帆大急道：「關大哥！你怎麼不着急這件事？」

關山月輕輕道：「關心有什麼用了，我們現在趕了去，充其量只能殺死蛇神，我跟他無怨無仇，還受過他一點好處！妳也是一樣，我們能出手殺他嗎？要說怕他成爲謝靈運作惡的工具，現在尚未見諸事實……」

江帆不響了，西門無鹽一嘆道：「你不信我的話，終有後悔的時候……」

關山月搖頭道：「我相信妳的話，可是我不出無名之師，尤其是對付一個曾經給我好處的人，我更不能恩將仇報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黯然道：「我無法對你心胸作何置評，不過我覺得你這樣拘於小仁小義，不是行走江湖的俠士本色……」

關山月朗聲道：「我不敢以俠士自命，但是有一個原則，行事先求心安，誅人先究其短，在巫山神女峯上，我放過謝靈運，就是因爲他還沒有做出必須受誅的惡行，對於蛇神，我也是抱定這個看法，直到他犯下不可恕的罪行時，我必不饒他，可是我現在絕不能殺他……」

西門無鹽默然片刻才道：「你不一定要殺死他，也許你可以阻止他恢復人形之舉，使他困在千蛇谷中，不出爲害……」

關山月一陣大笑道：「這一點，更加辦不到了，我服了蹇冉（虫旁）的內丹，才使蛇神失去恢復人形之望，我心中正感到不安，現在，既然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他達成心願！我高興都來不及，怎麼還會去破壞他呢！……」

西門無鹽呆呆地不響了，江帆却道：「關大哥，這麼說來我們何必又急急地趕了來呢？」

關山月想想才道：「先前我是不知道謝靈運到底要搗什麼鬼，所以才趕去看看，現在知道了，我就不必急了……」

江帆急道：「原來你不是怕蛇神會受到謝靈運的利用嗎？」

關山月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我一直担心這件事，可是我一直也不相信這件事，蛇神也許有缺點，他喜歡女色而無法接觸，可是他是一個人，至少大部份是個人，他應該具有這種要求，我不能認爲這就是他的不可恕之錯，至於怕他受謝靈運之用，我倒是認爲不太可能，迷魂心法是武功的一種，以蛇神的內功基礎，他受惑的可能性太少，也許謝靈運是自找苦吃，倒過來，還會受到蛇神的控制也不一定呢……」

江帆也不說話了，兩人再度跳下坑裏，一個剷土，一個清土，又過一陣子那坑已經够大了！

關山月跳出坑笑道：「原來估計要六個時辰的了，我們只化四個時辰就完成了，可見做事要講究方法，多動腦筋……」

西門無鹽把乾柴拋下去，架成一個柴堆，關山月用劍把兩根枯樹也砍成小塊堆好，開始搬動蜈屍架在上面！

在柴上點上了火，立刻熊熊地燒了起來，蜈屍中烤出了油脂，助長火勢，燒得更爲猛烈！

不到半個時辰坑中只剩一灘灰燼，三個人一起動手把土堆下去掩好，又用脚踏平了……

西門無鹽才黯然道：「你們快走吧！見到謝靈運後，請替我轉告一聲，說我已回五台山了，還是回到神女峯頂的舊居，假如他無處可投時，可以到那兒去，我會忠心地侍候他一輩子……不過這句話是白說，我想他不會再來了……」

說完她悽然地走了，關山月與江帆倒是微微有些惆悵，不知是怎麼樣的一種情緒，怔了片刻，他們也向千蛇谷去……

千蛇谷已經不是早先的樣子了！

那道狹窄的岩縫被人工闢成了一條寬廣的通道，因此，關山月與江帆倒是用不着再費心去找尋門戶。

從通道進去行不多遠，就到了那片廣場，蛇神的居室還在後面，廣場上空蕩蕩地不見人影。

倒是兩邊掛着一條條粗大的蟒蛇，怒首高昂，口中紅舌直吐，嘶嘶噓鳴，作着要攻擊的樣子。

關山月微異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江帆想了想才道：「也許他們還在忙着什麼事無法抽身，所以才擺出這一字長蛇陣，這是最厲害的一種陣仗……」

關山月不信道：「我雖然沒有學過兵法，却也

知道一字長蛇陣是最簡單平常的一種陣法，有什麼厲害的呢？」

江帆輕嘆道：「這不過是借用那個名稱，內容却大不相同，本來蛇越大，毒性愈減，唯獨這種赤鱗蟒不然，越大越毒，這一路上都是蛇神豢養了幾十年的巨蟒，列之爲陣，就是爲了要阻止的別人侵擾……」

關山月微笑道：「阻別人可阻不了我們，妳是從此地出去的，難道牠們也會對妳攻擊不成，至於我……」

江帆搖頭道：「這種毒蟒六親不認，除了蛇神之外，誰都不在牠們眼中，你雖服過蹇冉（虫旁）內丹，照樣嚇不倒牠們……」

關山月見她說得那麼嚴重，倒是半信半疑地道：「那麼我們也走過十幾條了，怎麼仍不見牠們行動呢？」

江帆緊蹙着眉頭道：「我也感到不解，照道理說，牠們應該早就有行動了，可是我看出牠們欲進不進，好像有所顧忌似的……」

關山月奇道：「既不怕我，又不怕妳，牠們顧忌什麼？」

江帆仍是沒有想出其中的道理，不過她試探着向一條毒蟒，靠近了一點，她的神情仍是捋着嚴密的戒備！

可是那條毒蟒雖然表現得更猙獰，身子却朝後緩緩退去，兩隻大眼睛却骨碌碌地盯着她脇下的布袋！

江帆突然明白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原來牠們怕小玉！」

說完她怕關山月不懂，忙又解釋道：「牠們與小玉是死對頭，平常見了面總要鬥個不可開交，一兩條小玉是不怕的，像今天這樣一大羣，只怕小玉也應付不了，照理說牠們早已撲上來了，這多虧西門無鹽的一番成全……」

關山月仍是不懂問道：「怎麼又跟西門無鹽扯上了呢？」

江帆笑道：「西門無鹽的子母飛蜈使小玉的威力大進，剛好成了牠們的尅星，難怪牠們不敢蠢動了……」

關山月這才懂了，眉頭一掀道：「蛇神擺出這個陣仗，原是爲了阻攔我們的，他一定想到會發生這件事，倒是我們的一個好機會，快走吧！」

說着加快了步伐，江帆却沒有跟上去，攔在前面的毒蟒，立刻發動攻勢，呼的一響，分從左右襲到了！

關山月連忙一劍削出去，砍向最先攻到的那一條，那毒蟒對於鋒利的黃蝶劍竟是全然不懼！

巨頭一昂，猛伸而起，讓他的劍砍在半腰上，居然毫無所傷，同時牠的身子迅速一捲，反把他的劍身捲住！

關山月的長劍一時抽不回來，而另一條又攻了過來，萬分無奈中，他只得飛起一脚，對準蟒頭踢去！

這一脚是踢得很準，然而毒蟒也不過翻了一個身，掉轉頭又咬了過來，因爲挨了一脚之故，勢子更猛！

這種毒蟒不但厲害而且頗具智慧，居然懂得聯合攻敵的竅門，纏住他長劍的那一條不肯放鬆，牽制住他的行動！

因爲牠纏劍的部位十分巧妙，剛好空出兩尺來長的一截頭頸，關山月不鬆手，牠就够不上距離！

假如關山月爲了想騰出雙手應付另一邊的攻擊，牠這裏剛好可以揀着空隙而配合攻擊！

關山月久經變故，已經養成臨危不亂的鎮定，自然也看穿牠們的用意，所以牠這邊不放手，利用半邊手脚作防！

那條毒蟒挨了一脚後，也頗有戒心了，撲勢雖猛，到了關山月身前半丈處，却突然停住了！

半截身子昂起在空中，左右幌動着，在尋找一個恰當的機會攻擊，牠的身子長，半丈距離探首卽至！

關山月的手脚却够不到那麼遠，又被纏劍的那條毒蟒陷定了位置，無法抽身離開，處在了挨打的情況了！

幸虧這兩條毒蟒也知道他身手了得，沒敢貿然地進擊，雙方僵持了片刻，關山月却已急得眼中冒火！

這些毒蟒都是一對對相向排列，每一對相距兩丈，這一對纏住了敵人，距離最近的一對也有了加入的意思！

只是一對已經够厲害了，要是再來一對，關山月勢非遭受到噬擊不可，急得他大叫道：「江姑娘！快把小玉放出來！」

江帆站在丈餘外望着他，聽見他的招呼後，還來不及有所表示，布袋中的靈蛇小玉已如一支急箭般射出！

牠先襲向那條正對着關山月的毒蟒！身子才到，口中噓了一聲，噴出一蓬淡白色的輕霧！

眞是一物降一物，那麼兇狠的一條毒蟒，體積比小玉要大上三四倍，受那口輕霧一噴，立刻軟癱在地上！

纏住長劍的那一條見狀不妙，連忙放開了長劍想退，小玉却不容牠逃走，尾部一彈，又跟着射了

過去！

照樣也是一口輕霧，那條毒蟒也翻身倒地，另兩條想趕近來參加圍攻的毒蟒，嚇得退回原位不敢動了！

關山月收回長劍，見那兩條毒蟒已經肚子朝天，好像是死了一般，小玉游過去，一頭就撞破牠們的肚腹。

等牠把頭縮出來時，口中啣着一枚碧綠的蛇胆，足有水梨大小，牠獻媚似的送到關山月身前！」

關山月聞到一股刺鼻的腥味，連忙搖手拒絕。

江帆已笑着道：「關大哥，這蟒胆吃下去可以清目，夜裏都能看見東西，還有補神壯氣的功效，小玉是份大人情呢！」

關山月搖頭道：「我不敢領敎，而且我已經練成夜眼，還是妳吃吧！」

小玉微感失望，啣着蛇胆又向江帆而去！

江帆搖搖手笑道：「我也不要，你自己吃下去吧！」

小玉吞了下去，又去向另一條毒蟒游去，江帆走到關山月身邊，見他還在發怔，乃笑笑道：「關大哥！我沒有騙人吧！」

關山月一嘆道：「這畜生果然厲害，祇是兩條就弄得我手足無措……」

江帆笑着道：「幸虧有小玉在身邊，否則這幾百條一起攻上來，我們倆早就完了，蛇神怎麼把他最厲害的陣仗擺出來了！」

小玉已把第二枚蛇胆吞了下去，十分得意地游過來聽候命令，關山月前面還有二十幾對蛇陣阻路，乃指着道：「小玉！你把牠們都收拾了吧！」

小玉得令正欲前往，江帆却叫道：「不！小玉！回來！」

小玉正走到一對毒蟒臨近，聽見招呼後，停止行動，沒有發出攻擊，回頭表示不解之狀。

關山月奇道：「江姑娘！這是做什麼？」

江帆輕輕道：「蛇神遣出毒蟒列陣阻止我們前往，一定是有着重要的原因，怕我們前去打擾，也許現在他脫胎換體最要緊的時刻，你不是說過希望他能順利地恢復人形而不加以阻擾的嗎？」

關山月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我是這個意思！」

江帆道：「那我們就應該成全他到底，現在不要去找他，等待他完事之後，他自己定會撤去蛇陣的，……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道：「不！我還是想過去看看，假如他正在施行換體手術，我絕不擾亂他，因爲謝靈運等人也在那裏，假如他們正在對蛇神施行迷魂的陰謀，我們就可以設法加以阻止，這樣對他並無妨碍！……」

江帆想了一下才道：「這也有道理，關大哥！你爲什麼不早說呢！」

關山月一笑道：「看來妳是對我誤解了，我對西門無鹽談話時，則已把話表明了，大概妳對我還不够信任！」

江帆臉上一紅道：「關大哥！我絕對信任你，只是我從小由蛇神撫養長大的，他對我很好，我不得不替他担心……」

關山月哈哈大笑道：「感恩圖報，這怪不得妳，難怪剛才我叫妳快走，妳不肯跟上來，妳放心好了！我絕不會口是心非……」

江帆却點難過地道：「關大哥！您別這麼說，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，對於蛇神，我只能盡到這點心意，假如他以後跟你作對的話，我還是站在你這一邊的，關大哥，請你相信我……」

關山月怕她再纏下去，連忙道：「我當然相信妳，現在妳可以叫小玉開始行動了！」

江帆撮口作了幾聲輕哨，然後朝關山月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關山月見小玉仍是守在路中間不動，不禁微異道：「小玉爲什麼還不開始呢？」

江帆低聲道：「我叫牠跟着我們，蛇陣就不敢發動了，我從小與這些蛇一起長大的，實在不忍心殺死牠們……」

關山月搖搖頭嘆道：「毒蛇是害人的東西，留下牠們沒有好處，假如蛇神要離開此地，他不可能把牠們都帶走，這附近的人就……」

江帆連忙道：「不會的！蛇神把牠們訓練得很好，沒有蛇神的命令，牠們絕不敢離開此地，只要人家不闖進來，牠們不會出去害人的，牠們也是一條生命，長得這麼大更不容易，就讓牠們在此自生自滅吧！」

關山月點頭道：「好吧！眞要像妳說的這樣，我自然不堅持要殺死牠們，我也不是個喜歡殺戳的人，不過……」

江帆不等他說出口就搶着道：「假如牠們有害人的可能時，我一定先想法子消滅牠們，這一點我有絕對把握，不用担心！」

關山月不說什麼了，兩人默默地前進，有了小玉作爲伴隨，那些毒蟒只虛張聲勢，却不敢再攻擊他們了！

四五十丈的路途瞬息即至，二人走到石室門口時，但見門口垂着深簾，望不見裏面的情景！

這石室原是江帆舊日居息之所，關山月也來過一次，室中有着石榻石桌椅等，並沒有其他埋伏。

所以關山月動手想去掀門簾，小玉却竄起身子

，勾住他的手，把他拖了回來，關山月奇怪地道：「小玉！你做什麼？」

小玉對江帆嘶嘶吐語，神情頗爲畏縮。

江帆聽了臉色也是一變道：「關大哥！動不得，裏面有着厲害的埋伏！」

關山月神色微怔道：「什麼埋伏？」

江帆悸然道：「最毒的一種蛇！」

關山月眉頭一皺道：「又是毒蛇！我就不信這畜生能厲害到那裏去！」

說着伸手一扯門簾，室中呱呱一陣怪叫，伸出一顆怪頭朝他正面襲來，關山月倒是吃了一驚！

他並不怕毒蛇，而是那顆怪頭的樣子把他嚇着了！由於江帆告訴他是毒蛇，他心中只作應付毒蛇的打算，而那顆怪頭却十足是人的模樣，長相十分猙獰！

大小也與人頭差不多，五官俱全，雙耳特小，頂上光禿禿的，泛着噁心的肉紅色，獠牙長出唇外，作着怪笑狀！

頸下拖着一條其長無比的細脖，張嘴就朝關山月咬過來，關山月一時無法防禦，恰好手中握着扯下的蛇皮門簾。

因此他只好把門簾朝怪頭上罩去，身子也跟着退後！

小玉已躲進布袋，江帆也退得老遠的，見關山月沒有受到傷害，連忙發聲向他招呼道：「關大哥！快退遠一點，別讓牠噴氣薰着——」

門簾罩在那顆怪頭上，立刻飛了開去，由飛開的方向來判斷，那是被那顆怪頭吐氣吹開的！

江帆急忙掩至關山月身邊道：「關大哥！你沒被牠的噴氣沾上吧？」

關山月搖頭道：「沒有，那門簾是整張蛇皮製成的，不透氣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，怎麼長得那麼奇形怪狀的……！」

江帆拍拍胸口道：「豈止長相難看，牠噴的氣尤其厲害，沾上任何東西都會蝕化掉，不信你看看那張門簾——」

關山月移目看去，臉色頓變，那張門簾被吹到兩三丈處落下，已經像一塊捕魚用的破網，上面蝕出無數洞孔。

又過了一下，整張蛇皮都消化無形，連一點痕跡都沒留下，這時那怪頭已縮回石室中！

關山月張望了一下，神色更爲詫異了，失聲叫道：「這也是蛇？」

因爲那怪物沒有一點蛇的樣子，身子像一頭巨龍，足有銅盆大小，盤踞在一張石桌上，由四條粗腿撐着。

脖子長有兩丈餘，彎彎曲曲地支着一顆人形怪頭，怒目突出眶外，沒有眉毛，也沒有眼瞼，所以那隻碧綠的眼睛永遠也閉不起來，臉皮乾貼在頭骨上，伸出兩支白森森的獠牙，嘴角嘻開，好像永遠帶着一副獰笑！

江帆煞白了臉道：「這東西沒有名稱，也不能完全算是蛇類，據蛇神說牠是一種叫做含沙射影的毒龜與人面蟒交合而生，所以才生成這副怪相，不過牠的毒却是天下第一，尤其是牠口中噴出的毒氣，連整塊的大石頭都能化掉！」

關山月親眼看見那張蛇皮門簾被牠一口氣化爲無形，對於這番話倒是深信不疑，乃變色道：「這麼厲害的怪物，蛇神是怎麼捉來的？」

江帆道：「牠不是捉來的，是蛇神培育出來的，他捕得一頭雌龜，把谷中二十幾條人面蟒全部放在一起，雌蟒被毒龜吃掉了，蟒蛇的體質滲入龜體內，再與雄蟒交合，結果生出這麼一個怪物！只有蛇神一人能指揮牠！」

關山月怒聲道：「蛇神把這種毒物放在石室中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江帆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也許是阻止我們進去吧！」

空中忽然傳出一陣厲笑道：「關山月！你太看得起自己了，光是阻攔你進來，我用不着費這麼大的事，我是存心要殺死你！」

聽聲音就知道是蛇神，關山月不禁一怔道：「蛇神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！」

蛇神在裏面哈哈大笑道：「殺你就是要你死，還有什麼別的意思？」

關山月怒道：「要想殺死我，你大可以正大光明地出來鬥一下——」

蛇神笑道：「我懶得費事，讓我這寶貝一口氣，把你噴得屍骨無存，不是很簡單嗎，我何必要多費力氣……」

關山月聽得怔住了，停了一下道：「我不進屋子，你那怪物能追出來嗎？」

蛇神笑道：「不能！我這寶貝雖然厲害，就是行動太慢，放出來也追不到你，可是我有方法叫你進來送死！」

關山月不信道：「我就是不進去！」

蛇神一笑道：「你能忍住不進來，我就放你一條性命，不過我相信你忍不住的，你聽着，這是誰的聲音——」

說完後屋中傳出一聲痛吟，嗓音細嫩一聽就知道發自靈姑口中，關山月不禁怒髮沖冠，厲聲大叫道：「靈姑……」

靈姑在室中叫道：「關公子！你不要上他的當

，快走吧……」

關山月大聲叫道：「靈姑！那老怪怎麼樣虐待妳？」

靈姑沒有回答，蛇神却笑着道：「她不好意思說，我來告訴你吧！謝靈運敎會了我男女交合之道，谷中又找不到女人，我只好拿她來試試……。」

關山月聽着心血翻湧，厲聲大叫道：「老怪物！你敢！……」

蛇神大笑道：「爲什麼不敢！這小姑娘也有十三四歲了，據謝靈運說這種年齡的女孩子最有趣，何況我又很喜歡她……」

關山月實在忍不住，拔步向門口衝去。

而江帆的動作却比他還快，一下子衝到門口叫道：「蛇神！你不要糟塌那小女孩子，讓我來陪你，好嗎……」

蛇神却怒聲道：「滾！我不要妳！妳只要敢進來，我立刻叫小花噴妳一口氣，妳要是不怕死，儘管試一下好了……」

江帆哭出聲音來叫道：「蛇神！你本來是個很仁慈的人，怎麼變成這樣子呢！難道已經受了謝靈運的迷惑嗎……」

蛇神嘿嘿冷笑道：「謝靈運是什麼玩意兒，他還能迷住我，他一開始對我施術，我就發覺了，現在都被我關在蛇窖裏……」

江帆哭着道：「那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」

蛇神大笑道：「我喜歡，從前我的樣子見不得人，只好留在這深谷中受盡冷落，現在我已經恢復了人形了，自然要隨心所欲地做些我喜歡做的事情，妳少嚕嗦，滾開一點，叫那姓關小子來跟我說話吧。……」

關山月把江帆拖開道：「老怪物！我跟你沒有話說！」

蛇神大笑道：「你不必說話，只要等着就是了，等我和這丫頭親熱一番以後，再出來跟你慢慢談天……」

關山月憤然拔出劍道：「老怪物！你聽着，你只要敢靈姑一下，我必不饒你，我會在劍下將你剁成一團肉漿！……」

關山月挺劍就想衝進去，那怪物的頭也昂了起來，腮帮圓鼓，一口氣也聚足了，正待噴出！

靈姑在裏面哀聲叫道：「關公子！您走吧，不要管我……」

關山月如何忍得住，不過他究竟不是祇逞血氣之勇的狂徒，決定了要冒險時，他的神情反而鎮定了下來！

先把那怪物打量了一下，心中已想到了對付之法，那怪物厲害之處，只是牠口中噴出的毒氣。

然而，牠的那細脖粗不過兩寸，支持那顆怪頭，已經有不勝負荷的感覺，大概那是牠的最脆弱的地方！

可是牠的動作相當迅速，如何避過牠的襲擊而削牠的脖子，倒是頗傷腦筋的事，不過他已經有辦法了！

首先他脫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，江帆已經明白他要做什麼了，連忙驚懼地將他拉住道：「關大哥！這一件衣服擋不住牠的……」

關山月却不理她，驀地抖動外衣，身子迅速地向門裏衝進去，怪物果然一口氣噴過來。

關山月利用那件外衣飛舞開來，暫擋住了那口毒氣，本來想衝近去削牠的脖子的，誰知那怪物這一口氣異常强勁，他的身子只跨近兩三步，卽已被勁氣擋住進不去，當他想退後那怪物長脖已繞過他的頭對他獰笑着！

不能後退只有前進，他飛快地衝進去，背貼着石牆站好，伸手抓起了一張石椅，以備那怪物再度襲擊。

因爲他的那件外衣已經被毒氣化得只剩一小片了。

江帆在室外見到這個情形，嚇得粉臉失色，大叫道：「關大哥，你快想法子退出來，石頭也擋不住牠的！」

關山月却已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，怪物的身子雖在中央，長頸連着怪頭却擋住了門口，而另一道通往內室的門却距牠怪頭較近的地方，看樣子牠是存心放自己進去，擋住兩邊的出路，再慢慢地對付自己！

江帆也急了叫道：「關大哥！我替你擋牠一下，你趁機會快離開！」

說着也衝了進來，關山月大急之下怕她會喪生在怪物的口下，脫手將石椅對準怪物擲去！

怪物本來是準備對江帆噴氣的，可是石椅來得更快，牠一口氣改朝石椅噴去，關山月利用這剎那的空間，欺身進去，劈手一劍，對準怪物的頸上砍去！劍上並未遇到阻力，細頸應手而斷。

然而江帆和室內的蛇神都發出一聲驚呼，那個被割斷的怪頭連同後面丈許長的細頸，逕自衝出門口飛去！

怪頭飛到門口，還回過面來，咧開怪嘴，對着關山月笑了一下，然後才像一類流星般掠空而逝。

江帆一跺脚道：「壞了壞了……」

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：「什麼壞了？難道那毒蛇還沒有被殺死？」

江帆變色道：「豈僅沒有死，這下子牠的行動

失去了羈絆，天下的蛇將無噍類矣，關大哥，你實在害人不淺……」

關山月雖然還是不懂，可是他已經放了一點心，假如這條怪蛇爲害的對象只是蛇類應該是一件好事……

江帆看到關山月臉上的表情，知道他想的什麼，只好搖頭直嘆氣，而且流露出極端憂愁樣子來。

關山月開始覺得事情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輕鬆，不禁怔了一怔，而江帆却不往下說了，他忍不住問道：「江姑娘，這到底……」

江帆輕輕一嘆道：「這條怪物半屬爲蛇，半屬爲龜，牠最感不便的就是後面拖着那麼重的身軀，而你剛好幫助牠脫離累贅……」

關山月不以爲然道：「我砍斷了牠的脖子，使牠的身首分離，身體是萬物之本，未聞本滅而神在，豈有身死而首生……」

江帆急得搖頭道：「關大哥，你別做文章了，這條怪物的生命主要是在頭上，牠的身子反而是牠的枷鎖，你砍斷了牠的枷鎖，使牠能自由行動，從此就沒有人，也沒有方法能製服牠了，你看牠剛才飛得多快……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問道：「牠會怎麼樣？」

江帆嘆道：「牠原以毒蛇爲粮，這一下更是得其所哉，天下毒蛇沒有一條能逃過牠的毒口，以毒養毒，結果……」

關山月笑道：「那不是很好嗎？毒蛇本來是害人的東西……」

江帆道：「唉！你眞是想得出！你難道沒嘗到那飛天子母金蜈的厲害嗎，牠們自相呑食後……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牠也會越長越大？」

江帆搖頭道：「不！牠恰恰相反，吃下的毒蛇愈多，貯毒越烈，身子却越小，因爲牠並不把毒蛇吃下去，只吸收牠們含毒的精華。假如牠連續併呑兩千條毒蛇的劇毒之後，那顆怪頭縮成拳頭大小，連後面的長頸都可以擺脫了……」

關山月忍不住道：「說來說去，受害者只是毒蛇而已……」

江帆長嘆一聲道：「直接受害者固然是毒蛇，間接受害者就多了，牠的口中毒霧你是見過厲害的，等到牠氣候形成之後，只要牠經過的地方，十丈之內，將沒有一樣東西是活的，聲氣所感，觸物成灰……」

關山月也覺得有點嚴重了，想想道：「牠總不會到處亂飛吧？」

江帆沉重地道：「怎麼不會呢？牠一定到處搜索毒蛇爲食，一個地方搜遍了，就換一個地方，食饜無已時，行動又迅速……」

關山月一驚道：「這倒是眞的不妙了，不過毒蛇棲息之處，多半是荒山野地，鮮有人跡，爲害似乎不太嚴重！」

江帆搖頭道：「蛇類的感觸比人類靈敏，牠遠在幾里路外，那些毒蛇便會有了知覺，也一定會出乎本能地逃走……」

關山月問道：「逃得掉嗎？」

江帆嘆道：「逃是逃不了，不過是先後的問題，那些逃竄奔命的蛇類，已經先期造成人類的災害，人們見到毒蛇後的反應不外乎兩種，一種是躲避，一種是撲滅，躲避的還好，假如人們見毒蛇大批湧到，齊集而圖撲滅，人蛇交觸已不免有傷亡，等這怪物隨後追去，蛇固不免，人更遭殃……」

關山月大驚失色，連忙道：「這眞是糟透了，妳怎麼不早說……」

江帆嘆道：「當時情形使我來不及多說……」

關山月唉聲嘆氣道：「至少妳該把那利害之處通知我……」

江帆搖搖頭道：「這是根本無法預料的，因爲那怪物十分厲害，從沒有人能靠近牠身邊，我不知你是怎麼過去的……」

關山月瞪着眼睛，半天說不出話。

江帆又想了一下道：「是了，那怪物走時還對你笑了一笑，可見牠已頗具智慧，牠一定是故意放你近去，利用你替牠擺脫羈絆！……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別的不談了，先講看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毀滅牠？」

江帆搖頭道：「據我所知是沒有辦法，除非等牠自然老去死亡，這種暴戾之物，壽命必不會長，最多只能活上一二十年……」

關山月急叫道：「一二十年更以牠飛行的速度，可以在三山五湖四海都打個轉，天下人也要死一半了……」

江帆苦着臉道：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所以我才那麼着急！」

關山月不禁大聲罵道：「蛇神簡直該殺，他怎麼培育出這麼一個禍害！」

江帆嘆了一聲道：「蛇神一直對牠非常小心，而且老早就把內情告訴過我，他只是用來想殺死你，誰知道你會闖下這個禍的……」

關山月連連搓手，以示他心中的焦急，半天才道：「蛇神說過那怪物絕對無法可制嗎？」

江帆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他是那麼說過的！」

關山月急道：「我不管，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叫他想個對策……」說完他一掀內室的門帘，走了進去，室中只有一張石榻，上面只鋪着一張整塊大的

蛇皮。

小仙女靈姑全身被剝得精光，仰臥在蛇皮上，淚汪汪地望着他。關山月一見不禁怒髮沖冠。

這小女孩兒才十四歲，瘦伶伶的身子，剛開始發育，却已接受到人世最悲慘的遭遇——被獸性蹂躪了……

他飛快地跑過去將她抱在懷中急道：「靈姑！妳……」

靈姑擠下了幾滴眼淚，微弱地道：「關公子我的穴道被制止了，請你替我解開！」

關月山連忙在她身上的各處要穴上摸了一遍，却找不到被制的地方。江帆輕嘆一聲道：「在乳泉穴上！」

關山月失聲驚道：「那是致命的死穴！」

江帆搖搖頭，低聲道：「蛇神的制穴手法很特別，與一般人不同！」

說着過來在她胸前各按了一下，靈姑的眉頭微蹙，但立刻恢復了行動，她第一件事便是搶起旁邊的衣衫，飛快地穿了起來！

關山月強抑着憤怒，忍着眼淚道：「靈姑！妳受苦了……」

靈姑搖搖頭，苦笑一下道：「還好！蛇神總算還有點人性……」

關山月忍不住叫起來道：「他還有人性……」

靈姑低聲道：「他原想污辱我的，可是到了最後關頭，大概想起了我對他的好處，居然尅制住自己……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我眞替妳感到高興……」

靈姑雙目下垂，長長的睫毛閤成一排黑而柔的弧線，那神態充滿了惹人憐愛的嬌憨，輕輕地道：「你高興……」

關山月笑笑道：「當然了，我把妳從柳仙子那兒帶出來的，把妳留在這兒是萬不得已之舉，要是妳受了一點委屈，我眞不知……」

靈姑睜開眼睛，明眸中閃着光亮道：「你不必爲我負疚，留在此地是出之我的自願，即使我眞的遭遇到什麼，那也怪不得你……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不！我絕不能讓妳受到一點委屈……剛才……」

靈姑輕笑一下道：「剛才你爲了我拚命，我很感激，不過以後再遇上類似的事情，你千萬要珍重自己，因爲你還有更值得拚命的人，像張菁菁，她爲了你受折磨！落在柳仙子手中亟待拯救，像江姑娘，她已經是你的……」

關山月一怔道：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靈姑輕笑道：「凡是你的事，以及你有關的人，我都知道，關公子，你爲我拚命太沒價值了，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……」

關山月擺手道：「靈姑！妳不要胡說了，在我的心中，妳並不低於任何一個人，怎麼能說不值得呢？」

靈姑眼中忽地一亮道：「眞的？」

關山月朗聲道：「自然是眞的，別說是妳，就是一個陌不相識的女孩子，若是處在妳剛才的境地，我也一樣地會爲她拚命！」

靈姑目光又消沉了下去，關山月繼續說道：「我行事只問應不應該，從不計較值不值得！……」

靈姑頓了一頓才幽幽地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我依然對你萬分感激！」

關山月笑着拍拍她的頭道：「蛇神呢？」

靈姑用手一指屋後的石門道：「從這裏走了，大概是到蛇窖去了！」

江帆連忙道：「不錯！你把那條怪物砍斷了脖子，牠一定會馬上到蛇窖去飽餐一頓，那是蛇神豢養毒蛇的地方！」

關山月連忙問道：「那裏有多少毒蛇？」

江帆搖搖頭道：「不計其數，你不是也到到那兒去嗎？」

關山月大急道：「那牠在這一個地方就可以得到足够養成氣候所需的毒蛇了！」

江帆道：「豈僅足够而已，還可以多出兩三倍呢！……」

關山月又想想道：「假如那條怪物眞像妳所說的天下無敵，蛇神此刻又去幹什麼？難道他不怕被牠的毒氣噴上嗎？」

江帆倒是呆了一呆，片刻才道：「這就不清楚了，也許蛇神另有趨避之法，不過他以前的確是那樣告訴我的，關大哥，我們……」

關山月不等她說完，立刻道：「我們自然也到那兒去，假如蛇神不怕，我們就也沒有怕的理由，假如是他拚命冒險以圖消弭那禍害，我應該去幫助他……不然我就去看看蛇神使用什麼方法避免那怪物的毒害！」

江帆呆了一呆道：「萬一蛇神不在那兒呢？」

關山月大聲道：「那我更應該去了，因爲那條怪物一定會在那兒的，而蛇窖中關着謝靈運與劉幼夫等人，我應該去設法把們放出來，免得他們受害，這兩個人雖是我的仇敵，我也不能讓他們不明不白地喪身於此……」

說着倒是領先採取行動，從側門走了出去，江帆剛想追上去攔阻他，靈姑已拖住她道：「江姑娘！妳如了解關公子的爲人，就不要去攔阻他，妳想做他的妻子，就先要養成準備做寡婦的習慣……」

江帆呆了一呆，關山月已經走了，靈姑隨放手嘆道：「他就是那樣的一個人，爲了要做的事，他從沒有計及本身的一切安危，更不會受到私情的影響！……」

說着她倒是追在江帆前面走了，江帆則將貯放小玉的布袋放下去，拍拍牠的頭部，輕聲囑咐道：「小玉，你必須留在此地，那怪物正好是你的尅星，而你却是牠最需要的美食，乖乖地躲起來，別讓牠找到了！」

小玉從袋中竄出來，意圖阻止她前往。

江帆一嘆道：「小玉，我已經是關大哥的妻子了，生死都要跟他在一起，你却不必跟着冒險，乖！聽話……」

小玉依依地纏着她，江帆又愴然地道：「小玉！妳從來沒有離開過我，現在却必須跟我分開了，假如我遭到了不幸，你要好好地照顧自己！」

說到後來，已是語不成聲，慢慢地推開小玉，從側門中追了出去，這裏的地形她非常熟悉，所以走起來很快！

當她走到蛇窖左近時，却見關山月的長劍已然出鞘，正與一個人遙相對峙，從蛇窖中却傳出了厲聲的呼嘯！

那呼嘯聲一聽就知道是發自蛇神之口，她認得那人正是劉幼夫，不禁呆了一呆，而關山月却叫道：「江姑娘！妳來得正好，請快把這傢伙替我擋住一下……」

劉幼夫冷笑一聲說道：「你別做夢，誰能擋得我！」

江帆飄身湊到關山月旁邊問道：「關大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關山月急道：「蛇神一個人在與怪物相搏，而這傢伙不讓我進去幫他的忙，劉幼夫，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？」

劉幼夫大笑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，整個事情就是我的全盤計劃，蛇神那傢伙太蠻橫了，居然能逃過謝教主的惑心大法，逼得我們只好利用那條人蛟去控制他，可是蛇神太機智，不讓我們接觸那條怪物，眞想不到你竟幫助我們促成了計劃！」

江帆怔然道：「那怪物叫做人蛟？」

劉幼夫笑道：「這是張雲竹取的名字，事實上這條怪物名不見經傳，誰也說不出牠本來叫什麼，不過牠倒是控制蛇神唯一的利器，有此一物在握，別說是蛇神，天下任何人也不足爲慮矣……」

江帆不理他的傲語，仍是追着問道：「你們有辦法控制那條怪物嗎？」

劉幼夫哈哈大笑道：「蛇神只會弄蛇，此外他懂得實在太少了，天下那有不能控制之物，張雲竹早就安排好了！」

這時蛇窖中呼嘯之聲更烈，關山月實在忍不住了，手中的黃蝶劍朝前一探，逕向劉幼夫刺去！

劉幼夫振腕回劍，紫光猛湧，反把關山月格退了兩步，那倒不是他的功力深於關山月，實在是他的劍太利了！

紫郢劍爲五劍之首，只要將內力貫注，劍身自然而然發出犀利的劍氣，硬將關山月逼得倒退了！

他假如不退的話，勢必爲反擊的劍氣所傷，器不如人，只急得關山月五內如焚，却拿不出一點辦法！

江帆突然道：「關大哥！把你的劍給我！」

關山月怔了一怔道：「妳懂得用劍嗎？」

江帆道：「我雖然不精劍術，却另有別的方法對付他！」

說着將黃蝶劍搶了過來，把劍柄上的流蘇絲穗連結在她的長袖上，順手一抖，劍身化作千點黃影湧了過去！

劉幼夫再度用劍反逼，却不如上一次那麼鬆！因爲江帆的劍並不是握在手中的，虛空不着力，而她却利用長袖，震發出重重的劍波，專找空處進襲了！

那就像是一個人用赤手空拳去抵擋海邊的浪潮，雖然他能把浪潮的正鋒擊碎，却無法降止水珠飛濺！

而江帆劍波上的每一滴水珠都是勁厲的劍氣，劉幼夫爲了保護自己不爲劍氣所傷，只有把劍舞成一片密幕！

江帆的攻勢被阻遏了，可是劉幼夫也被阻住了，無法再分神阻擋別人進入蛇窖，江帆這才對關山月道：「關大哥！你快進去吧！」

蛇神在裏面也聽見外面的說話了，發聲高叫道：「姓關的小子，都是你闖的禍，還不快進來幫我把這些毒蛇消滅掉，只要不讓那畜生吸取到毒蛇的毒液，牠還不足爲害，否則你我都沒有好日子過，這批傢伙的手段太惡毒了，居然想出這麼一條絕主意……」

江帆急道：「關大哥你快去吧！蛇神居然出口求助，可見事態嚴重到什麼程度，自己留心，別靠近那怪物……」

關山月一閃身滑過二人，逕自朝蛇窖的入口處撲去，這是一個地穴，裏面相當黑暗，好在他練就了夜眼！

只要一點微光，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。

但見滿坑滿谷的毒蛇四處亂竄，有不少已經被蛇神擊斃了，蛇神果然恢復了人的形狀。

齊腿以下的蛇形長尾割去了，換成了兩條人腿，上半身還是他原來的形狀，全身赤裸。

可能他對利用雙腿行動還不太習慣，走路時還是一蹦一跳的，不過相當迅速，看起來就像是在飛一樣！

那條怪物人蛟則牽着細頸所化長尾，來回飛竄，追着那些毒蛇，當牠捉住一條時，就一口咬斷了蛇頭，吸收毒液！

毒蛇的毒液多半是貯藏在兩腮之處，牠咬下了一顆蛇頭，就將毒液吸下，然後將蛇頭吐出來！

蛇神不敢過份接近牠，只有趁牠噬蛇時，跟在後面發掌，在牠沒有咬到毒蛇以前，先將那條毒蛇擊斃！

有時動作慢一點，仍是被怪物搶了先。

從地下的斷頭蛇屍來看，牠已經吸取了近百條毒蛇的毒液，被蛇神擊斃的毒蛇爲數更多，那情象也更慘烈。

在蛇神的凌厲掌力下，那條毒蛇一定是連頭帶身子被擊成爛糟糟的一團，血腥刺鼻！

爲人蛟咬去頭部的蛇身猶未僵死，殘身在蠕蠕扭動，看來十分噁心，而窖中生餘的毒蛇，還有兩三千條之多！

關山月才進來，蛇神已叫道：「快去追殺那些毒蛇，我來牽制這頭畜生……」

說着伸手抓起一條巨大的毒蛇，捏緊牠的頸部，毒蛇的嘴張了開來，兩枝長牙上滲出一點點毒！

人蛟受了毒液的吸引，飛撲過來吸取，蛇神則凌空揮出一掌，把牠擊退回去，人蛟搖搖長尾，又撲了上來！蛇神繼續用掌逼住牠，一人一蛟，就這樣乾耗着！

人蛟究竟是畜生，牠認定了蛇神手中的那條毒蛇，非得之而甘心，關山月才可以抽暇活動。

可是他手中又沒有武器，只好學蛇神的榜樣，用掌力去對付那些毒蛇，不過他的功力不如蛇神深厚！

才打死了幾十條，他已感到相當吃力了！因爲那些毒蛇都是四下分散的，一掌劈死一條，既耗力又費時！

關山月覺得這樣下去可不是辦法，幾千條毒蛇，不等消滅到十分之一，他自己先要累死了！

因此他邊對蛇神叫道：「蛇神！你可以把那怪物引出去嗎？這裏是死谷，我們只要把出口一堵，這些毒蛇就全部解決了……」

蛇神怒叫道：「你少出歪主意，這個辦法若是行得通，我早就做了，那裏還用得着叫你下來幫忙我……」

關山月不服氣道：「這個辦法省力省事！爲什麼行不通？」

蛇神怒哼道：「我就是利用這羣毒蛇，把這頭畜生困在此地，等牠精疲力盡，再慢慢收拾牠，要是到了外面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裏，他手中的毒液已經流盡，對人蛟失去吸引力，牠忽然掉頭去追另一條毒蛇了！

蛇神趕晚了一步，被牠咬下一顆蛇頭，人蛟得到了毒液滋補後，神態又活潑多了，擺頭去追另一條毒蛇！

蛇神先拍掌擊碎了那條毒蛇，再抓起一條，重新吸引了人蛟的注意，開始作一來一往的爭奪，然後才怒聲道：「小子！你少開口，好容易才消耗牠一成體力，你一打岔，又得從頭幹起，你只管你自己的……」

關山月果然不敢再跟他談話，可是又擊斃了十幾條毒蛇後，覺得實在不是辦法，忍不住叫道：「蛇神！這樣子不行，我一個人力量有限，絕對無法把這麼多毒蛇殺盡，你爲何不能出去呢？」

蛇神怒叫道：「出去後牠掉頭一飛，誰還追得上牠！」

關山月一聽怔住了，蛇神的顧慮確是不錯，要是這條人蛟逃到別處那才是後患無窮……

無可奈何之下，他只好打起精神，一掌掌地拍向毒蛇！

當關山月擊斃了兩百多條毒蛇後，他累得連手都抬不動了，而蛇神也換了四五條毒蛇，一直纏住了人蛟！

人蛟的勢子不如先前那麼勇猛了，可是牠還無放鬆之意，依然一次次地進撲着，也一次次地被蛇神擊回去！

關山月只好停下手來歇息，蛇神却不肯放過他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厲聲叫吼催促道：「小子！別停下來，禍是你闖的，害得我跟你受累，要是你不賣勁，我也放手不管了……」

關山月忍不住怒叫道：「這怪物是你養的！」

蛇神哼聲冷笑道：「可是我沒叫你把牠的頸子砍斷，使牠脫離了身體！」

關山月叫道：「你用牠來害死我，我總不能束手待斃……」

蛇神一笑道：「放屁！我把牠關在屋子裏，並沒有強迫你進來，即使你被牠殺死了，也是你自己找的……」

關山月一怔叫道：「你對靈姑那個樣子我怎麼能不管！」

蛇神哼聲道：「你管得了嗎！假如不是我自動放棄，那小丫頭早就成了破瓜了，你只知道逞勇好

狠，多事害人！」

關山月賭氣不開口了。

蛇神仍是不放鬆，繼續冷笑道：「你既然要行俠仗義，現在就不該歇着，累死了也是應該的，因爲這關係着千百萬生靈，要是被這畜生逃出去，那全是你的錯，我雖然養着這頭兇物，不是你多事，牠絕對不會去傷害人的！」

關山月內心充滿了憤怒，却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！

窖口人影一閃，却是靈姑蹓了進來，冷冷地道：「蛇神！你錯了！關公子既不犯下這個錯誤，你這條人蛟仍不免爲謝靈運等所用，他們早就安排好了！」

蛇神怒叫道：「妳胡說！」

靈姑冷冷地道：「我一點都不說謊，張雲竹對於人蛟所知比你還多，他們原是打算利用牠來控制你的，只是準備工作來不及完成，先被關公子發動了……」

蛇神呆了一呆道：「他們能控制住孽畜嗎？」

靈姑道：「不錯！」

蛇神連忙問道：「用什麼方法？」

靈姑道：「葉落歸根，當然還是利用牠身體上的原有硬殼，據說把那龜灰焦化成殼，洒在牠身上，就可以使牠馴服！」

蛇神哈哈大笑道：「這一點我也知道，可是那硬殼比鋼鐵還堅固，放在火中鍛上兩千年，也無法把它燒成灰……」

靈姑正色道：「我不騙你，張雲竹現在正在用火鍛化龜殼，而且快完工了，我來的時候，那龜殼只剩下一點點……」

蛇神大驚失色，連忙問道：「眞的嗎？他是怎麼煉的？」

靈姑撇撇嘴道：「我怎麼知道，反正他已經做到了……」

蛇神變色道：「這不行的！我非要去阻止他不可！……」

說着把手中的毒蛇朝外一扔，身形朝外竄出去了。

人蛟迎着那條毒蛇張口一咬，就把蛇頭咬了下去，吮去毒液後，吐出了蛇頭，又去追噬第二條毒蛇！

關山月正想奮身去阻止牠，靈姑却拉住他道：「關公子！你擋不住牠！你的功力比不上蛇神！」

關山月急道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靈姑道：「什麼辦法都沒有，而且你還得趕快退去，等人蛟吸足毒液後，你想退都來不及了！」

關山月搖頭道：「不行！這害人的東西絕不能容牠存在世上，要是牠落在謝靈運等人的手中，那就更糟了！」

靈姑道：「落在謝靈運手中也比由得牠到處去害人好一點，至少牠的兇性還有人能控制住，不會亂飛亂竄……」

關山月憂形於色道：「可是謝靈運得到這殺人兇物後，橫行於世，還有誰能制得住他呢？張雲竹眞的在煉龜殼嗎？」

靈姑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！謝靈運挺劍守在一旁，我想去破壞他都沒有辦法，而且我也不敢去破壞，因爲我不能造孽……」

就在他們這一陣談話的時間，人蛟已經連續吸取了幾十條毒蛇的毒液，精神更見活躍！

牠飛行既速，動作又快，一口一條，就像人吃瓜子那樣方便，關山月見了不禁大驚！

靈姑也驚慌地道：「你看見了吧，蛇神那麼深的功力，也奈何不了牠，假如牠失去了控制，那後果簡直無法想像……」

關山月一嘆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我寧可被牠一口毒氣噴死了！」

靈姑搖頭道：「沒有用的，你死了也是白死，謝靈運利用惑心術迷惑蛇神失敗後，就定下了這番算計……」

關山月思索片刻才問道：「江帆還在外面跟劉幼夫動手嗎？」

靈姑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！我進來的時候，外面一個人都看不到！」

關山月想了一下，連忙道：「我有辦法，我們快出去！」

說着拖着靈姑飛速地來到地窖外面，江帆與劉幼夫果然都不在，他也來不及去追索他們的行踪。只是對靈姑道：「妳快些帮我的忙先把洞口封死！……」

靈姑道：「沒有用，人家還可以把它打開！」

關山月急了道：「有沒有辦法把山腹震塌下來呢？」

靈姑想了一下，突然道：「不行！不過另有個好辦法，我們到頂上去，那裏是個出氣洞，堆放了很多硫磺，我們把此地堵死，再在那裏把硫磺投下去，引火燃燒，也許可以把人蛟燒死在裏面，只是要趁快……」

關山月不敢怠慢，連忙用力在洞口擊了幾掌，可是那石質異常堅固，只震落了一些石屑而已！

靈姑急了道：「這是不行的，蛇神封洞口是用一塊大石頭，不就在那裏嗎，我們合二人之力，也許可以搬得動……」

關山月見那塊巨石的形狀倒是與洞口的大小脗合，只是相當厚，估計重量在萬斤出頭，所以未曾想到利用。

他使用師傅獨門武器獨腳金神，力可以舉千鈞，他自己也相信舉世之間，在力量上沒幾個人能比得上他了。

因此他雖然聽了靈姑的話去搬那塊巨石，却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根本無法使它移動分毫。

正在他漲得臉紅耳赤之際，靈姑已走了上來，伸手搭在巨石的另一邊，居然把巨石推得移動！

這一來使他在驚奇之餘，却又充滿了慚愧，默默地把巨石送到洞口堵好，靈姑已吁了一口氣笑道：「這塊石頭眞重，我們必需要兩人才能把它移動，蛇神却一個人就能做到了，他的神力眞是非常人所能及……」

關山月輕嘆道：「靈姑！別提蛇神了，妳比我强得多！……」

靈姑見他神情快快，連忙道：「關公子！在蛇神的指點下，我現在大約可以使出五千斤的勁道，那塊石頭重逾萬斤的，雖然是合我們兩人之力將它搬動了，算起來還是你出的力比我多，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？」

關山月一嘆道：「靈姑！妳別騙我了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在以往我自負雄力，最多也只有三千的勁道！……」

靈姑搖搖頭道：「不！你服下寒冉（虫旁）丹之後，功力精進，最少增加一倍有餘，比蛇神或有不足，比我却强多了！」

關山月猶自不信地道：「那兒的話，剛才搬石頭時，我自己很明白！……」

靈姑微笑道：「原來你是往這上面想，難怪會想不透了，那塊石頭重約一萬兩千斤，你即使有萬斤之力，能推動它嗎？」

關山月道：「那自然不行，差一點都沒有用，世上只有用力氣的事不能投機取巧，所以妳一上來，我就有感覺了！……」

靈姑一笑道：「假如你分担了一萬斤的重量，我只須出兩千多一點就可以把石頭推動了，這並不證明我的力氣比你大！」

關山月想想道：「可是妳出的力並不止兩千多斤吧？」

靈姑笑道：「我一共只有五千斤的能力，出了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我絕對不會比你强，你也不必爲此而難過……」

關山月不好意思地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我只是爲自己而感到慚愧，怎麼會嫉妬你呢，你能比我强，我只有高興！」

靈姑一笑道：「一個人的力氣並不能代表一切，你大可不必爲我高興，更不必爲自己慚愧！山頂上還去不去？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去！自然去！那是最重要的事！」

靈姑斜睨了他一眼道：「我以爲你已經忘了，就算我的力氣眞强於你，也不至於令你灰心到這種程度，你此來的目的並不在於爭雄！」

這句話倒是很有力量，也眞正地說中了他的心事，雖然力氣上的强弱並未討論出結果，他已不放在心上了！

與靈姑兩人飛快地翻上山坡，直向一間小石屋奔去，那兒果然堆着許多硫磺大批的易燃之物。

而且石屋的正中還有一個烟窗般的圓口，可以望向下面蛇窨的情形，那條人蛟仍在追噬毒蛇，吸取牠們的毒液！

事不宜遲，他們飛快地把硫磺丟了下去，然後引點着了一束束的乾柴，從洞口丟下去！

硫磺受火而燃，閃爍的藍燄中，但見滿窨的毒蛇亂竄亂逃，不一會兒，就死去了一大半！

剩餘的幾條躲在角落吱吱怪叫，等火焰蔓燒過去，想來亦不能免，關山月看着不禁感慨萬分。

毒蛇固其該殺，像這樣子聚羣而焚，似乎過於殘酷一點，靈姑見了他的表情，也知道他的心情，乃笑笑道：「關公子！你不必難過，這滿窨毒蛇就是我們不放火，也會被別人燒死，這些硫磺就是謝靈運帶來的！」

關山月微怔道：「他帶來的？做甚麼用的？」

靈姑笑笑道：「謝靈運以爲穩可以把蛇神請出去，說這些毒蛇留之無用，也準備一舉而殲了，蛇神本來也同意了……」

關山月連忙問道：「那他們爲甚麼不動手呢？」

靈姑笑道：「都因爲謝靈運用錯了方法，妄想乘蛇神施行移肢換形之際加以惑心迷魂之術，被蛇神發覺了……」

關山月又問道：「蛇神不是說把牠們制在蛇窨中的嗎？」

靈姑點頭道：「不錯！可是只禁住了謝靈運與劉幼夫兩人，還有那個張雲竹未曾受困，一定是他把他們放出來的！」

這時蛇窨中的羣蛇已經死得差不多了，只有那條人蛟還是生龍活虎一般在裏面竄，追殺未死的毒蛇！

關山月見石室中還剩下幾塊大硫磺，正想一起丟下去助長火勢，以便將人蛟也燒死在內，却被靈姑止住了！

她將那幾塊硫磺點燃了，却不投下去，一任它們在石屋中燃燒着，關山月正自不解，靈姑已拿了一塊在手！

人蛟在窨中爲烈焰所炙，已經感到不耐了，忽地長尾一抖，逕直向這個小出氣口飛來。

關山月大驚失色，連忙用掌力去封，靈姑比他更快，拿起那塊燃燒的硫磺塞在洞口上！

人蛟被火勢逼得又退了回去，口中吱吱怪叫，那猙獰的面上也露出了厲容，看來益覺怖人！

關山月忍不住讚道：「原來妳已防到了這一步！眞了不起！」

靈姑微笑道：「人蛟並不一定怕火，可是硫磺的氣味有尅毒之功，才可以攔住牠，否則你我的掌力絕對擋不住他！」

關山月不再說話拿起另一塊硫磺點燃了，從洞口丟了下去，那裏剛好是火力不到之處，逼得人蛟又倒處亂竄！

靈姑見他仍有繼續下投之意，連忙止住道：「關公子！這怪物的性子很長，硫磺的存量不多，你可不能再浪費了，最要緊的還是不讓牠逃出！」

關山月皺着眉道：「快點把牠解決了不是更好嗎？」

靈姑搖頭道：「不行！萬一殺不了牠，又無法擋住牠，豈不是更糟，欲速則不達，還是等牠慢慢薰死吧！」

關山月點點硫磺的存量，再估計一下燃燒的速度，最多還能維持一個時辰，果然不敢再浪費了！從缺口中可以看到那條人蛟在裏面來往飛竄，身形已不如先前靈活，再薰牠一個時辰大概可以解決！

因此他心中充滿了興奮，歎聲道：「人蛟一死，謝靈運就無法控制蛇神了，而且他樹下蛇神這樣一個强敵，正是自取其禍……」

靈姑却不表同意道：「你不怕蛇神嗎？他或許比謝靈運更壞！」

關山月怔了一怔才道：「這不至於吧！蛇神行事還有點正義感……」

靈姑輕輕一嘆道：「這就很難說了，他長年禁閉深山，不履人世，行事全憑一己之好惡，只要有個人去影響他，他便會順從那個人而改變，假如他受了壞的影響，很可能變得更壞，那天下就更不太平了……」

關山月一呆道：「這倒是一層可慮之事，誰能影響他呢？」

靈姑淡淡地道：「惡人比善人的機會多，因爲罪惡之事，總是比善事行起來愉快，所以世上的罪惡不會消滅！」

關山月搖頭道：「罪惡的享受是一時的，善德所贏得的尊敬才可以永恆不朽，所以邪不勝正，眞理永彰……」

靈姑淡笑道：「這番大道理可以說給人聽，你別忘了蛇神是剛從獸境蛻化成人形，他的思想中可能是享受重於尊敬……」

關山月大爲着急，忽然瞥見靈姑的神態中帶一種異樣的表情，心頭不禁一動，連忙道：「靈姑這件事只有妳才辦得了！」

靈姑輕輕一嘆道：「爲甚麼要找我呢？」關山月急道：「只有妳才對蛇神的影響力最大，靈姑！妳……」

靈姑的眼中淚光閃閃，幽幽地道：「我也許可以將他匡入正途，可是這代價太大了，我的一輩子都將跟着這怪人，再也沒有我自己的生活了！」

關山月急了，道：「靈姑！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犧牲，可是人活在世上並不僅爲了自己，我想妳會懂得這個道理的！」

靈姑搖頭道：「我不懂！我從小就被林仙子收養了，在巫山上所受的敎育中，並沒有告訴我應該爲誰而活……」

關山月大爲着急道：「妳怎麼不懂呢？像林仙子與我師父，他們原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，可是他們爲了抵制謝靈運……」

靈姑一昂頭道：「他們並沒有甚麼建樹，事情到了最緊急的關頭，他們却雙雙躲到姥姥那兒享福去了……」

關山月一嘆道：「那是他們的能力不足以制服謝靈運，所以才等了那麼久，一直到我可以接替他們的責任後，他們才歸隱深山，假如他們只顧自己的話，早就可以撒手不管龍華會的事了！何必還兩地相思苦熬過悠長的別離歲月……」

靈姑撇撇嘴道：「他們熬到最後，還有個結果，我假如跟了蛇神，悠悠歲月，都將在痛苦中渡過，結果是甚麼？」

關山月正式道：「結果妳會得到千萬人的感激與尊敬！」

靈姑猛一抬頭道：「你闖盪江湖，不計生死，也是爲了這些嗎？」

關山月苦笑道：「我不敢存這種奢望，因爲我自知能力有限，不配接受人們的感激與尊敬，我只是本着自己的心，做我認爲應該做的事！」

靈姑呆了片刻才輕輕地道：「好吧！我儘量去與蛇神接近，想法子影響他，使他不爲奸人所利用，不過我這麼做並不是爲了別人，只爲了你……」

關山月一怔道：「爲我？」

靈姑莊重地道：「是的！爲了你，當我在石室

中，差一點遭受蛇神的侮辱時，你曾經為我奮不顧身，為了報答你這份情意，我無法拒絕你的任何要求，蛇神對你一直懷着仇怨，假如他受了別人的影响，第一件事殺死你，我必須阻止他……」

關山月還來不及答話，山下忽然傳來一陣騷動聲，首先是蛇神的聲音叫道：「咦！洞口怎麼堵起來？裏面還有硫磺味……」

接着是江帆的聲音叫道：「不好了，關大哥跟靈姑在裏面……」

等不及他們在上面招呼，洞口的大石突然被移開了，奄奄一息的人蛟立刻一擺長尾衝了出去……

當關山月與靈姑匆匆趕到山下時，不禁為眼前的情勢感到萬分的驚異，因為場中又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！

蛇神還是那一副怪相，却套了一條蛇皮短褲，看起來比較順眼一點，謝靈運與劉幼夫挺劍愕然站在一邊！

江帆因是剛從蛇窖裏鑽出來！白衣上染了一身黑灰，一眼瞥見關山月與靈姑無恙，驚喜萬分地撲過來叫道：「關大哥！我以為你在裏面燒死……」

蛇神却炯炯地瞪着靈姑，可是這兩人都沒有甚麼反應，他們的注意力全在另一個人身上！

那是柳依幻，她依然穿着那身蛇皮外套，緊裹着她浮凹玲瓏的胴體，可是她手中却托着那條怪物人蛟！

江帆因為關山月的沉默，也就不說話了，幾個人僵持了一段時間後，柳依幻首先打破了沉寂道：「蛇神！現在應該輪到我來命令你了！」

蛇神的面色變了一變，攤開了手中的一個小玉瓶看了一眼，猶自流露出不信的樣子，謝靈運也朝手中望了一眼。

他的手中也握着一個小玉瓶，怔了片刻，他才聳聳肩膀，把玉瓶丟在地下，朝蛇神苦笑一聲道：「蛇神！看來我們都上了張雲竹的當！」

蛇神終於也把玉瓶擲碎了，咬牙切齒道：「那個混帳東西，我非宰了他不可，他上那兒去了？」

柳依幻一笑道：「他知道你不肯放過他，所以先走開了！」

蛇神怒叫道：「除非他一輩子不叫我碰上！」

柳依幻微笑道：「碰上了你也不敢對他怎麼樣，因為他的手裏同樣握有一瓶眞正的龜壳灰，世上只有我們兩人能控制住人蛟……」

蛇神鼓起眼睛，一肚子悶氣無法發洩，伸掌對所堵洞口的那塊大石擊去，功力果然驚人，那塊萬餘斤的巨石應手裂為數片，柳依幻得意地大笑道：「打得好！有你這麼一個高手在，不怕天下不入我的掌握，今後我可以隨心所欲，再也沒有人能攔阻我了！」

蛇神怒叫道：「妳不要得意，一條人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！」

柳依幻一笑道：「你要不要試試看！去！」

說着將手一抬，人蛟騰空飛起，直向蛇神撲去，蛇神奮力擊出一掌，擊向人蛟面門，可是那掌力對牠居然毫無影响！

呼的一聲，人蛟一直落在他的肩上，鼓起雙頰，即將噴出一口毒氣，蛇神大驚失色，連忙伸手去擋！

柳依幻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擋得住嗎？」

蛇神面色死灰，把手放下來，他知道這東西的厲害，在蛇窖中牠吸够所需要的毒液，氣候已成。再也沒有東西能傷牠了！

柳依幻又笑道：「你別怕！我不想你死得這麼早，因為我還要好好地利用你一番呢！回來！不許害他！」最後兩句話是對人蛟下命令，人蛟果然聽話，呼的一聲，又掉頭飛回來，落在她的手上！

謝靈運廢然一嘆道：「師妹！妳眞行，甚麼時候妳跟張雲竹串上了？」

柳依幻微笑道：「早在五台山時，我們就有連絡了，那都要怪你不該把這姓劉的傢伙拉攏進來，他實在不喜歡這傢伙，可是又無力反對你們，只好託我把張菁菁帶走免得她為你們的陰謀陷害……」

劉幼夫忍不住叫道：「胡說！我是眞心眞意愛她的……」

柳依幻笑道：「你愛她她不愛你，有甚麼辦法呢？你要是眞愛她，就應該慢慢地等她回心轉意，萬不該對她施行惑心迷術！」

劉幼夫黯然地道：「我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她！」

柳依幻一笑道：「張雲竹只有一個女兒，却不能讓她毀在你的手裏！」

謝靈運慢慢地道：「這幾天妳一直在這裏？」

柳依幻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我在這兒呆過一陣子，要想藏起來不被你們發現是太容易了，我一直在等機會……」

蛇神怒叫道：「等什麼機會？」

柳依幻笑道：「等一個制服你的機會，你養着這條人蛟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制服人蛟的方法也早就想好了……」

蛇神不信道：「早想好了？要想使得牠心悅誠服，只有利用牠的壳燒成灰才可以奏效，你們總不能把這一步也預先準備好吧？」

柳依幻微笑道：「蛇神！我講你懂得太少了！除了龜壳之外，還有一樣東西更具靈效，這就是我

剛才用來收服人蛟的……」

蛇神一怔道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
柳依幻想了一下道：「現在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了，你當初培育這條人蛟時，忘記把那件寶貝收了起來……」

蛇神苦思片刻道：「我還有什麼寶貝……」

柳依幻大笑道：「龜壳所化的灰所以能使人蛟馴服，主要是在於那龜壳是牠本命之依歸，可是那樣東西才是牠生命的起源……」

蛇神叫起來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是牠孵化後的卵壳……」

柳依幻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那才是牠眞正生命的出發點，獸依故穴，鳥戀舊樹，那卵殼的效果不是比龜壳的效用更大嗎？何况那龜壳本質十分堅實，絕非火焰所能煉化的……張雲竹縱然醫道精良，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……」

謝靈運也表示不信道：「那張雲竹怎能當着我的面前把牠煉化了……」

蛇神接着道：「是啊！我去的時候，他剛好完工……」

柳依幻大笑道：「你們都上了他的障眼法的當，事實上他在龜壳上滴了一種蝕形藥水，他那種藥水只能將龜壳蝕化為無形，你們所得到的，不過是壳內血肉所化灰燼而已，對人蛟絲毫不起作用……」

蛇神呆然不語，謝靈運也怔住了，柳依幻又笑道：「張雲竹在昨天就到人蛟的穴中將那枚卵壳取到手中，因為你們都跟得他很緊，他無法分身製煉，所以才偷偷地交給了我，叫我到外面去製煉成功，今天才趕回來，恰好趕上時間……」

說着又對關山月一笑道：「這還得謝謝你，我們雖然握有制伏人蛟的法寶，却無法接近人蛟，因為蛇神把牠看得很嚴，我們都無法接近牠，你那一劍幫了我們不少的忙……」

關山月哼了一聲才道：「我希望妳好好管制這條人蛟，不要利用牠作為害人的工具，否則我絕不饒妳……」

柳依幻冷笑道：「你現在生殺之權，都操在我手中，居然還敢對我發橫，你知道我只要吩咐一聲，馬上就可以使你屍骨無存！」

關山月正待掀眉發作，柳依幻却又一嘆道：「不過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會殺你的，這是出於張雲竹的請求，他是為了他的女兒着想，張菁菁那個小姑娘對你還是一往情深，可是她若知道你已答應娶蛇姬為妻，恐怕就不會容你如此安逸了……」

關山月一怔，柳依幻又道：「因此我覺得你為了本身的安全，最好與江帆離開！」

江帆臉色一變哀聲道：「關大哥，你不會丟棄我吧！」關山月將她拉得近一點道：「不會的！既然他們都知道妳是我的妻室，我怎會置妳於不顧，妳放心好了，我們生死都在一起！」

江帆大感欣慰，柳依幻臉色一變叫道：「關山月！你眞的不想活了？」

「柳依幻！這恐怕是妳自己的意思吧，據我所知，張菁菁是個心地善良的女孩子，她不會存這種心的！」

柳依幻滿臉厲容大聲叫道：「不錯！是我的意思又怎樣？大師姊作主把我嫁給你，你居然敢拒絕，要是為了菁菁，我還可以原諒你，因為你們認識在先，而她也數度救過你的性命，可是江帆認識你在我之後，你怎麼可以娶她……」

江帆幽幽地道：「關大哥還沒有娶我，不過他已經答應娶我了……」

柳依幻怒叫道：「妳少說話，憑什麼嫁給他，難道我比不上妳……」

關山月冷冷地道：「柳依幻！我與江帆姑娘不過只在口頭說一聲，可是經妳這一來，我却非娶她不可……」

柳依幻怒聲道：「我看你可娶得成！」

關山月也怒道：「為什麼娶不成，我現在就娶給妳看……」

說完他轉臉對其餘的人道：「各位聽着，從現在起，江姑娘就是我的妻子，麻煩各位做個見證，雖然這個儀式很簡陋，但我相信這場婚姻已經成為定局，再也不會改變了……」

劉幼夫立刻幸災樂禍地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關山月，雖然我們之間還有過節未了，但是我倒希望能叨擾你一杯喜酒……」

謝靈運也接着道：「不錯！關山月，你能娶到這麼一位如花美眷的妻子，我很替你高興，而且更為你能在這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中担任媒證而感到榮幸，假如你不方便，不妨向蛇神借一杯水酒，大家來慶祝一番！」

關山月冷冷地瞪他們一眼道：「二位的這番盛情，在下異常感激，謝媒酒未備，謝媒劍倒是帶着一柄，你們那一個先來領死！」

謝靈運哈哈一笑道：「婚禮剛完就要殺媒人，你也未必太心急了吧……」

關山月扳起臉來道：「謝靈運！你少說風涼話，是你約到此地來決一生死的，你還是乾脆一點，出來打一場吧！」

謝靈運微笑道：「雖然今天是約期，我可沒想到也是你的好日子，吉日良辰，動刀動劍實在太煞風景了，我們把約期改一改！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

風塵怒俠

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

東方英・文
董培新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在登封縣城一家客棧中，等候無我禪師消息，未幾一自稱少林智海僧者前來客棧，說是奉掌門方丈之命，邀請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前往少林，二人乃隨之至少林，爲那智海騙入慧祖塔，此塔爲少林禁地，驚動監院悟玄親來查問，呂柏年據實以告，唯是不特無我禪師，未有到過少林，而且呂柏年所說的智海又爲他人僞冒，呂柏年雖心知又中他人詭計，但悟玄禪師並不相信呂柏年的說話，要他們束手受擒，呂柏年乃與辣手夫人相商，是否值得束手受罰以化解這一場誤會……

定慧禪功平殺氣　果證西天返瑤池

辣手夫人沉吟了一下道：「少林大門大派，處事向來穩重，我們如束手被擒，他們少不得要調查眞像，這場誤會也不難化解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眉峯忽然一鎖，接着又道：「不過，調查眞像，得費不少時日，何日能調查清楚，澄清誤會，很難預計，會不會因此誤了我們的事，很值得攷慮，此外，無我禪師分明又出了事，我們如束手被擒，便不能去找他了，再則，奸人既然誘我們上當，我們束手被擒之後，難免不再用別的詭計陷害我們，那時我們便只有聽從宰割了，……依老身看法，少林門派正大，氣量恢宏，縱有誤會，也不難以事實澄清，但我們一旦失去自由，便只能聽天由命了。」

呂柏年本有束手待擒，息事寧人之意，經辣手夫人這樣一分析，覺得辣手夫人的話甚是有理，事有輕重緩急，也不能顧得太多，當下微一點頭，道：「夫人之言甚是，那就不必和他們多費唇舌了，先闖出去，將來再向他們道歉吧。」

兩人計議已定，轉身面對悟玄禪師，抱拳一揖，說道：「在下等已經決定了。」

悟玄禪師道：「老衲深盼施主知時識務，免動干戈。」

呂柏年搖頭一嘆道：「禪師菩薩心腸，慈悲爲懷，只可惜在下別有衷腸，只有心領禪師的好意了，今日得罪之處，改日定當登門告罪！」

「罪」字一落，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身形猛起，勢如急箭，向早已相好了的方位，飛射而出。

悟玄禪師朗宣了一聲佛號「阿彌陀佛」，喝道：「兩位施主，請勿自誤，速自停身！」

喝聲中他不但未出手追出，就站在他身旁的智道，智遠，智海三僧也毫無緊張之色，靜立不動。

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飛出七八丈外，已進那片松林，但聞一聲道：「阿彌陀佛」！兩個身着灰袍，手橫禪杖的和尚，從松林之中併肩而去，攔住了去路。

呂柏年實在不顧因此和少林和尚動手，一扯辣手夫人，兩人又轉

個方向突圍。

那知，又是一聲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出來二個和尚，擋住了他們，他們一連改了四個方位，都有嚴陣以待的和尚相候。

同時，悟玄禪師的話聲，又飄了過來，道：「申施主，老衲勸你，不要自誤，還是回來，聽候調查吧！」

呂柏年長嘯一聲，道：「禪師美意，在下心領，我們要硬闖了。」

他聲中注足了功勁，聽得悟玄禪師面色一變，向智能喝道：「此子功力過人，大意不得，速去報與羅漢堂大師伯知道。」

智能急奔而去，悟玄禪師也舉步向呂柏年他們身後走來。

這時，呂柏年已探手拔出肩上長劍，和攔路的兩僧動上了手。

他因怕辣手夫人下手狠辣，傷了少林和尚，因此搶先出了手，辣手夫人只有袖手旁觀。

呂柏年心無傷人之念，而那兩個少林和尚兩隻禪杖上的功力，却相當深厚，竟有守有攻，一連接住了呂柏年三四劍。

三四劍時間的躭誤，悟玄禪師已飄身而到，輕喝一聲，道：「你們與老衲住手！」

那二個與呂柏年動手的和尚，聞聽跳出圈外，悟玄禪師已挿身而上，擋住了呂柏年，道：「施主絕世高人，老衲有眼不識泰山，幾乎當面錯過，待老衲領教施主幾招驚世之學。」

老和尚眼力驚人，看出呂柏年不是省油之燈，因此也不敢自大，一招手，向剛才與呂柏年動手的和尚道：「禪杖拿來。」

那和尚跨步向前，將手中禪杖雙手托給悟玄禪師，悟玄禪師接過禪杖，當胸一橫道：「老衲良言相勸，施主還有放下兵刄的機會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在下之意已決，老衲禪師心意已盡，在下縱然自食其果，老禪師已於心無愧了，在下這就出手了，老禪師看劍！」

劍化三星，一刺而出，迅快，辛狠，兼而有之，登時把悟玄禪師迫的退了三步。

悟玄禪師被他一連三劍疾攻，心神一凜，看他再次揮劍攻來，立時掄動禪杖封架還擊，展開一場兇猛的惡戰。

但見劍光飛繞，禪杖嘯風，片刻之間已力鬥了十幾回合。

這悟玄禪師眞不愧是少林掌門人以下四佛之一，比那假冒悟靜禪師的羅大昌，不知高明了多少倍，呂柏年因爲不願傷他，一時之間，竟無法速戰速決。

纏鬥中，只見人影連閃，又有不少少林和尚，出現在四週，同時，辣手夫人的傳音神功，也傳了過來道：「呂少俠，少林悟靜禪師，與悟塵禪師都已來到，你速設法脫身吧，老身替你引開他們的注意力……。」

瞥目間，只見辣手夫人清嘯一聲，向一個老和尚撲了過去，呂柏年劍勢一變，四五劍已把悟玄禪師迫得險象環生。

辣手夫人撲去的正是悟靜禪師，悟靜禪師乃是悟玄禪師師兄，何等身份之人，豈會隨便與人動手，只聽一聲大喝，已有一個和尚不待吩咐，接住了辣手夫人打在一起。

呂柏年一連幾劍迫退悟玄禪師，劍勢一斂，抽身便向斜刺裏射了出去，他輕功高絕，一掠數丈，眼看已撲到松林邊緣，突然松林之內，暴射出一蓬牛毛細針，阻得他身形一頓，落下地來。

就這一頓之際，群僧一擁而上，又把呂柏年，住了。

呂柏年一皺眉頭，忖道：「看來今天要不傷幾個人，只怕很難脫身了……。」

驀地，只聽辣手夫人尖叫了一聲，呂柏年轉眼望去，只見辣手夫人的兵器已被那和尚一禪杖打得飛上了半天空，另一個和尚凌空一指，點得辣手夫人身形連幌，那和尚一伸手，扣住了辣手夫人腕脈，辣手夫人便失去了抵抗之力。

辣手夫人在武林之中，算得上是响噹噹的脚色，但與少林和尚交手不及數招，就落敗被擒，少林盛名，確不虛傳。

呂柏年自己被一群少林和尚圍住，欲救無及，只好心神一斂，凝神向圍住自己身邊的和尚望去。

只見圍住自己的和尚共是十八位，年紀都在四五十之間，個個朗目如電，睛光烱烱，修爲極其深厚。

這十八個和尚圍住呂柏年之後，極是沉練，因不見呂柏年有何舉動，因之也都按兵不動，靜以相待。

呂柏年心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這莫非就是名震天下的少林羅漢陣……。」

驚震之際，忽見悟玄禪師與另外二個老和尚走了過來，呂柏年認得其中一人相貌，便是悟靜禪師，另一老和尚因走在悟靜禪師一側，想必就是悟塵禪師了。

呂柏年只見這三個老和尚都是一臉盛怒之色，尤其那悟玄禪師簡直氣得頦子都發了紫，呂柏年一怔之下，只聽悟玄禪師沉聲道：「申施主，你携帶妖女，污我少林聖地，罪大惡極，已是我少林公敵

，莫怪本寺要全力對付你了。」

呂柏年倒抽了一口冷氣，暗忖道：「眞是是禍躲不過，該來的麻煩，還是來了。」事已至此，也只有硬起頭皮頂了，當下朗笑一聲，道：「禪師既然如此說來，在下也只有捨命一拚了。」

猛然舞起手中長劍，向正南方衝了過去，同時口中大喝道：「擋我者死！」

呂柏年這一大發虎威，劍嘯如龍，勢道懾人之至。

詎料那當面和尚竟是視若無覩，待得呂柏年長劍襲到，才身形一閃，讓開呂柏年來劍，但接着却有勢如泰山壓頂的奇大勁力，當頭砸下。

那和尚讓開之後，面前又有人影一閃而到，停身在他八尺之前，而身後勁力又已臨頭，呂柏年挫腰讓過身後勁力，眼前人影一靜，十八個和尚就像沒有動過手一樣，各人還是守着自己的方位。

呂柏年近來功力大進，雖只出手一招，已經試出這少林的羅漢大陣，確是非同凡响，移形換位，塡虛補實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如同天羅地網般形同一體。

呂柏年停身不發第二劍，那十八和尚亦不主動圍攻，深具動靜契機之妙，確保主位不變之勢。

呂柏年沉思有頃，忽然仰天發出一聲驚天震嘯，嘯聲一起，宛若龍吟方澤，鳳噦九霄，只聽得那十八個和尚人人心驚，個個凛然，神移色變。

呂柏年忽然快若驚虹，長劍一領，又發動了一次攻勢。

只見他手中長劍，指東刺西，襲南闖北，時隱時現，倏吐倏吞，而他遊走的身形，更似穿珠靈蛇，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

刹時之間，只見人影紛飛，勁風排空，當場起了一陣狂飈，掃得附近樹搖枝斷，塵飛葉舞，驚人之至。

呂柏年根據「三白鴻爪」所示機宜，展開全身所學，發揮至藝，只見他逢人過人，遇隙過隙，少林羅漢大陣雖然威力無窮，却硬被他一口氣闖過了一十二個人。

呂柏年這一凌厲無匹的攻勢，只看得在一旁的悟靜，悟玄，悟塵三位禪師，張口結舌，喘不過氣來。

他們做夢也想不到，呂柏年竟有這樣厲害的身手，爲少林羅漢大陣近百年來，所僅遇到的頑强敵手。

眼看呂柏年已將突破羅漢大陣而出，驀地，只聽一聲「阿彌陀佛」傳來，少林羅漢大陣突然也隨之一變。

一十八個和尚立時先停住了手，禪杖當胸一橫，閉目念起「阿彌陀佛」來。

那十八個和尚這一恢復靜態，呂柏年陡覺四週佈起了一個罡勁氣牆，難越雷池一步，同時，這一仗下來，他也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疲累之至，他也只有收劍罷戰。

接着，又一聲「阿彌陀佛」傳來，呂柏年舉目向聲音來處望去，只見一個老和尚舉步飄飄的瞬眼之間，到了眼前。

這時，悟靜，悟玄，悟塵三位禪師俱都合十爲禮，齊聲道：「弟子等參見掌門方丈。」

呂柏年仔細打量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，只見他中等身材，普通面貌，穿着也不特別，和在場所有的和尚完全一樣。

只是，他平凡之中，另有一種令人仰之彌高的氣度，使人不自覺的對他肅然起敬。

少林掌門方丈微一揮手，道：「三位師弟免禮！」說話中，目光已凝注向呂柏年。

呂柏年只覺他雙目神光清涼如水，一接之下，心胸似滌，鼓不起爭强好勝之念。

呂柏年不由的還劍歸鞘，臉上也一片寧靜。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，暗暗吁了一口長氣，口宣佛號，和聲說道：「老衲悟眞，不知施主上下如何稱呼？」

原來，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聞報趕來，只見羅漢大陣幾乎阻攔不住呂柏年，再見呂柏年出手劍勢，走身步位，都能暗制羅漢陣機宜，心神不由大是震驚，一面以傳音神功，向陣中弟子指示機宜，一面展開「定慧禪功」，平息呂柏年胸中爭强好勝之念。

呂柏年原本對少林寺就沒有惡念，但剛才確是激起了好勝之心，這時身受悟眞禪師「定慧禪功」影响，又恢復了原來的理智與平靜，甚至忘了回答化名，坦然道：「在下姓呂，草字柏年。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聳然動容道：「原來是『龍鳳山莊』少莊主……」

呂柏年恍然警覺自己說露了口，忙含笑截口道：「禪師誤會了，在下只是與『龍鳳山莊』呂少莊主同姓同名而已，但在下絕不是『龍鳳山莊』的呂少莊主。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微微含笑，一揮手道：「撤除羅漢大陣！」

悟靜禪師搶前一步，合十欠身，說道：「這位少施主，行爲荒謬，携同妖女，犯我慧祖聖塔，污及……。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不待悟靜禪師把話說完，截口道：「本座都知道，撤去羅漢大陣！」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The Universal Publisher

香港新街(高陞戲院對面)七至十三號A　電話：四五六一二一(四綫)

7-13A New Street Hong Kong　Tel. H-456121-2-3-4

Cable Address : 4013　Post-Office Box : 1586

四大雜誌 · 定期發行

中外古今武俠名著
武俠世界
每逢星期六出版
定價港幣二元

偵探獵奇冒險雜誌
藍皮書
每逢一、十一、廿一出版
定價港幣一元五角

「綜合性」半月刊
迷你
每逢一日、十六日出版
定價港幣二元五角

精彩緊湊名家小說
環球文藝
(流行小說)
每逢星期六出版
定價港幣六角

悟靜禪師迷惘的怔了一怔，合十一禮，轉身一揮手，那十八個和尚，立時收陣，站過一旁。

呂柏年緩步向前，抱拳一禮，道：「在下干犯貴寺，一切責任，在下都願一肩承担，但聽掌門方丈吩咐。」

悟眞禪師口宣了一聲佛號「阿彌陀佛」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少施主種瓜得瓜，種果得果，有此一言，老衲不勝感謝之至。」

話聲微微一頓，接着又道：「請少施主隨老衲一行如何？」

突然而來的邀請，令人有摸不着頭腦之感，呂柏年怔了一怔，抱拳道：「在下遵命。」

少林掌門人目光一掃悟靜禪師等三人道：「三位師弟，也隨本座前來。」說罷，轉身走去。

呂柏年舉步緊隨在少林掌門人身後走去。悟靜，悟玄，悟塵三位禪師滿腹懷疑的隨在呂柏年之後。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帶着他們，也不回少林去，沿着一條小徑，直向一座高聳的山峯之上走去。五人默默而行，路上只聞沙沙的衣袂飄風之聲，但五人腦中，却各自波濤起伏，不能平靜。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走到半峯之間，便不再上升，繞峯而過，轉到山峯另一邊，停步在一塊突岩旁邊。

突岩後面忽然迎出一條人影，悟靜禪師他們一看，竟是掌門師兄的身前小沙彌了因。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：「他怎樣了？」

了因躬身道：「他正在調息養神，看來有問題了。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：「告訴他，呂少俠已經到了。」

了因躬身退回突岩之後，接着突岩之後，傳出了因的聲音道：「請呂少施主！」

呂柏年聞喚，不待少林掌門人表示意向，已閃身奔向突岩之後。

原來，那突岩之後有一個山洞，但山洞甚是狹窄，容不下所來之人，難怪祗叫自己一人進來。

凝神注目望去，只見山壁之上叙靠着一人，赫然就是武林三奇之一的無我禪師。

這時，只見他精神極其萎頓，垂頭閉目，鼻息輕抽，一身僧袍被扯得七零八落，手臉之上都是血痕。

呂柏年長嘆了一聲，輕聲呼道：「禪師，禪師，在下呂柏年來了。」

無我禪師無力的睜開雙目，望了呂柏年一眼，苦笑一聲道：「老衲好不慚愧，到了少林，還出了事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禪師快不要這樣說，你的傷勢現在如何了？」

無我禪師搖了搖頭道：「老衲被七位武林絕頂高手圍攻，身中三掌，心脉已被震斷十之七八，看來是我證果之日了……。」

接着，目光一掃小沙彌了因，道：「請你去把貴掌門方丈請進來。」

小沙彌了因躬身應了聲：「是！」退了出去。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接着走了進來，那小洞極是狹窄，已沒有他落坐之餘地，只好和呂柏年一樣站立一旁。

無我禪師望了少林掌門一眼，歉然道：「請禪師恕過小僧不恭之罪。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合十道：「師兄不必客氣了，有話請說。」

無我禪師道：「小僧與禪師深交數十年，必禪師深知小僧爲人？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：「禪師應亦深知貧僧，此話何勞禪師動問。」

無我禪師道：「貧僧本有很多話向禪師叙述陳明，怎奈時不我予，因此，貧僧請呂少施主代言，請禪師信任呂少施主一如貧僧，就此一言，請禪師，……」話聲忽然弱了下去，神光也漸漸地暗淡了下去……。

呂柏年大喝一聲，道：「禪師，你去不得！」迅快伸手出掌，便要以本身眞元內力，爲無我禪師續命，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口宣了一聲佛號「阿彌陀佛」，道：「無我禪師功行圓滿，果證西天，任他去了吧，呂施主不可再行冒瀆於他。」

呂柏年一怔收手，說道：「請問禪師，爲何見死不救？」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合十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施主何出此言，無我師兄要非老衲強留佛駕，早已果證西天，豈有再與施主一晤機緣。」

呂柏年立時平下心氣，向無我禪師深深行了一禮。

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合十頂禮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爲無我禪師念了一卷佛經，帶呂柏年退了出來，向悟靜，悟玄，悟塵三位禪師道：「無我禪師已功德圓滿，證果西天，三位師弟可往頂禮一送。」

悟靜，悟玄，悟塵三禪師與無我禪師交情都極爲深厚，驟聞此言，都極是震驚，逐一進入突石之後小洞，頂禮而回，臉上都籠罩着說不出的哀痛與迷惘之色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神出鬼沒・笑傲江湖　激烈技擊奇情俠義鉅製

監製 何麗荔

編導 陳烈品

飛俠神刀

Flyer & Magic Sword



美艷玉女 范凌

銀壇硬漢 田野

泰國影帝 乃密

領銜主演

石堅　林靜　馮淬帆　唐廸　陳濠

聯合演出

武術指導 劉家良

敬請注意・公映日期

CRANE SCOPE

仙鶴七彩闊幕

仙鶴港聯影業公司鉅獻　伊士曼七彩國語闊